亚马孙雨林

人间最后的伊甸园

原著＝Alain Gheerbrant
译著＝何敬业

发现之旅 15

亚马孙雨林

——人间最后的伊甸园

原著：Alain Gheerbrant
译者：何敬业
出版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执行编辑：邵　敏
印刷：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1 年 11 月初版
印次：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 册
书号：ISBN 7－208－03542－3/K·844
定价：38.00 元

Copyright © 1988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3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1847年4月1日，有一位法国海军军医，克雷沃(Jules -Nicolas Crevaux)，参加了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Orénoque)流域的勘察活动。后来在1880年，法国的《环球旅游杂志》（*Le Tour du Monde*）刊印了一系列的石版书，描绘他的探险奇遇。

1882年4月，他由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前往亚马孙河，途中被托巴族(Toba)印第安人杀害。



1542年，在美洲新大陆，
西班牙人为寻找肉桂之国，
竟发现世界第一大河。
从此，亚马孙河流域成为梦想与冒险之地，
也沦为剥削之地。
采集橡胶，伐林，挖矿，
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
威胁原住居民的生存。
亚马孙河宛如受了伤的巨人，
等待世人来关心，来医治。

ISBN 7-208-03542-3
9 787208 035423 >
定价 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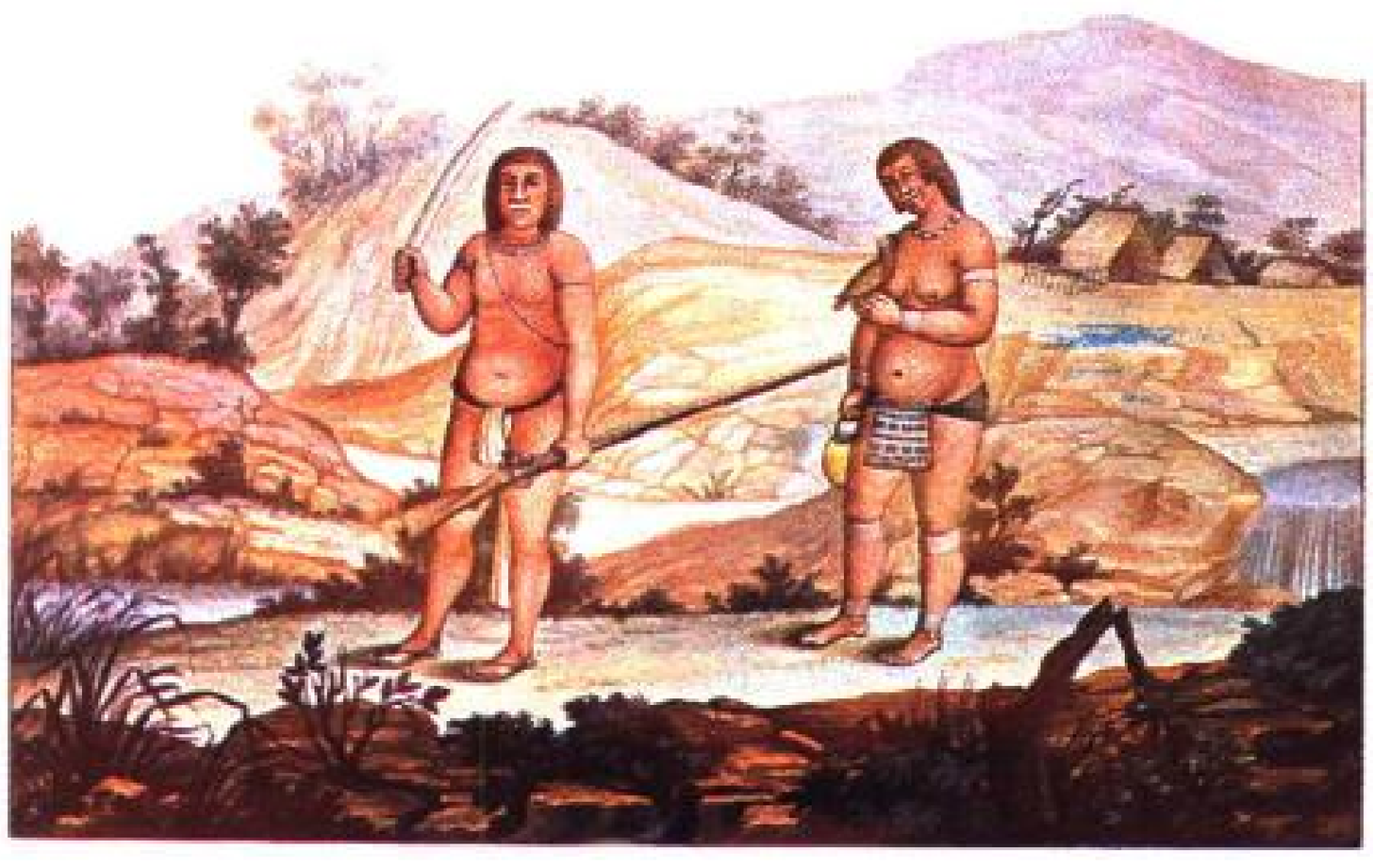
“仓猝的旅游实在浪费光阴，什么也看不到。
蒙上帝的恩惠我有幸到此，
应当把握机会好好儿研究自然，
因为我不会再来。
本能要我顺着水流离去；
理智却告诉我：作为一个探险家，
匆忙穿越一个陌生之地，无异于临阵脱逃。”





“我坐在小凳上，面前有个航海罗盘，
膝上放着记事本。
我随时记下旅途的所见所闻。”





“在圭亚那，人称‘大树林’的原始森林里，
阴森而冷峻。35至40米高的参天大树，成
千上万只羽色丰美多彩的飞禽，
在林间鸣唱。”


HILDIBRANDT SC
RIOU



“一队印第安人，
从我们身旁轻快地走过，
宛如一座移动的森林。”





“乌阿尼卡爬上附近的一棵树。
他手持一根顶端打了活结的长竿，
把活结套进野兽的头颈，
然后猛力往下拉。”


H. BARBANT.

目 录

13 第一章：肉桂幻想曲

39 第二章：神话的诞生

59 第三章：启蒙时代的阳光照进雨林

77 第四章：橡胶大冒险

97 第五章：印第安人和雨林

129 见证与文献

184 大事记

186 图片目录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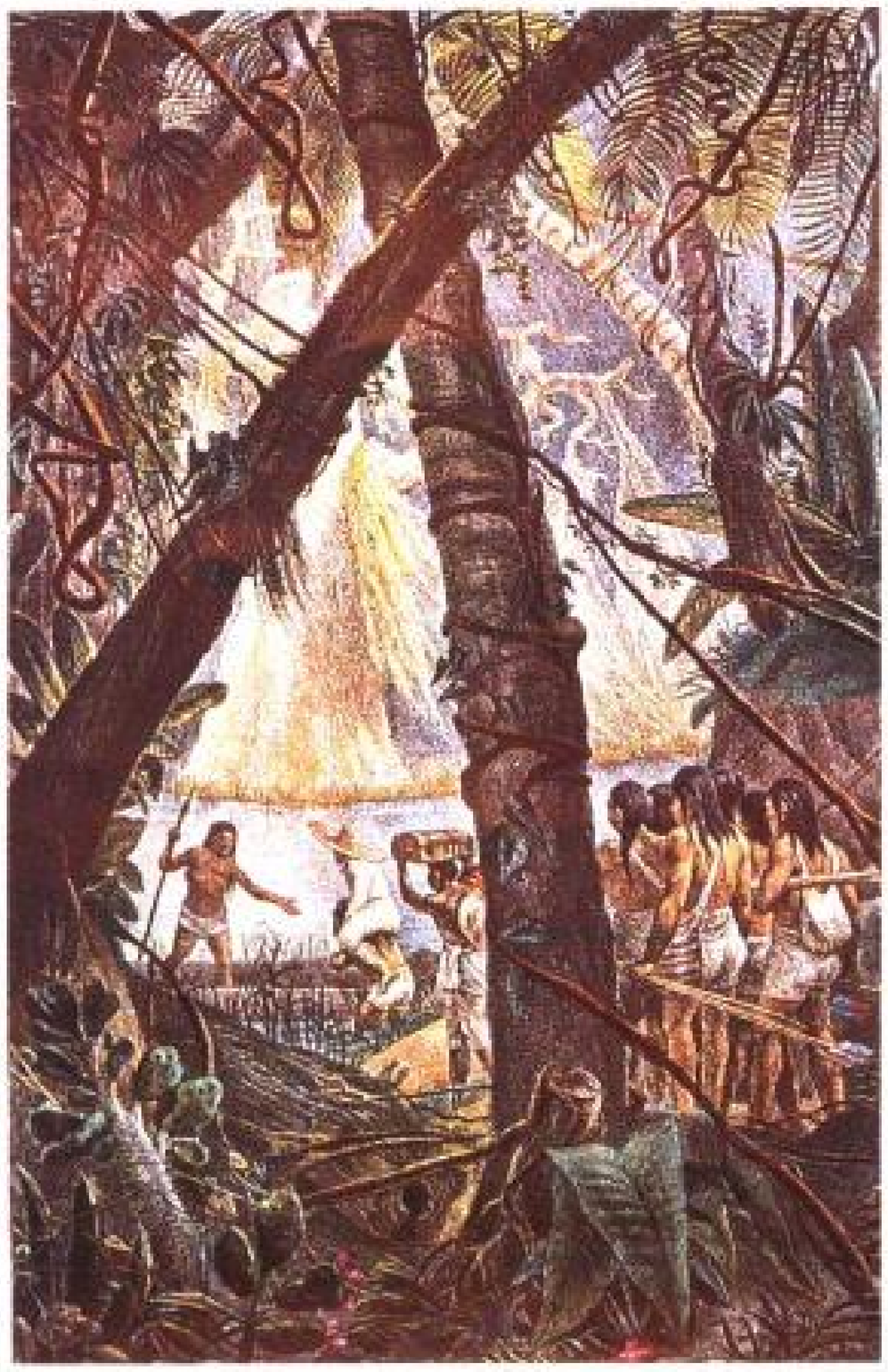
189 索引

Alain Gheerbrant

1920 年生于巴黎。集诗人、作家、电影艺术家和探险家等头衔于一身。
他在短期从事出版工作之后，赴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1948 年在这儿组成了奥里诺科——亚马孙河探险队，担任领队。
他是第一个穿越帕里马(Parima)山脉的人。
后来，他在世界各地考察，并根据心得著书和制作电影；
1955 年拍摄电影：《黑白刚果》；1969 年，出版《考证人类学丛书》。

亚马孙雨林

人间最后的伊甸园



原著 = Alain Gheerbrant

译者 = 何敬业


Mare antillarum.
SHIP CENTRO
Peru
America
MARCA QUE OUTRAS
EQVINOCTIALIS
Cambales.
Brasilus.
Quãta orbis pars.
TROPICVS CAPRICORNI
Terra argētea.
Mundus nouus.
Terra Incognita
ORIENS
Mare muēdi pmagalhōes.

“为什么印第安人要拼死自卫?
一定是因为他们是亚马孙女儿国
(Amazones)的臣民,
所以一听到我们抵达的消息,
他们就向女儿国求援。
我们看见十来名女勇士小队长,
率领印第安人英勇作战,
印第安人也就不敢掉头逃跑。
如果有人怯阵,女勇士就当着我们的面,
用棍棒将畏缩的人打死。”

加斯帕尔·德·卡发耶
(Gaspar de Carvajal)

第一章
肉桂幻想曲



“征服者瞪大眼睛,体验到一种清醒却亢奋的感觉。”

德戈拉
(Jean Descola)

文森特·潘松(Vicente Pinzón)曾是哥伦布首航美洲“尼那号”(Nina)的船长。潘松在1500年就已经见过亚马孙三角洲，但是，真正有人到这人称“绿色地狱”的地区展开探险，是在40年之后了。这次探险的起点是安地斯高原，一个只适合定期移居，但引人妄想和做梦的险恶之地。



经过3000公里的长途跋涉，皮萨罗于1540年12月1日抵达基多

皮萨罗（Gonzalo Pizarro）从秘鲁的印加王国古都库斯科(Cuzco)出发。他遵照兄长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Pizarro）的命令，率领200名部下，其中半数是骑兵，去治理北方1600公里外，人称“食人番邦”的基多地区。部队沿途辛劳，不免损兵折将；因此，当他的表亲，瓜亚基尔城(Guayaquil)的创建者奥雷利亚纳（Francisco de Orellana），在基多(Quito)城门口迎接他并听候差遣时，皮萨罗勇气大增，立即接受了支援。

奥雷利亚纳内心十分清楚，任命一位新总督，表面上是简单的行政变更，事实上却包藏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他希望参与其事。于是，两人达成协议，分头展开工作。奥雷利亚纳返回瓜亚基尔，尽可能多招募人员，筹集粮草和装备；皮萨罗则在基多正式上任，同时等待奥雷利亚纳归来，共同出征。

和其他皮萨罗家族成员、巴尔波(Balboa)、科尔



基多高原上，53座安地斯山脉的火山峰延绵不断，矗立在高原的一侧。另一侧山势渐缓，丘陵斜向亚马孙河谷地。



特斯(Cortés),以及许多殖民时代的征服者一样,这两人都来自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省(Estremadura)的特鲁希略(Trajillo),并都在30岁时就是探险老手。七年前开始远征秘鲁以来,他们已历尽千辛万苦;然而,对于下一个探险即将面临的奇遇,他们却一无所知。



终年积雪的巨大屏障,耸立于基多东部

山的那一头有什么?肉桂。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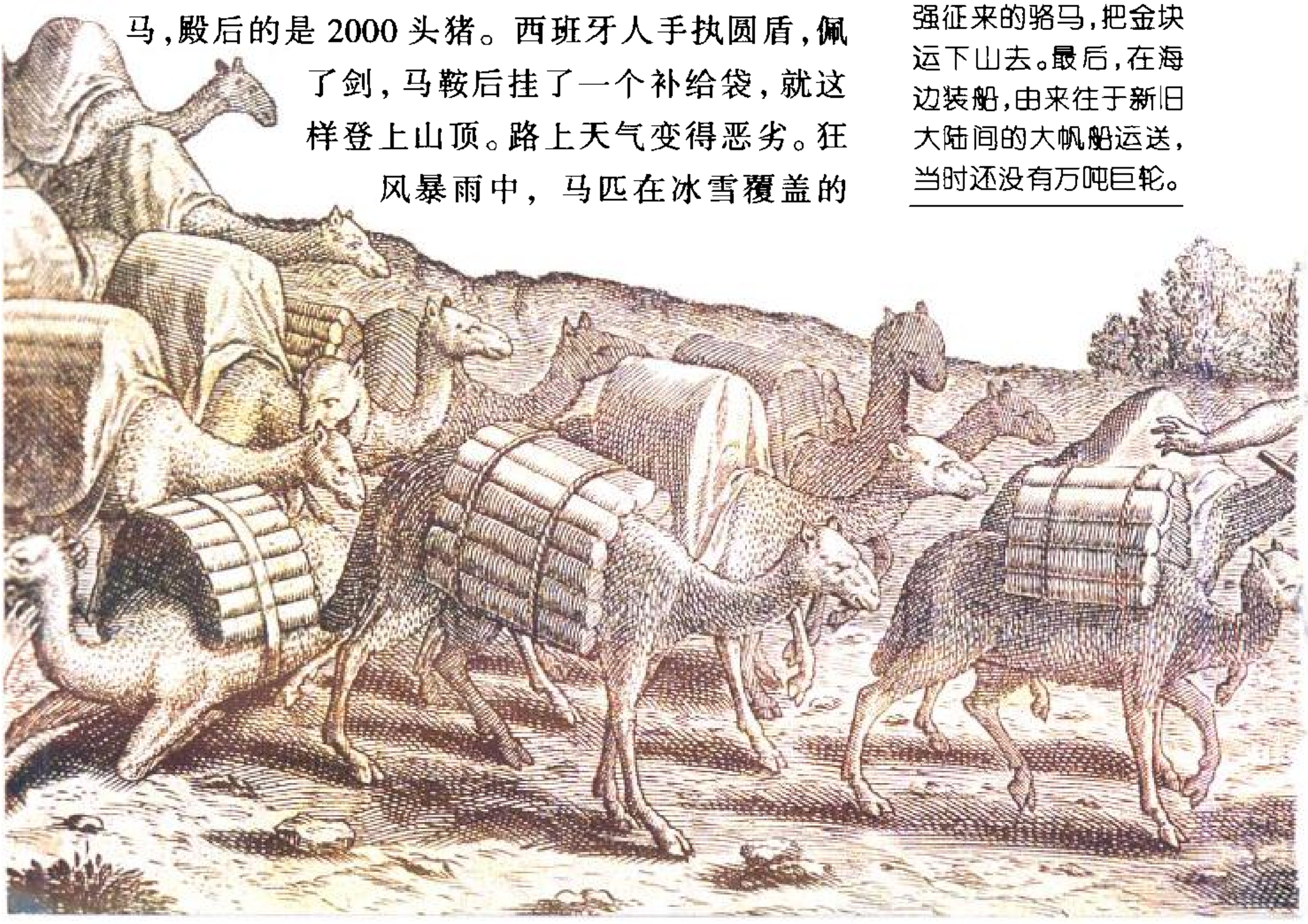
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期,香料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香料不仅用于烹饪,而且还可用于医疗。有些香料的效用今日重新发现,例如肉桂,以前的人就拿来当调味料,现在知道它也具有防腐、助消化与刺激呼吸的作用。

少传闻是这么说的。广袤的平原上长满了肉桂树!在香料和黄金令人神往的时期，肉桂是个神奇的字眼。哥伦布不就寻找过肉桂之路吗?或许就是肉桂的香味,把人引向黄金之国(El Dorado)呢!

皮萨罗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准备工作。1541 年 2 月 18 日,他为基多指定了一位代理总督。三天后,奥雷利亚纳依然不见踪影,于是他决定先启程。

2 月 21 日出发那天，从安地斯高原朝主峰行进的队伍,可说是前所未见的。打头阵的是 350 名身穿甲胄的西班牙次等贵族(其中有 200 名骑兵)。接着是 2000 只训练来攻击印第安人的恶犬，以及 4000 名强制征来的印第安脚夫。据当时的历史学家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记载,这些脚夫负责运送“武器、粮食和工具,如大小斧头、切肉刀、绳索及各种铁制品”。后面有 2000 只背负货物的骆马,殿后的是 2000 头猪。西班牙人手执圆盾,佩了剑,马鞍后挂了一个补给袋,就这样登上山顶。路上天气变得恶劣。狂风暴雨中，马匹在冰雪覆盖的

从秘鲁流出的黄金潮,涌向欧洲将近20年,并且动摇了地缘政治的平衡。流入欧洲的黄金,来自安地斯山脉。西班牙人从印加王国的庙宇和宫殿里抢来首饰、圣器和雕像,把这些东西熔铸成纯度高的金块;然后用强征来的骆马,把金块运下山去。最后,在海边装船,由来往于新旧大陆间的大帆船运送,当时还没有万吨巨轮。





岩石上艰难向前，队伍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印第安人纷纷倒下。一百多人在出发后的第一次磨难中死去。接下来的考验是茂密的森林，人畜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用大砍刀和利斧劈开树木，一寸一寸开路。

这个时候，奥雷利亚纳已经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他速度较快，但是沿途受到印第安人骚扰。一个月后，当他追上皮萨罗时，他的装备损失殆尽，只剩下 21 名随从。皮萨罗以为他们离开基多已经 240 公里，实际上只走了 120 公里。于是，皮萨罗把大队辎重留给奥雷利亚纳，自己率领少数部下先行打探情况。70 天后，他终于抵达了原先憧憬的希望之乡——没错，是有肉桂树，但是稀稀落落，没有任何开发价值。





黄金热和香料梦，把贫瘠土地上的子弟——西班牙士兵，变成一个一个冷酷无情的征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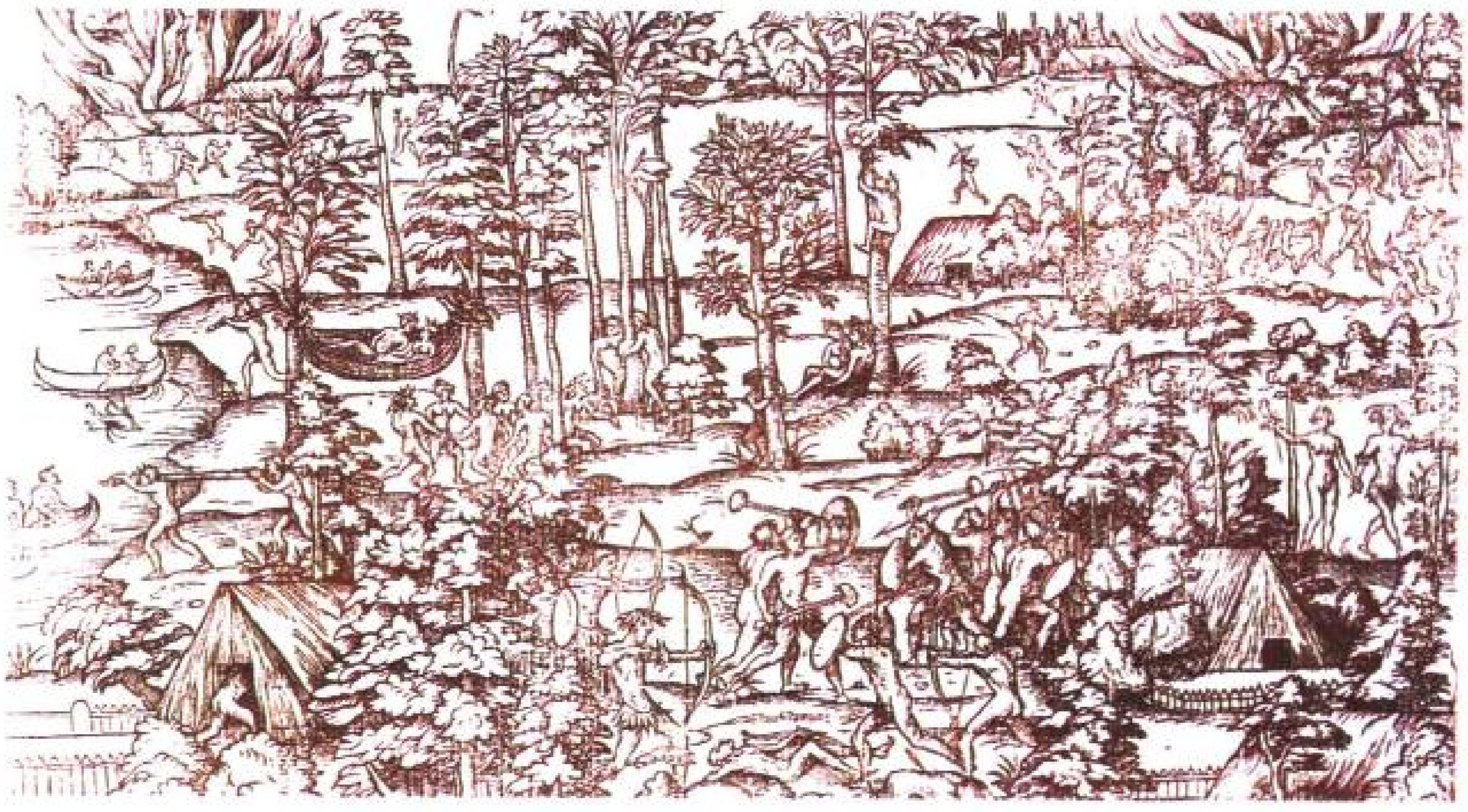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不但畏惧西班牙人的马，更怕西班牙人训练有素的狗。皮萨罗在他的远征队中，带有2000只狗。人和动物一起引发的屠杀，给印第安人带来双重的恐惧。



苦涩的事实：美洲没有肉桂树

皮萨罗由于希望幻灭而狂怒。他让恶犬咬死一半向导，将剩下的一半活活烧死，然后朝北进行新的探勘。他发现了一条水流缓慢的河，以及一些性情温和的印第安人。他向印第安人使诈，弄到16艘独木舟。

奥雷利亚纳带领其他人赶来会合。他们沿河走了一百多公里，来到与另一条大河的汇流处。根据探险队记事员卡发耶的记载，大河宽两公里。皮萨罗决定在此盘桓一阵子，建造一艘帆船。建好的这艘船，原本只能容纳20人，但是他们把剩下的装备和病患者都塞在船上。这些病人，是从基多强征来的4000名印第安人中残存下来的。建船地点在今日厄瓜多尔境内，科卡



河(Coca)和纳波河(Napo)汇流处附近的一个村庄，叫做埃尔·巴柯(El Barco)，正是这艘帆船的名字。

探险队再出发时，由于小帆船和16艘独木舟根本无法运送全体人员，大部分人只能沿河步行。重重困难又出现了：他们不时需要绕过沼泽，搭建应急的桥梁，而粮食愈来愈少。不久，最后一头猪也宰杀了。走过300公里之后，大家的士气低落万分。



不过，由于他们相信，再坚持几天就会到达富庶的村庄，于是奥雷利亚纳向皮萨罗建议，由他自己带60个人，乘帆船和独木舟顺流而下，去寻找食物。皮萨罗同意后，奥雷利亚纳就离岸而去了。

那一天是1541年12月26日。皮萨罗后来一定悔不当初，因为，他从此再也没有看见奥雷利亚纳了。

吃完最后一批狗和剩下的100匹马后，皮萨罗与部下被迫折返。他们内心酸苦不堪，又以为奥雷利亚纳一伙人背叛了他们，更是愤怒不已。皮萨罗一行历时半年才返回基多；而奥雷利亚纳不久之后就发现了世界第一大河。



16世纪的冒险家认为，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人，既不是“高贵的野蛮人”，也不是凶残的杀人狂。征服者虽承认印第安人有人道的一面，却也批评他们与西方人不同的地方，并将这些不同点归因为他们对基督教信仰无知。法国人类学家泰韦(André Thevet)和莱利(Jean de Léry)在文学作品里，为我们留下了图皮南巴人(Tupinamba)吃人肉这种骇人的风俗。充满古代哲学气息的版画中，反映了西班牙人的态度。

“我依海上习俗，举行弥撒，把我们的灵魂和生命托付给上帝。”

奥雷利亚纳队上的道明会修士卡发耶，为这次探险留下翔实的日记：“水流十分湍急。我们每天航行 25 里(约 100 公里)。根本无法逆流返航。”期望中的富庶村落没有出现。他们只好继续前行。带来的食物已经快要吃完，众人忍受着饥饿与失望。

一星期后，这群西班牙人终于听见森林中传来的鼓声，一个村落出现了。奥雷利亚纳送给当地酋长阿巴利亚(Aparia)一件紫袍，并且当下宣布，阿巴利亚从此成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臣民；自己则以国王的名义，公开占有这块土地。

大家设盛宴庆贺。奥雷利亚纳把这地方命名为“小阿巴利亚领地”。原来他听说了在河下游那儿，还有另一位强大得多的酋长，也叫阿巴利亚。他把下游那一位称作大阿巴利亚。

奥雷利亚纳就任探险队总指挥

这支队伍慎重讨论他们原先与皮萨罗的约定。大家一致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波涛汹涌的河上，再逆航 1200 公里，回到原出发地。最好的办法，还是再顺水向前，然后从海上返回秘鲁。见到河面日复一日加宽，他们认为离海应该不会太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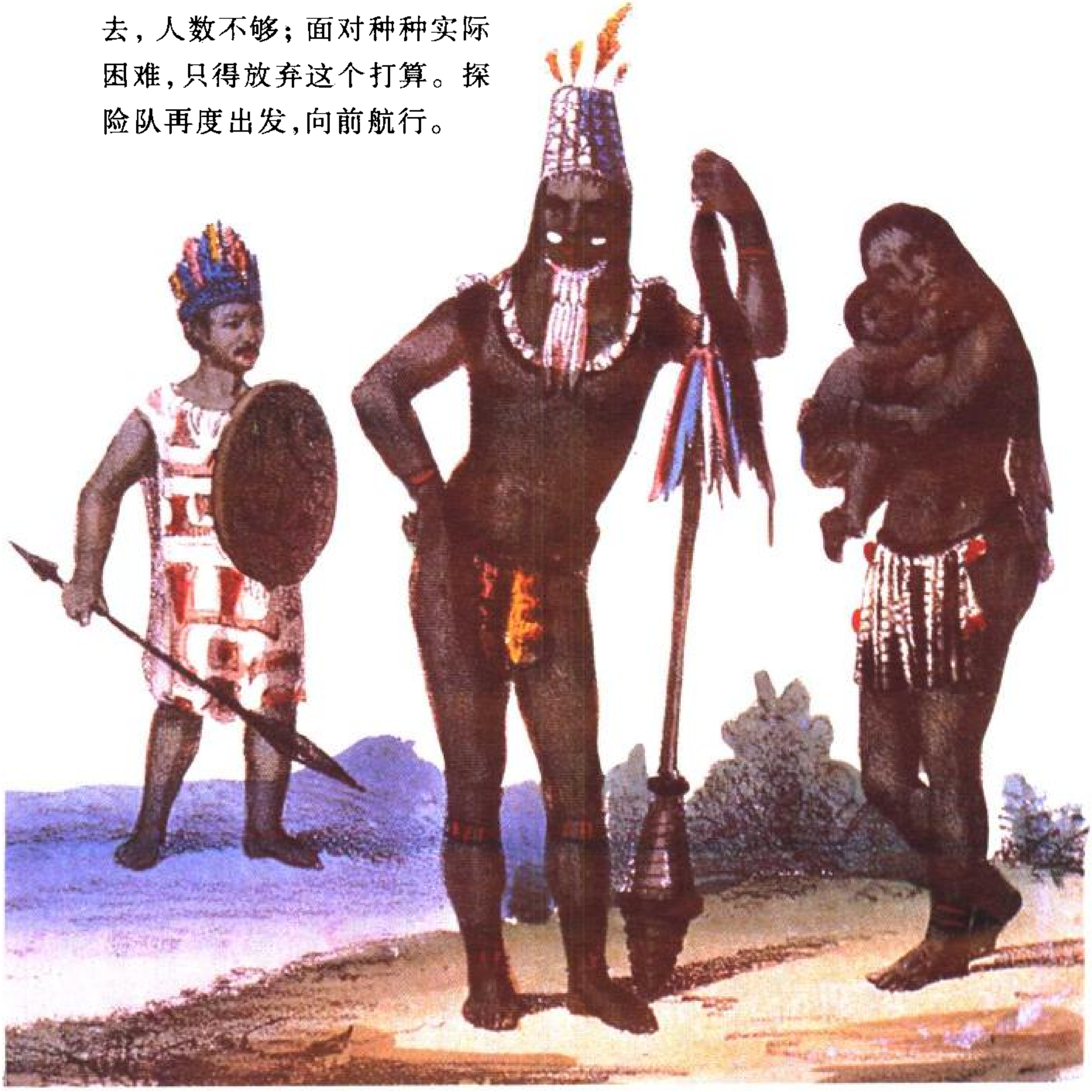
由于独木舟不能出海，奥雷利亚纳决定建造第二艘双桅帆船。众人立刻动工，粗鲁的士兵充当伐木和烧炭工人。他们需要两千多枚铁钉，于是自己炼铁打钉；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工作了一个月，奥雷利亚纳决定离开——他们与印第安人有了磨擦；而且到下游处造船，时间才充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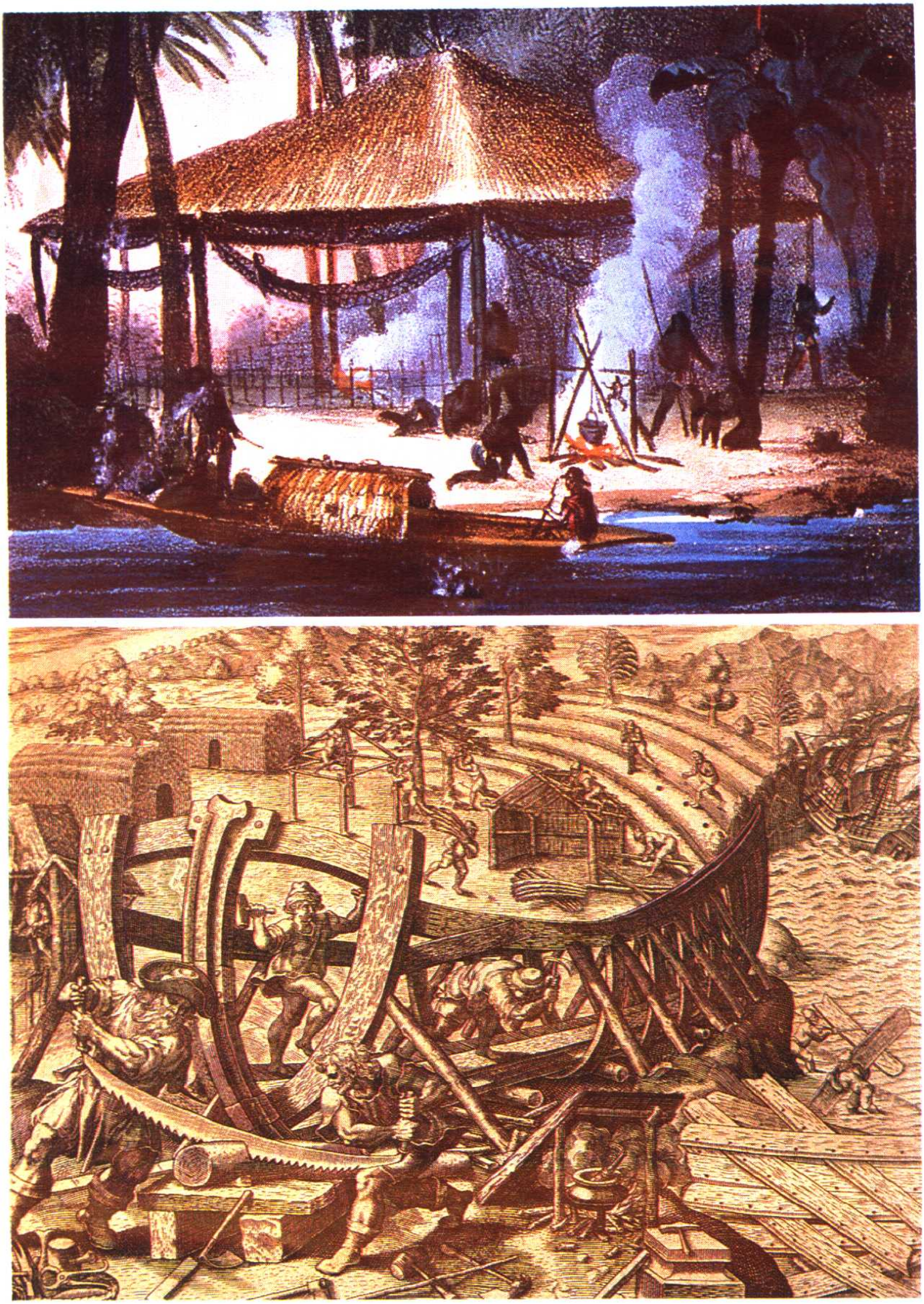
有位19世纪佚名画家，画下了住在纳波河岸的印第安人，并沿用河名，叫他们纳波印第安人。他们属于赤道亚马孙地区的舒阿族(Shuar)，也就是今日通常所说的希瓦罗人(Jivaro)。



就在重新启程之前，奥雷利亚纳施了一个计谋，让部下推选他担任探险队总指挥，兼任西班牙国王的代表，取代了皮萨罗的位置。所有人都在一份经由公证人监督的文件上会签。奥雷利亚纳想派六名志愿者，带着他交付的1000枚卡斯塔拉诺(castallano, 合四千克黄金)金币，回去向皮萨罗报告消息。但是只有三个人愿意去，人数不够；面对种种实际困难，只得放弃这个打算。探险队再度出发，向前航行。

皮萨罗、奥雷利亚纳等人，从科卡河到纳波河口所遇见的印第安人，似乎全是舒阿族人。他们以头戴饰物的风俗著称。





1542 年 2 月 11 日，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纳波河，正航行在亚马孙河上

两星期后，他们抵达大阿巴利亚。奥雷利亚纳和同伴自称是“太阳之子”，土著心生敬畏之情，于是他们备受礼遇，饮食可口而丰盛。看来这里是建造第二艘船的理想地点。4 月 24 日，新船下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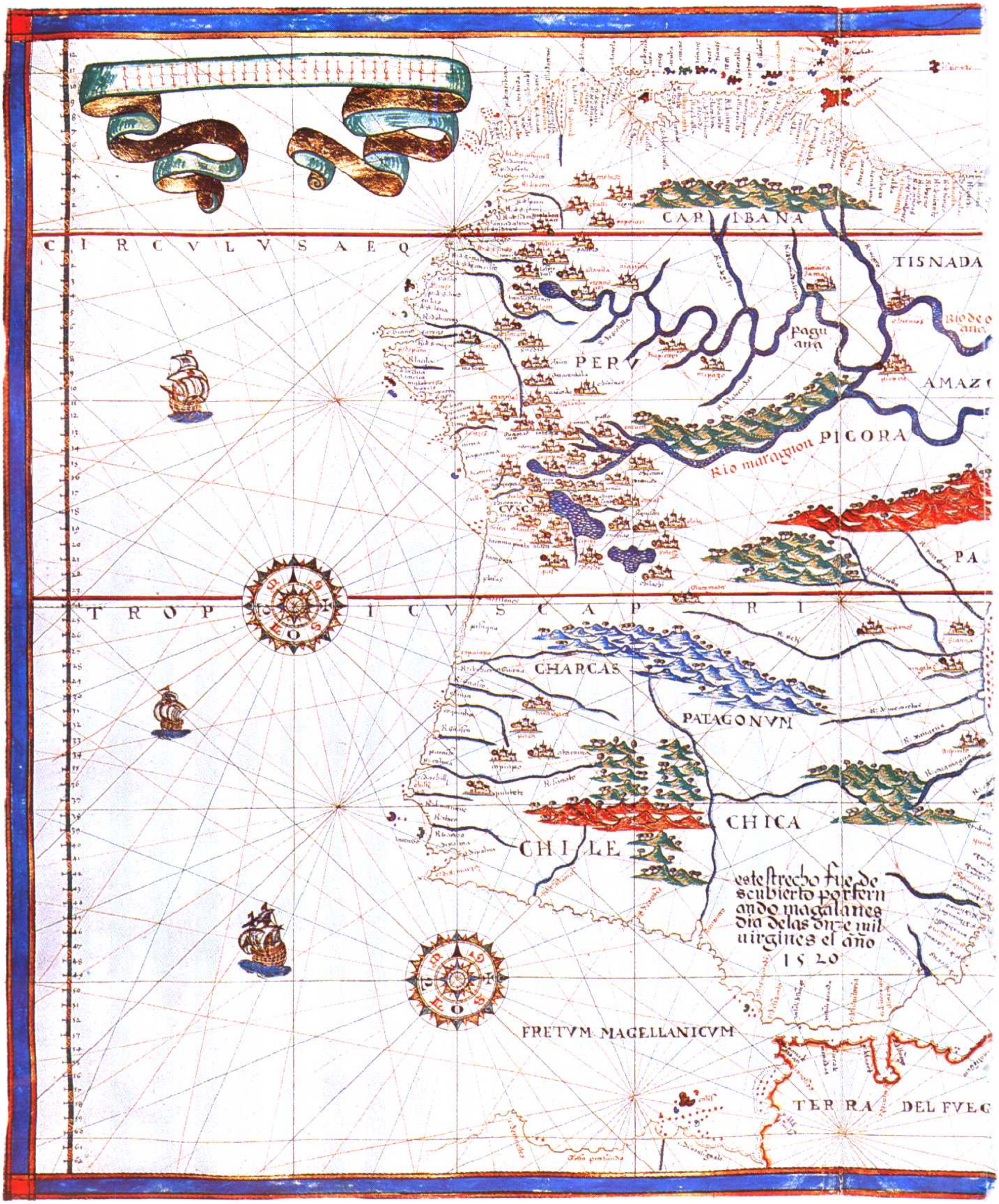
5 月 12 日，一座又大又热闹的村落出现了。这时，有一大队独木舟划近，舟上高大的盾牌后面藏了武士，向西班牙人发动攻击。激战了两天，西班牙人 1 死 15 伤，但他们夺得了食物，包括几千枚龟蛋。卡发耶说，“食物足够 1000 人的探险队吃上一年”。他们正经过的地区，是马希波拉族（Machipora）的家园，是踏上这块土地以来，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接着，他们又来到奥马瓜族（Omagua）的领土，连着四五百公里的河岸边，只见村寨一个接一个，距离不过一箭之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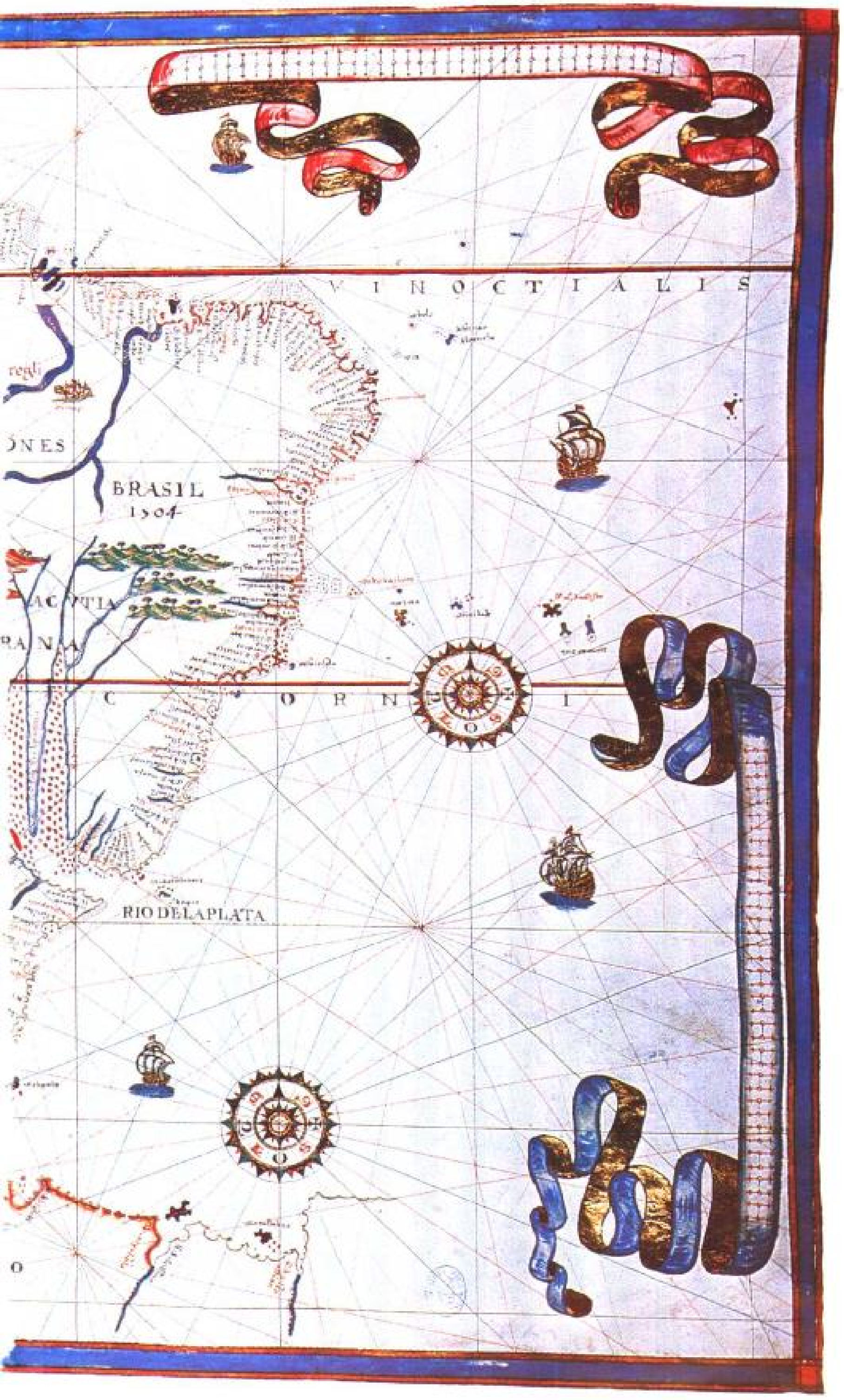


奥雷利亚纳一行穿过卡克塔河（Caquetá）河口，来到一处色黑如墨的水域，他们把这条河称为内格罗河（Negro），意思就是黑色的河。日后的橡胶之都马瑙斯（Manáos），就是由这儿开始发展的。

皮萨罗给了国王一封信，解释他建造第一艘双桅帆船的原因：“为了运送食品、武器，火绳枪、弓弩所需的弹药，伤员和马匹使用的蹄铁、铁棒、鹤嘴锄、铲子和手斧等等，因为大部分挑夫都已经死了。”

奥雷利亚纳费时一年，才抵达亚马孙河主航道，但他只花了半年时间，就顺流航至河口。


CIRCVLVS AEQ
TROP
ICVS CAPRI
CARIBANA
TISNADA
PERV
AMAZ
PICORA
Rio maragion
CVSC
CHARCAS
PATAGONVM
CHILE
CHICA
este strecho fue de
scubierto por fern
ando magalanes
dia delas onze mil
uirgines el año
1520
FRETVM MAGELLANICVM
TERRA DEL FVEG



1587 年，在奥雷利亚纳返航 45 年之后，制图者马丁尼兹（J. Martinez）在他的地图上，把巴塔哥尼亚（Patagonie）放在拉布拉他河（La Plata）附近，并且将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画成一条有两个入海口的大水怪。由图中可以辨认出来：上方被他叫作奥雷利亚纳河的，显然是奥里诺科河下游；下端，马拉尼翁河（Marañón）延伸出来的那段，则没有命名。河当中的大岛，是亚马孙王国。卡发耶说，向他们进攻的女战士来自北方。看了这幅地图，不得不佩服印加人（Inca）丰富的想像力——他们把这蜿蜒流经印加帝国，穿过重重森林的巨大水系，叫作“阿马鲁-马尤”（Amaru-Mayu），意思正是“巨蟒——人类之母”。



亚马孙女战士不只是传说?

西班牙人沿途在印第安村落筑防御工事，并以武力掠取生活必需品。1542 年 6 月 5 日，他们来到一个还不小的印第安村落。卡发耶非常笃定，他们已经到了传说中的亚马孙女儿国。

他的日记多半是记实，但有这么一段脱离现实的叙述："在这个村子的广场中央，有一个砍下来的树干，周长三米，树上有浮雕，是一座有着城墙环绕的城市，城门上有一对塔楼。塔楼很高，上面开了窗子，塔门互相对望，两侧有圆柱，两只凶相毕露的狮子朝后看，用前后爪顶住了整个建筑物，中间形成一个圆形的空间。圆形空间的中央有一个洞，印第安人



就拿起自己喝的‘希沙’酒(chicha)，往洞里倾倒，奉献给太阳。总指挥问印第安人，这是什么意思?印第安人回答，他们是亚马孙女儿国的臣民，所以要向她们朝贡；进贡的是用来盖庙宇屋顶的飞禽羽毛。女儿国的城市建筑，和这里所展示的一样。”

6月24日，他们遇上了亚马孙女勇士。卡发耶如此记载：“这是一场恶战，我们差一点全军覆没。〔……〕亚马孙女勇士除了下体遮住以外，全身赤裸。她们手执弓箭，打起仗来以一当十。”第二天，当他们紧靠河岸前进时，又遇到埋伏。只有卡发耶一人受伤。“上帝允许他们一箭射中我的眼睛，〔……〕箭伤使我失去一只眼睛，至今仍疼痛不堪。”



西班牙人穿越梦想之乡；不料碰上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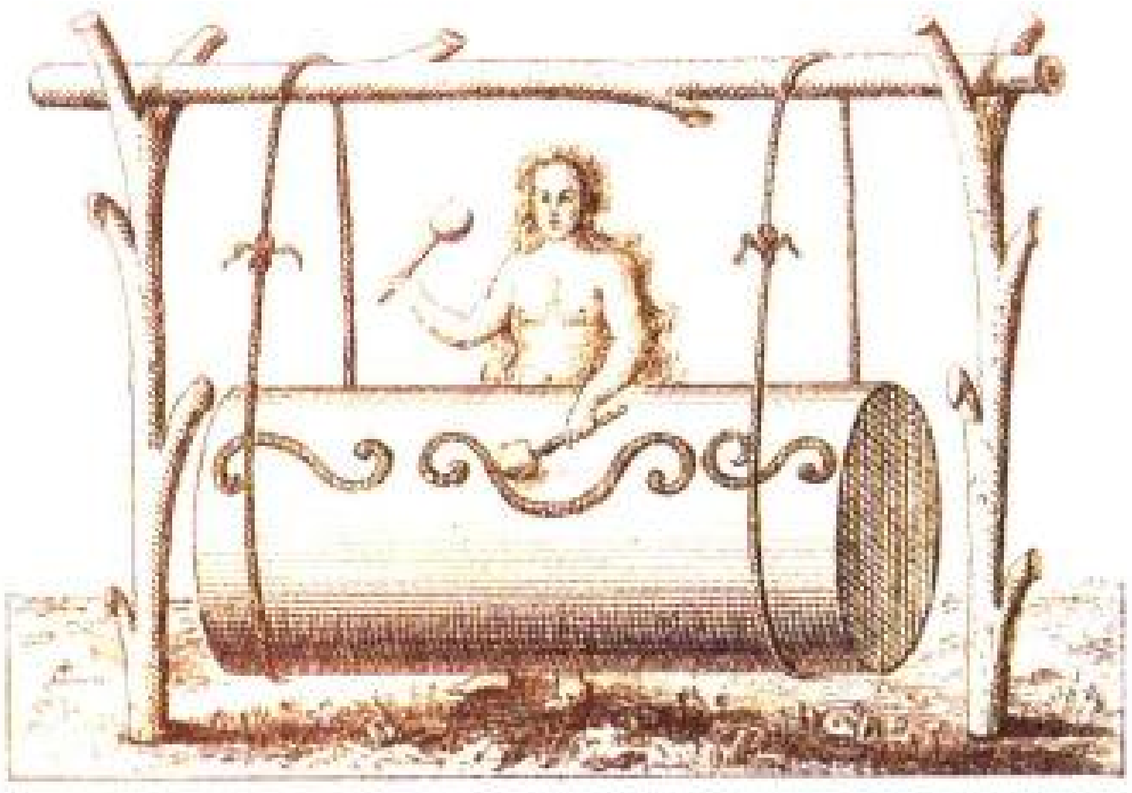
探险队航行来到欣古河(Xingu)河口。草原景观逐渐取代了雨林。兴高采烈的士兵，穿越大片肥沃的草地时，心想：这儿正等着开发成麦田、葡萄园和牧场。但是，“高大短发，肤色黧黑的男子”射出的箭，粉碎了他们的田园梦。几个小时以后，一名被箭刮伤的士兵死了；西班牙人这才知道什么是箭毒。

就在此时，几百艘独木舟组成的船队，企图阻挡他们的去路。每条船上都有20到40名不等的战士，河岸上还有人群为战士助阵。火绳枪的轰击声，咚

18世纪时的古米拉(Gumilla)神父，照实物画下的祭典乐器，是用树皮或泥土做成的。现在，在村子口仍会响起这种乐器的声音，好阻挡祖先魂魄在夜晚潜入亚马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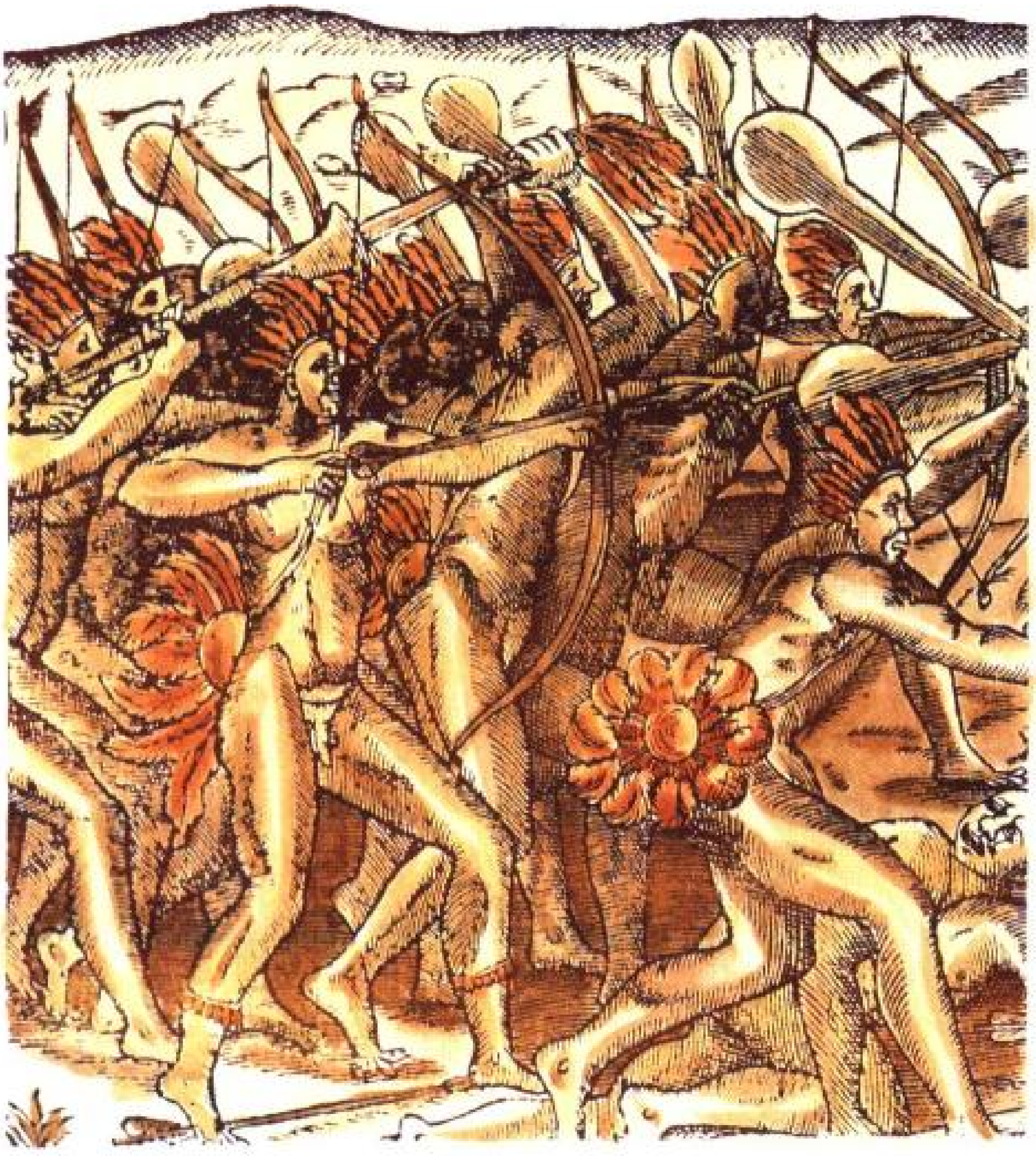
咚鼓声、号角声，以及印第安人震天动地的呼吼声，交织在一起，场面十分壮观！卡发耶写道："喧闹声令人惊恐万分；还看到一群人在河边挥舞着棕榈叶子，手舞足蹈。"



奥里诺科－内格罗河流域的阿拉瓦克人，用长圆木鼓击出双声讯号。

是征服亚马孙河了，但结局究竟如何？

河水的潮汐涨落十分汹涌，于是西班牙人知道，亚马孙河的出海口就快到了。7月中旬，探险队抵达马拉若岛(Marajó)前。卡发耶估计，他们从出发到现在已经漂流了7000公里。这个数字显然有些夸大，



"凡是见过他们使弓箭的人，都会认为，这些赤身裸体未戴任何臂饰的人，拉弓射箭如此敏捷，实在不比优秀的英国弓箭手逊色。这些野蛮人持箭握弓，只要发出六箭，就可射倒 12 人。"

莱利

但是那又怎么样?别说以前没有欧洲人来到这条大河,做过如此长距离的旅行探险;恐怕连知道这儿有条大河的人,都少之又少。

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帕拉省 (Pará),就在他们右首,然而他们毫无所知,转向左方航行,进入了迷宫似的小岛群中。岛上住着可怕的加勒比人(Caraîbe)。加勒比人一路追击,他们没有片刻歇息。就在这个时候,较小的那艘双桅帆船撞上一根树桩,龙骨断裂了,有沉没之虞。于是,他们再回头去烧炭及炼铁,并且修理船只,制止漏水,即使腹中空空也不能休息。他们赶紧检修两艘船,并配备帆缆索具,还用剩下的披风和被套改制成前桅帆,好应付接下来的航行。

"瞧见步兵身披黄金盔甲,手执精良武器所滋生的满足感,远不及观赏蛮族作战来得有快感。"

卡发耶



1542 年 8 月 26 日，河面逐渐开阔，大海遥遥在望。船上没有地图，也没有航海罗盘和六分仪。但是不要紧，因为他们看见了北面的海岬。两艘船没多久就离散了，各自以为对方已经遇难。可是几天以后，两艘船先后抛锚在委内瑞拉海岸，一个叫库巴瓜(Cubagua)的小岛上。

巴西会是“新安达卢西亚”吗？

亚马孙河的初航已经完成。从安地斯山脉到大西洋，历时八个月；而穿越从基多到科卡河的山地，却花了整整十个月。沿途一共死了 11 人，但在作战中阵亡的，只有 3 人。

至于皮萨罗这边，从基多出发时，有 350 名征服者、200 匹马、2000 只狗，以及 4000 名印第安人；徒步返回原处时只剩 80 名西班牙人。没有一个印第安人生还，更别提马或狗了。抵达基多后，皮萨罗获悉兄长弗朗西斯科已在宫中遇刺，自己也被国王查理五世免去官职。也许是出于绝望，皮萨罗竟集结了一支部队，公开对抗总督。1548 年 4 月 11 日，皮萨罗的人头在库斯科落地，西班牙征服者的时代宣告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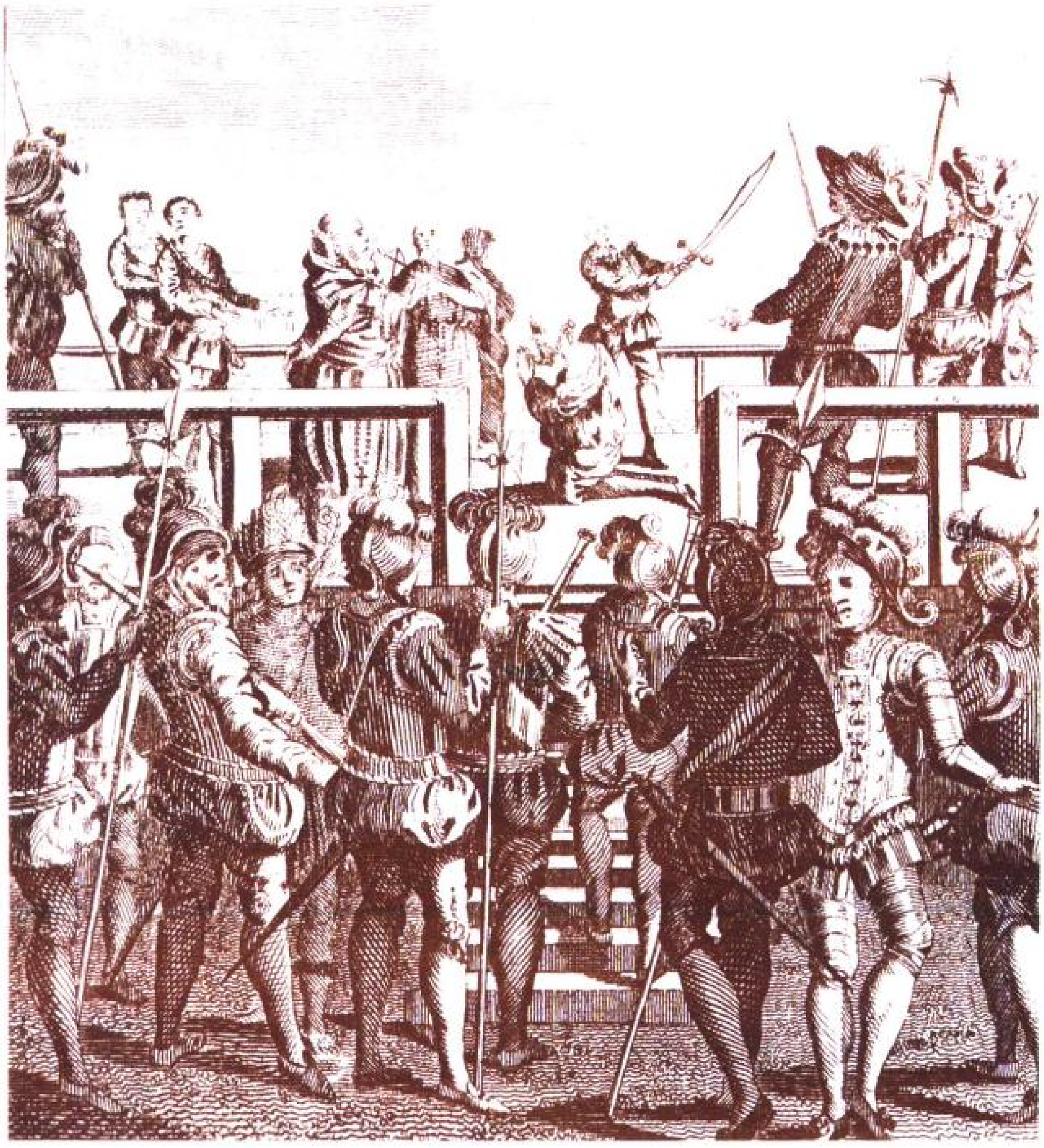
卡发耶返回利马(Lima)，不久被任命为大主教，在 1584 年寿终正寝，享年 82 岁。

奥雷利亚纳一心想要像科尔特斯或皮萨罗那样，殖民统治自己发现的地方，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向卡斯提尔当局提出要求，希望获得皇家特许状。

1544年，他被任命为亚马孙的总督——这时叫做“新安达卢西亚省”。他从西班牙率领400人，分乘四艘大船前往南美洲，但是，抵达新世界后，这支队伍和他的梦想一起烟消云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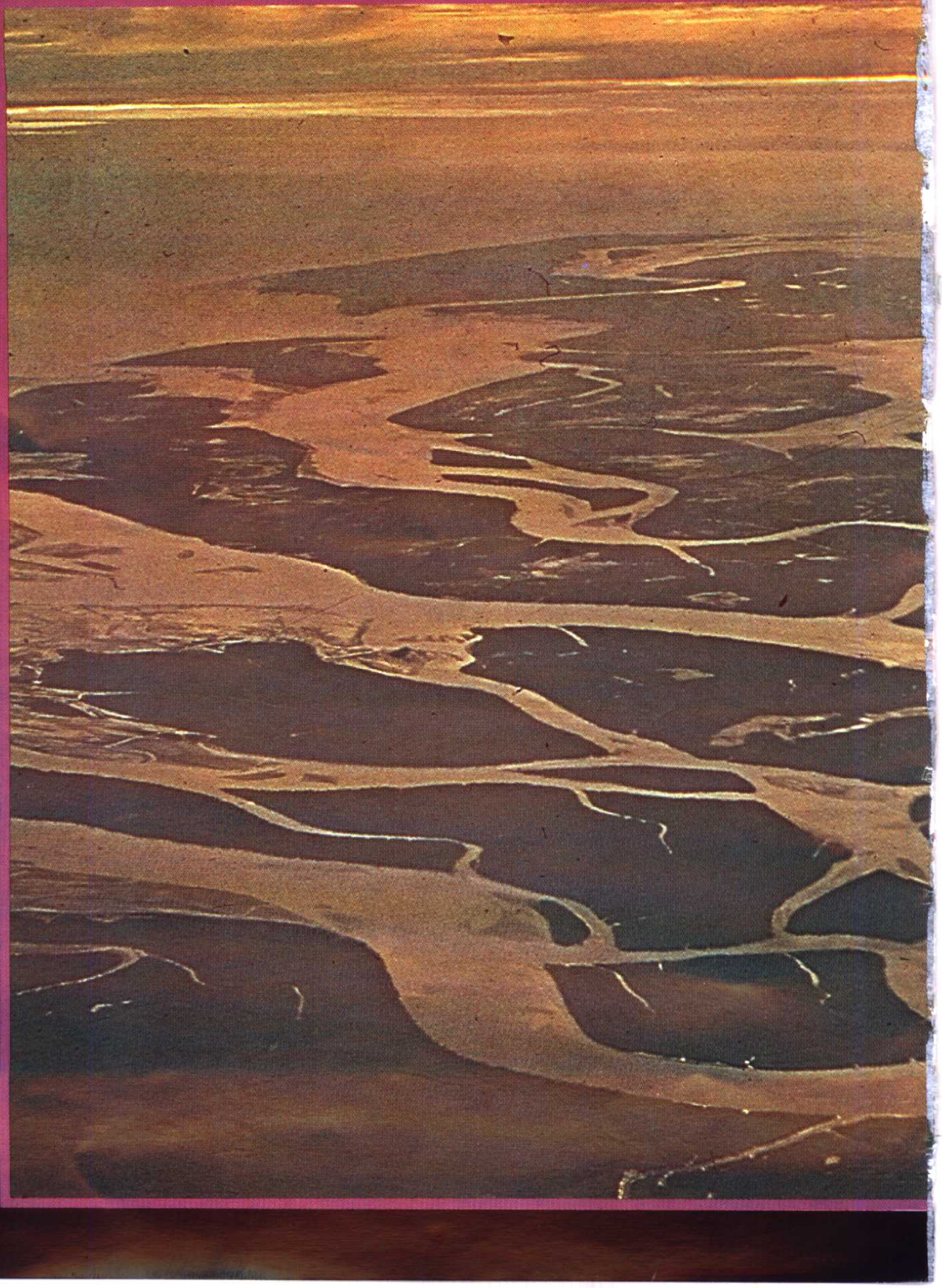
查理五世正好出生于发现巴西的那年，但他一点也不关心美洲的印第安人。因为，他在位时忙于推行新的欧陆战略，而无暇顾及美洲印第安人。但是，1548 年他颁布的新法，逐渐将他的王国和新大陆的历史连结在一起。新法禁止让印第安人沦为奴隶，承认他们也是人。然而，要到好几百年后，这些法令才不再是一纸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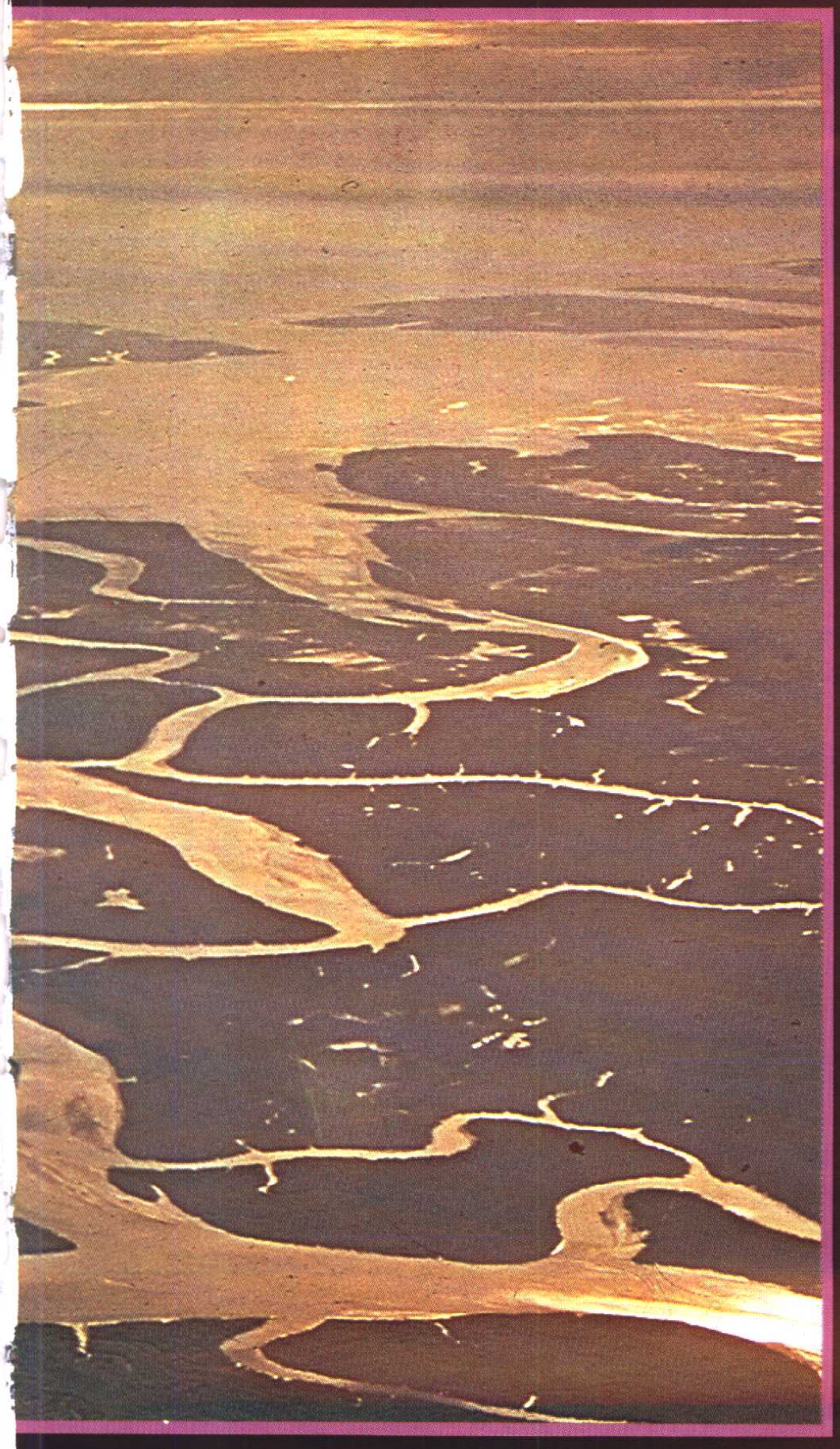


这幅版画的作者，把皮萨罗当作活生生的例子，是人生无常的教训，把他的死刑场面处理得戏感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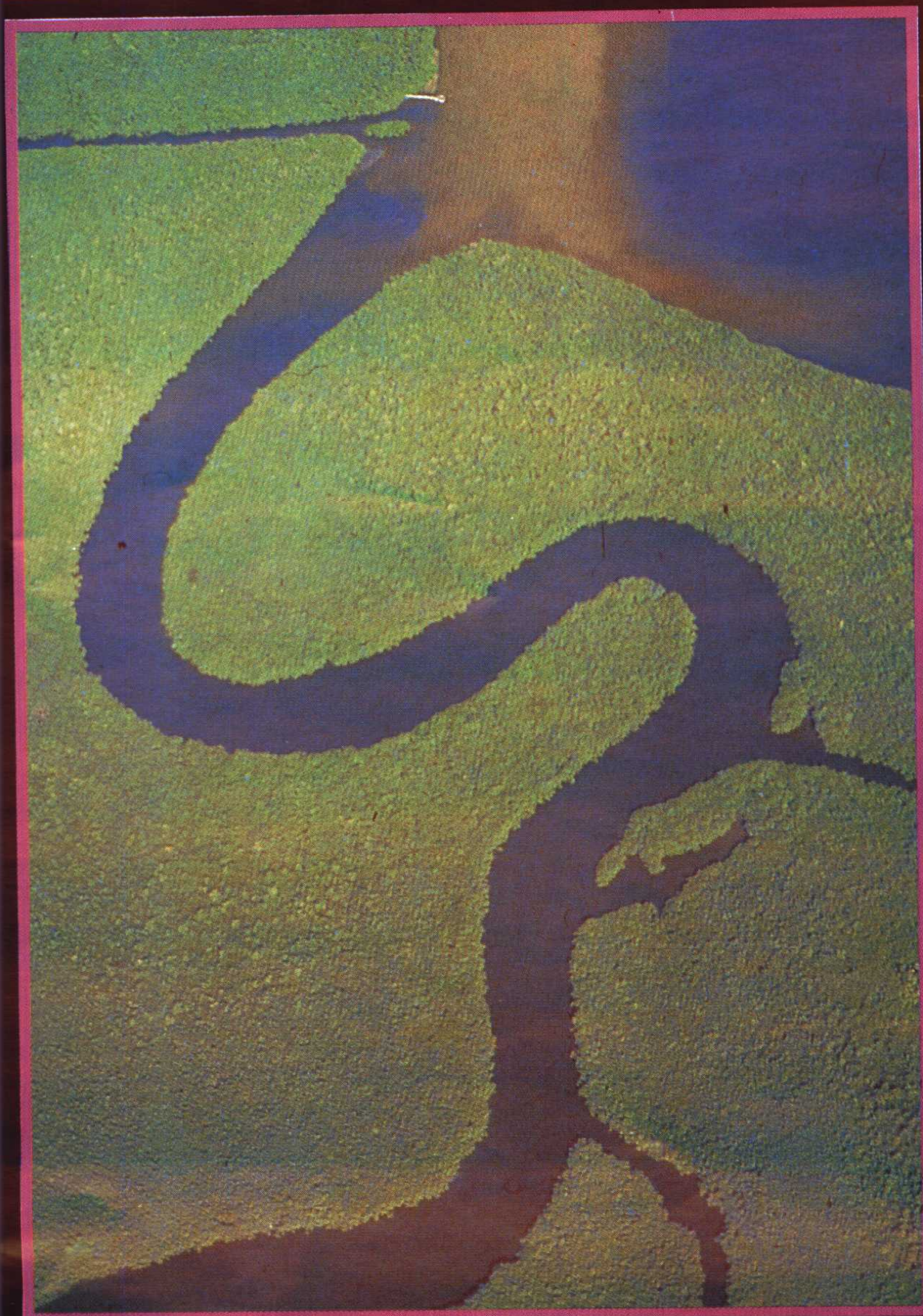
奥雷利亚纳仍然不死心，企图在亚马孙河入海处建造一艘双桅帆船，可是他两次都失败了；历史似乎拒绝重演。最后，黄热病击溃了奥雷利亚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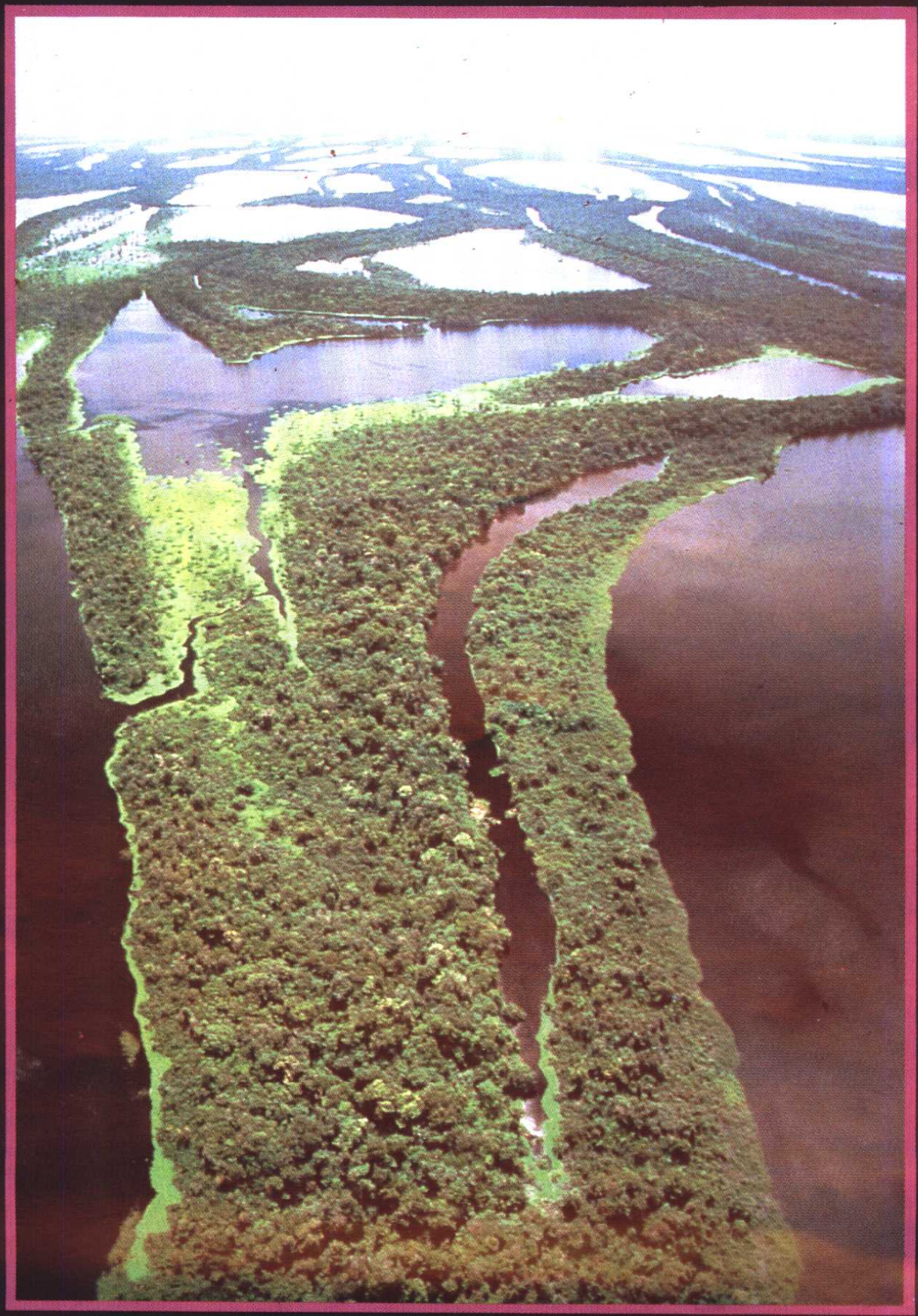
这真是命运的最后嘲讽。奥雷利亚纳曾经想以“亚马孙”来称呼他所发现的河流；然而，有一个时期，这条河竟叫做奥雷利亚纳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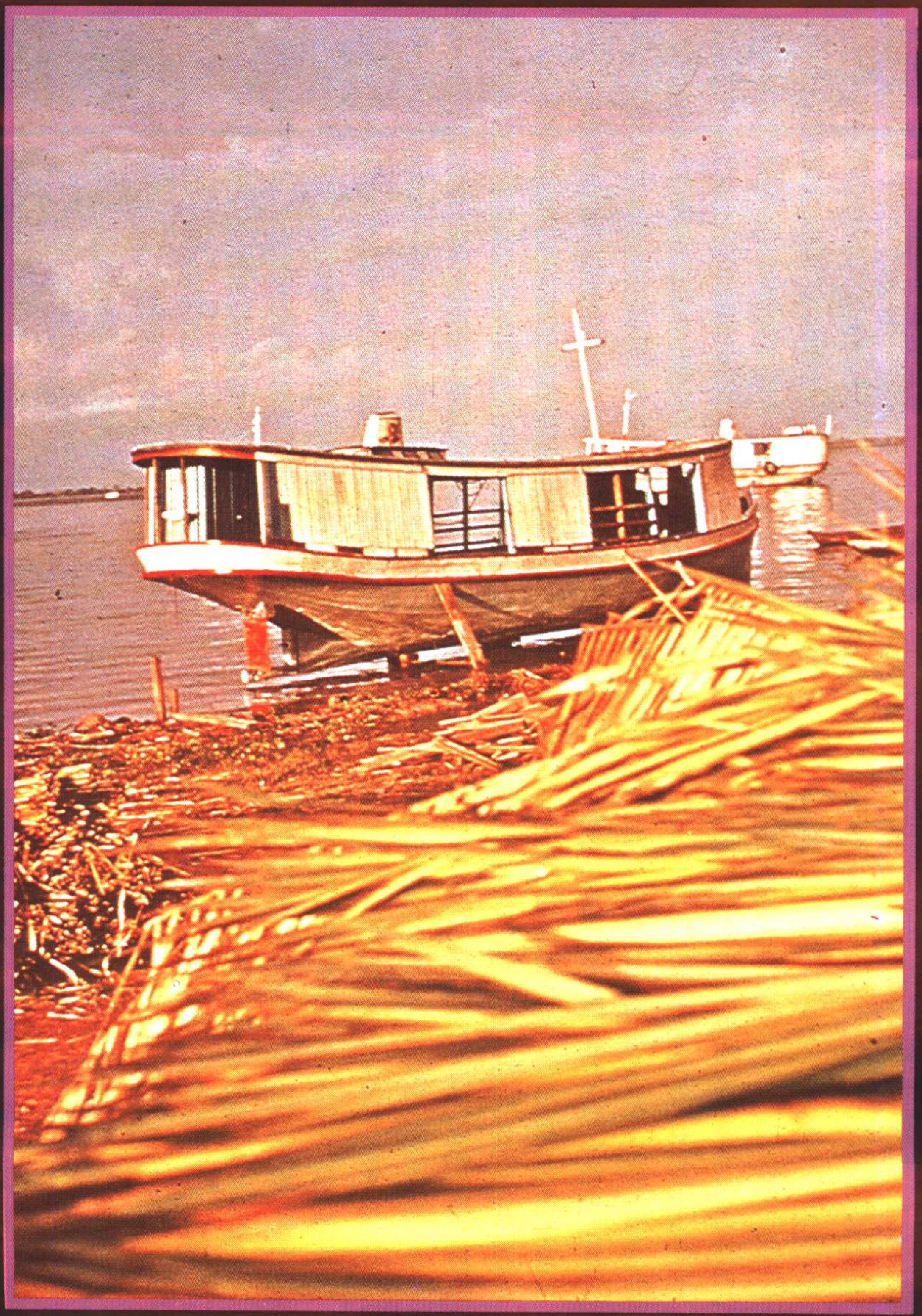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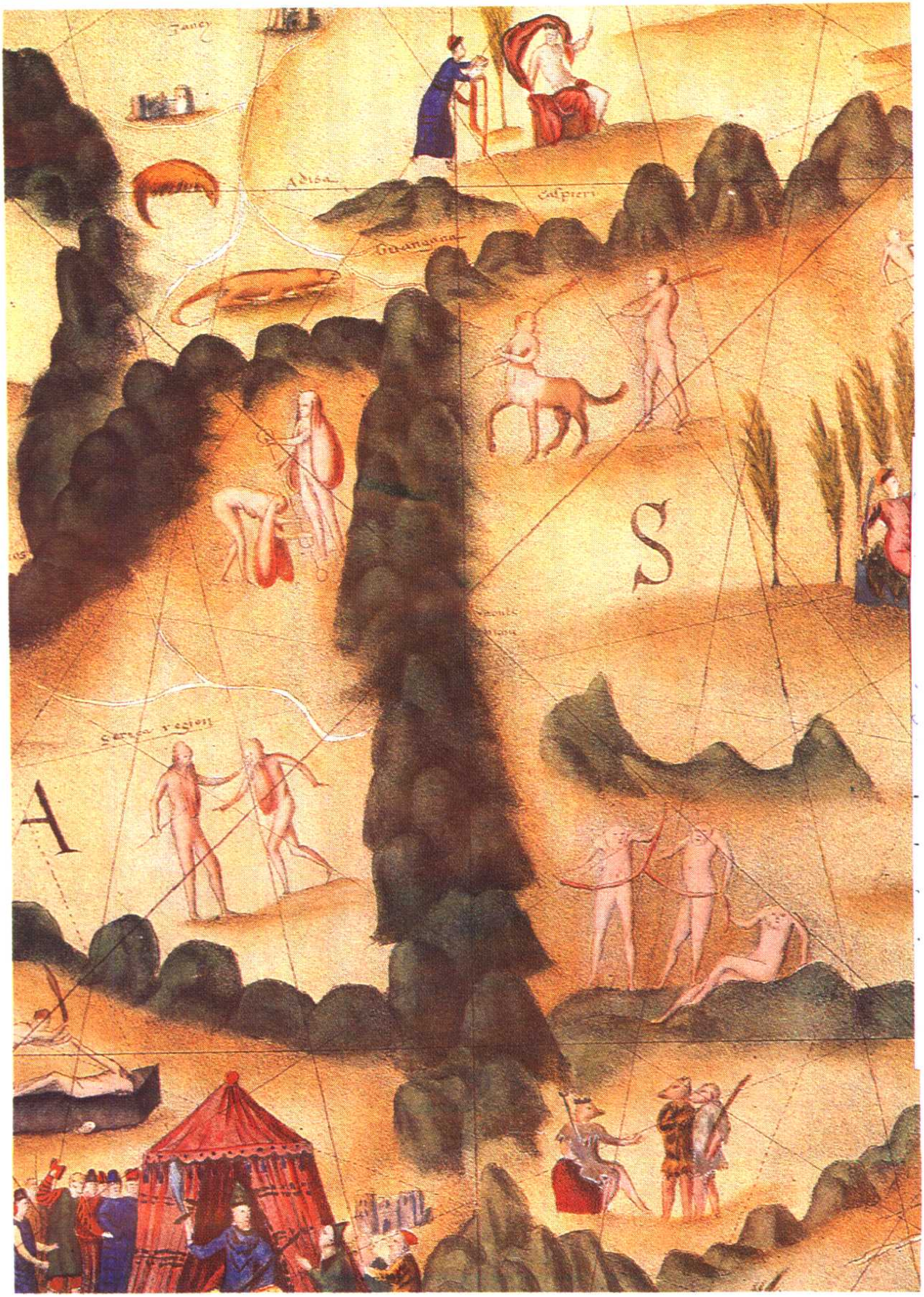
亚马孙河下游慵懒地流过大片平缓而广阔的原野。这片广大的流域，东西宽约3500公里，南北长1000公里，没有任何屏障，地形十分单调。整个流域覆盖着雨林，从空中鸟瞰，如同一个无法进入的原始世界。河流的宽度，在离海岸1600公里处的马瑙斯，是10公里宽，然后很快就宽到30公里，100公里。到了河口三角洲，环绕了马拉若岛和许多小岛群（加勒比印第安人和奥雷利亚纳曾在此激战），两岸的距离竟有350公里。从东方来的船还未见到美洲陆地，就先会碰上一股漂浮着森林污物的泥泞淡水：这就是亚马孙河；在入海之前要再流泻100多公里。










S
A

有这么一个世界:矿物、植物、动物之间
界限模糊;空气和水仿佛合一;
光明与幽暗混为一体。在这儿,
很难界定究竟何者是现实,何者是幻想:
叶子可以变成蝴蝶,藤化为蛇。
16 和 17 世纪时,森郁的亚马孙雨林深处,
一场追寻梦想的冒险,就要狂热展开……



第二章
神话的诞生

神话和象征总有两面色彩,先是玫瑰色般的美好表象,继而是黑暗的一面。亚马孙河的传说也不例外。



亚马孙的传说并不是从发现美洲才开始的……

古希腊神话所提到的亚马孙女勇士，是战神阿瑞斯（Arès）与女神阿尔莫尼（Harmonie）所生的女儿。公元前9世纪，荷马史诗就记述了这故事。随时间推移，女勇士的王国所在地也更动了。一开始说是在黑海高加索附近，然后迁移至里海以北的西徐亚(Scythie)。后来说是在更西边一些，土耳其的卡巴道斯（Cappadoce)、迦勒底(Chaldée)，再远至非洲。到了马可·波罗时代，相传这王国位于某个神秘的海岛上。难怪哥伦布会期待，在往新大陆的途中能发现这个岛屿。在哥伦布之后，提出“新大陆”这名称的维布西(Amerigo Vespucci）和其他航海家，也都笃信这个传说。

这个想像中的亚马孙女勇士王国，位置一直向西迁移，终于离开了大海，而进入热带雨林的深处——今日的亚马孙河流域。

“希罗多德叙述：亚马孙女勇士被希腊人打败，成了俘虏；后来她们逃到游牧民族西徐亚人那儿去。西徐亚人想要娶她们为妻。亚马孙女勇士回答：‘不可能。你们的妇女不狩猎。’”





卡发耶的记述，为神话注入了勃勃生机，以及煞有介事的迹象。有史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亲眼看见这些骁勇的女战士，甚至还与她们交过手；这可是参与探险的人亲口说出的事情。

奥雷利亚纳呈上报告时，西班牙宫廷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赤道美洲的神秘，触动了深植于我们集体潜意识中的符号思维，引发人们一连串的幻想。有很长一段时间，欧洲的历史是由这种思维所左右的。

亚马孙神话和黄金国传说交织在一起

当时，相传有位叫埃尔多拉多（El Dorado）的首领，是哥伦比亚安地斯山脉（cordillère des Andes）中一个小国的君王。据说，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他会全身敷上金粉，携带祭器和首饰，作为献给太阳的祭品，连人带祭品跳进一个山间湖泊。多年来人们相信，这湖在波哥大附近，叫做瓜达维达湖（Guatavita）。

早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前，埃尔多拉多就已经被高原强邻奇布查族人（Chibcha）赶下了王位。

“‘但我们盘弓射箭，跃马横刀。’”

拉卡里埃尔



但是，历史算什么呢？安地斯山没有镀金人，西班牙人就往内格罗河的东北地区去寻找。绘制地图的人，凭空在圭亚那高地的西边，画了一个比里海还大的湖泊，叫帕里梅湖(Parimé)。

然而幻想终究为地理事实所取代：在这个湖的位置上，其实是帕里马山 (Sierra Parima)，也正是奥里诺科河的发源地。

在仍然相信有帕里梅湖的时代，有人说，在这神秘的湖畔，耸立着一座用宝石建造的城市。这城市举世无双，“至少比西班牙所征服的城市都美”。它就是埃尔多拉多——这时已经变成“皇帝”——所统治的国家的首都，马诺阿 (Manoa)。据说，一个叫马丁内斯(Martinez)的人在那里住了七个月。

马诺阿是个传说中的城市。照罗利的说法，马丁内斯进皇宫之前，在马诺阿的街道上走了一天一夜。





“国王不允许他离开城市。他四处走动时身边一定有卫士陪伴，并把他双眼蒙起来。七个月以后，马丁内斯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国王让他自己选择，究竟是返回祖国，或者留在马诺阿的宫内终老。马丁内斯选择回国。国王派人护送他到奥里诺科河岸，并送给他许多黄金。当他抵达河岸时，边境的印第安人和奥

帕里梅湖这个虚构的地理名词，是历来地理学家所虚构的最大骗局。如果真有这个大湖，为什么没人见过？还要再过两百年，它才从地图上消失。



里诺科波尼人(Orenocoponi)，抢走了他的所有财宝，只给他留下两只装满金子的瓶子。他们以为这是马丁内斯的饮料。马丁内斯上了一艘独木舟，顺着奥里诺科河而下，直抵千里达岛(Trinité)，再转到圣璜岛(San Juan)。马丁内斯把那座城市叫作黄金国——埃尔多拉多。在这城中，庙里的偶像是用整块黄金做的，甚至连武器也是黄金打造的。”

上面的叙述，来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罗利(Walter Raleigh)爵士。罗利爵士则是由被俘的千里达总督的供词上，得知这些事。

亚马孙王国大约就在马诺阿附近。马丁内斯说，“这些女人……身穿精纺羊毛的长裙，头戴直径好几英寸宽的金冠。有男子每年会来看望她们一回，若怀



入禁在伦敦塔中13年后，罗利再度前往传说中的黄金国探险。返回英格兰后，他上了断头台。



孕生下男孩，就交还男子带回；若是女孩，就留下自己抚养，好传宗接代，兴旺人口。她们送给女婴的父亲的礼物，是当地特产的绿宝石。”

在伦敦的牢房里，罗利着手编写他的《世界史》，可惜没能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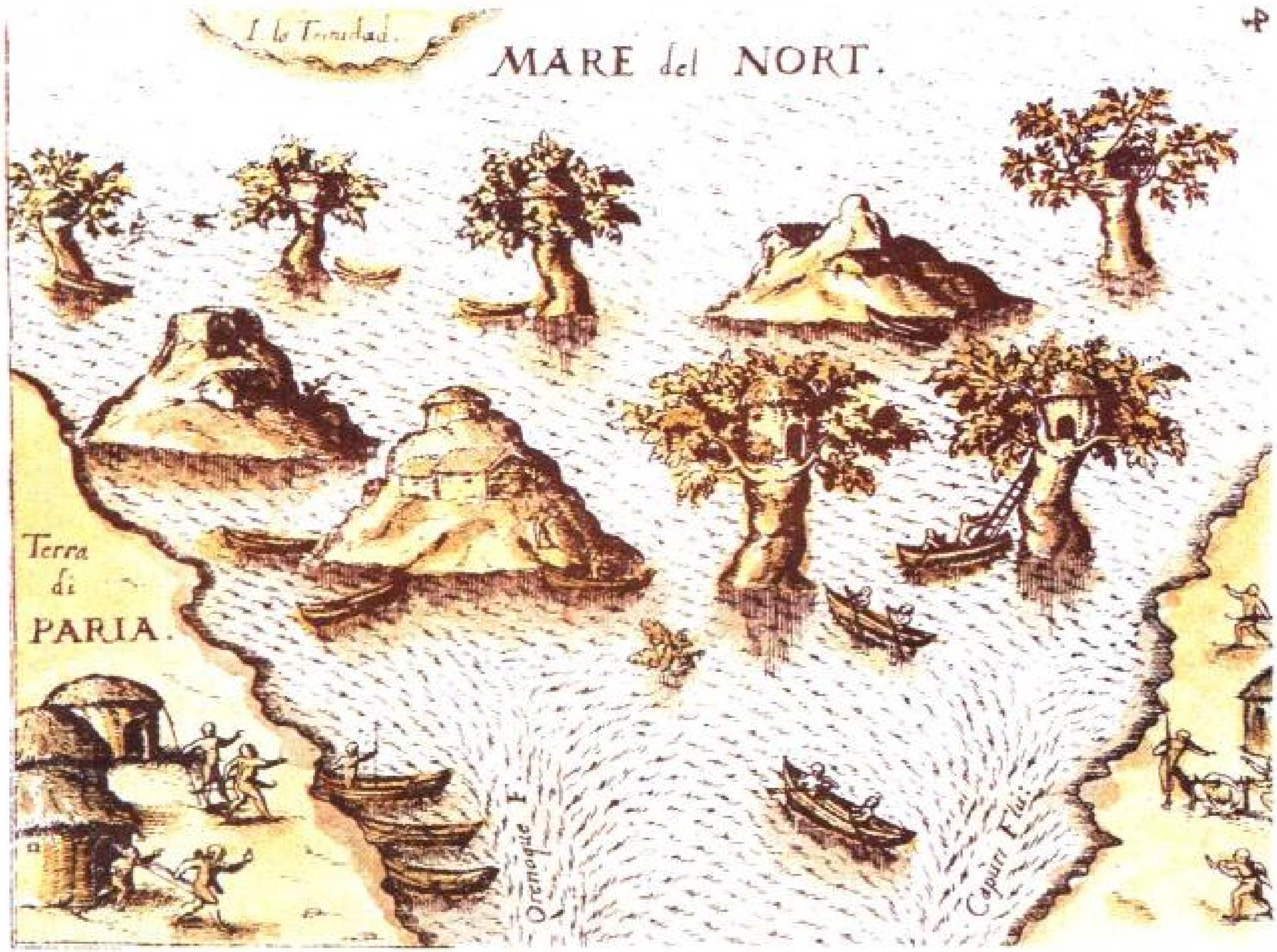
罗利放弃了宫廷生活，而去寻找马诺阿

罗利爵士是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有贵族身分，偶尔作诗，也是私掠船的船长（比海盗好听一些），是个决不放弃梦想的人。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恣意编造黄金国传说。他对亚马孙王国的描写十分详细，并且大大美化了卡发耶的说法：“碎石铺成的道路通往各个城市。城市的建筑物全是石造的，城墙入口处有门禁森严的大门，只对缴纳过通行税的人开放。四周是肥沃的草地，放牧着成群的小羊驼。”

罗利美化了赤道的一切，他把日后变成绿色地狱的地方，描绘成人间天堂：“这儿是我见过最美的地方；我从未看过如此壮丽的山河。山谷中丘陵起伏，从山丘四周流下的涓涓细水汇流成蜿蜒的河道。河岸是坚实的沙滩，上面可以走人驰马。平原上满布青草，鹿群穿梭其间。黄昏时分，林间百鸟齐鸣；停栖河流两岸的苍鹭和鹳鸟有白、有朱红、有粉红。微风从东方吹来，





每块石头仿佛都含藏了金或银。陛下您将看见各式各样的宝石，我相信其中有些是举世无双的。”这些石头在那里俯拾即是。“西班牙人把这石头叫作‘黄金之母’。”罗利这么说，但没有多加解释。

只可惜伊莉莎白女王意外地死了。罗利默默撤退到安地列斯群岛(Antilles)，结束了第二次远征。这位人称“白马王子”的冒险家，虽有丰富的想像力，却没有《天方夜谭》讲述者舍赫拉德(Schéhérazade)的运气。罗利在1618年返回伦敦后，和皮萨罗一样也落得个斩首的下场。



往昔的神奇传说也紧扣哥伦布心弦

哥伦布在航海日志里提到，他认为自己会和



在这片欧洲人从来没见过的大自然里，一切都与一般习俗大不相同，有的更是向常规挑战。欧洲人初抵亚马孙河流域，所见所闻是那么新奇，因此，难免想像力奔放。从希腊的老普利纽斯到希罗多德的作品，从阿拉伯故事到10世纪的蒙古人作品，从骑士文学到中世纪的圣徒传，从大教堂的滴水雕塑(gargouilles)到波什(Jérôme Bosch)的写实主义作品，在在都显示出真实与想像之间的差距。

《天方夜谭》里的辛巴达(Sinbad)一样，也在古巴岛上遇见库克洛佩斯人(Cyclopes)。这些与人类相仿的人，“额头正中长着独眼”。哥伦布信心十足，认为一定会碰到另一类奇特的生物，“他们的嘴脸似狗，以食人肉为生”。



但是亚马孙河流域里，奇怪的事更多。罗利描述了住在树上的蒂维蒂瓦人(Tivitiva)，又提到了无头的阿赛法莱人(Acéphales)。这些畸形的怪物，在欧洲家喻户晓，他们会不会就是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利纽斯(Pline)所说的，住在非洲的布伦米人(Blemmi)？不过这些说法很快就无疾而终。参加罗利1617年第二次远航的凯密斯(Laurence Keymis)船长，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一位土著酋长向我透露了无头人的特点；他们的嘴长在胸部中央。阿赛法莱人之所

有人说，被称作阿赛法莱人或无头人的埃维帕诺马人(Ewaipanoma)，可能就是目前住在委内瑞拉北部的耶夸纳人(Yekuana)，他们是加勒比印第安人的一支。



从16世纪起，西方传教士们出于宗教狂热，于是大肆追赶亚马孙地区的“野蛮人”，使得印第安各族朝大陆内地迁移。面对自己的风俗和信仰不断受到侵犯，印第安人不得不自卫，开始屠杀传教士。但传教士毫不气馁，反而加倍努力去获得殉道者这最高荣誉。一直到基督教徒明白了尊重个别差异的道理之后，这种荒谬的冲突才得以平息。

以没有头，是由于他们喜欢高耸双肩，他们认为这种姿势最为高雅。”历史和传说，神话和现实之间的拔河，由来已久。法国人类学家泰韦在巴西生活过三个月，曾撰写了《南极法兰西的奇闻轶事》一书；书名虽叫南极，那时候却还没有发现真正的南极。他在1575年收回自己在书中有关亚马孙部分的说法。他说：“她们不是神话中的亚马孙女勇士，她们是失去丈夫，努力捍卫自己的财富、生命和孩子的可怜妇女。”

1560年，小军官阿吉雷自封为亚马孙国王

然而，黄金国、帕里梅湖以及传说中的马诺阿

城，又怎么样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奥雷利亚纳探险之后不到 20 年，在 1560 年时，秘鲁总督命令西班牙将军乌尔苏阿 (Pedro de Ursúa)，率军队越过安地斯山脉，去看个究竟。

乌尔苏阿和仓促成军的部队，才刚刚抵达亚马孙河，一个叫阿吉雷 (Lope de Aquirre) 的巴斯克人 (Basque)，就发动了叛变。他杀了将军，不仅自封为特遣队司令，而且还自立为亚马孙国王。他把不肯追随他的人都喂了鳄鱼！

为了寻找圭亚那高地，阿吉雷朝北进发。但是亚马孙河水系繁杂，宛如迷宫；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比德国探险家洪堡 (Humboldt) 早了 100 年，就发现了连接奥里诺科河和内格罗河的天然水道，卡西基亚雷河(Casiquiare)。

不管他知不知道发现了这水道，总之，他出了奥里诺科河河口，通过千里达岛。阿吉雷征服了珍珠采集者聚居的马格利塔岛 (Margarita) 之后，被驻扎在委内瑞拉的保皇部队打败，结果当然给判了死刑。

据说，他在断头台上，把脑袋交给刽子手时说："上帝，如果你要赐恩于我，请马上给吧；至于你的荣耀，还是留给你的圣徒去。"这几句话，为他的一生画下了恰如其分的句点。

阿吉雷杀了马格利塔岛的总督和主要官员后，结束了冒险生涯，宰治了这个岛两个月。由于他一心想要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更大的帝国，于是决定返回美洲大陆。回来后，他被已经厌倦杀戮的军队抛弃，落入保皇军手中，并被处死。



自从诞生了亚马孙河的传说以来，许多头颅接连

落地：皮萨罗、阿吉雷、罗利。他们之中有的是英雄，有的是强盗；但是他们都贪得无厌，也都渴望追求那人力所不能及，又奇特无比的事物。



传教士冒险进入亚马孙雨林

17 世纪初期，出现另一种企图，想要进入亚马孙地区。这种企图使得一些传教士丧生，他们甚至还未抵达亚马孙河主航道，就死在曾经与皮萨罗激战过的印第安人手中。对于耶稣会和道明会的传教士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继西班牙征服者来到南美洲之后，传教士也来了。他们到处传教，建立教会，收录了珍贵的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原始材料。

耶稣会传教士阿库那（Cristóbal de Acuña）记载过，有一次，一艘载着两名传教士和六名西班牙士兵的独木舟，顺流而下，到了亚马孙河河口的帕拉省，“他们只知道自己是从秘鲁出发，途中见过许多印第安人，而且，他们不敢再循原路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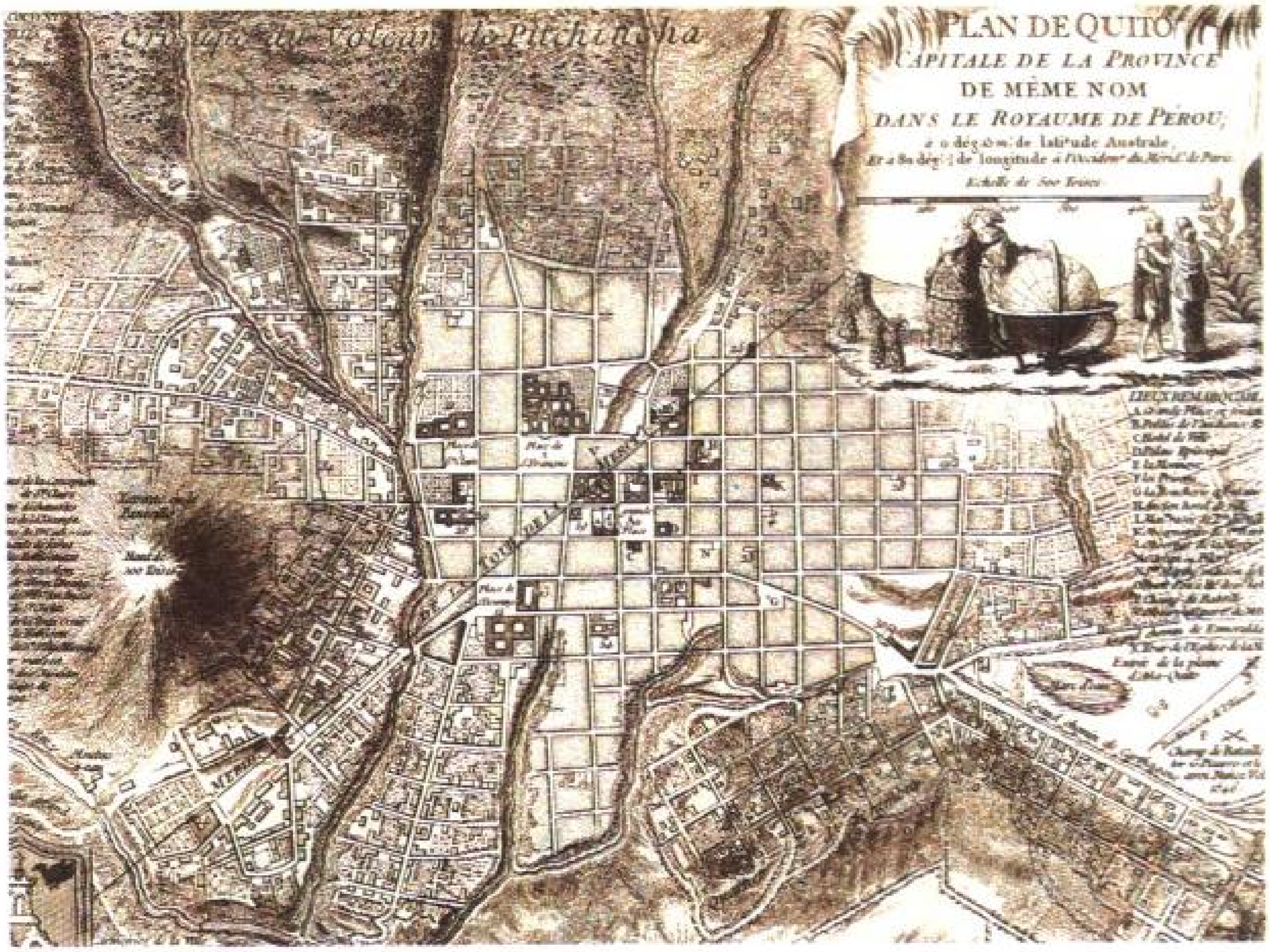
葡萄牙人得克拉，往返于帕拉和基多之间

奥雷利亚纳的发现，震撼了西班牙、葡萄牙之后大约一百年，帕拉省总督也决定组织一个探险队。指

罗利这样描述犰狳（armadillo）：“这种动物西班牙语叫做‘阿尔马第洛’，它全身长满小尖刺，样子像小犀牛。尾部长了角状的东西，有点像喇叭或猎号，土著用的那种猎号。有一位医生对我说，把这角状的东西磨成粉，敷在耳上，可以治耳聋。”

莱利也描述了刺鼠的模样：“这红棕色的野兽，个头像一只刚满月的猪，叉蹄、短尾巴，耳朵像野兔，肉味鲜美。”





挥官得克拉（Pedro de Texeira）是探险老手，他奉命从“海一样宽的大河”上溯基多，并且记下沿途值得注意的一切事物。

1637年10月28日，他带领一支由46艘独木舟组成的船队，离开帕拉省边境。船上载有60名葡萄牙士兵、1200名印第安人，以及这些人的妻子和向导，总共约莫两千人。结果，有一半以上的人半途退出。

即使如此，根据记载，第一次溯亚马逊河而上的行程，在八个月后完成。1638年6月24日，得克拉抵达基多城郊，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第一个殖民地。

耶稣会和道明会教士眼中的亚马逊女勇士

基于政治上的缜密考虑，秘鲁总督客气地接待了葡萄牙使者，并且立刻下令，为他们准备回程所需

征服者总是喜欢建城！皮萨罗占领印加帝国后，就着手改造它的外观。印加帝国最后的国王阿塔华尔巴（Atahualpa），1533年被西班牙人处死，印加王朝随之灭亡。1534年，贝拉卡扎尔（Sebastián de Benalcázar）夷平了印加的首都，提出新基多城方案，是西班牙风格的棋盘式设计。在海拔2800米的赤道高原上，这座建筑遗迹，至今依然耸立在群山之中。

的一切装备，其中包括——阿库那神父这么记载——“两名西班牙国王的亲信；他们对途中的一切新发现负全责。”

阿库那来此是为了建立一所耶稣会学校；他才从西班牙来到这儿不久。国王的官员们很喜欢他。基多市长也志愿参与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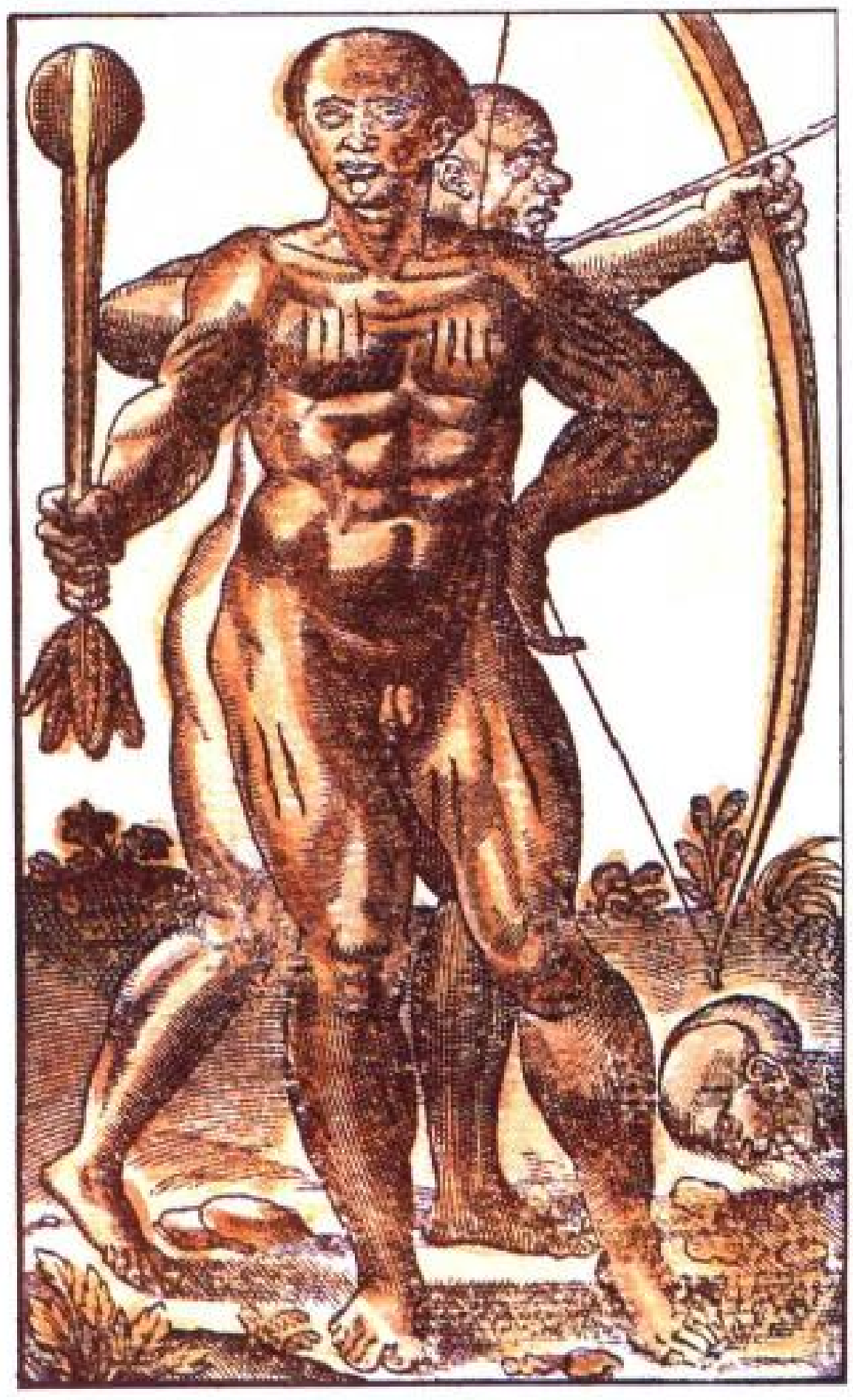
1639 年 12 月，阿库那抵达帕拉省的首都贝伦后，立即依指示出发，为西班牙出航。他写的《新近发现的亚马孙河》，于 1641 年出版。细细比较阿库那和卡发耶两人的描述，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对照。

就这样，在一百年之内，出现了两本有关发现亚马孙河的书；也是此主题的书中最早的两本。一本是由道明会教士写的；另一本则出自耶稣会神父之手。

在叙述自己的游记之前，阿库那先揶揄了卡发耶，他说：“有些游记的内容并不是那么客观真实。但是我这本书，我敢说，绝对没有任何我不能证明的东西。同行有五十多个西班牙人、卡斯提尔人和葡萄牙人，他们可以作证。本书肯定该肯定的，怀疑该怀疑的。”

然而，从第一章起，阿库那就提出辩解，说亚马孙女勇士是存在的。他辩称：“各方争论不休的这个传说，所描述的细节都十分精确，不可能同时有这么多的语言，这么多的民族，以这么多的真凭实据，共同来编造一个谎言。”

阿库那描写亚马孙女勇士的



这些按照古典风格描绘的学院派图画，使人联想起米开朗基罗的画，而不会认为是新大陆探险者所做的素描。任何人见过印第安人之后，都会记住他们的容貌。这些图画，是莱利1555年至1558年巴西旅次中的作品，描绘食人部族图皮南巴人的风土人情。

一些细节，很值得引述——也许可以由此显示，他有时候是会自己随兴添上细节的："这些高贵的妇女通常不与男子交往。甚至每年来此传宗接代的男人来看望她们时，她们接待男人也总是手执弓箭。一直要到她们确定这些男人确实没有恶意，才放下武器，跑到来客的独木舟上。每个女人选取一张自己中意的吊床——男子睡觉用的床——然后把吊床搬回自己的小屋，挂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尽管他看似相信传说，他的结论倒是非常模棱两可："时间将会证明，究竟这些妇女是否就是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亚马孙女勇士；在她们的土地上，又是否蕴藏了足够让全世界富裕的宝贝。"

"听到这些女人讲话真新奇，她们的吼叫声宛如狗吠狼嚎。'他死了！'有些人哀号，'他作战骁勇，让我们有这么多俘虏可吃。'其他女人附和道，'噢，他是个多么好的猎人和渔夫！'之后有人说，'啊，他是杀葡萄牙人的勇士，他替我们报了仇。'"

莱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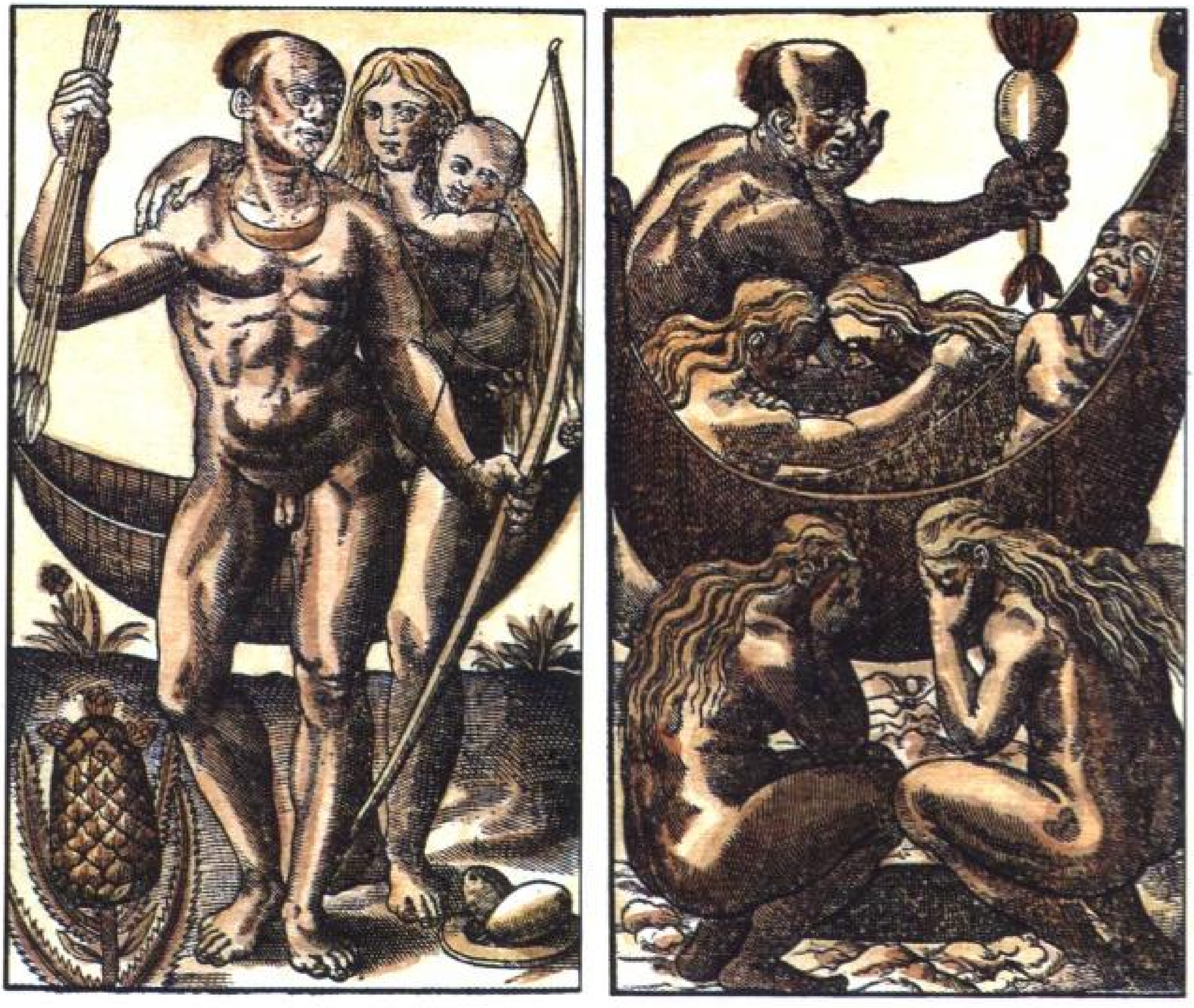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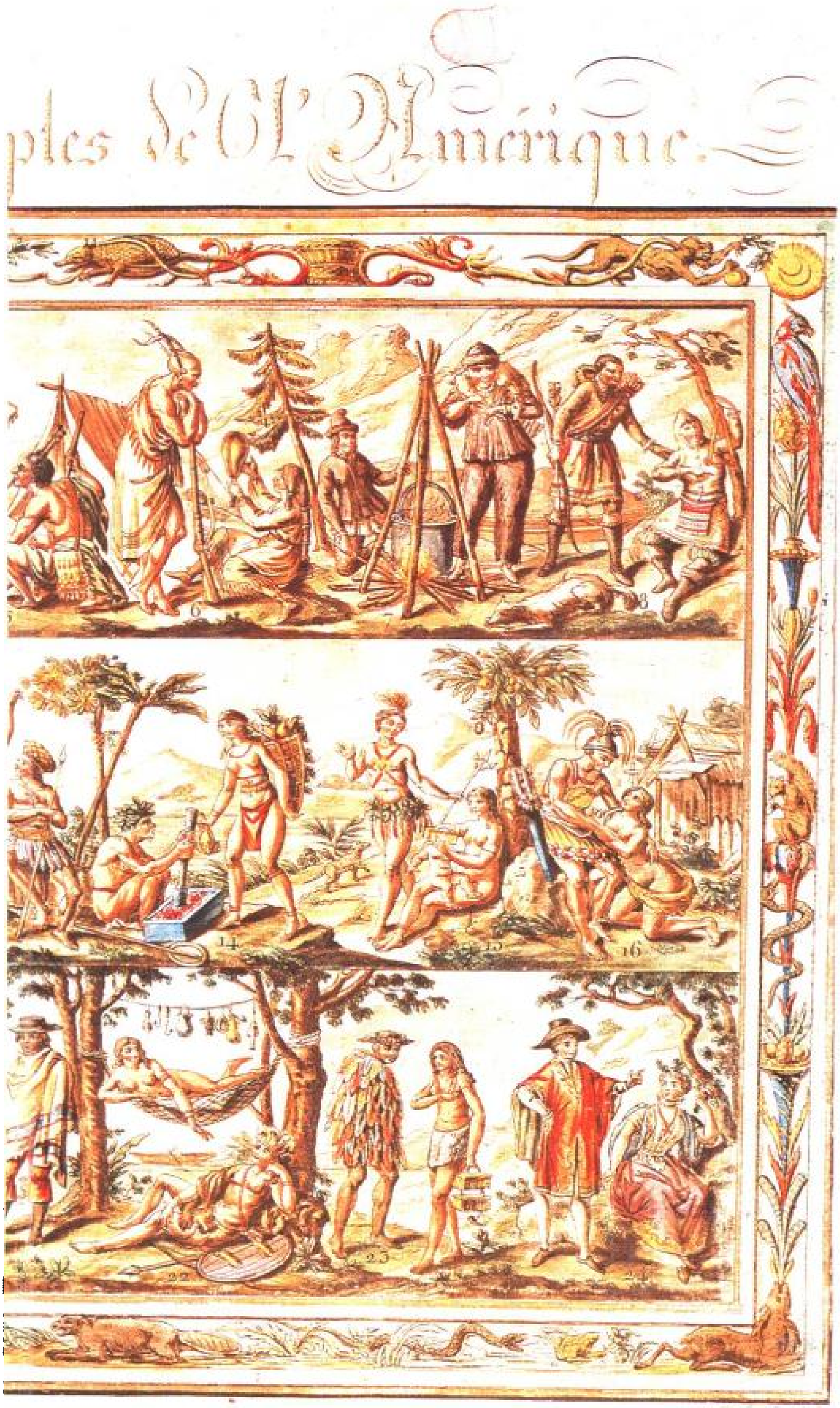


Tableau des principaux Arts





大约是17世纪中叶，卢梭（Jean-Jacaues Rousseau）时代，有人画了这幅印第安人图，依然受古典风格的影响。图里的印第安男人，十足表现出骑士风范，对待女性有礼而可亲，但这并不合事实。这幅作品美化了印第安人，“高贵的野蛮人”时代俨然已经来临。不过，有一个现象很矛盾：即使西方人对新大陆能以客观态度来认识了，但在描绘当地居民时仍大大偏离事实。

关于印第安人生活和风俗习惯的记载

从卡发耶的书，到阿库那的记述，已经过了100年。从阿库那的某些叙述风格，已能看出启蒙时代临近的先兆。

他的游记里，记载了生长在亚马孙河流域和河岸上的动植物种类，也记述了印第安人的农作物、工具、生活习俗，以及他们捕鱼和打猎的方法。即使这些笔记谈不上是真正的科学观察，至少有事件有证据，不再空谈幻想，也不扯神话传说。这倒和泰韦、莱利的风格很像。这两个法国人，从16世纪末期起，就以人种学家的精神，研究巴西海岸的“野蛮人”。阿库那肯定不识怀疑论者蒙田（Montaigne）为何许人物；不过，有了阿库那，也就不难推测，拉·孔达米纳（Charles Mariede La Condamine）日后会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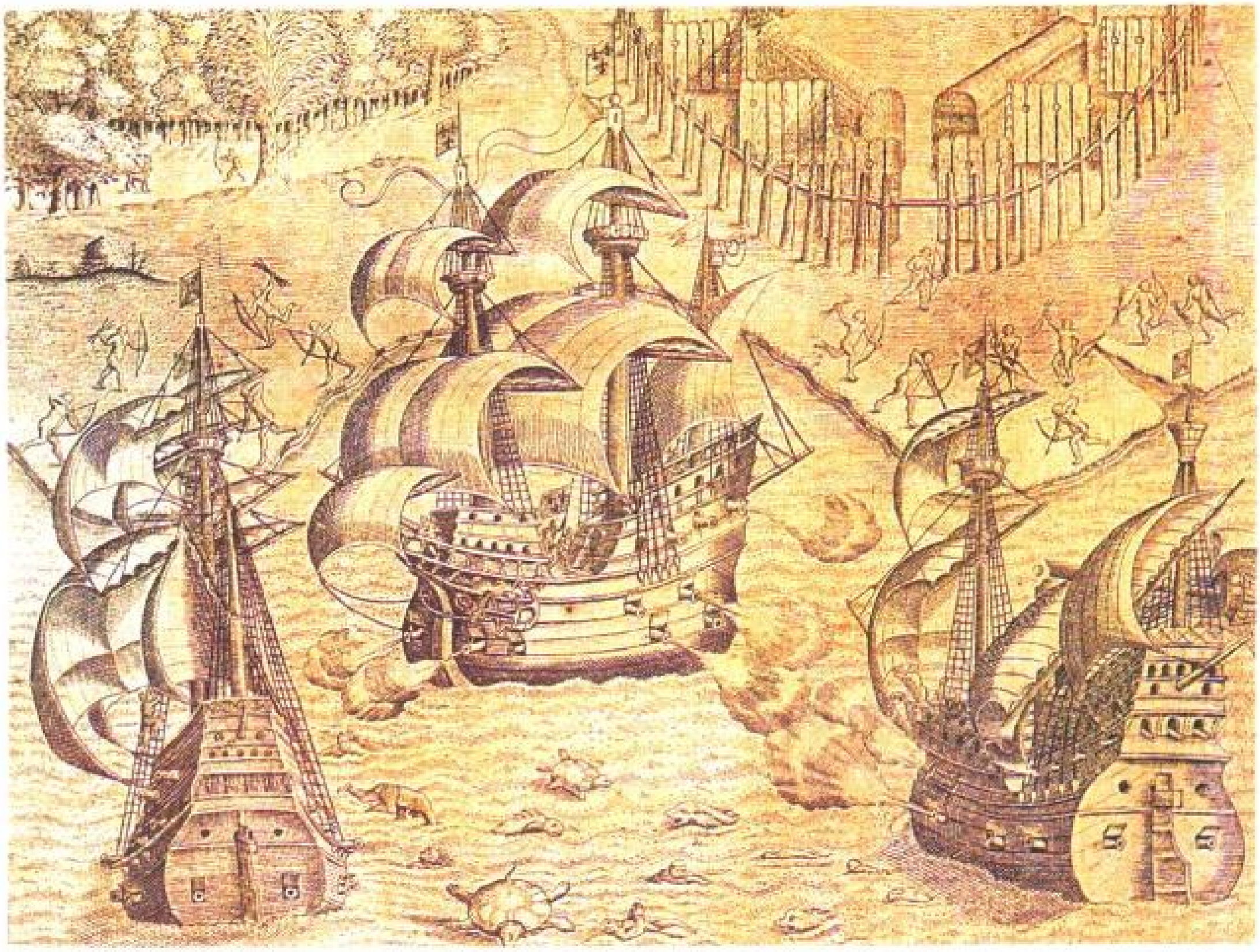
阿库那指出，亚马孙河的四大资源是木材、可可（当时野生在河滨）、烟草和蔗糖，此外，还有棉花、菝葜（salsepareille，一种百合科植物）、制药油料、树胶和树脂。这些作物加上矿产至今仍然是亚马孙河流域的经济基础。

就在谈论这些经济活动之后没几页，他竟又提到，那里有身高三米多的巨人，以及“不比婴儿大多少”的侏儒。住在侏儒领地附近的圭亚基人（Guyazi），他们的脚朝后生长，如果想沿他们的足迹接近他们，结果只会离得更远。



17世纪末，亚马孙河流域成为巴西帝国的领土

阿库那断言：“举世无双的亚马孙河沿岸，是物产丰盛的天堂。如果用人工加强土地的肥力，整个流域将会成为一个安居乐业的花园。”他的说法不无奉



承的意味。“虽然亚马孙河拥有丰富的财宝，它却毫不吝于付出。它一视同仁地邀请大家去利用：它提供穷人衣食，给劳动者工作，任商人贸易，军人得其荣耀，强者掌握权力，国王则拥有一个新的帝国。”

尽管邀请是如此的坦诚，但是西班牙并不想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亚马孙河流域。流域的大部分，约五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留给了巴西。在这个广大平原的四周，有一个卡斯提尔亚马孙地区，所占的土地如今分属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

就这样，17 世纪末，亚马孙河流域就已经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瓜分尽净。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探险者，只能往圭亚那高地的北部去发展。

16 16 年 1 月 12 日，葡萄牙人在贝伦建造普雷赛比奥（Presepio）防御堡垒，这可以说是他们入侵亚马孙河流域的开端。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爱尔兰人都撤离之后，得克拉完成了航行基多的考察，算是葡萄牙人深入亚马孙腹地的第一阶段。葡萄牙入侵的第二个阶段，是 1669 年在内格罗河河口建立了巴拉（Barra，日后的马瑙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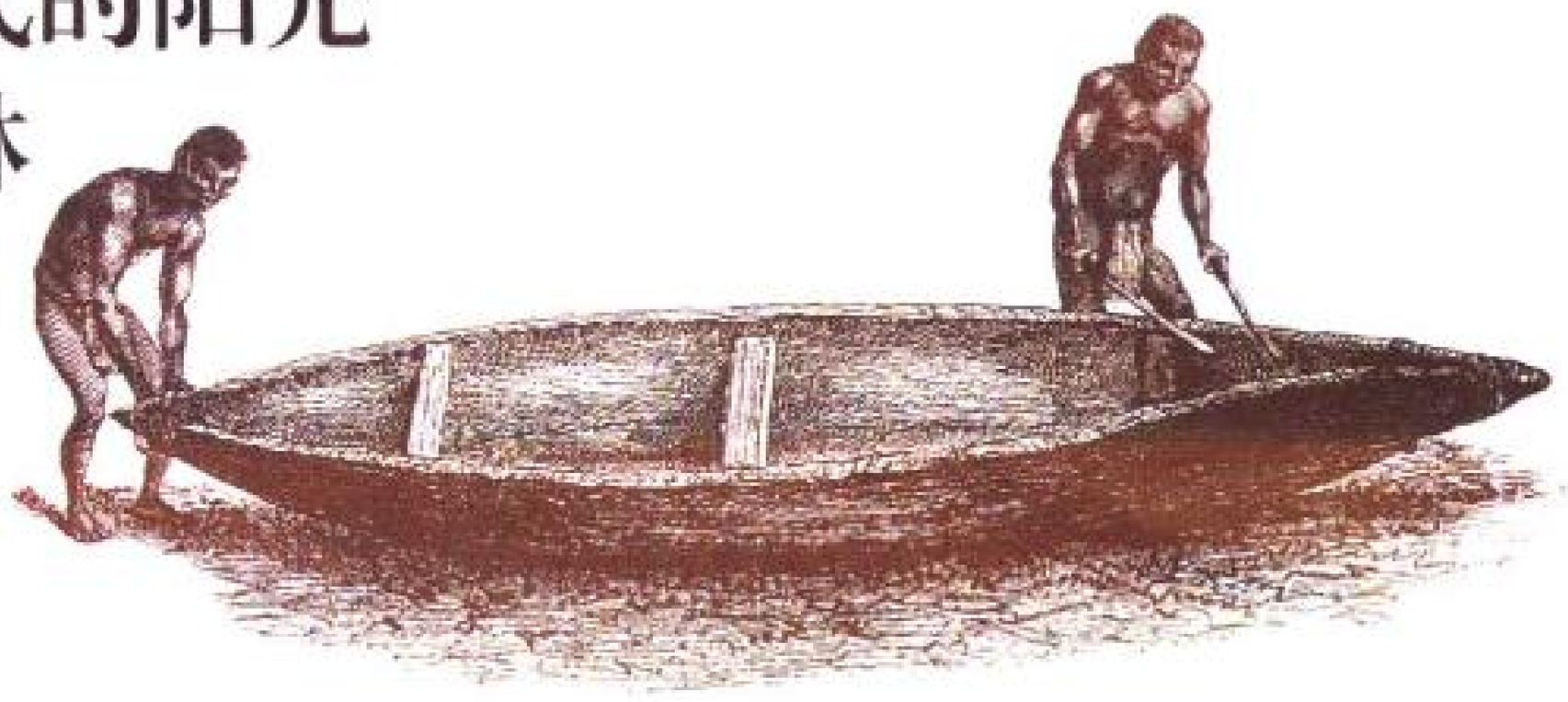
“带着满腔克服所有障碍的热情，
他们攀登安地斯山脉，
在神秘幽暗的河川上漂流。
他们穿越荒漠，在布满闪亮的昆虫和
盘根错节的莽林中，开辟通路……
他们就这样把美洲研究整理出来，
并且经由文学作品，把新大陆
从300年的神话世界中拉出来。”

冯·哈根
(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
《南美洲呼唤他们》

第三章

启蒙时代的阳光照进雨林

当代科学的先驱拉·孔达米纳和洪堡，以理性的态度，打开了亚马孙河流域的大门。



两部最早的关于亚马孙河探险的书，相隔了整整一个世纪(1540 年到 1640 年)。同样，从阿库那的作品，到第一篇亚马孙河科学纪行的出现，也是相隔了一百年。



INTRODUCTION
HISTORIQUE:
OU
JOURNAL DES TRAVAUX
DES ACADEMICIENS
Envoyés par ordre du Roi sous l'Equateur.
Depuis 1735 jusqu'en 1745.

TOUS ceux qui ont pris quelque part à la queſtion de la Figure de la Terre, ont remarqué avec ſurpriſe que dix ans ont à peine ſuffi pour terminer notre voyage. On en avoit eſtimé la durée à quatre tout au plus : encore ſuppoſoit-on alors, conformément au premier projet, qu'outre la meſure du méridien, à laquelle nos opérations ſe ſont bornées, nous rapporterions celle de quelques degrés de l'équateur ; fureur de travail dont les ordres du Roi nous ont depuis diſpenſés.

D'ailleurs on ſait que le voyage au cercle polaire, dont le plan ne fut formé qu'après notre départ, & que la meſure d'un degré, dans les régions incultes & ſouvent déſertes de

A

拉·孔达米纳走进了亚马孙河流域

1745 年，拉·孔达米纳在巴黎自然科学院宣读了他的报告：《南美洲旅途记行：从南方海岸顺亚马孙河直达巴西和圭亚那海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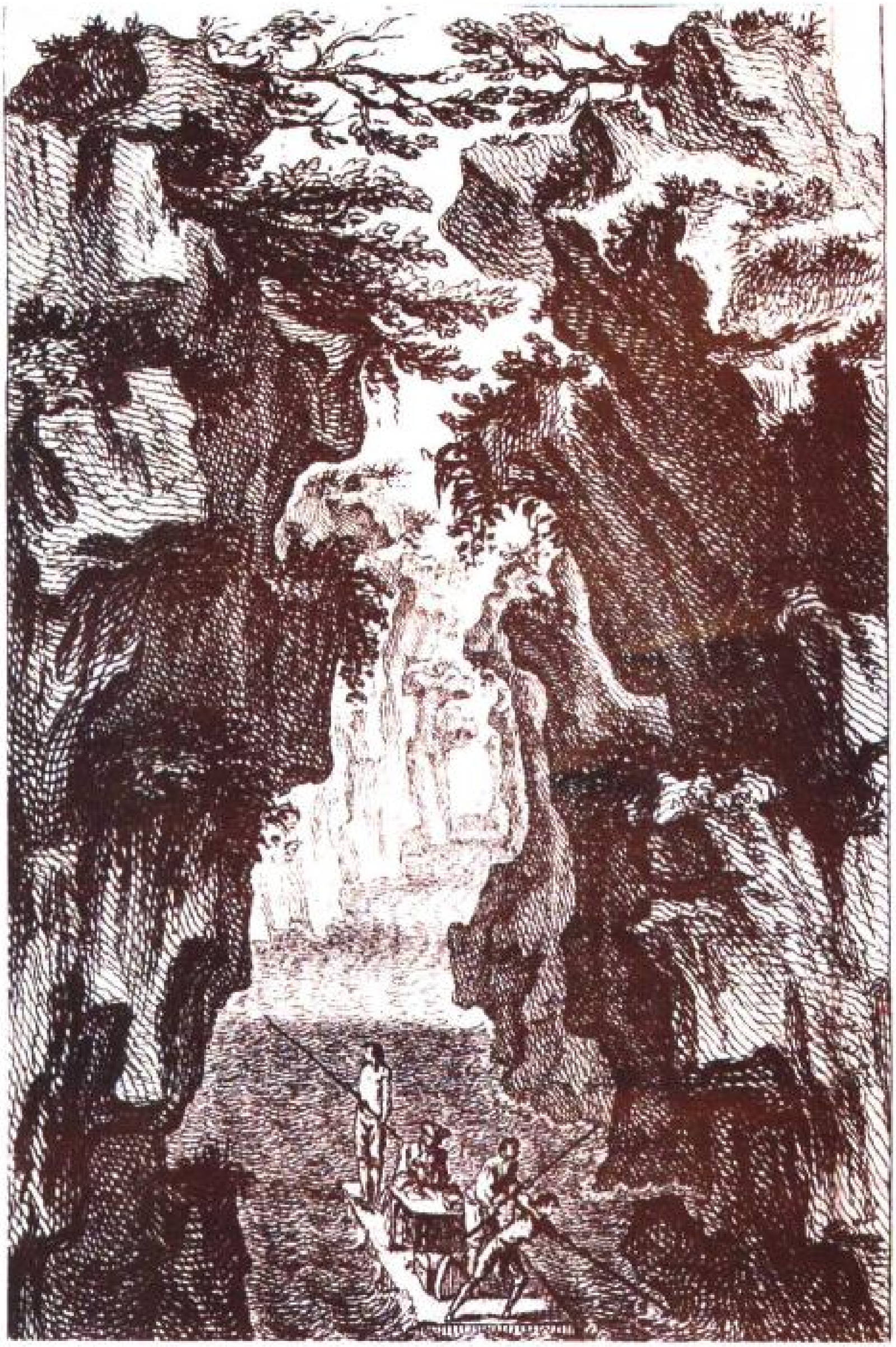
拉·孔达米纳的远征，名义上是去丈量赤道的经线，以便弄清楚一项纯科学的争论——牛顿说，地球在赤道突出而在两极扁平，这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法国许多的植物学家、天文学家和最著名的学者，都与拉·孔达米纳一起前往基多，测量赤道区的经纬度。任务完成后，拉·孔达米纳决定顺亚马孙河而下。在他的游记里，传说和事实并不是泾渭分明；他在描述事实时，常常采取淡出(借用电影术语)的手法，叙述传说时轻描淡写，然后提出他自己的客观看法。



亚马孙女勇士究竟存不存在？拉·孔达米纳深感兴趣

他认为，流传于各个民族间的传说，有不少细节相同，不可能是串通好了的。综合了各种说法后，他相信：亚马

关于箭毒，拉·孔达米纳认为："人们大概会奇怪，这些人拥有又快又准的武器，大可以利用它来宣泄仇恨、妒嫉和复仇心理，但他们只用来射杀林中的猴子和鸟类。更令人敬佩的是传教士。他们总是让信徒害怕，甚至惹人憎恨，却无惧于受伤害，信心十足地在这儿活着。"



Plan de cette
troisiè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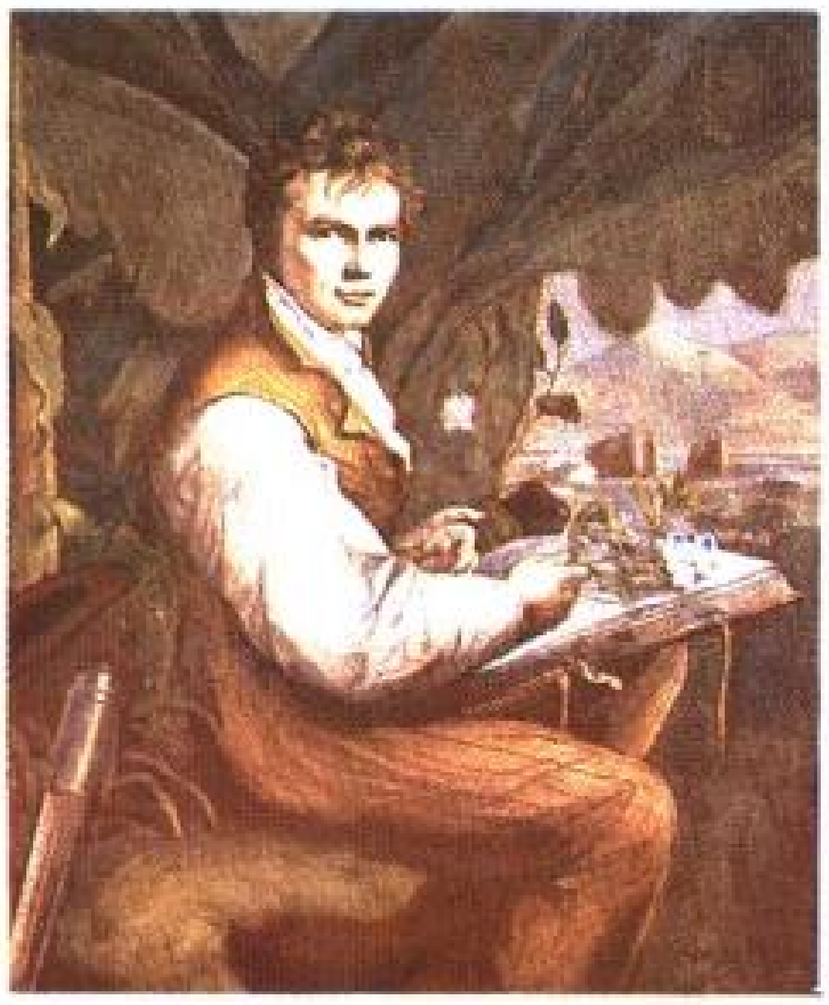
孙女勇士从南往北迁徙之后，定居在圭亚那中部。此外，博物学家冯·洪堡 1800 年时曾经这样推测："哪里有什么亚马孙女勇士……那是美洲各地的妇女，不愿屈从于奴隶一般的地位，由男人支配。于是，她们聚居在一起，像逃亡的黑奴似的。"

像拉·孔达米纳和洪堡这样严谨的知识分子，

"即使今天再也找不到这个女人王国的遗迹，也不能证明这个国家从未存在过。〔……〕如果亚马孙女儿国曾经存在过，它就必定是在美洲。那些妇女跟随丈夫四处征战，生活艰辛，因此就产生了要摆脱丈夫支配的念头。"

拉·孔达米纳





对于传说也这样谨慎，着实令人讶异。也许，有关亚马孙河的传闻既广又深植人心，他们觉得没有足够的证据足以断定，新大陆是否真的有一个“女人共和国”。

可是，就在同一时期，一些见多识广的观察家，有来自印第安世界的第一手资料，于是就断然推翻了这传说。有一个西班牙国王派遣的舰长，正是如此。他奉命指挥“索拉诺号”，监督葡属巴西和西属委内瑞拉两地之间首次边界画分事宜。他在1756年提到，南美的吉普纳维族(Guipuinavi)妇女，特别是年轻的已婚妇人，随丈夫一起征战，非常勇敢。她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和男孩子一样，学习使用弓箭和盾牌。他做出以下的结论：“这些女人或是诸如此类的女人，就是奥雷利亚纳所见到的，与男人一起打仗的亚马孙女勇士；因为，从这里(奥里诺科河上游)到亚马孙河，从过去到现在，妇女们都参与作战。”

“今天早晨，洪堡在我家待了几个小时。真是个杰出的人哪！我认识他很久了，但他总还是有让我惊喜的时候。他的多才多艺无人能及。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博学的人。无论何种主题，他都如数家珍。他就像一座有多处喷口的喷泉，只要用罐子接，就能取得不竭的泉水。”

歌德
致艾克曼
(Eckermann)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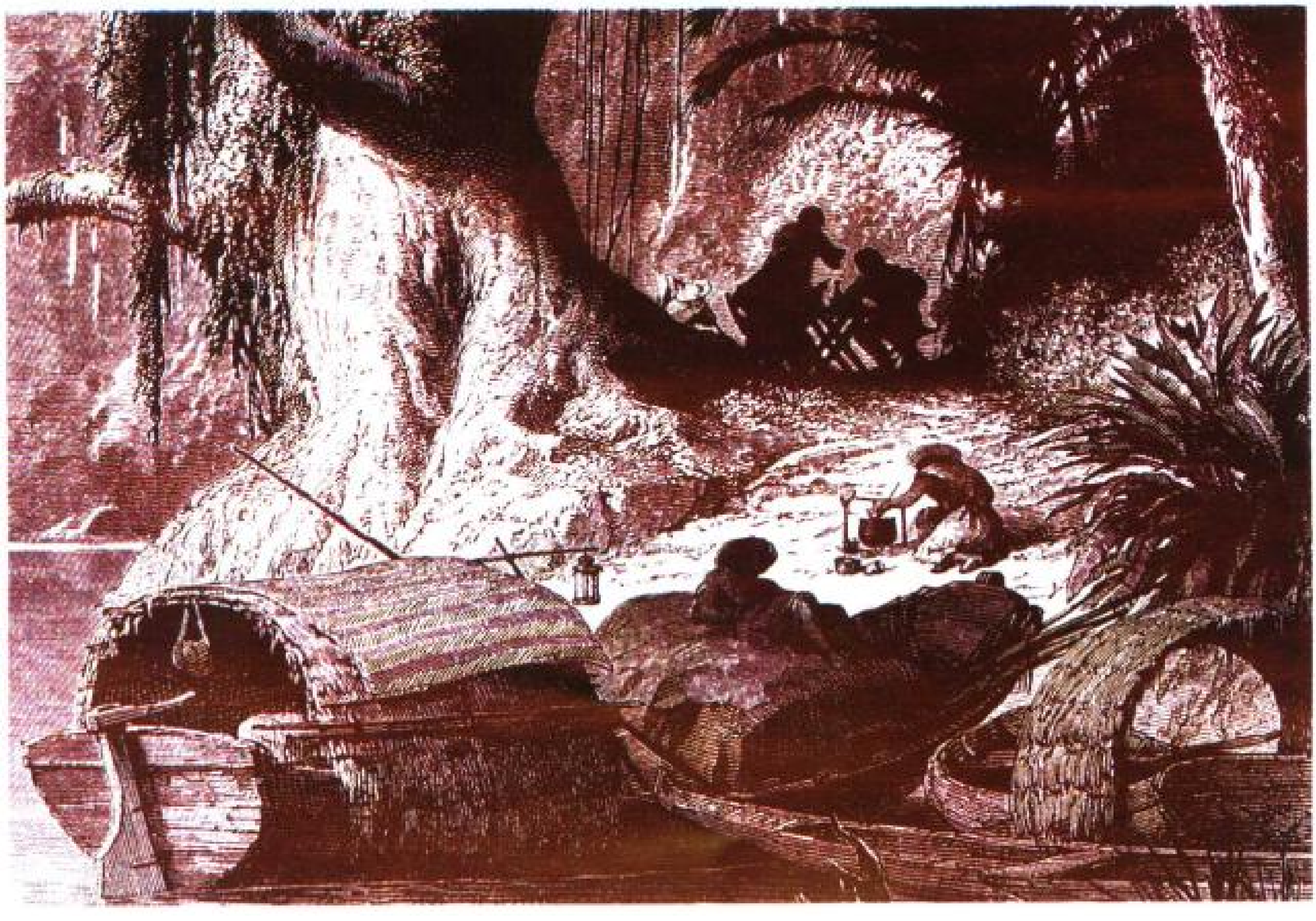
地图上有了位置正确的山脉和河流

没有了亚马孙女儿国，亚马孙河流域就失去了想像的空间。女勇士消失了踪影，比里海还大的帕里梅湖，虚构的马诺阿城，镀金人的宫殿，也一一从地图上消失了。土地丈量和测绘委员会，开始穿越广阔而鲜为人知的地域，试图标明国界。



长久以来，圭亚那高地的位置，因黄金国的传闻





而谬误;奥里诺科河与亚马孙河两大水系,也因支流众多,水系庞杂,而一直混淆不清。

直到 18 世纪末人们才明白,伊萨河 (Içá) 和普图马约河 (Putumayo) 是同一条河;伊萨河是上游,在现在的哥伦比亚境内,普图马约河是下游,在今日的巴西境内。另外,巴西的雅普拉河 (Japurá),就是哥伦比亚的卡克塔河。伊萨河和雅普拉河都没有直接流入奥里诺科河或内格罗河,但是以前一直这样认为。而在北边的梅塔河 (Meta)、比查达河 (Vichada) 和瓜维亚雷河 (Guaviare),流向与伊萨、雅普拉两河平行,倒是奥里诺科河的支流。

洪堡发现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之间的渠道

那么,是哪一条水道连接这两条大河呢?一定有这么一条天然水道,否则,为什么会在一条大河

拉·孔达米纳想知道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之间有没有连接水道;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洪堡与蓬普朗 (Bonpland) 于 1800 年溯奥里诺科河而上。他们与当地人一样,乘坐一种叫"Falcas"的大独木舟;这种独木舟有半边用棕榈叶遮了作篷顶。今天,奥里诺科河上游和内格罗河依然行驶这种船只,只不过加装了马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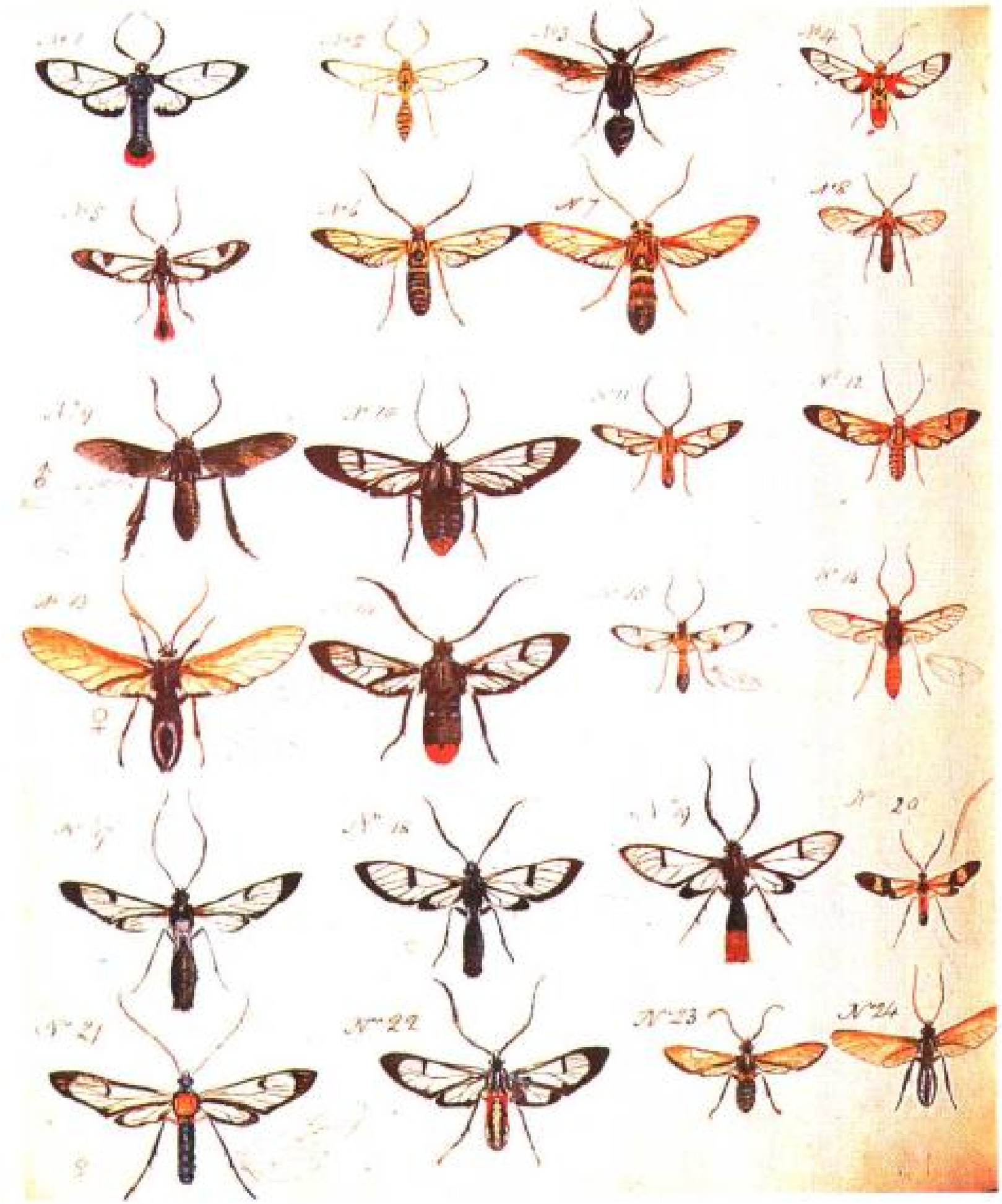
中，又遇见在另一条河上见过的印第安船队呢？而叛变后的阿吉雷，又怎么能在离开亚马孙河后，通过奥里诺科河的河口出海呢？

最早的一批地图错误百出。桑松（Sanson）的地图，根据阿库那的观察而制成的。比较可靠的第二张地图，刻印于1707年，绘制者是德国的耶稣会教士弗利茨（Samuel Fritz）；他经过45年实地勘察才完成此图。至于正确的位置，那是一百年后的事了。这片广袤大地上，河流很多，流向不一，水道错综复杂，实在无法很快就把水系疏理清楚。

到了洪堡，他精确地画出卡西基亚雷河的位置。1800年，他从内格罗河与卡西基亚雷河汇流处上溯，回到了他出发的奥里诺科河上游。从此，所有发源于安地斯山脉，以及流入圭亚那高地的河流，都准确标示出来了。事实上，早在1742年，巴西就有一名来自

“历经艰辛之后，我想我可以满意地说，我们已经来到亚马孙河的支流，穿越了分开两大水系的地峡，完成了此行的最主要目标——根据天文学原理，确定了这条奥里诺科河的支流是注入内格罗河的。这条支流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半个世纪。”

洪堡



19世纪中期，崛起于工业革命浪潮中的英国新一代研究人员，多半并非出身豪门望族。这些人当中，几个响当当的名字如贝茨(Bates)、华莱士(Wallace)，已经和自然科学的进步连在一起。这两人初次相遇，畅谈冒险的愿望时，一个是木匠助手，一个是织品店的学徒。大英博物馆委托他们去搜集昆虫和植物标本，每一件完整的标本报酬是三便士。1848年，两人抵达了贝伦，除了热情之外，别无行李。

委内瑞拉的黑人妇女说，有条河从奥里诺科河通到内格罗河。两年以后，耶稣会传教士也记载了一件事：有一位传教士从内格罗河乘船上溯，去拜访一位住在奥里诺科河沿岸的上司，然后两人一起由原路返回。洪堡所证实的卡西基亚雷水道，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人发现了。洪堡指出该河的精确地理位置，并证明这条河可以通航。



在世界濒临改变，新旧大陆之间贸易大大扩展，工业革命来临的前夕，卡西基亚雷河的存在和利于航行，是极为重要的信息。军队和传教士纷至沓来，但沿岸居民大量迁走；拉·孔达米纳率先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写道："一个世纪之前，马拉尼翁河两岸还住着许多部族。欧洲人来了以后，他们就迁徙到内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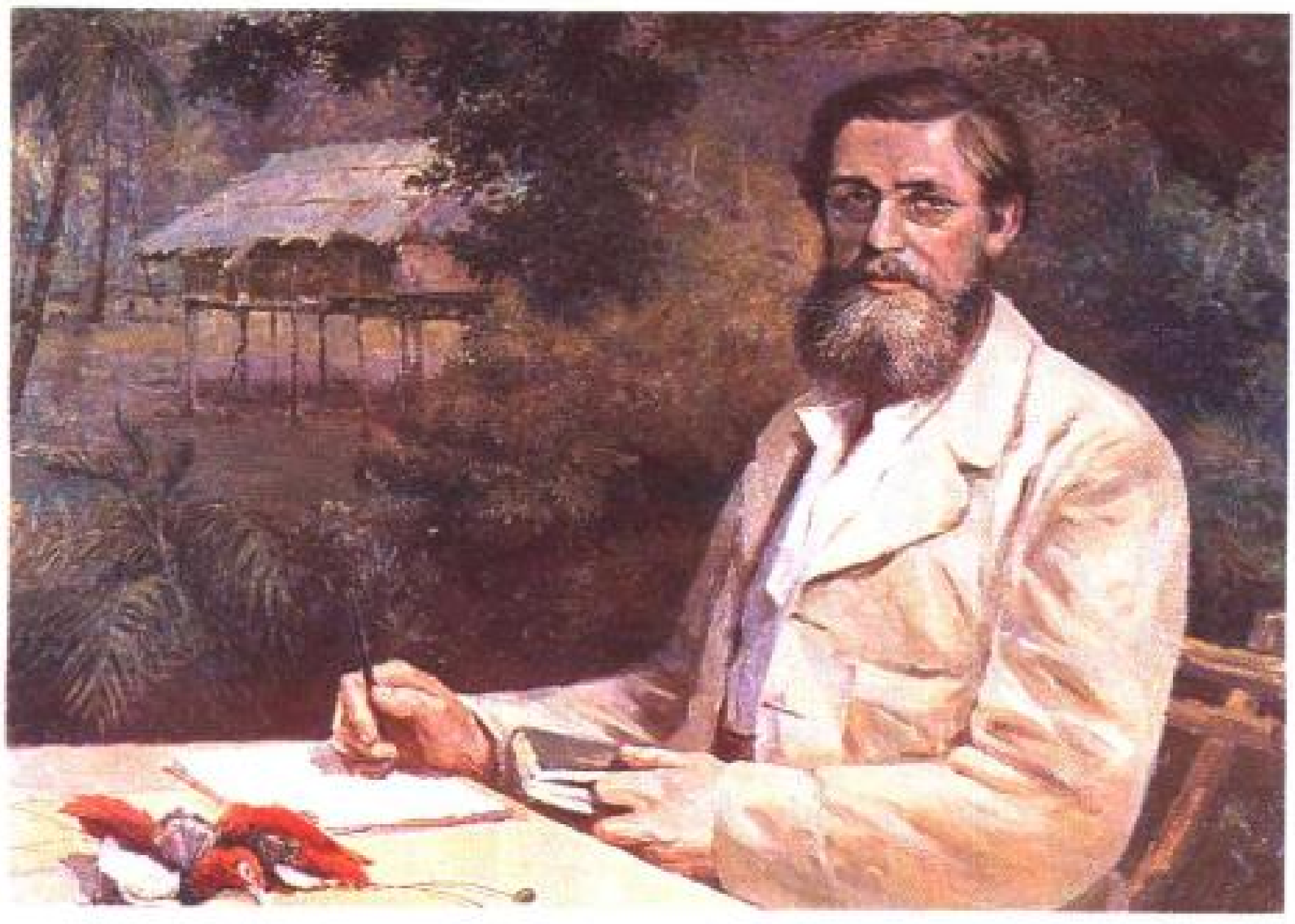
"这些工作认真而勤劳的人，航行于亚马孙河上，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考察。"

研究植物学、动物学和早期民族志的学者德·奥尔比尼(Alcide d'Orbigny)，提到19世纪的一些学者时，就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这个伟大科学探索的时代，也少有屠杀印第安人的事传出。

这些探索者多半是博物学家，其中大部分是植物学家；照启蒙时期的说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哲学家，就像洪堡。他们往往同时研究着好几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因而博学多才，成为研究亚马孙民族志的先锋，是再自然不过了。从他们的游记，我们可以



贝茨在亚马孙河流域生活了11年。他带回了14712件昆虫标本，其中有八千种是当时科学界还没有发现的。成为昆虫学权威之后，他提出了拟态说(Mimétisme)，为物种演化的理论奠下基础。



华莱士(左图)是动物地理学之父，在内格罗河流域待过四年。他提倡进化论，曾把自己讨论自然选择说的论文，交给达尔文，并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初稿，同时在伦敦的林奈学会(Linnaean Society)中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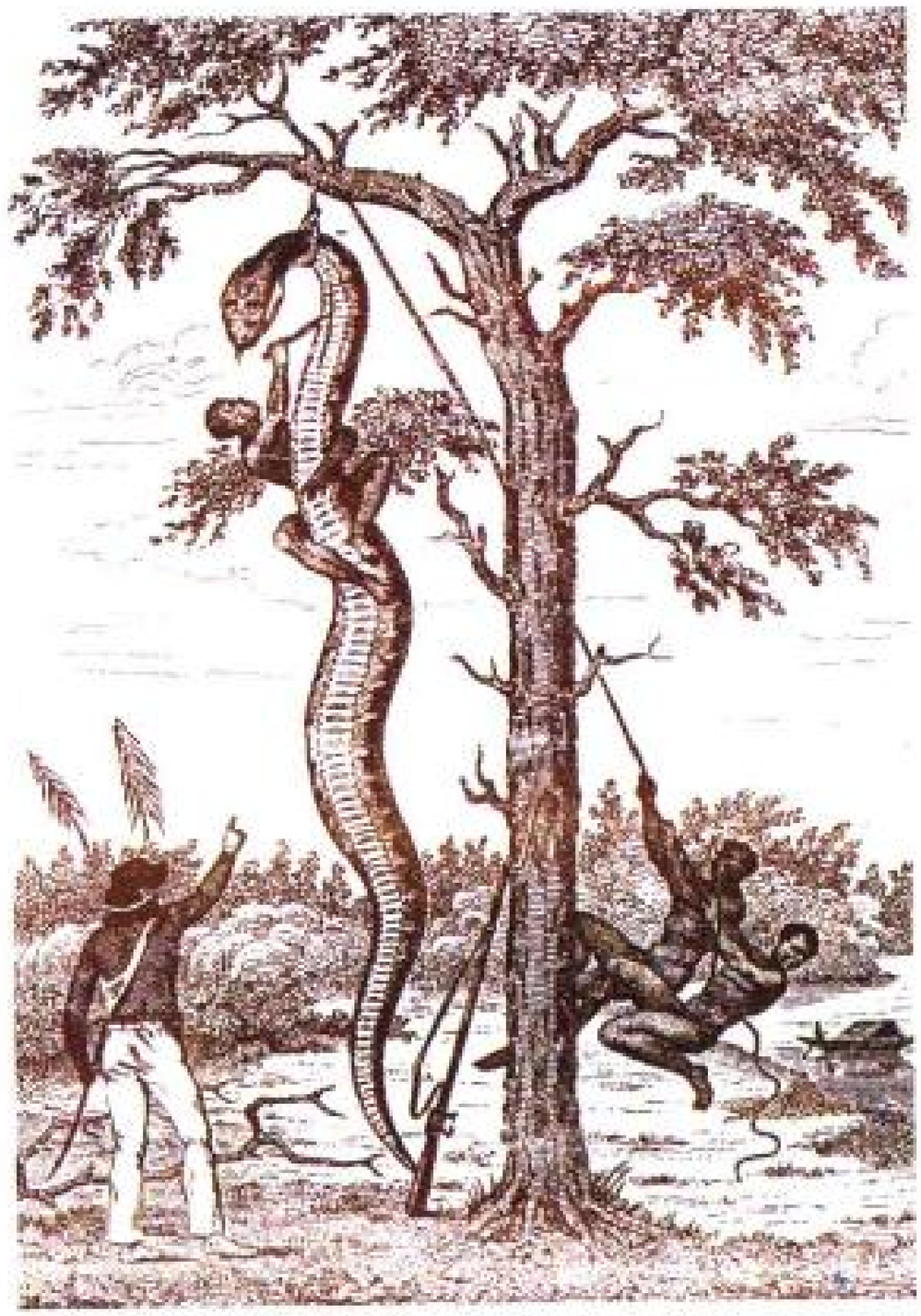
了解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活和风俗习惯。今日，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大致也已经适应了白人带来的文化，可就没有以前的文化来得有趣了。

这时期的人，经常越洋旅游。法王路易十八派往巴西的植物学家圣－伊莱尔(Auguste de Saint -Hilaire)，为了编纂一本植物志，在热带丛林里跋涉了 12000 公里。德·奥尔比尼跑遍了南美洲，几度来回于巴西、玻利维亚和秘鲁的亚马孙河流域；当他最后回到巴黎时，带回了十万种物种标本。这些科学标本至今仍然是当代许多研究的基础。

此外，冯·斯比克斯 (Johann Baptist von Spix)、冯·马特乌斯(Karl Friedrich Philipp von Martius)，以及许多来自其他各国的科学家，也都贡献良多。

这些学者置身百年来醉心于新发现的风潮之中，大受鼓舞，孜孜于研究事业，并因此而深孚众望。欧洲舆论界也激励他们把热情付诸行动，并且提供资助。《环球旅游》杂志在三年中，连载了马古瓦(Paul Marcoy) 的游记。马古瓦这部游记，叙述他在 1846 年至 1860 年间，从秘鲁海岸的沙漠地区到贝伦荒原的旅程。以前，只有西班牙征服时代的编年史家，对于新大陆做过如此重要的记载；时移事往，探险和入侵已改变了新大陆的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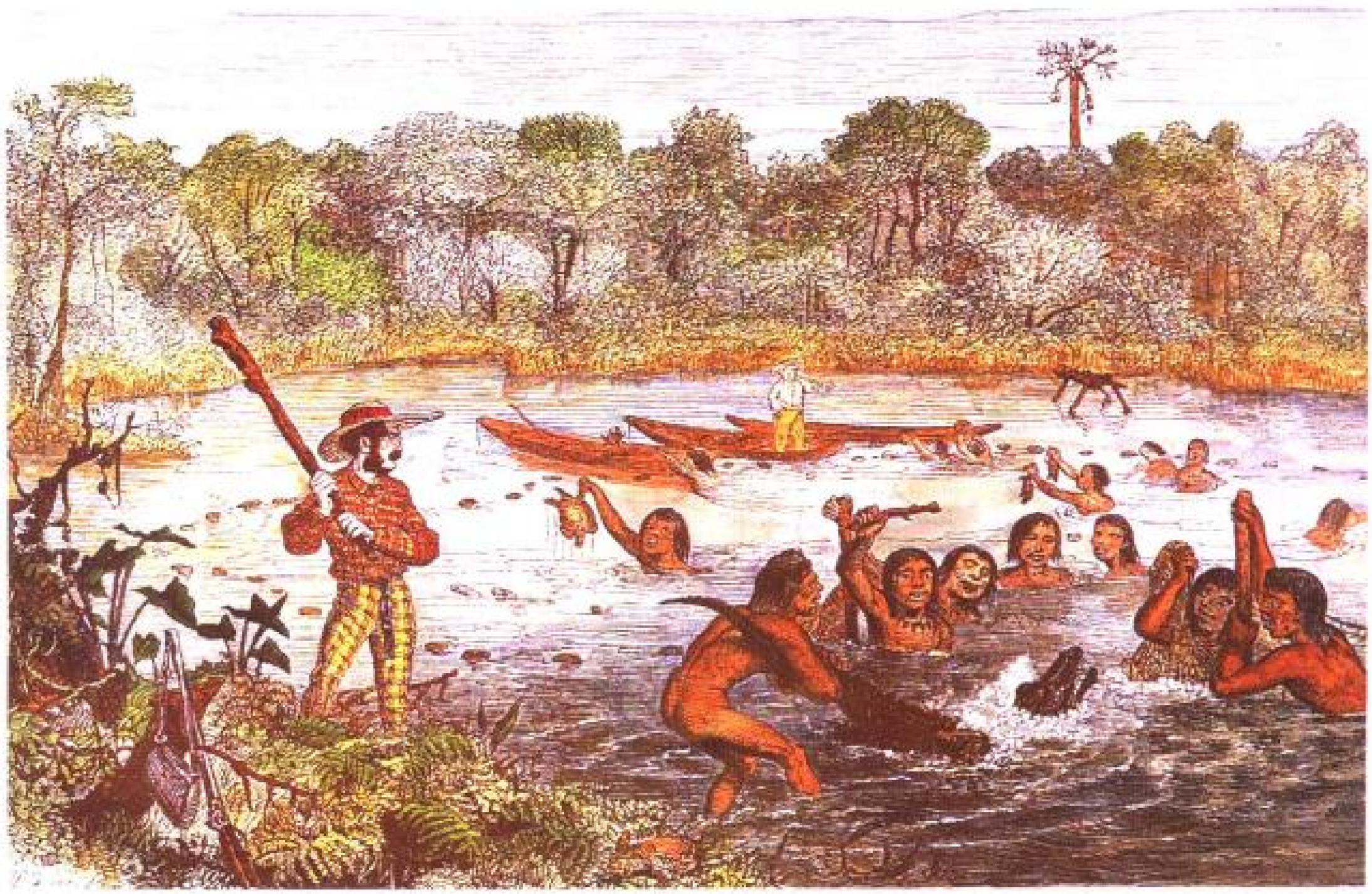
19世纪的学者从美洲带回来的大量文献、笔记和标本，是科学和历史研究永远查考不尽的资源，重要的程度，不亚于西班牙塞维尔印第安档案馆的文献。



“他们在巨蟒的颈部拴绑绳子，吊在一棵树上，然后像爬杆一样爬到蟒蛇的颈部，用刀划开蛇的喉咙，然后自己顺势滑到地面，同时将巨蟒开膛剖腹，一劈到底。”

马尔特－布伦





可供蟒蛇安睡的巨型睡莲

这段时期里，在亚马孙河流域无数的发现中，有不少有趣而且美妙、值得注意的事物。

植物学家荀姆伯克（Robert Schomburgk），1840年代在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圭亚那探险。有一天，他无意中见到了一棵精美绝伦的巨型睡莲。这种睡莲的叶子非常大，有如一张硕大的烤盘，直径约两米，足足可让一条巨蟒盘踞在上面，在花朵的浓荫下打盹。宽阔的花冠色泽有层次变化：由珠光白的花瓣向中心的玫瑰红逐渐加深。

荀姆伯克将此花以他的女王名字命名，称作“维多利亚女王莲”（*Victoria regia*）。这种花与亚马孙河的宽大十分相称，是所有植物园都想拥有的珍品。日后，还会有一些珍贵的发现，尽管有些是有害的，这些发现却使得亚马孙河再度充满传奇色彩。

南美洲的凯门鳄鱼（caïman）和蟒蛇，是亚马孙河流域的两大巨魔。黑色的凯门鳄身长5至6米，而生活在加勒比海沿岸的中美洲鳄鱼，长度超过8米。据说，南美巨蟒有的长达12米，重150千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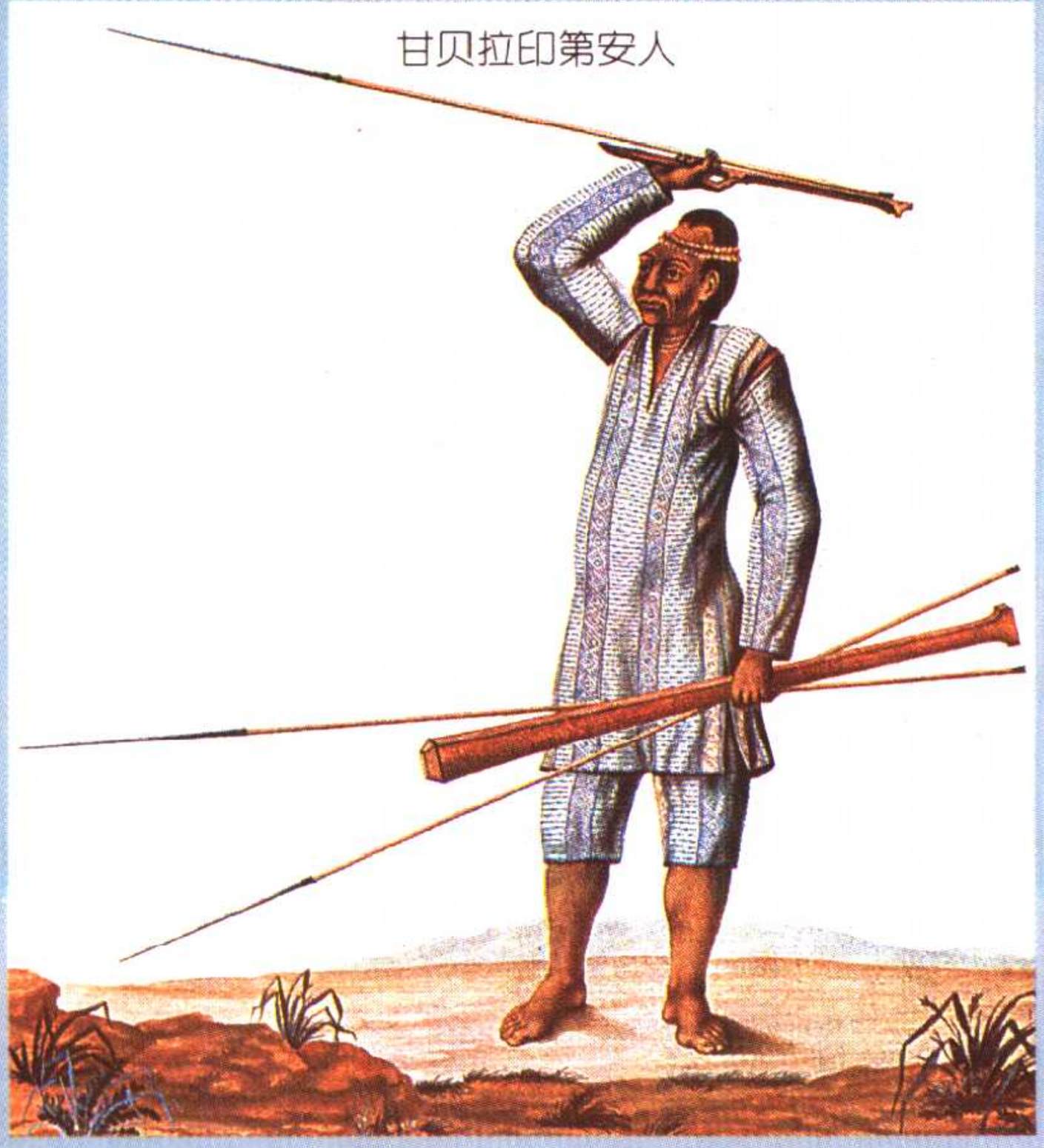
布朗库河的印第安人



尤里克纳(Uereaue)
印第安人



甘贝拉印第安人



马育乌那印第安人



巫阿皮印第安人



马乌阿印第安人



1783 年至 1792 年，有一支葡萄牙学者组成探险队，编绘出极珍贵的亚马孙河流域民族和动物图像。费雷拉（Ferreira）是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的“自然哲学”博士。与他同行的两位里斯本皇家自然史学院画家，是科迪南（Codina）和弗雷（Freire）。他们持续不断绘图，九年里长途跋涉了四万公里（等于绕地球一圈），踏遍了内格罗河、布朗库河（Branco）、马代拉河（Madeira）、瓜波雷河（Guaporé）以及马莫雷河（Mamoré）。他们是最早采用精准绘图的方法记录下实物的人。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看见一种用来射箭或矛的装置，是人类最古老的武器，甚至比发明弓的时间还早（左页下图）。

蜂鸟



豪猪



黑蜘蛛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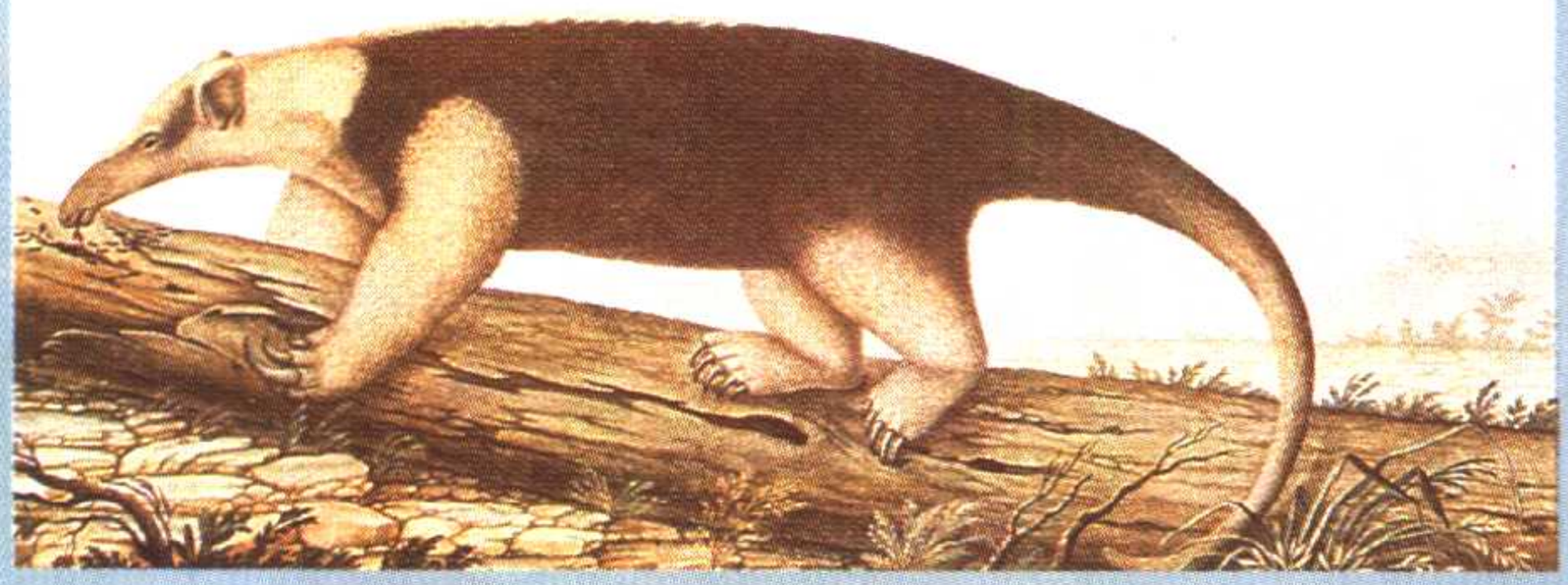
吼猴



美洲野猪（西貒）



食蚁兽



有毛蜘蛛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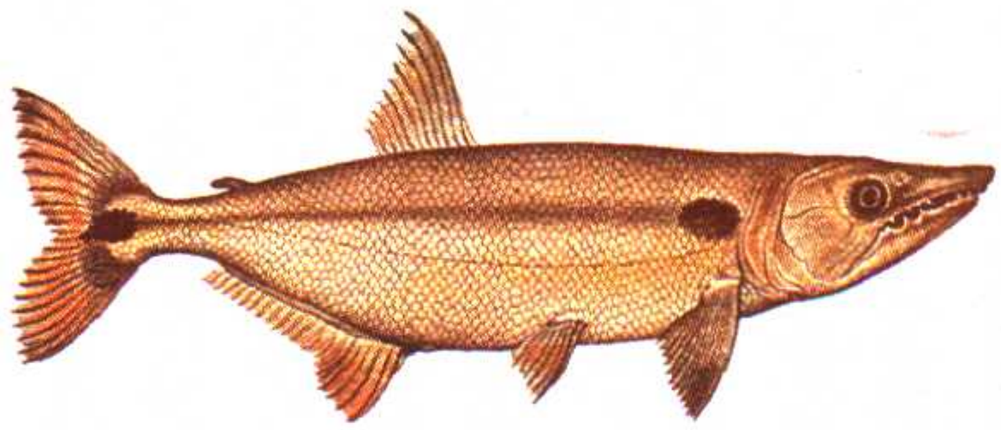


《哲学之旅》的两位绘图者科迪南和费雷拉，观察力十分敏锐。他们对亚马孙河流域的野生动物、印第安人的武器和服饰，都作了精密的描绘。巴西人称作“吻花鸟”的蜂鸟，个头很小，羽毛色泽绚丽如同珐琅精工。肉味鲜美、营养丰富的美洲野猪，是当地特产；它们群居而生。印第安人用长矛来猎捕野猪，而且不浪费自然资源，只按平日食用以及储备所需的量来猎杀。他们熏制干肉以备雨季(冬天)食用。悬钩尾猴(蜘蛛猴)，是全世界唯一能用尾巴和臂膀在枝桠间荡来荡去的动物。吼猴比较笨拙，同时名不副实，它们只在日出或日落时在森林中发出呻吟般的声音，而不吼叫。

娇凤



脂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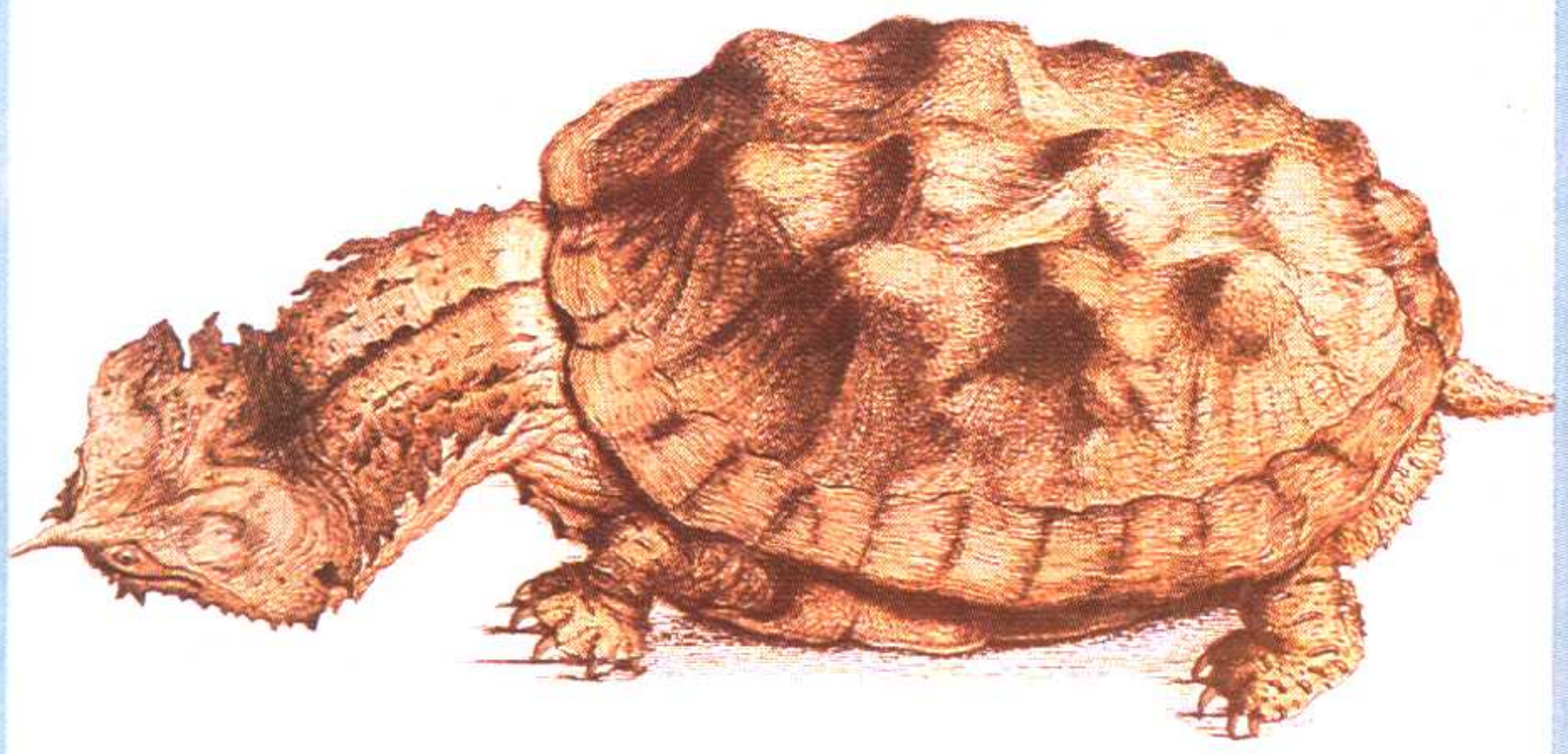
雪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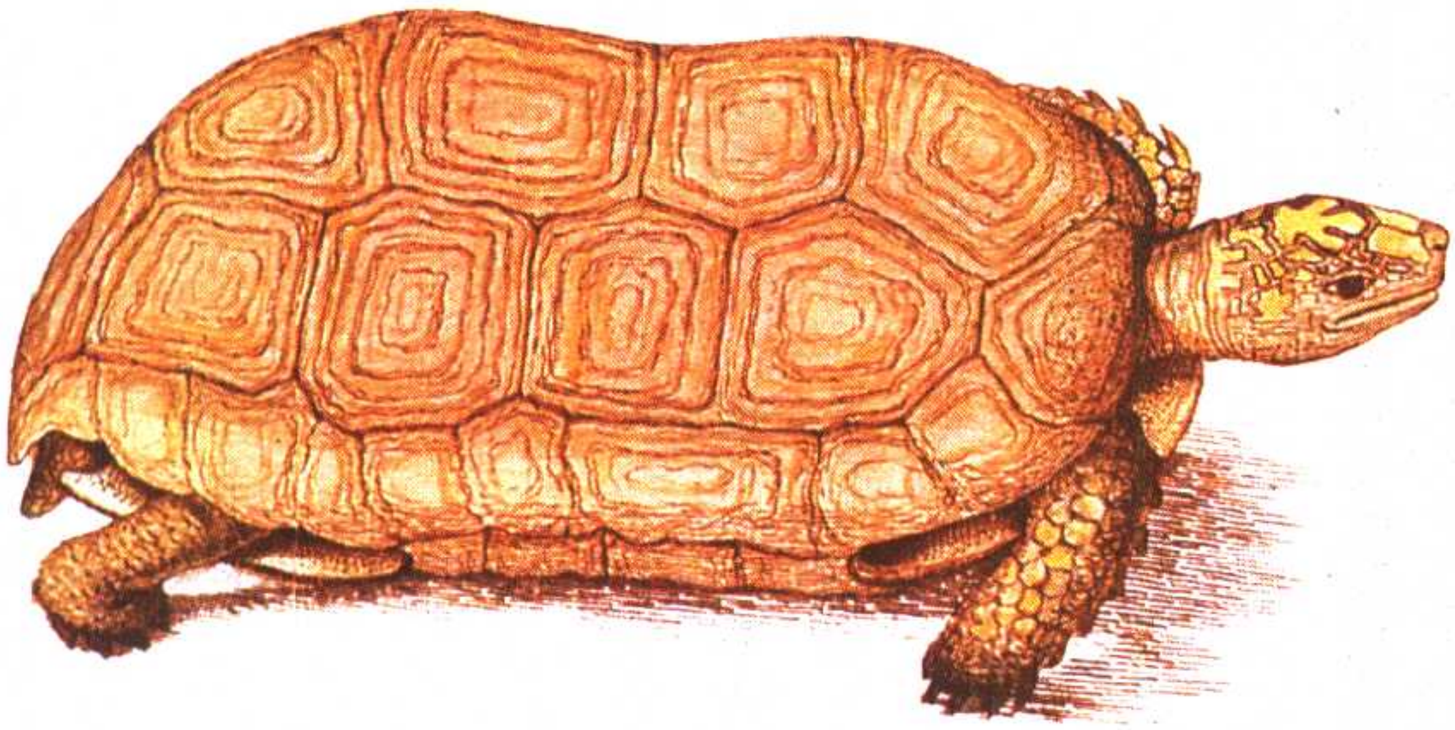
岩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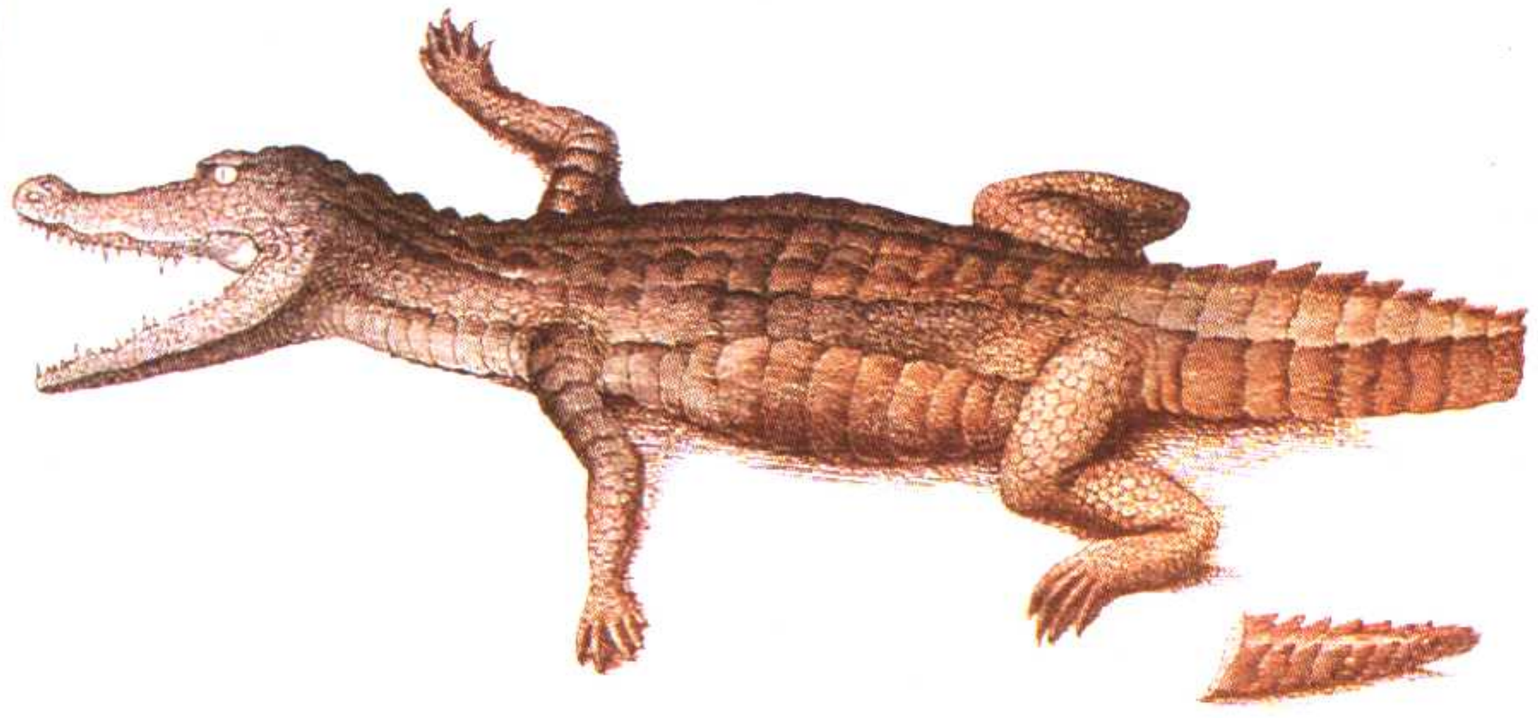
马塔—马塔



美洲鸟龟



鳄鱼



命运多舛的手稿

脂鲤鱼（在奥里诺科河地区称作食人鱼）十分有名，它不像人们过去所知道的那样小，而是跟鲤鱼一样大。岩鸡是所有美洲鸟类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它深红色的羽毛展开如一把扇子。马塔－马塔（mata-mata）是一种奇异的龟类，它的颈部不能收缩，只能把脑袋藏在侧面的底下。费雷拉的手稿好不容易安全运抵里斯本，但又面临新的厄运。首先，在拿破仑入侵时期，被圣－伊莱尔窃走而下落不明。1815 年费雷拉逝世时，以为自己的一生心血就此丢失。手稿后来收回，又再度散失，直到一百年后才又重新结集。



“埃斯梅拉达斯(Esmeraldas)省那一带，
有一种三叶橡胶树。只要在树身上划一个切口，
就会流出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
这种液体暴露在空气里之后，会逐渐
变硬发黑。〔……〕
马雅族印第安人把从树上取出的树脂
叫作“cahutchu”，发音为卡乌丘，
意思是‘哭泣的树’。”

拉·孔达米纳

第四章

橡胶大冒险



“发现橡胶树和应用橡胶技术的功劳，都该归给印第安人；可是，这个工业成就竟然导致了他们的毁灭。”

梅特罗
(Alfred Métraux)

拉·孔达米纳在报告中所提到的这一点，特别引起巴黎自然科学院中权威人士的注意。

关于奥马瓜族印第安人使用的灌注器

书中这样说："葡萄牙人从奥马瓜人那儿学会制作唧筒式的灌注器，不需活塞，即可抽取气体。梨形的灌注器是中空的，顶端有个吹孔，套上细长的杆子。用力挤灌注器，就会压出里面的液体，效果和唧筒一样。奥马瓜人经常使用这种用具。每逢节庆或聚会时，主人总不忘礼貌地发给来宾每人一杆，而且总是在宴会之前就抽用光了。"

就这样，现代工业技术的一大成果，可以回溯到亚马孙河流域原住民的吸毒器具。巴西的语言中留下了纪念：住在橡胶林里的人称为"赛林格"(Seringue)；汲取橡胶树汁的人叫"赛林盖格"(Seringueiro)。

拉·孔达米纳的报道中还说："奥马瓜人在灌注器中装满麻醉剂，然后用鼻子吸，或直接灌进体内。这足以说明他们聚会时所发的杆子的用途。欧洲的第一件橡胶制品——橡皮擦，是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发明的。他把橡皮擦叫作"印第安擦拭者"(Indian rubber)。



远古时代的印第安人就懂得利用橡胶

中美洲的马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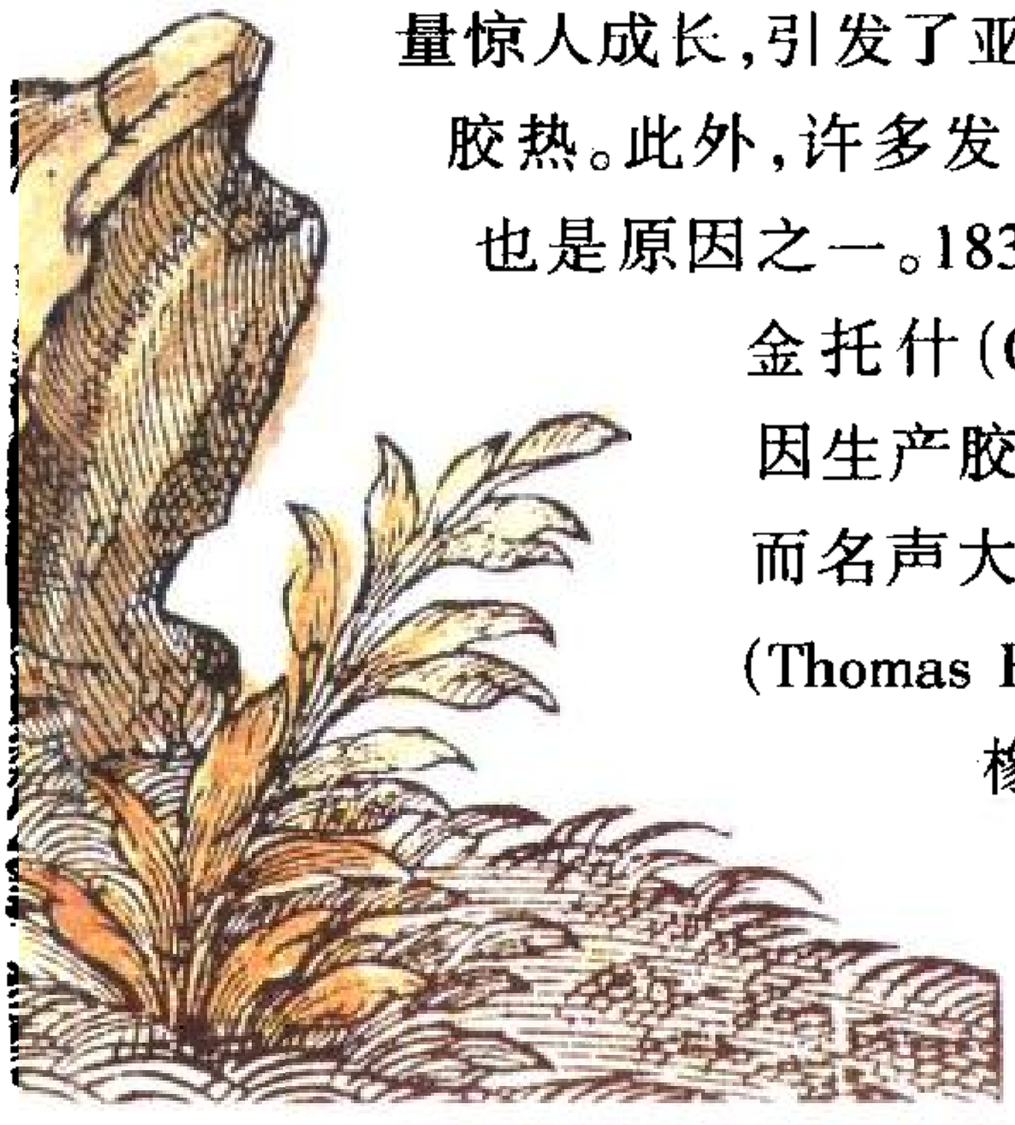
亚马孙河流域的土著是吸食生橡胶的高手。雅诺马米人(Yanomami)至今仍有吸食迷幻药的习惯。他们用中空的植物杆子当吸管,由鼻孔吸入麻醉剂。

所玩的球,是用橡胶做的。也玩这球戏的,还有海地的泰诺人(Taine)、巴西中部的阿皮纳耶人(Apinayé)和瓜拉尼人(Guarani)。奥里诺科河上游沿岸的印第安人,用橡胶包住鼓槌,在潮湿的木头上加一点胶,这样比较容易点着;他们还用橡胶填补独木舟上的缝隙。早在18世纪初期,帕拉省的葡萄牙人已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把橡胶浆注入模具做成靴子和容器,或把它涂在帆布上防雨。从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橡胶出口贸易所生产和买卖的,是靴子、容器、防水帆布,以及管子、垫圈和皮带。

麦金托什、汉考克、固特异、米其林、邓禄普:日后的著名品牌



自1850年起,自行车和汽车的需求量惊人成长,引发了亚马孙河流域的橡胶热。此外,许多发明家的新奇发明也是原因之一。1832年,苏格兰人麦金托什(Charles Macintosh)因生产胶膜织物(防水雨衣)而名声大噪。七年以后,汉考克(Thomas Hancock)发现了可以让生橡胶成型的方法。1839年,固特异(Goodyear)发明了橡胶硬化法;日



后制造出充气轮胎，便是以此法为基础。

从此，橡胶的历史与汽车的历史密不可分。1888年，一位爱尔兰的兽医，为了给十岁的儿子做一辆三轮车，因而发明了第一只充气轮胎。他决定申请专利，结果如愿以偿。此人叫邓禄普（John Boyd Dunlop）。又过了四年，法国人米其林（Edouard Michelin），制造出第一个可以拆卸的充气式橡胶轮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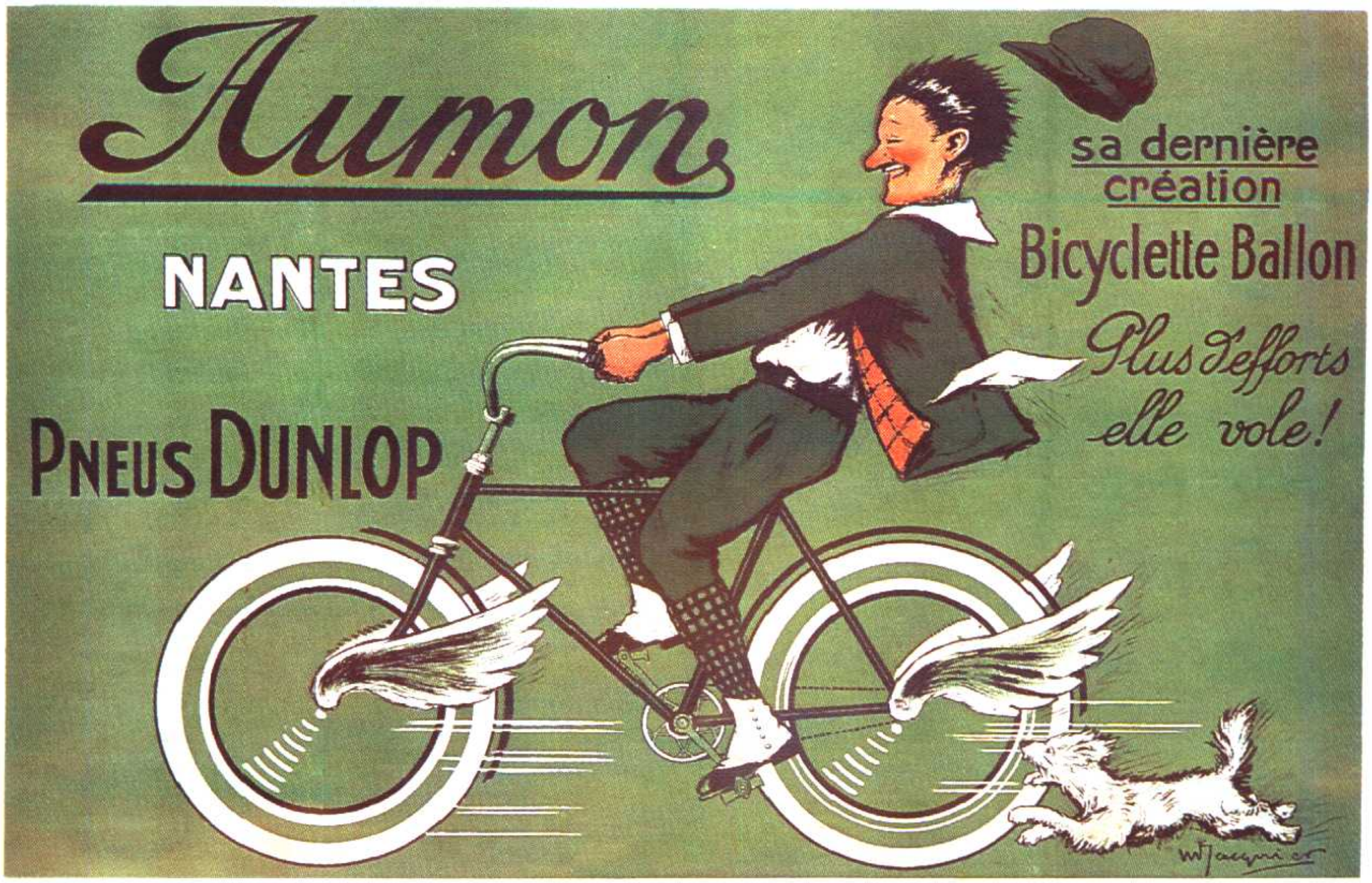
景气看好，橡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由于三叶橡胶树只生长在亚马孙河流域，而且垄断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订定价格，于是亚马孙河域成为赤道的克朗代克（Klondike）大金矿。橡胶这黑色金子，从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沿着马拉尼翁河、乌卡亚利河（Ucayali）、雅瓦里河（Javari）、马代拉河、纳波河、普图马约河、卡克塔河和内格罗河而下，汇集到马瑙斯。马瑙斯是一个可以终年出海行船的深水港，在这场橡胶热中，一跃而成为世界橡胶之都。乳胶块（latex）堆在浮动的船坞上，没多久，马瑙斯就因为暴富，而成为极度奢靡的城市。古老的传说又死灰复燃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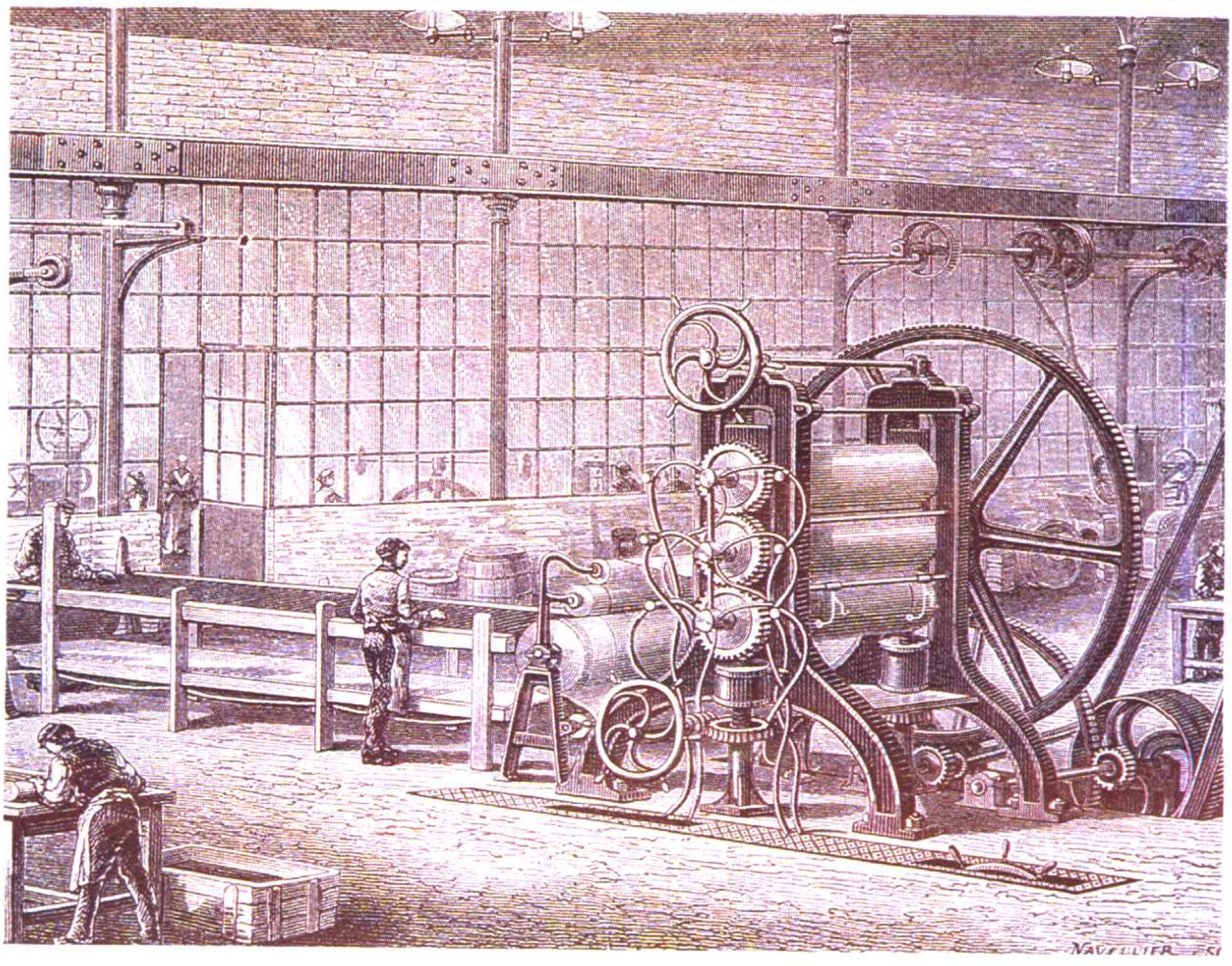
随着橡胶需求量的日益增多，巴西从1867年起，将亚马孙河向其他国家开放。这时，米其林、邓禄普和固特异的时代还没有来到。十年后，第一艘英国货轮在马瑙斯停泊。此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挡得住这些大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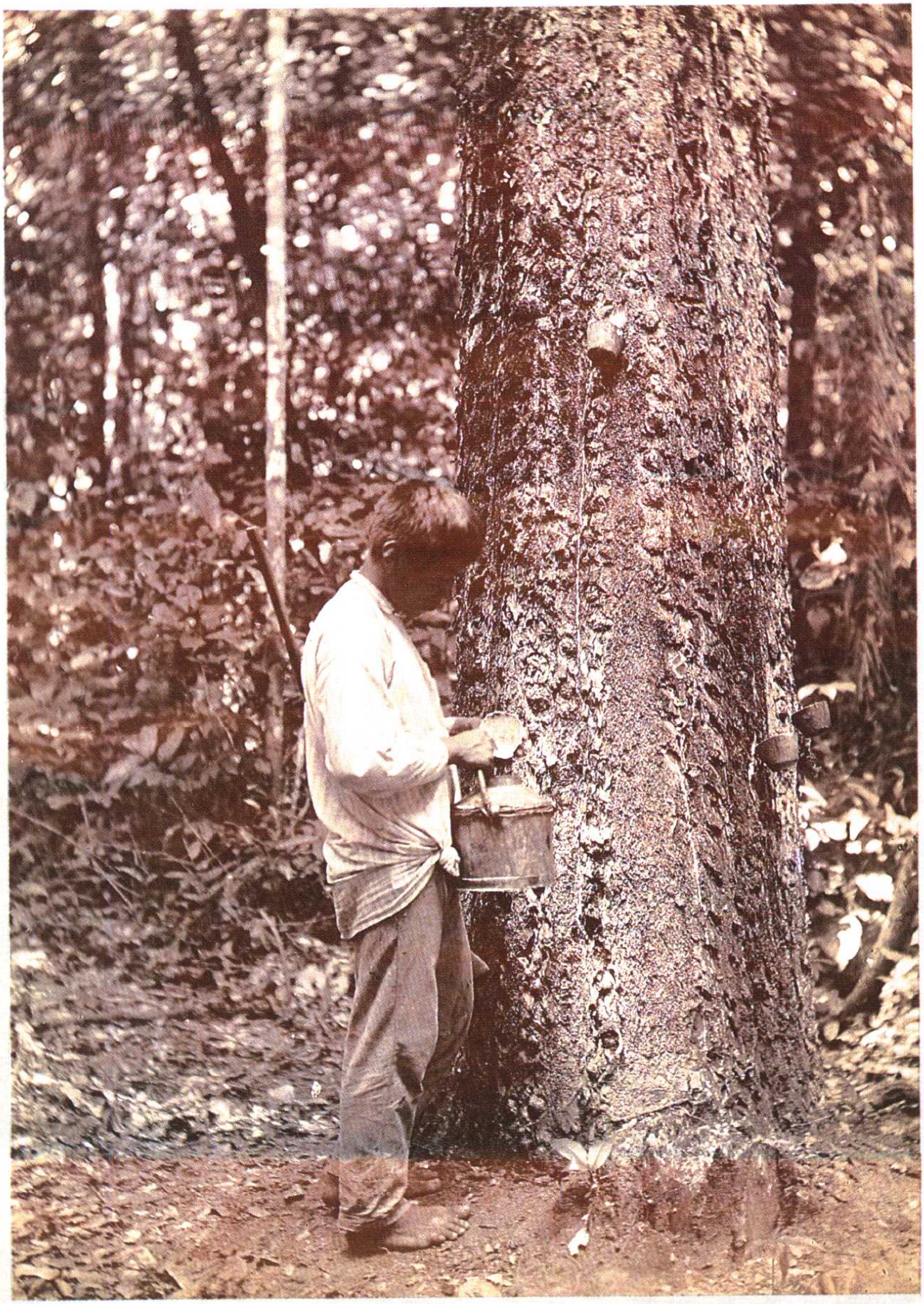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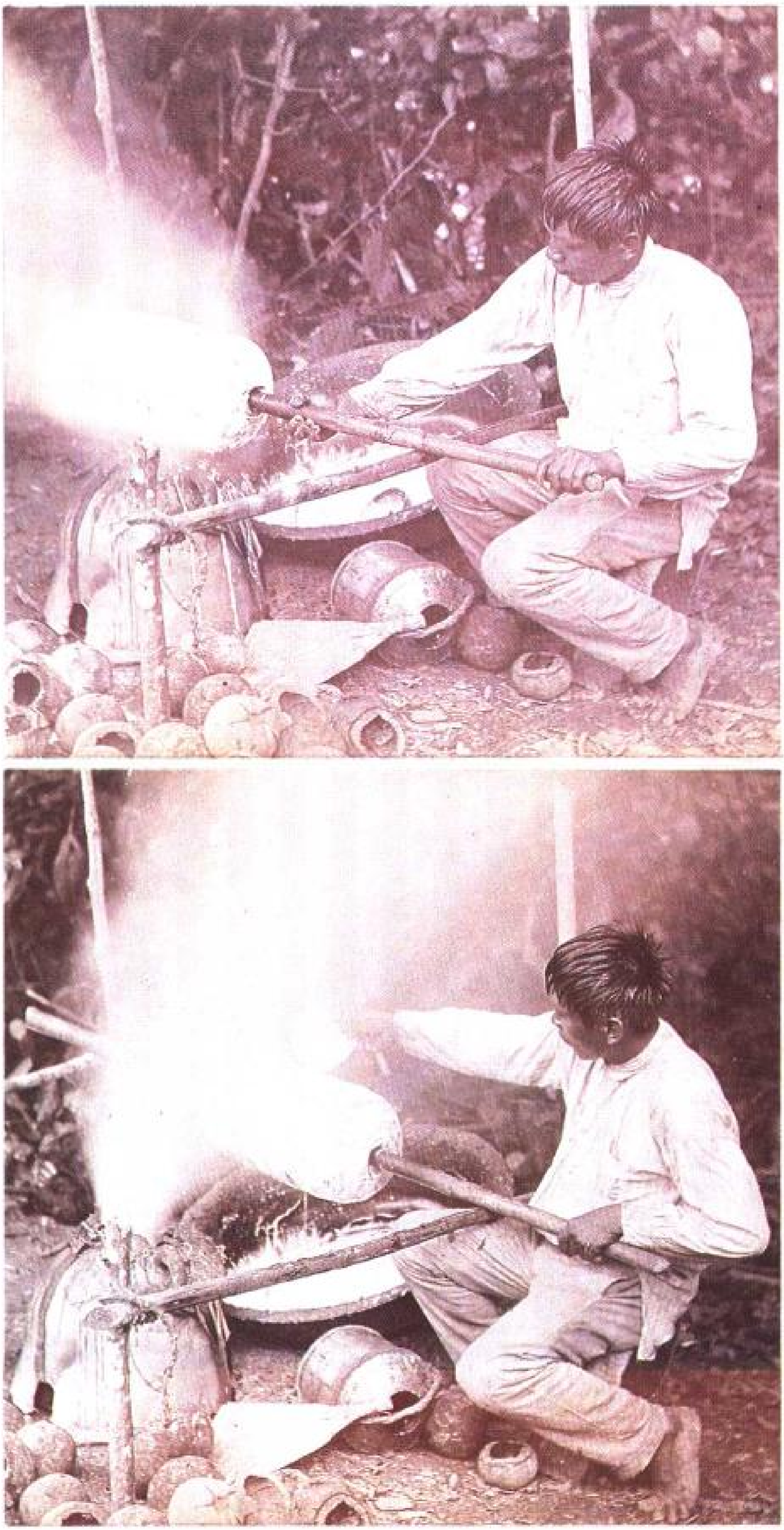
马诺阿已颓，马瑙斯继起

19世纪初，马瑙斯只是个叫作巴拉（Barra）的小镇。1669年，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筑堡垒，以监视西班牙人活动。当德·奥尔比尼1830年左右到巴拉时，见这里三千多贫困居民，竟能靠当地产物谋生，印象非常深刻；这


Aumon
NANTES
PNEUS DUNLOP
sa dernière
création
Bicyclette Ballon
Plus d'efforts
elle vo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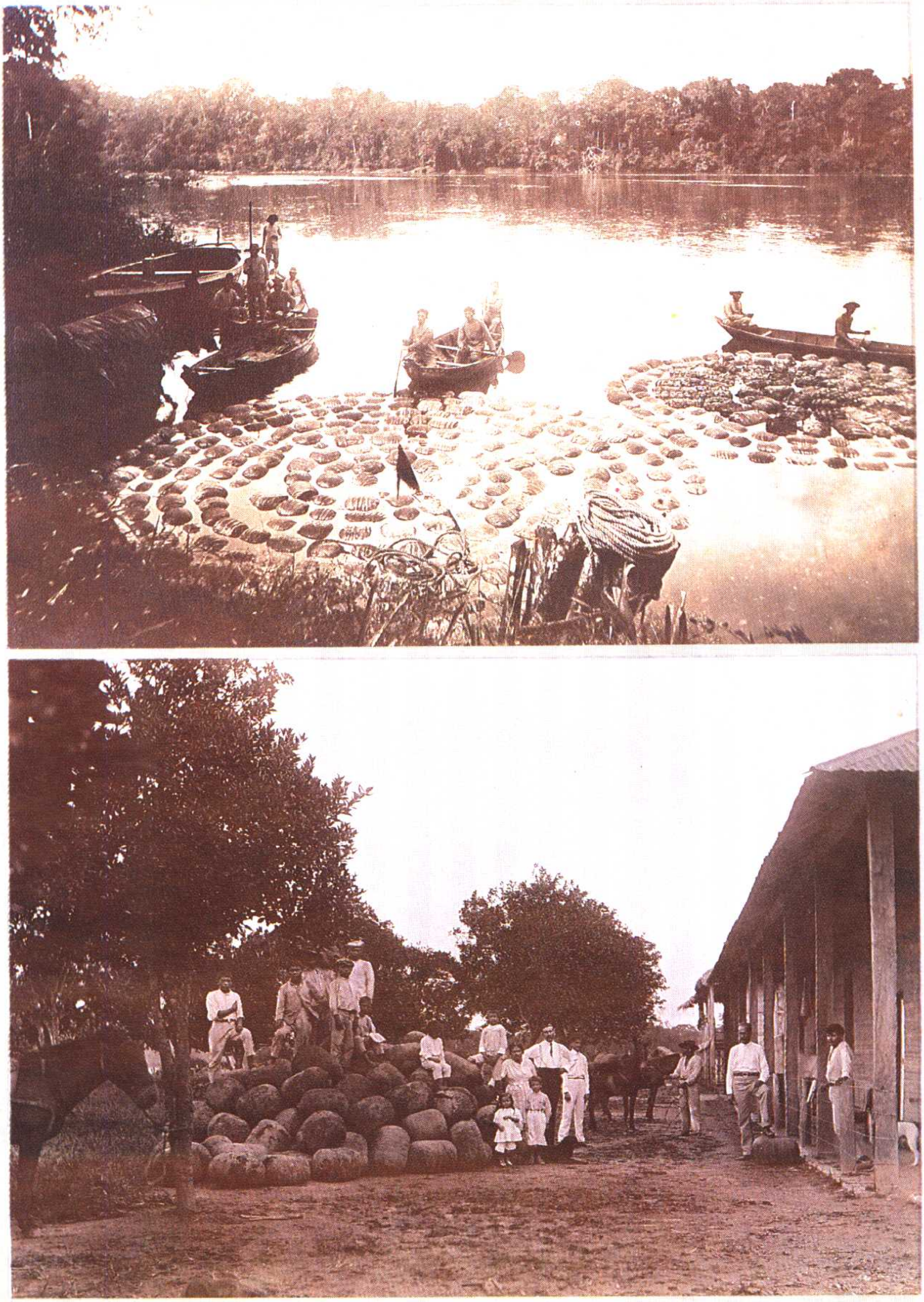

NAVEILLI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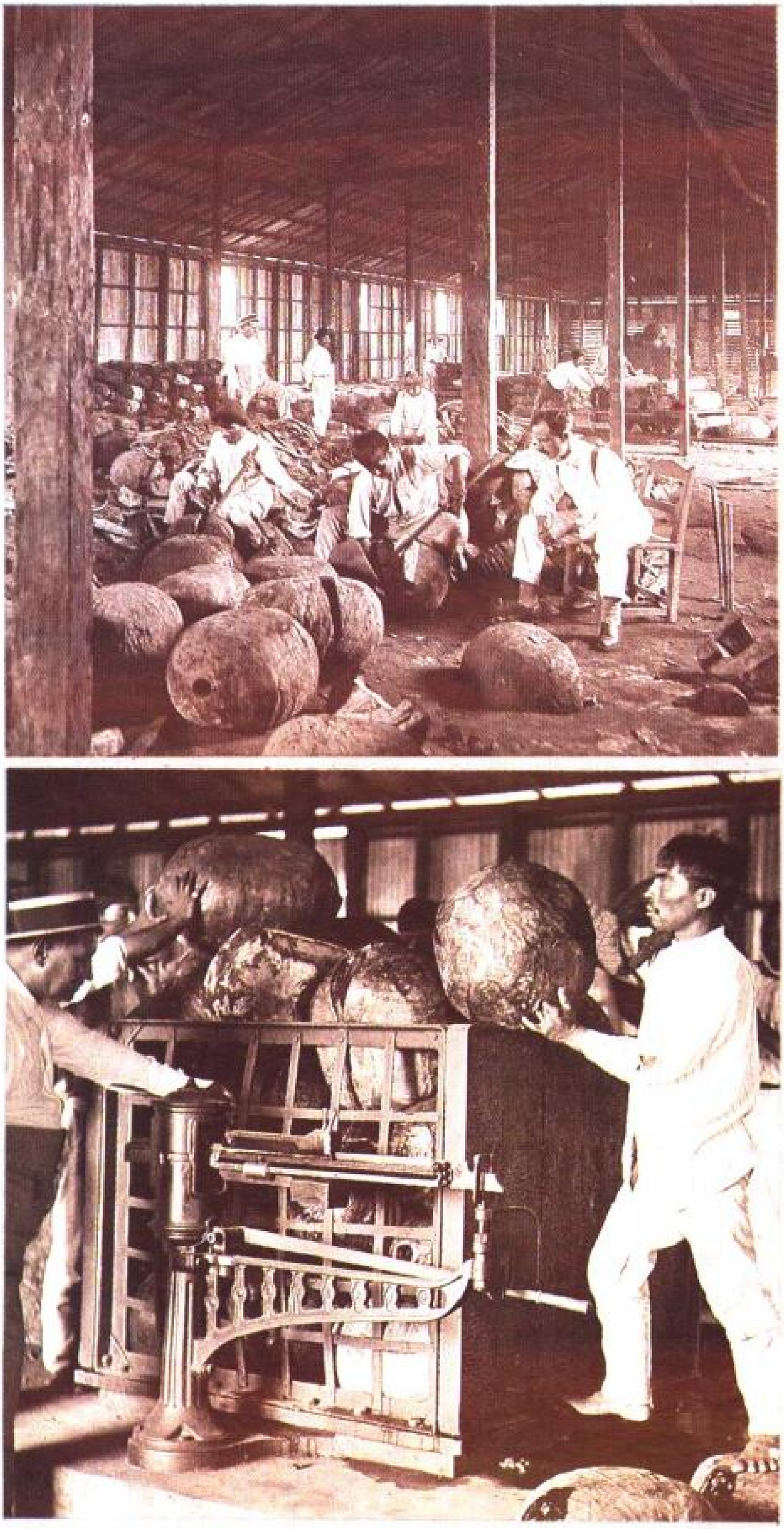




采收橡胶

橡胶农在他包租来的采收区里，沿着小路巡视他的橡胶树。为了获得收益，需要拥有上百棵胶树。他每天早晨必须用四个小时的时间，在太阳凝固住胶汁和封闭树上的切口之前，从上百棵树上取得汁液；平均每天可以收集到五六千克的胶汁。然后，他返回小棚屋，用新鲜的酸性棕榈果核当燃料，熏烤胶汁。液状的胶汁在转动的木棍上逐渐凝固，最后形成一个重约30到40千克的胶团。做完这项工作以后，他再回到森林里，捡拾第二天烤橡胶用的果核，然后才吃点东西，稍事休息。





恶性循环

每逢雨季，无法采胶的时候，胶农们就顺流而下，把采收到的橡胶运到马瑙斯。中间商在那里等候。胶团劈开之后，按品质分级，再过磅。在他们课扣完薪资以后，又和胶农签订新的合约。中间商的店里堆满了罐头、饮料、衣服，独自生活在雨林里的穷困胶农渴望拥有的所有东西，那儿应有尽有。因此，我们可以想像，这些胶农回家时比来时负了更多的债。于是自以为“自由”了的胶农，年复一年地积欠主人债务，永远无法清偿。



马瑙斯城的规模，是1893年就任总督的里维罗博士(Dr. Ribeiro)建立的。他说过："我找到一个村庄，把它建成一座现代城市。"在有轨电车最早启用的时候，当时新开幕的歌剧院有三个剧团轮流演出。马瑙斯城里有三家医院，其中一家是精神病院，另一家则专为葡萄牙人而设立。此外还有10所私立中学、25所小学和一座公共图书馆。马瑙斯希望富庶，也提倡科学。

些产物包括鱼干、菠萝、巴西核桃、龟蛋油等。

后来，胶乳保存技术改进了，橡胶成为很方便运输的商品，一切都改变了。1850年，巴拉改名马瑙斯，晋级为省的首府，并且得到第一笔政府提供的设备贷款。这一年里就生产了近千吨橡胶，全部运到帕拉。1870年生产3000吨，到了1880年增至12000吨，而到20世纪初已达20000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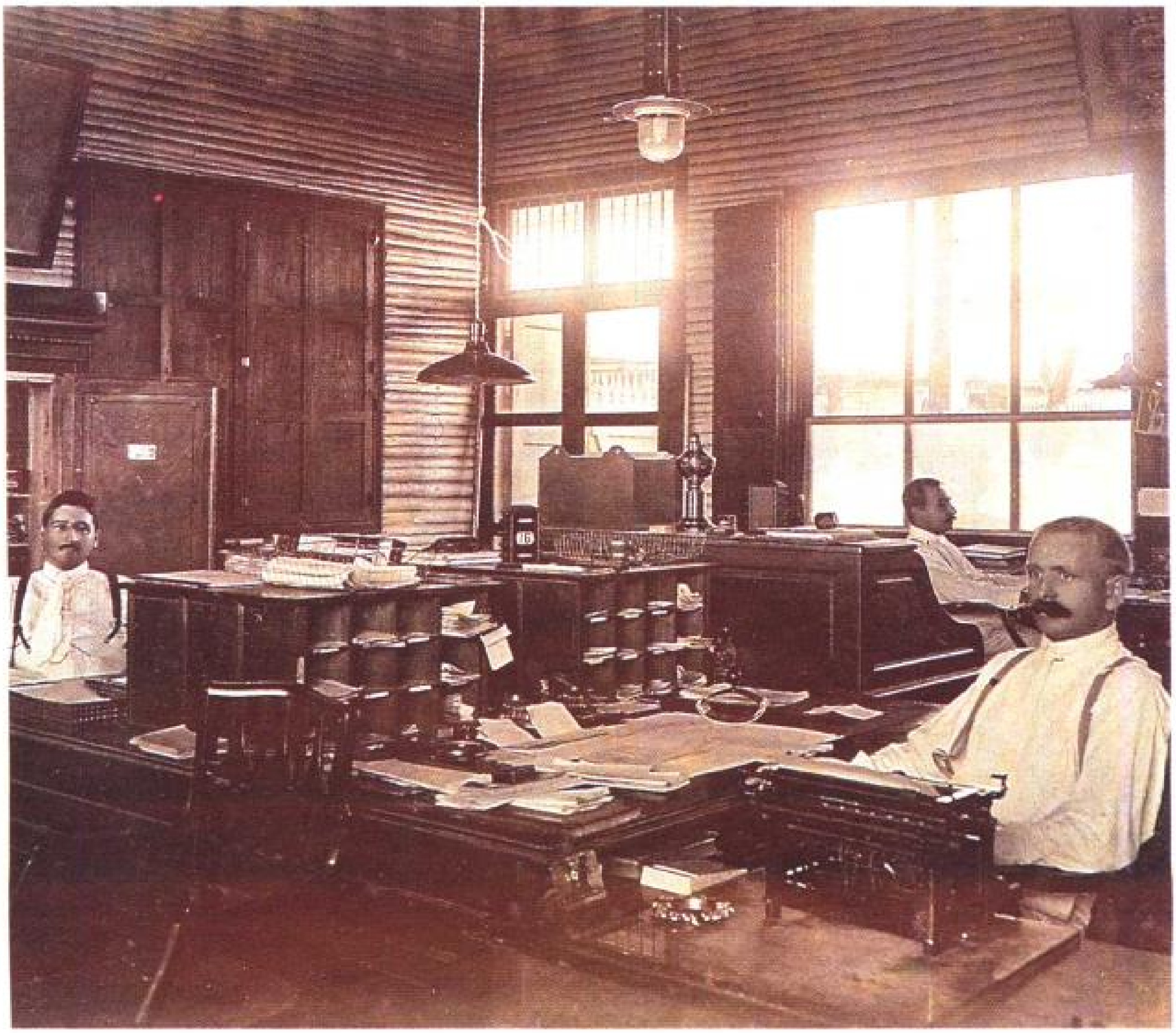
那时，马瑙斯已是一个有50000人口的都会。居民不再衣衫褴褛，虽然比不上伦敦和巴黎人衣着光鲜，倒也穿戴整齐。交易不用密耳雷斯(milreis)旧币，而改用金



币。谈生意的地点也不是在过去那种破旧的桌上，而是在供应了香槟、威士忌和白兰地的高级咖啡馆，这儿的侍者来自欧洲，个个训练有素。运送橡胶去纽约和利物浦的货船，带回了许多银行家和漂亮女子。总之，亚马孙河流域的生活不再枯燥乏味。

城市开始向沼泽地带扩张。城里铺上由里斯本运来的街石，连铺路工也是葡萄牙人。16 公里长的林荫大道，由有轨电车连结；这时候美国波士顿的街头还在使用马车。为了确定橡胶行情，有电话的人，每天早晨与世界各大证券交易所联络。1897 年初次装设电话，就有 300 个用户。歌剧院那绿色、黄

华莱士在 1889 年写道："在亚马孙河流域，人人热衷于做生意〔……〕。商贩云集，大部分是流动摊贩；只不过他们的商品是用小船装载。"50 年后，从货轮上卸下的商品堆满了仓库，商人生意兴隆。



色和蓝色的圆顶，巍然耸立在所有的屋顶之上，异常耀眼醒目，成为马瑙斯黄金岁月的表征。

就在同一年，在马瑙斯和利物浦之间，布思航运公司（Booth Line）开通了一条横贯大西洋的定期航线。马瑙斯的确是成功了。

危机：美景消散，现实迫近

1908 年至 1910 年，是马瑙斯的鼎盛时期；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里，还有八千万株三叶橡胶树尚待开发。马瑙斯每年出口八万吨生橡胶，单是出口税，就可抵销巴西 40% 国民总债务。不过，好景不常，亚马孙河流域的橡胶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仅占一半，是因为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30 年前从亚马孙河流域偷走的种子，已种在马来西亚长出大片的三叶橡胶树林。那里的收获量和成本，是巴西难以匹敌的。此外，长期的野蛮掠夺使林木枯死，树胶产量逐年减少。从那时起，亚马孙河流域就因经济剧变而面临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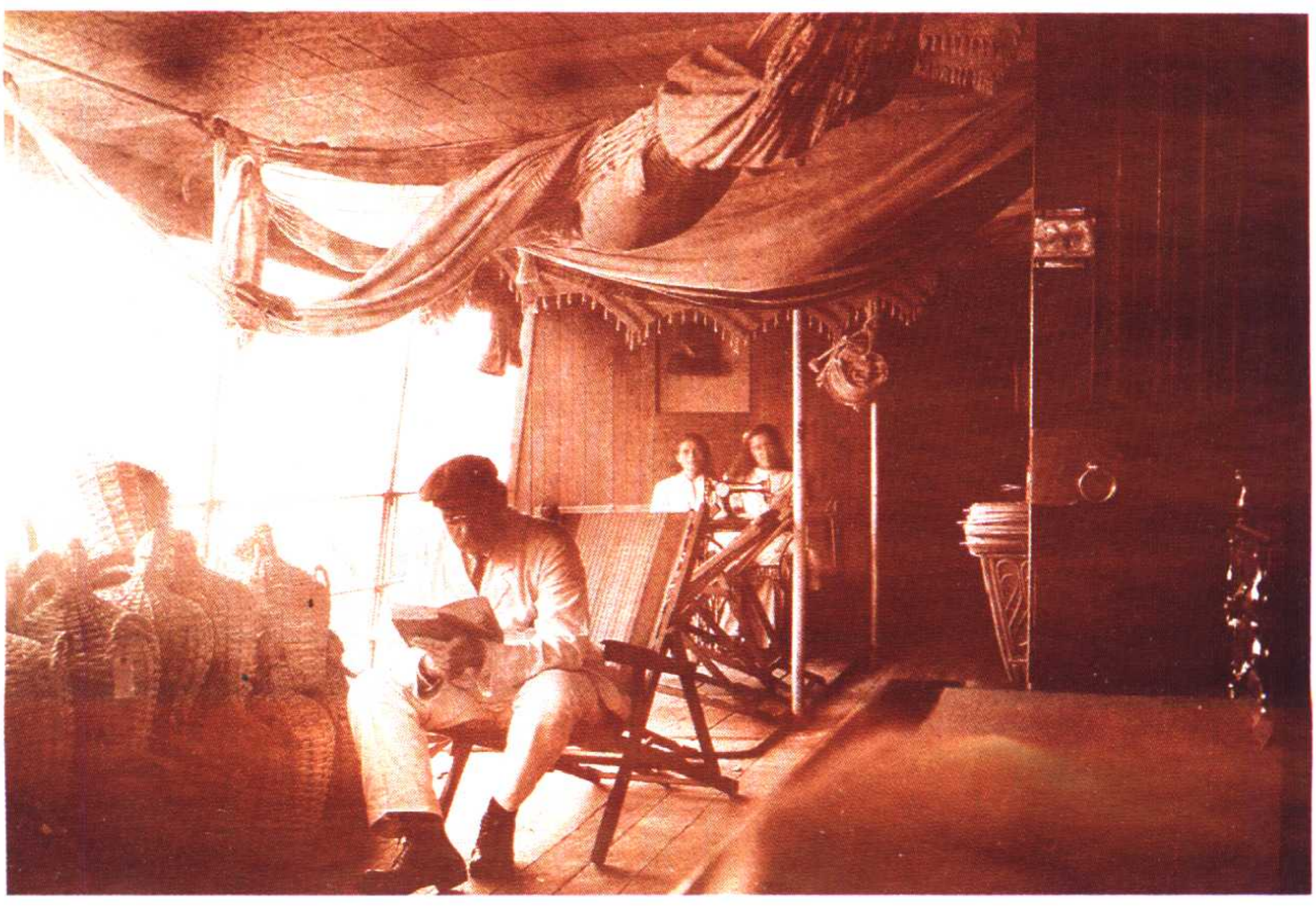
开始有人宣布破产。1912 年，他们亏本出售资产，眼看他起高楼，眼见楼塌了。剧院关门了，夜总会和名品商店也倒闭了。唯有拍卖行生意兴隆，往日的大亨在这里廉价抛售首饰、家具、艺术品……布思航运公司的售票窗口公告，开往欧洲的航线班班客满，船位已预订至数月以后。不变的是那些住在偏远地区，一向冷漠的穷人：粗俗的女人，睡在棕榈叶遮盖的走廊下；成群的孩子，光着脚丫子跑来跑去，被扬起的尘土染得红噗噗的；马路通往各地的柏油路，消失在远处幽暗的森林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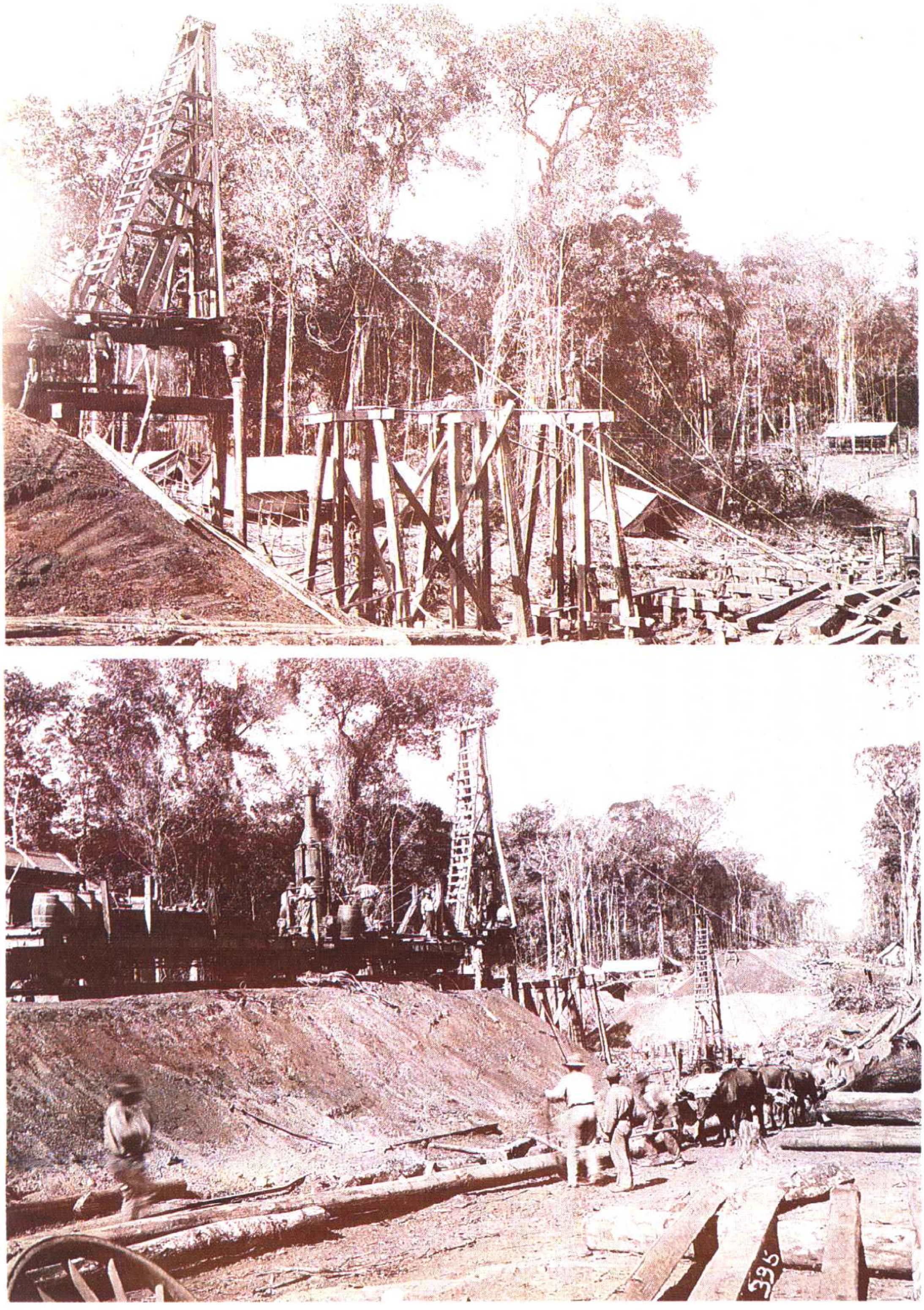
这一年，距离马瑙斯约两千公里处，一条 350 公里长的铁路启用了。联结马代拉河和马莫雷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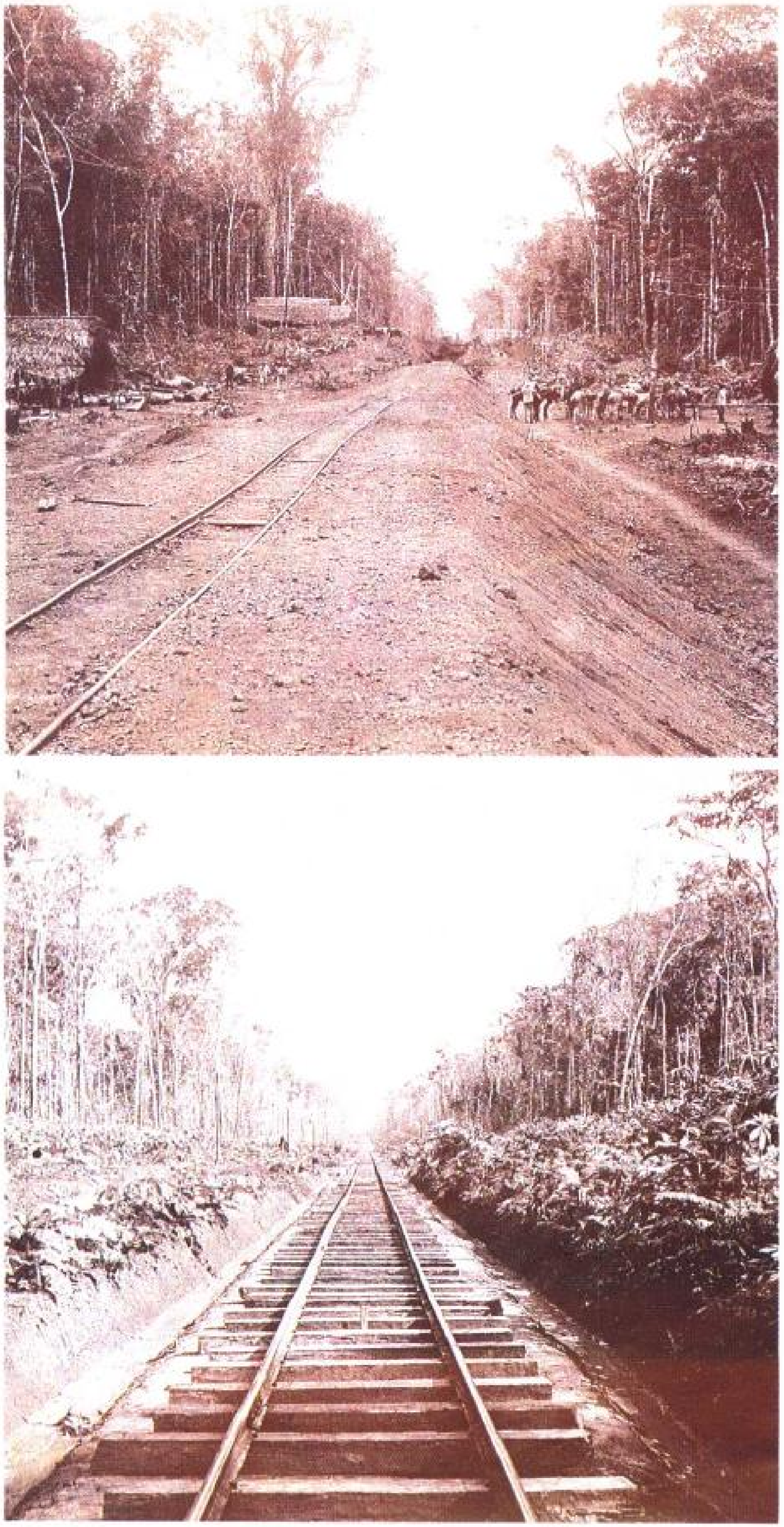


法国商人普拉纳（Auguste Plane），这样回忆他 1903 年在马代拉河上的一次航行："十点钟，客舱主任的铃声响起，表示午饭已经准备就绪了。这些商人在航程中尽情寻欢作乐。对于这些人来说，旅行就是过节。他们将要在雨林中分道扬镳，许多人会染上黄热病，最后不治而死。"









兴建马代拉-马莫雷铁路这个计划，非常庞大，夺走了许多印第安人的性命；工程师们称它是“疯狂玛丽亚”。欧洲人用“每根枕木多少人命”来计算他们在非洲殖民地筑铁路所付出的代价。依照这个标准，这条铁路付出的代价果然十分惨重。1908年，在巴西和玻利维亚交界处，一个偏远而且森林密布的地带，开始了筑铁路的工程。所需的东西，都用船、骡子和挑夫从世界各地运来，包括英国的煤和美国匹兹堡的钢。讽刺得很，就连枕木也要进口，因为只有澳洲的油加利树，才合乎防白蚁蛀食的要求。筑铁路时，大家打着如意算盘：阿克里省(Acre)和马德雷·德·迪奥斯省(Madre de Diós)的橡胶资源，都需要这条铁路外运。但是，五年后铁路完工，橡胶市场土崩瓦解。六千名劳工白白送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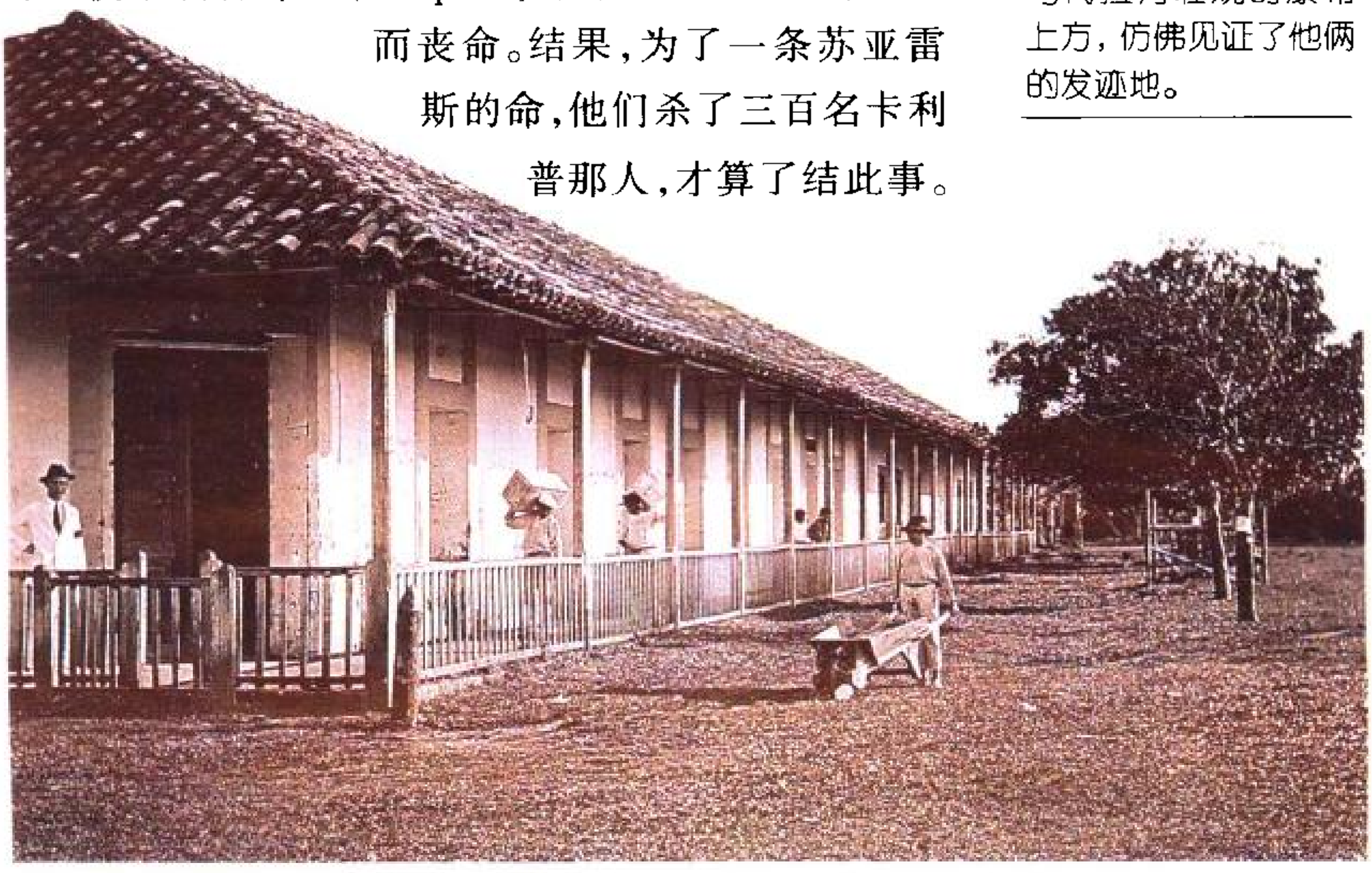
筑这条铁路的目的，是要把橡胶从玻利维亚运到巴西的韦柳港（Pôrto Velho），然后转装到沿亚马孙河航行的货轮上。这条穿越赤道雨林的铁路，修筑了五年，投入了上千万英镑和将近六千条人命。结果却毫无用处。原来玻利维亚出产的橡胶价格太高，当地的两位财阀苏亚雷斯（Suárez）和阿拉尼亚（Julio Araña），只得另寻财源。



这个蓄着潇洒胡须的人，很容易被当作是到温泉来度假的人。橡胶大王苏亚雷斯，不动声色地积累财富。他的妻子过世后，他在埃斯佩兰萨（Esperanza）大瀑布区的雨林中，为亡妻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在马代拉河壮观的瀑布上方，仿佛见证了他俩的发迹地。

玻利维亚人苏亚雷斯：橡胶界的洛克菲勒

白手起家的苏亚雷斯，是亚马孙地区最富有的橡胶企业家。他在玻利维亚拥有惊人的资产：800万公顷土地，贝尼河（Beni）沿岸的里贝拉尔塔（Riberalta）及贝亚镇（Bella）两座城市，一连串有“苏亚雷斯兄弟公司”（Suarez Hermanos）标志，供船队停泊的中转码头，以及马代拉河上的独家航行权。他们一家有七个兄弟，其中最小的，为了设置公司，竟强行入侵卡利普那族（Caripuna）印第安人的领土，并因而丧命。结果，为了一条苏亚雷斯的命，他们杀了三百名卡利普那人，才算了结此事。





苏亚雷斯对外宣称，这些印第安人很懒，而且不易招募。他们有个朋友想出一个奇特的招数——苏亚雷斯豢养了600名印第安女子，任来客寻欢作乐，以此繁殖人口。然后等她们的后代长大，好帮他作工。

阿拉尼亚：一位难以捉摸的绅士

阿拉尼亚就比苏亚雷斯文雅得多。虽然他的皮肤是黄褐色的，对女士们却是彬彬有礼的。他的藏书，他在伦敦的住宅，他子女的英国保姆，以及他对家庭生活的迷恋，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除此之外，大家一无所知了。阿拉尼亚很不引人注目，他不像别的兄弟会上夜总会寻欢作乐。每天早晨，他准时走进“亚马孙秘鲁公司”——他的毕生事业，终日足不出户。

亚马孙河的橡胶出口量成长得十分快速，河上往来的船只相当频繁，物价也跟着暴涨。1900年，马瑙斯一只小鸡，值今日的人民币约170元，一把胡萝卜约值60元。中间商和新的行贩应运而生。他们每年先供应胶农食品，送往雨林；然后在回程时买卖橡胶。这种买卖的结果，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RED RUBBER" ONCE M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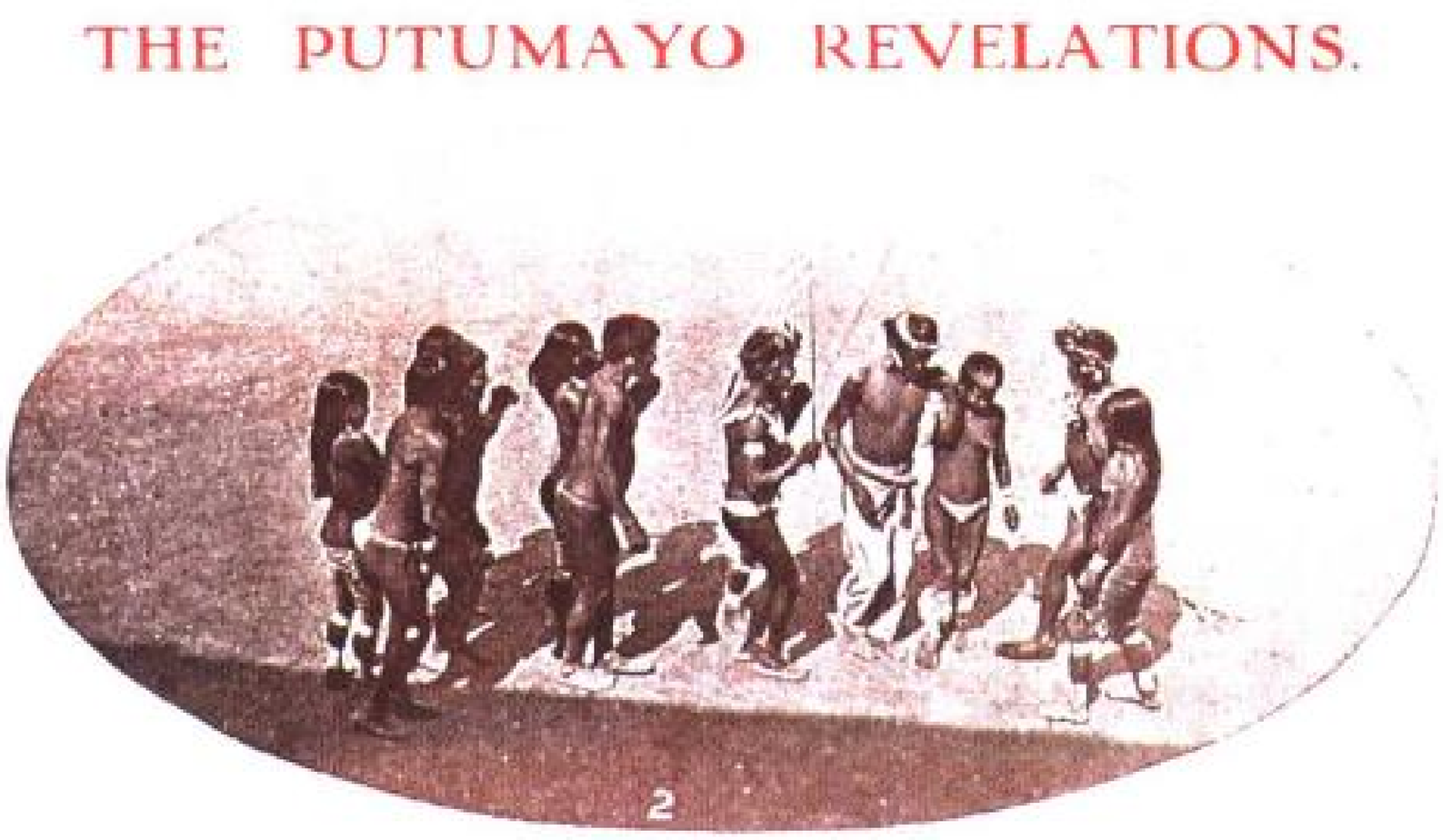


“30000条人命，4,000吨橡胶。”这是1912年7月20日《伦敦画报》跨页的标题；报道主题叫“普图马约河启示录”。报上刊登了阿拉尼亚的印第安胶农的照片，揭露了他们在营区中的生活状况。拉·乔雷拉(la Chorrera)和埃尔·恩卡托(El Encanto)营区里的工头，用皮鞭抽打他们，在他们的腿上留下了变形的肿块和疤痕。

他卓有远见，又精明又善用策略。他明白自己赖以发财的玻利维亚橡胶，离贸易地点太远，所以他全力支持修建马代拉－马莫雷铁路。也正因为如此，从1905年起，他大肆掠夺马瑙斯附近，普图马约河流域三十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这地方有一大片橡胶树林，位于哥伦比亚和秘鲁之间，是块有纠纷的土地。

那儿也住了不少性情温和的印第安部族，例如博拉人（Bora）、安多克人（Andoke）、菲多多人（Huitoto）、奥凯纳人（Ocaîna），人口接近五万。从西





班牙殖民时代起，大家就知道这些印第安人了。

阿拉尼亚在安地列斯群岛，招募了一支属于英国臣民的巴贝多(Barbade)黑人部队。此外，他也在伦敦设立总部，并向当地金融界提供资金。这些举措使他获得了尊敬。武装的军队进驻森林招募印第安劳工，他们共征集了三万人，这些劳工集中居住在公司控管的村寨中。

亚马孙秘鲁公司爆出惊人丑闻

没多久，伦敦就出现各种传闻，对原住民劳工遭受的待遇议论纷纷。调查委员会因而成立。五年后，该委员会公布了一项报告，把雨林说成是杀戮战场。整个地区的50000名印第安居民，剩下8000人。



埃尔·恩卡托的西班牙文意思是蛊惑；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Auschwitz)，以及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Buchenweid)两处犹太集中营门上，有这么一句话：“劳动带来自由”。这两个例子显露了摧残者的恐怖幽默。从这意义上看，阿拉尼亚是始作俑者。



“愿我国王陛下、我女公主和我儿王子，
保护海岛和陆地上的印第安人，
勿让他们蒙受人身或财产的损害；
务必要保证，日后会公正而仁慈地对待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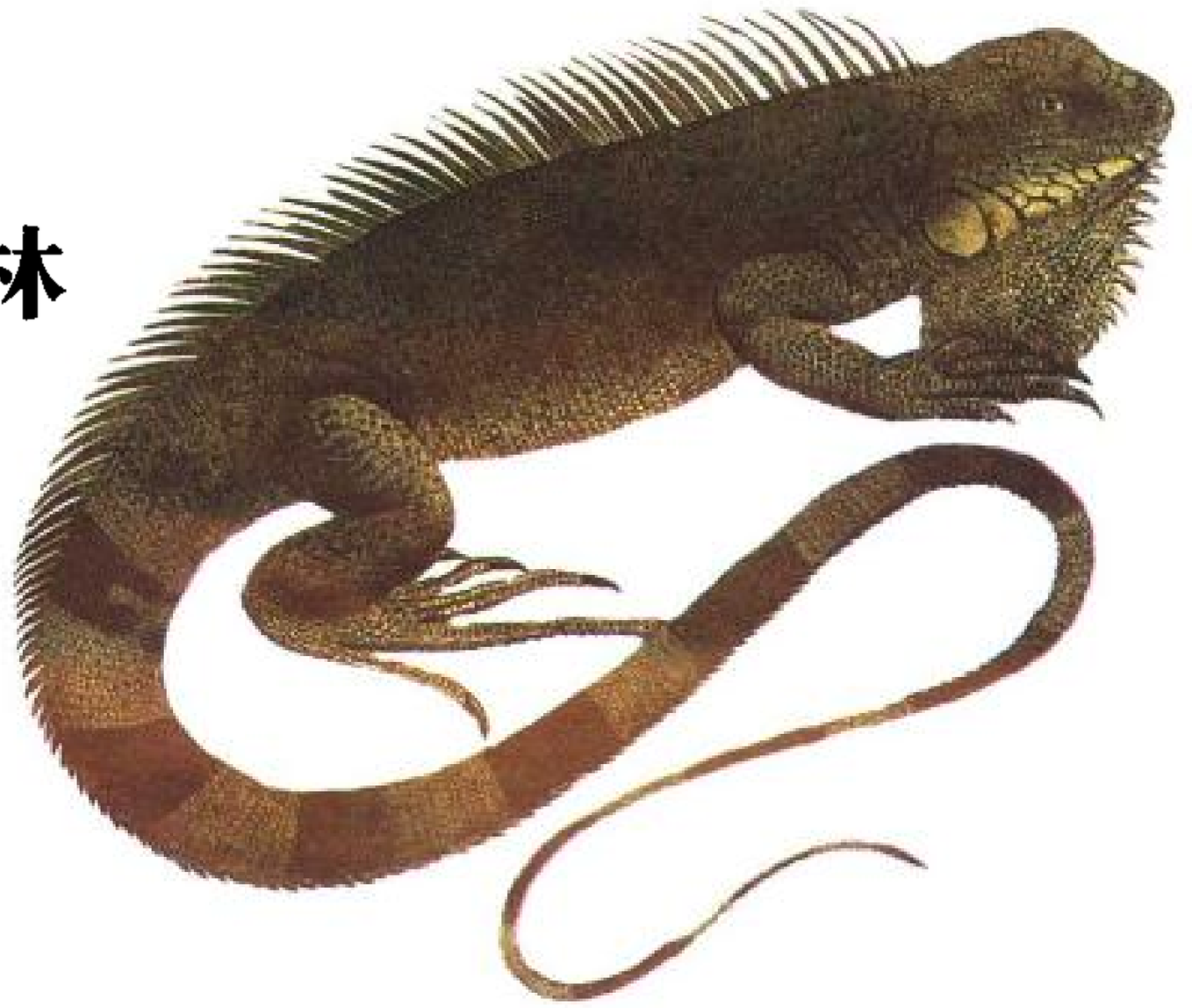
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遗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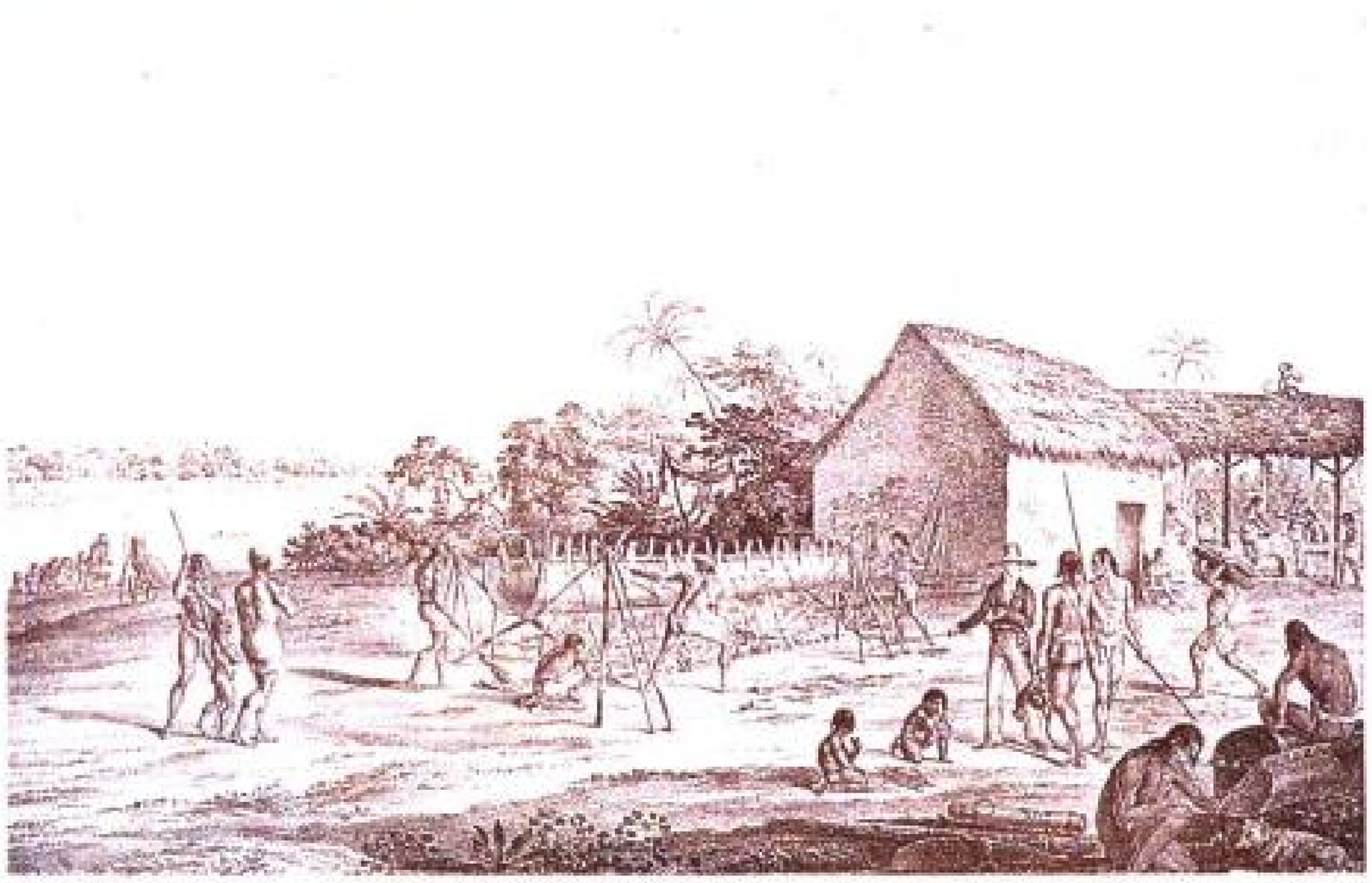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印第安人和雨林

“我们是高贵民族的后裔，住在西方大陆，总是与大自然和谐并存。现在，我们不得不忍受土地和人民所遭受的侵害。”

苏里南的卡林加族(Kalinga)印第安人





要客观看待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是很困难的。印第安人和我们之间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西方的文化，是一种与大自然对立的文化；我们用强制和争斗的手段去征服大自然。对西方人来说，“拥有”比生存更重要。

印第安文化是一种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文化。印第安人认为，动物和我们人没什么不同；树木和群山有一个或多个神。有时候，在不违反自然法则的情况下，印第安人也偷盗，甚至杀生。但是，他们从不囤积居奇。在他们的生态里，自然环境与生活密不可分。

在印第安人和大自然之间，一切安静地发生

印第安人削凿流线型的独木舟，在河面上平稳地滑行。为了不惊扰敌人，他们在无法辨认的林间小径上疾奔时，悄无声息。作战或猎捕美洲野猪时，他们通常使用长矛而不用弓箭，并且只猎杀所需要数量的野兽。当他们潜行接近猎物或敌人时，会发出如猎犬一样响亮的叫声，但只一瞬间，万籁又重归寂静。

印第安人通常用弓箭狩猎，而且箭头式样繁多，用途不一，可以依需要而更换使用。作战用的箭镞，是用在火中烤硬的竹片做成的，锋利如剃刀。雅诺马米族印第安人用箭镞来削头发。

在印第安人的服饰中，羽毛具有重要作用，所以他们需要很多羽毛。印第安人用不尖的箭端来打昏



“白人与大部分印第安部族之间始终争战不休，这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印第安武器的认识。这是我们唯一熟知的印第安文化；旅行家也一直对此最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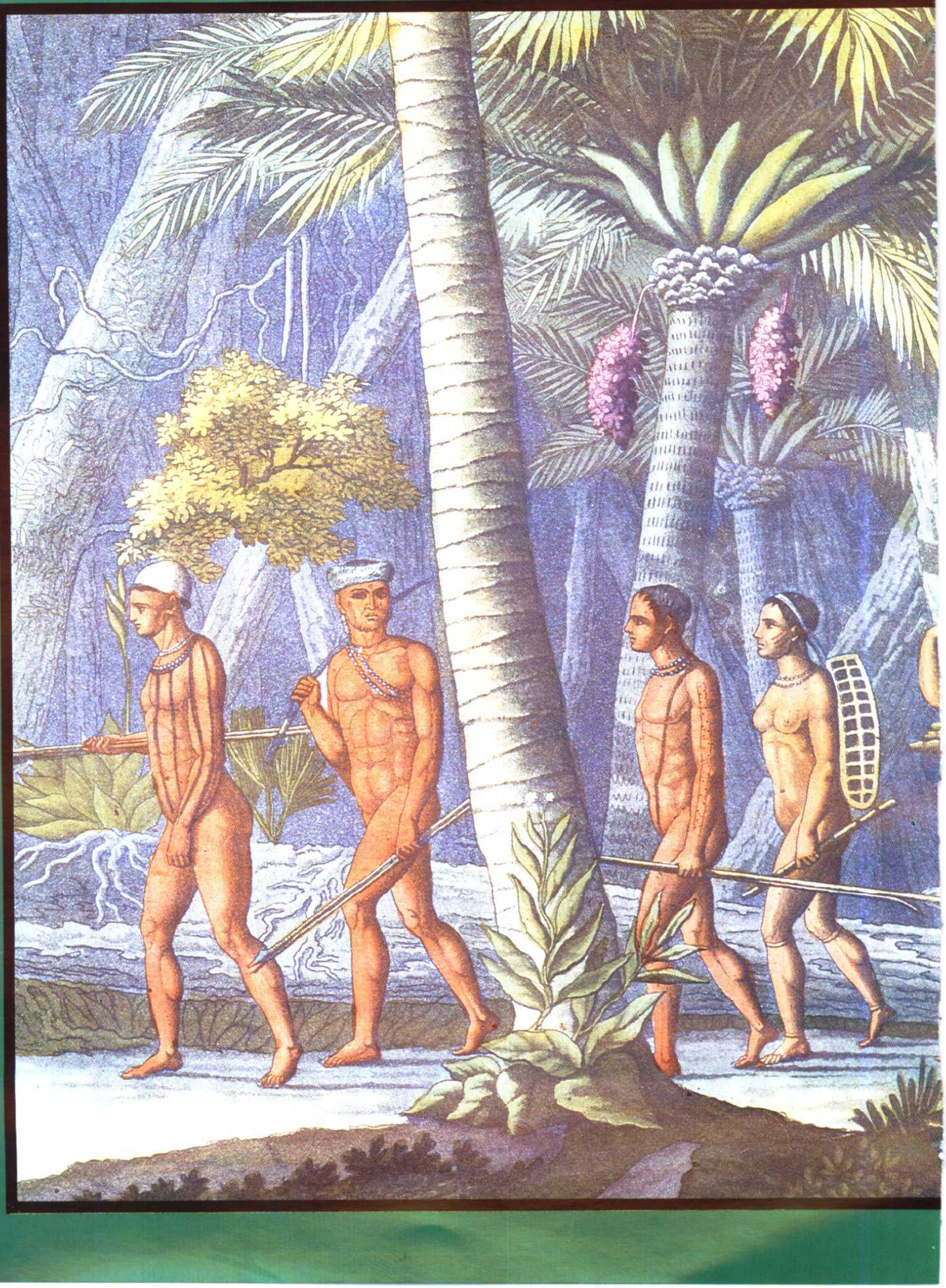
梅特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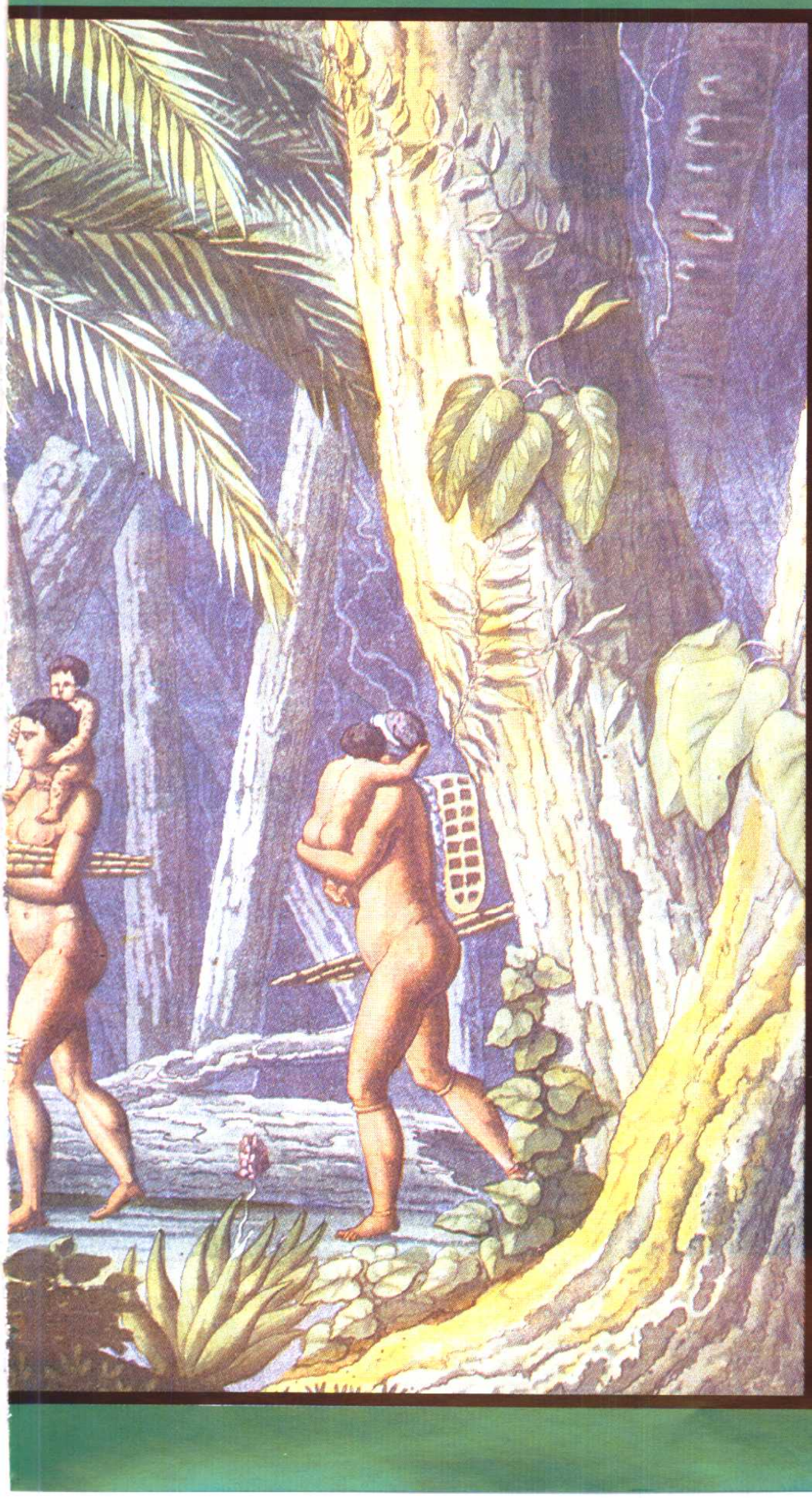


鸟儿，而不杀伤有珍贵羽毛的鸟类。

然而，最精良的武器是吹箭枪。它是用一根光滑空心的杆子制成的。用嘴一吹气，可将一枚粗针大小的箭头射出20米远，射进猎物两三厘米深。如果箭头没有涂抹毒液，这样深浅的伤口并不严重；但若上了毒药，毒液会使肌肉组织逐渐麻痹而致命。他们的武器一般都很长，弓和箭通常有两米长，矛长三米，吹箭枪更是长达四米，但印第安人在茂密的森林中，仍能灵活使用这些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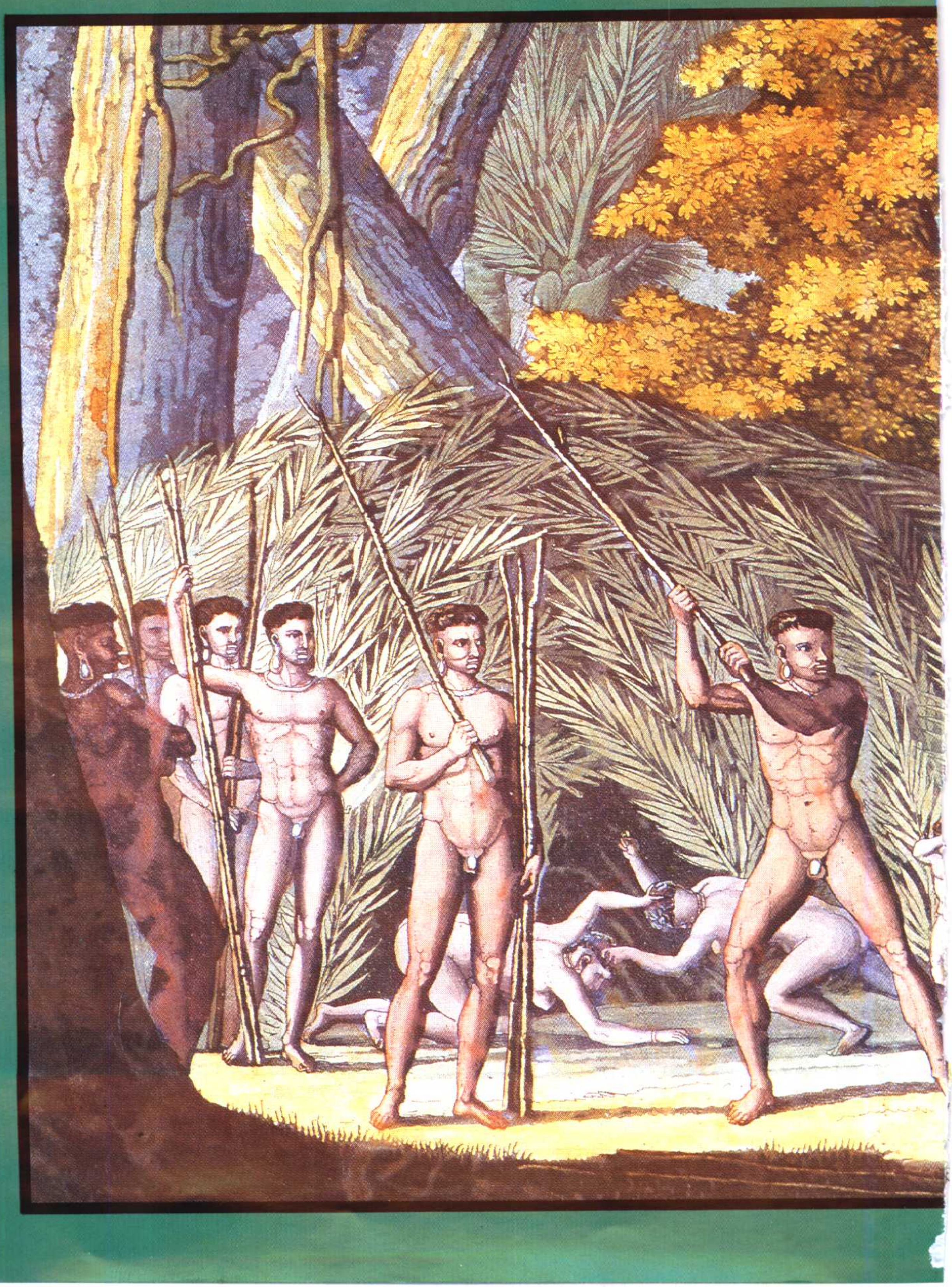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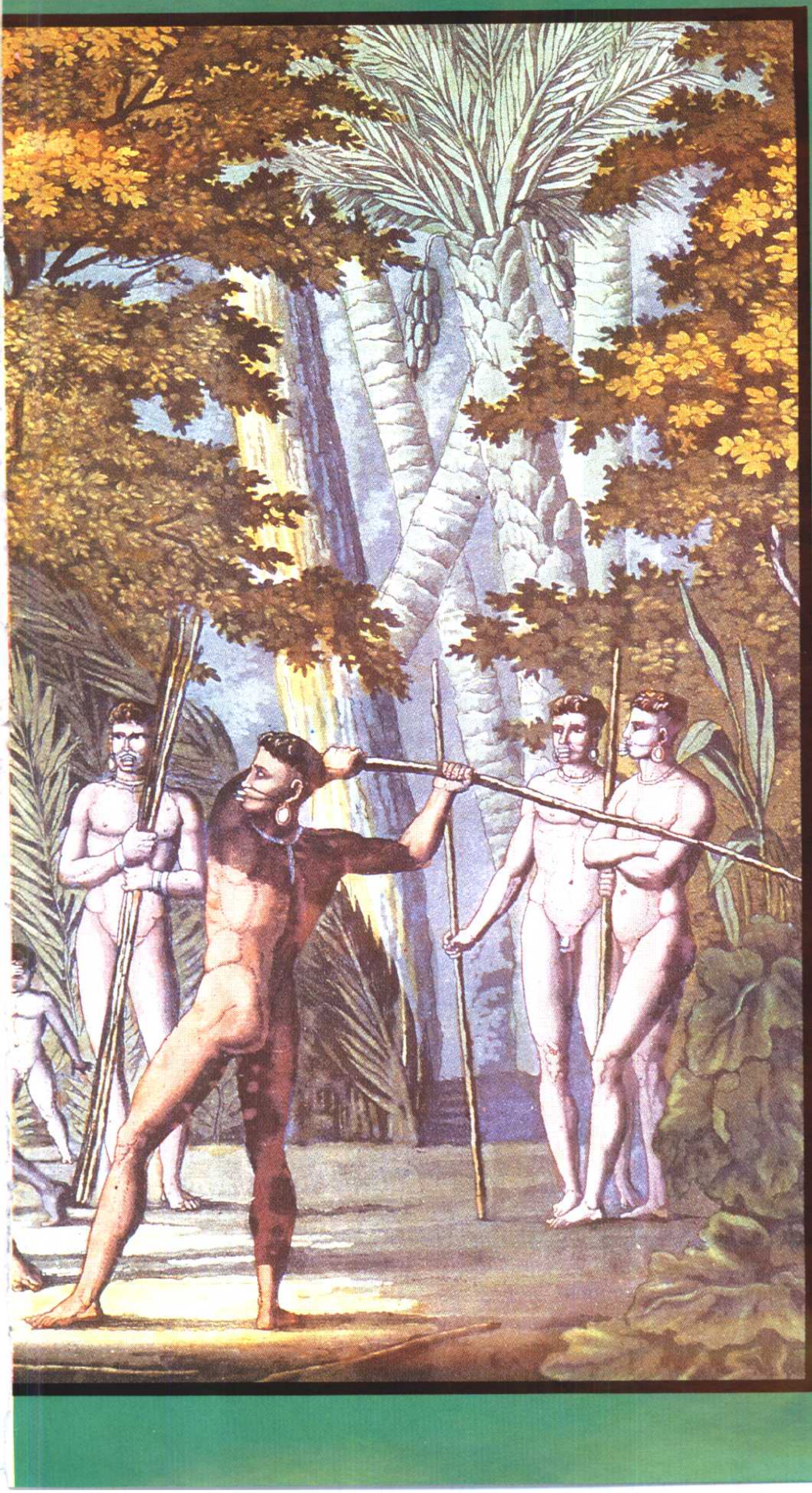




学习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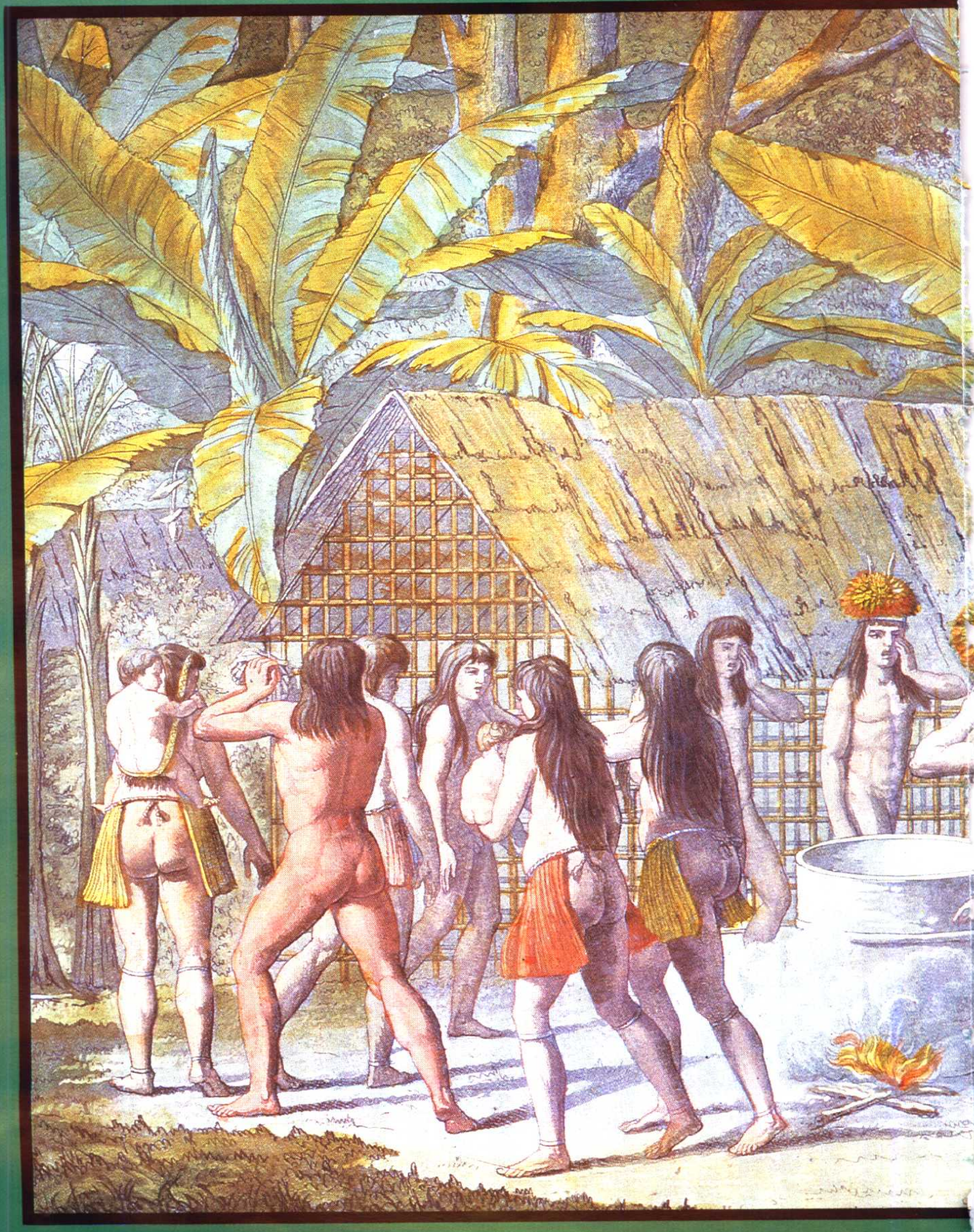
人种学家克拉斯特尔（Pierre Clastres）请求接待他的主人阿谢(Aché)一家，陪他到森林中去。对方显得为难。“实际上他们是怕我跟不上。最后，他们答应了，而我也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为难的原因。为了不浪费时间，他们走得很快。我在最后愈走愈慢，有时会被藤蔓缠住动弹不得，或者突然撞上一棵树干。我的衣服被荆棘钩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荆棘扯掉。我不仅落后，而且发出声响；阿谢一家走得悄然无声，灵活迅速。不多久，我才发现，自己的笨拙有一部分来自衣着。裸体的印第安人很少因为擦过树枝或藤蔓而受伤。于是，我决定脱掉自己的衣服。”





细菌战

巴西的阿克里省，位于与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交界处，亚马孙河的两条支流，茹鲁阿河（Juruá）和普鲁斯河(Purus)流过这儿。这两条河全程都可以通航，因此在19世纪初，就有人探勘过源头了。沿岸的印第安人对探险者十分友善。此地发现了丰富的橡胶树资源后，一切都起了变化。苏亚雷斯建立了他的王国，对印第安人来说却是不幸。为了快速除掉没有用的人，其采取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付北美洲印第安人的手段：发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现在，当地的原住民事实上已无人幸存。





舞蹈

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印第安人的舞蹈既是语言又是庆祝典礼。在古老的时代，庆典分为世俗和宗教两种；以舞蹈为语言时，它包含叙述功能，如鸟类的求偶舞。也有在叙述功能之外的舞蹈语言；因为词语不足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于是就跳舞。时而庄重，时而狂乱，舞蹈表现了生命的本能。肉体与灵魂，可见与不可见的二元性，在超越时空的狂喜当中，重新体现自我。印第安人的舞蹈种类不计其数，不过，大部分都仪式化了，偶尔也有自由发挥的。从人生各阶段到普通的生活现象，印第安人都用舞蹈来观照，如出生、青春期、死亡、战争、婚姻、建房和开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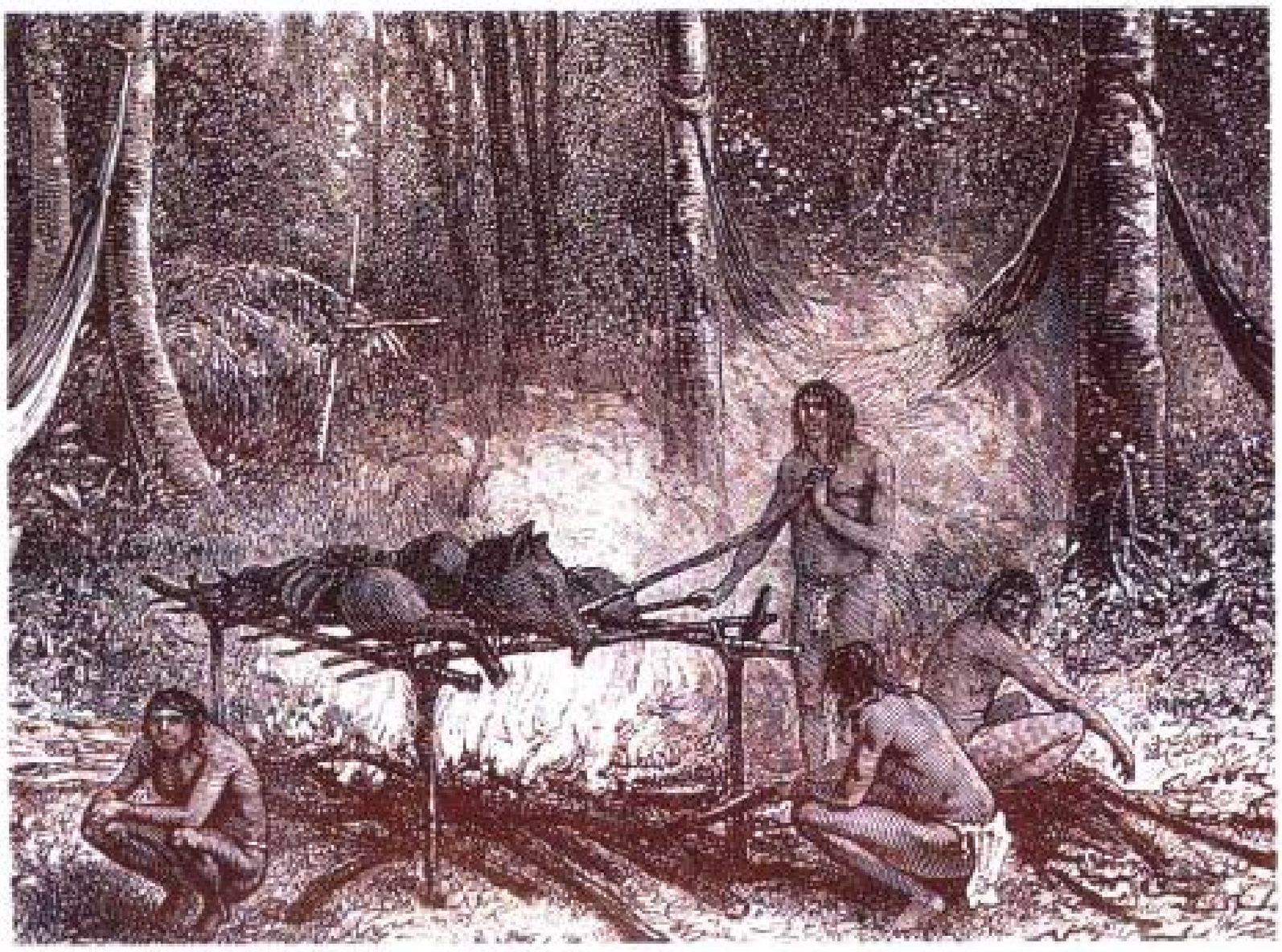
亚马孙河流域的发明:烤肉架

在旱季，当河流水位降到最低时，印第安人在河里设下用芦苇编成的拦水坝。他们在上游把揉搓过的,具有麻醉作用的草团放入水中。水流把中了麻药后浮在水面的鱼冲到坝上，印第安人就等着舀取鱼儿了。这种捕鱼方法称作“巴巴斯科”(barbasco)，就是捕鱼用的草的名字。

雨季天气坏,猎物减少,印第安人就用比较软的树枝做成长长的木栅,架放在炭火上,烤制或烟熏鱼类,以便贮存。在狩猎中捕获的美洲野猪和貘,也用同样的方法切块,加工。

这种熏烤的架子,海地的印第安人称作“巴巴柯阿”(barbacoa),西班牙人借用了这个名称。17世纪时,探险家们在安地列斯群岛打猎后,用来熏肉的木架子叫做“barbecue”,和现在常说的美语“barbecue”同一词。这词在现在的用法里，既指烤肉用的木架，也指烤肉这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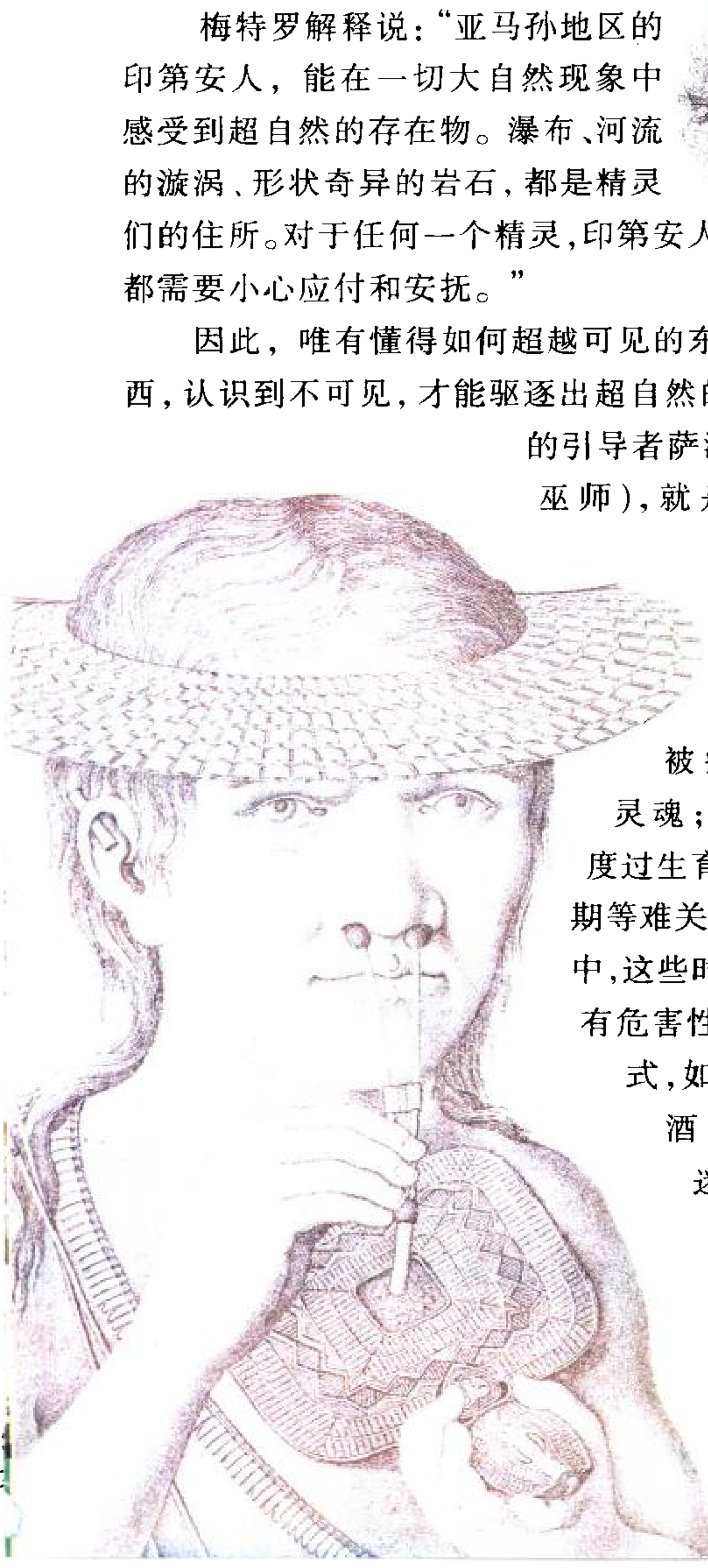
萨满的存在，是印第安人团结的最可靠保证。因此,印第安部落面对现代世界的威协，而仍能幸存,萨满功不可没。传教士及人类学家都有此认识。萨满集占卜者、僧侣和医生的功用于一身，关心全族人的健康和福祉，为族人解决问题。



印第安人的世界神奇无比，超自然的事物到处都是

梅特罗解释说："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能在一切大自然现象中感受到超自然的存在物。瀑布、河流的漩涡、形状奇异的岩石，都是精灵们的住所。对于任何一个精灵，印第安人都需要小心应付和安抚。"

因此，唯有懂得如何超越可见的东西，认识到不可见，才能驱逐出超自然的东西；灵魂的引导者萨满（chamane，巫师），就是做这件事的。萨满能离开自己的肉体，去寻找被疾病赶走的灵魂；他协助族人度过生育、死亡、青春期等难关。在某些部族中，这些时期必须举行有危害性质的宗教仪式，如食用过量的酒、烟草，以及迷幻药。





幻觉和恍惚状态并不只是萨满才会发生。共同分享麻醉剂是聚会不可少的活动；例如，维托托人（Ouïtoto）和雅诺马米人，就用鼻孔互相吸毒。这时候，麻醉剂不仅是一种财产的交换，符合部落的道德法则，并且有助于纾解团体的情绪，促进心灵平静。置身于邪恶势力中的印第安人，以此法确保"健康"体质。麻醉剂加强了幻觉作用。超自然的经验并不都是那么可怕的。

萨满是吸毒专家。为了熟悉药性，萨满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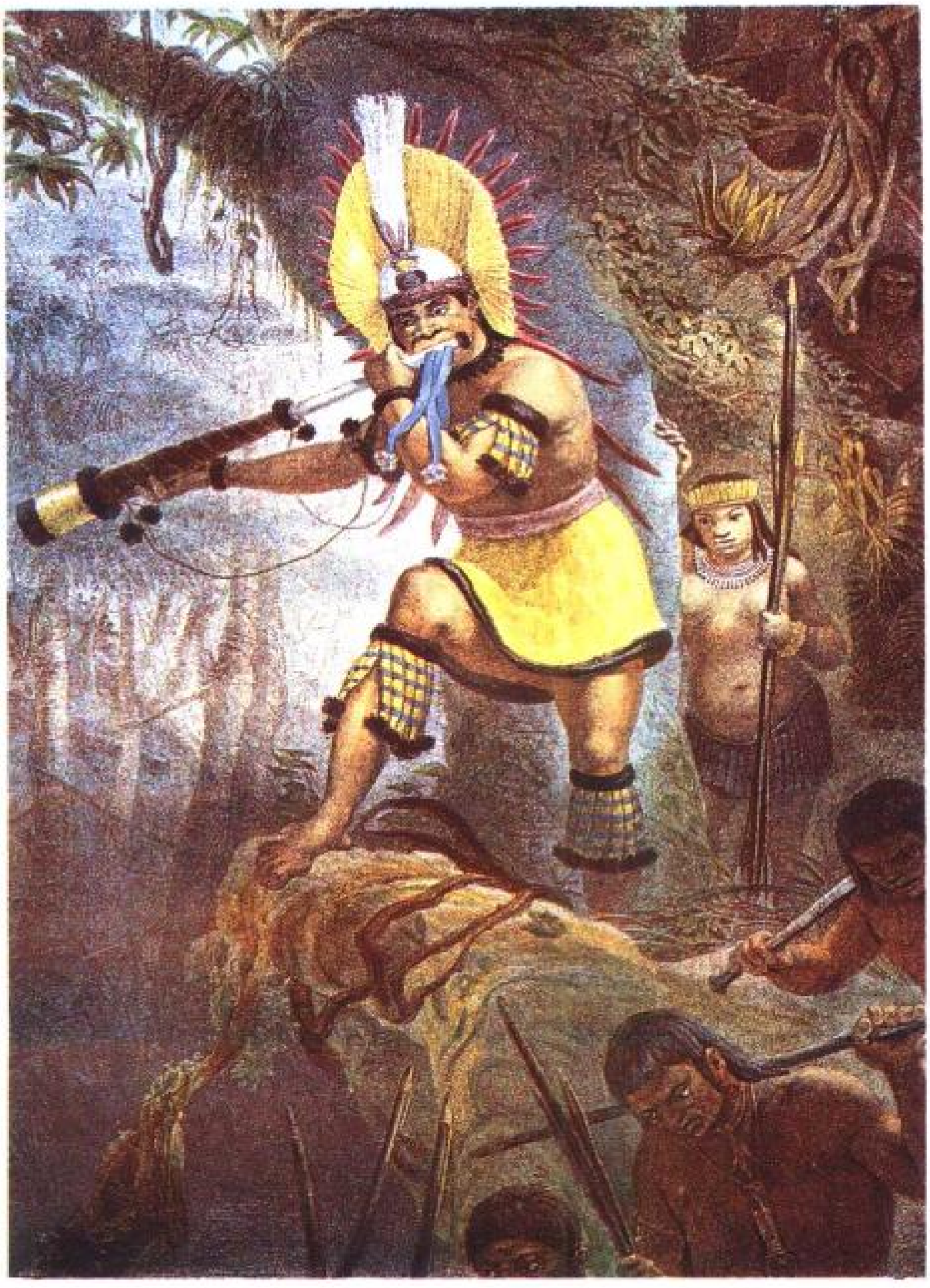


过长期而危险的训练，他能把全部族人引导成集体心醉神迷的状态，同时又严密监控仪式，以确保族人安全回返现实。某些药物是用烟熏方法吸用的，另一些则煎煮服用，或由鼻子吸入，甚至也有以灌肠法灌注药物的。雅诺马米族的猎人以鼻子吸服“埃贝那”(épéna)，好保持感官的灵敏。此外，皮亚罗亚人(Piaroa)服用的“瑶宝”(yopo)，与他们所使用的箭毒同样有名，都是馈赠仪式中交换的物品。

人、鸟、羽毛：色彩瑰丽的装饰

印第安人爱开玩笑，好幻想，重视外貌。他们喜欢在大庭广众之前炫耀自己，男人比女人更爱打扮。他们用“罗果”(胭脂树)籽捣成的红色浆液，在自己的身体上描绘出各种巧妙的图案。有时他们用炭黑或植物的蓝色汁液描上去，使图案更醒目。脸部则用黑、红、白等颜色勾勒图案，有时还涂上漆。女人的脸谱比男人的更复杂而细致。





“裸体的原住民，披戴上草编的东西和棕榈叶流苏。他们像掉了毛的大鸵鸟似地，钻出屋子。身上的珠宝，醒目的彩妆，似乎存心作为背景，将身上其他的装饰衬托得更加光彩夺目，例如羽毛、花卉环绕的闪亮兽牙。在这一种文化里，仿佛所有的生活内涵，都是为了表达出对生命之形式、物质和色彩的热爱。”

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y – Strauss)
《忧郁的热带》

他们除了鲜丽的衣着，往往还配置各种饰品：耳垂上挂着一簇巨嘴鸟羽毛，胸前垂挂兽牙项链(证明狩猎能力)，腕上佩戴植物种子做的链子，另外还有头发编的缚带(让手臂和腿部肌肉鼓起)，嘴唇饰物，胸饰，以及各种的坠子。

棕榈叶裙子和羽毛冠或大的鸟羽冠冕，是宗教仪式时专用的。在这些宗教仪式上，还要使用面具，也要演奏圣乐的乐器。由于圣乐是远祖的声音，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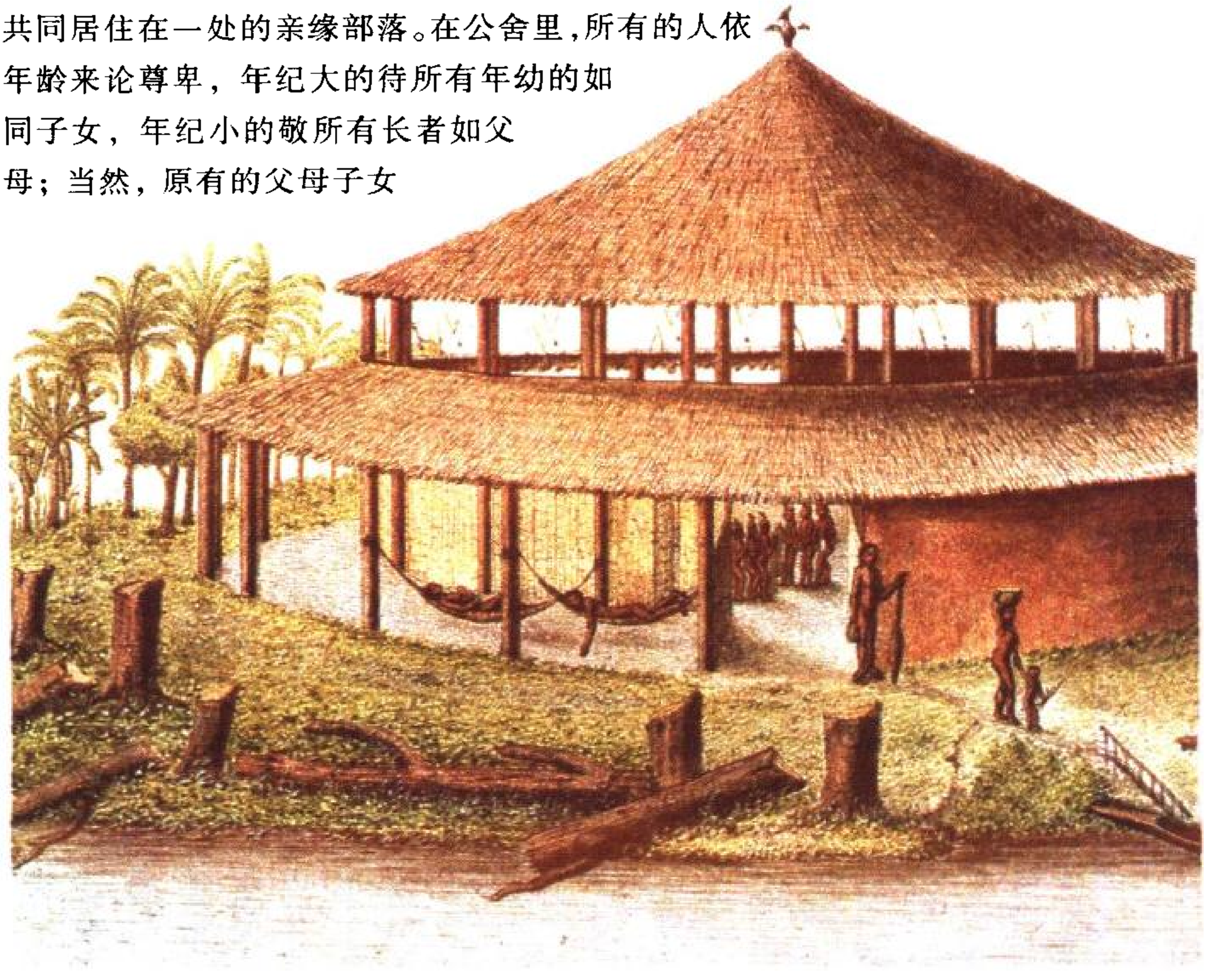
禁止妇女观看这些乐器。在这类场合里，男人排列成庄严的仪仗队形，挥舞着狼牙棒和剑。这些武器如今只用于仪式上，但是在过去，这些是图皮族或加勒比印第安人举行食人仪式时，用来处决俘虏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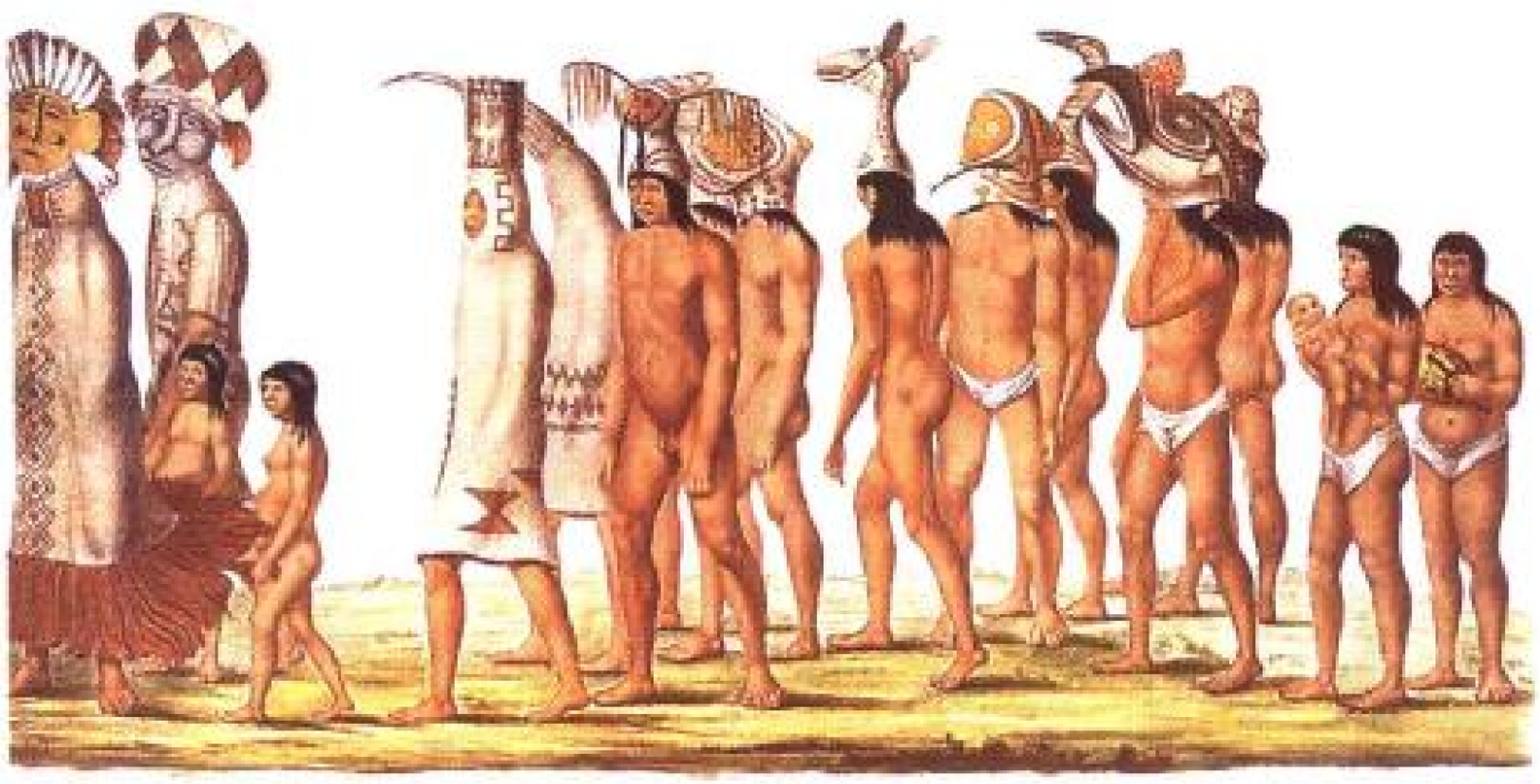
部落公舍落成时，狂欢几日不休

部落公舍是永久基业的象征。这种房子如一个村庄广场，通常有屋顶，能供百人居住。许多小房间在外围，排列在房屋四周，由中心点向外呈扇形分布。

这种房屋结构，具体呈现出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单位；这个基础不是一对夫妻，更不是个人，而是共同居住在一处的亲缘部落。在公舍里，所有的人依年龄来论尊卑，年纪大的待所有年幼的如同子女，年纪小的敬所有长者如父母；当然，原有的父母子女

索里莫斯河(Solimões)上，有一支图库纳人(Tukuna)，生活在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三国交界处，是规模颇大的印第安民族。两百年来他们一直与白人和睦相邻，并且仍然保有自己的社会文化。但是就在最近，国际新闻界披露了他们在巴西遭到屠杀的事件。





“雅诺马米人的宇宙观和他们的住所形式之间，关系密切。中心广场就是天空的中心位置。支柱是阴阳两界的中间人，也是萨满升天的工具。因此，天幕按照凸面结构设计，中心则是一个圆台；周边慢慢降到地平线，触及人间世界。”

利佐
(Jacques Lizot)

之间，仍然维持他们的血缘关系。绵延了几代的家族，可共同居住一个屋顶之下。这种公舍象征了印第安人的宇宙观，以及宇宙进化论，是每个印第安人都要学习，要认识的一本书。

村庄外是森林，在庄子与森林之间开阔的土地，栽种了树薯，这是印第安人做面包和酿酒的原料。他们还种了香蕉树，以及少量的甘蔗、菠萝或番木瓜。若干年后，当雨水损坏了屋顶，冲走了果园肥沃的表土层，这时此处就需要休耕，整个群体也会迁移到新的地方。这群人重新开垦土地，修建部落公舍；然后，新的落成仪式又将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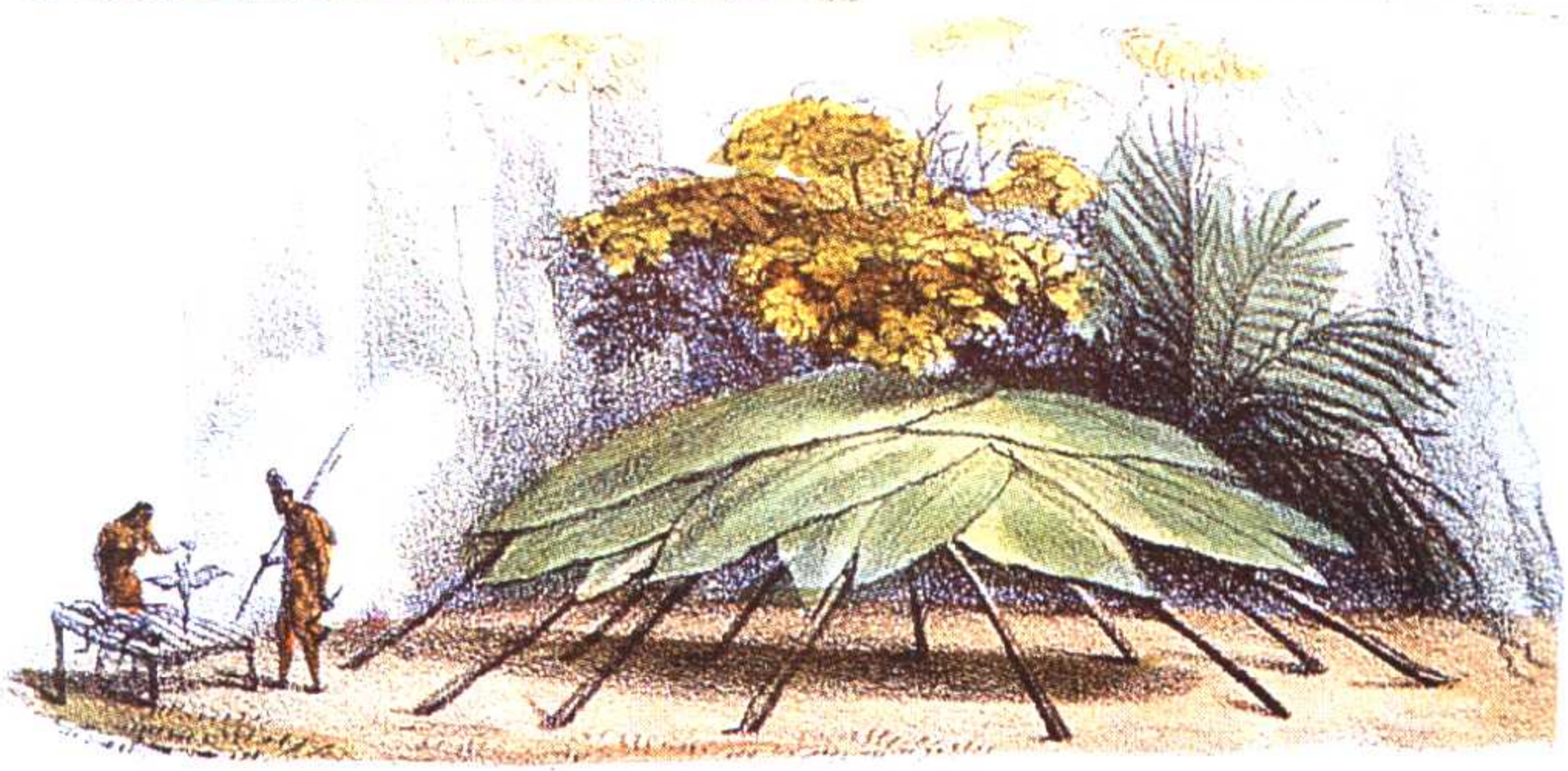
雅诺马米人既怕水又怕光，于是他们逃入森林深处，住在远离河流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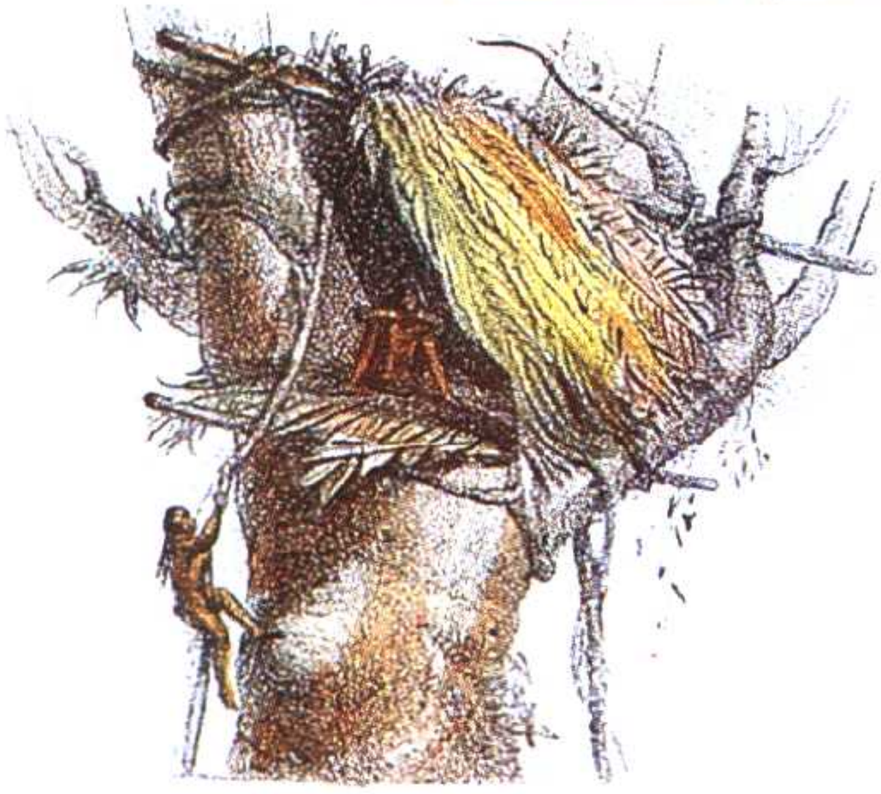
雅诺马米人的领地，跨越委内瑞拉和巴西边界，可能代表了存留至今的最古老的印第安文化。他们不断迁移，但与大自然互依共生。男人们的所有行装，就是一张弓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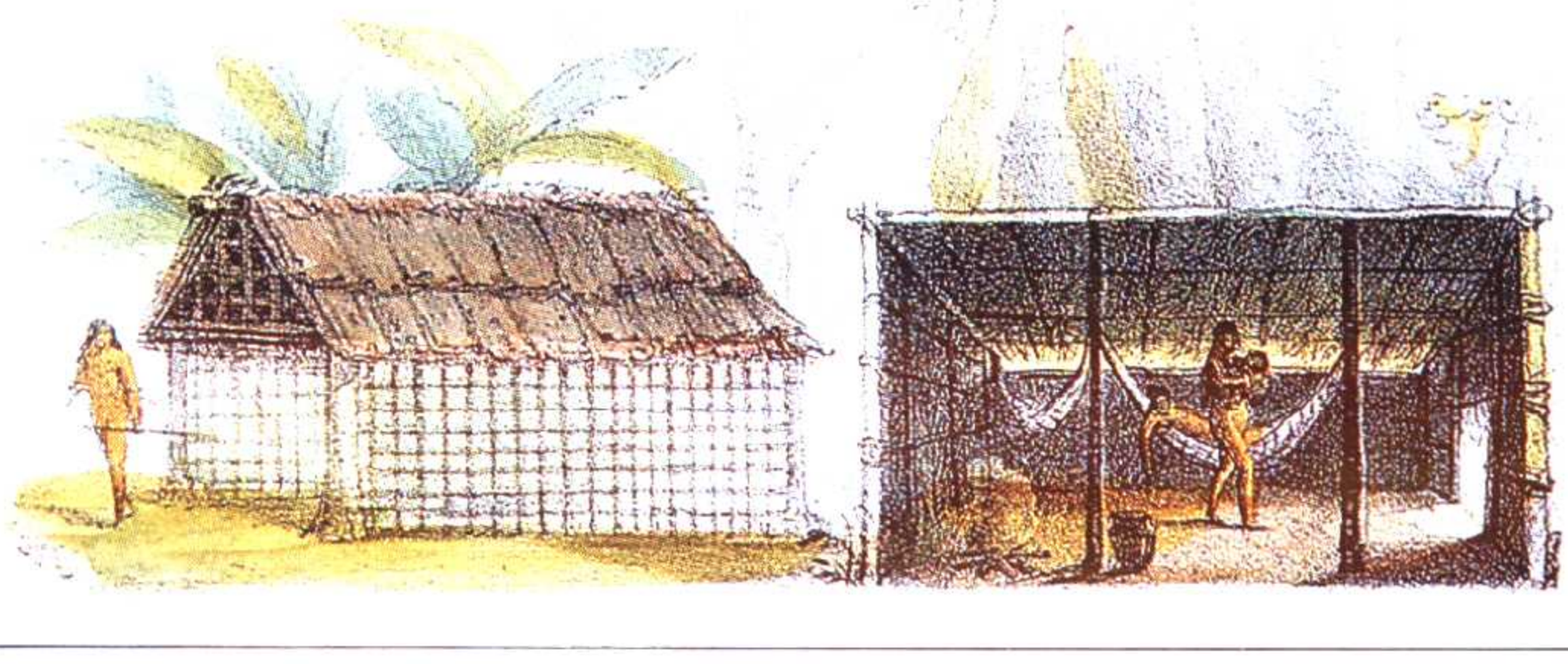












“豹猫的精灵啊，请你降临到我身上吧！埃库拉(Hekura)，你没有帮助我！漫漫长夜里，我想着复仇的事。我看见了秃鹫的精灵和月亮的精灵。月亮的精灵出现在村寨，想着要吃人肉，这时候，它被苏伊利娜(Suhirina)的箭射中了。从伤口流出的血里，生出一大群秃鹫。月亮的精灵，秃鹫的精灵，你们都是吃人肉的。秃鹫，你的头沾满了血，鼻孔里爬满了虫。蜻蜓聚集在天空。奥马鸟(Omawe)在地上用弓钻孔，从这洞里喷出水，直冲云霄，形成天幕。上面有蜻蜓聚集，上面住着口渴的人。让雨水落到我身上吧！奥马鸟烧伤了我的舌头！让他们润湿我的舌头，让它清凉！那些命令恶魔夺走我们孩子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将受到我的惩罚！”

一个雅诺马米族的萨满为一个死去的孩子祈祷的咒语

利佐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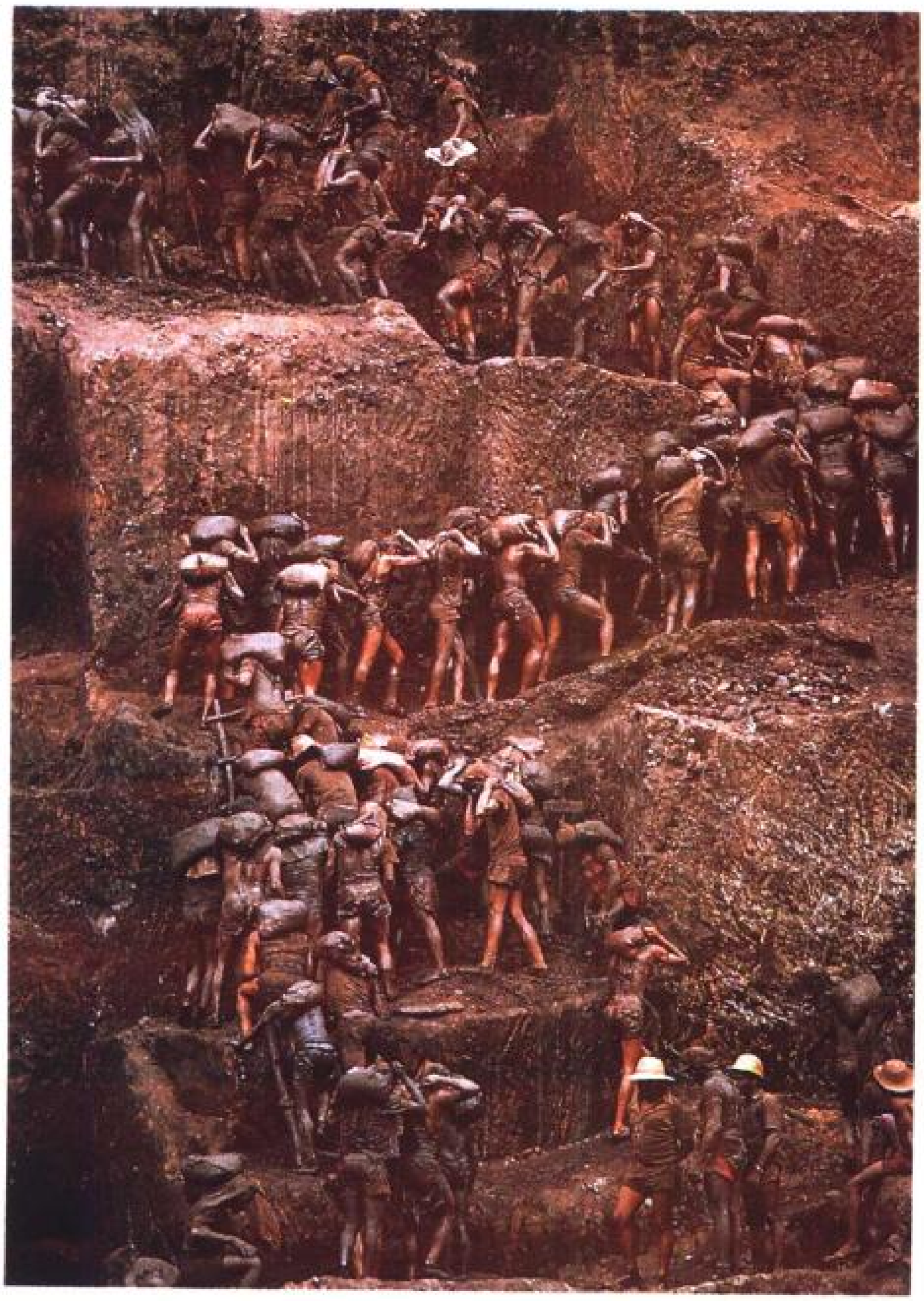
支比人还高的箭，以及一根可抵半张弓的粗短木棍；背上挂一只小竹筒，里面装几支备用的箭头和一支铅笔大小的细棍，棍尖上用绳子捆扎了一颗刺鼠牙。

雅诺马米人天生骁勇善战。他们以猎取动物和采集果实为生。他们随处寻找食品，偷取蜂蜜，徒手捕捉洞穴里的犰狳。他们吃得很简单，除了肉类弄熟了吃以外，其他大多生食。他们在用树皮条子编成的小吊床上睡觉。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他们生活在一个资源丰富的鬼魅世界里。

南美洲最大的原始部族，正为生存而挣扎

雅诺马米人能够繁衍到今日，并且能有如此惊人数量的人口，原因是否就在于他们至今未与白人接触？反过来说，他们如今仍然漂泊，仍陷在险境，是不是也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其他文明？但是无论如何，二三十年前，雅诺马米人的人口还在增加，也并未全

雅诺马米人的领地比七个台湾还大一些些，不久之前，还是亚马孙河地区最后一块净土。1949 年至 1950 年间，白人第一次和雅诺马米人的部落接触，当时相安无事。那时雅诺马米人仍是传说中可怕的人；雅诺马米人眼中的白人，则是恐怖的吃人精灵。1960 年代，由于人类学家利佐的鼓吹，才开始对雅诺马米人进行科学的研究调查工作。如今，利佐已经与雅诺马米人共同生活了近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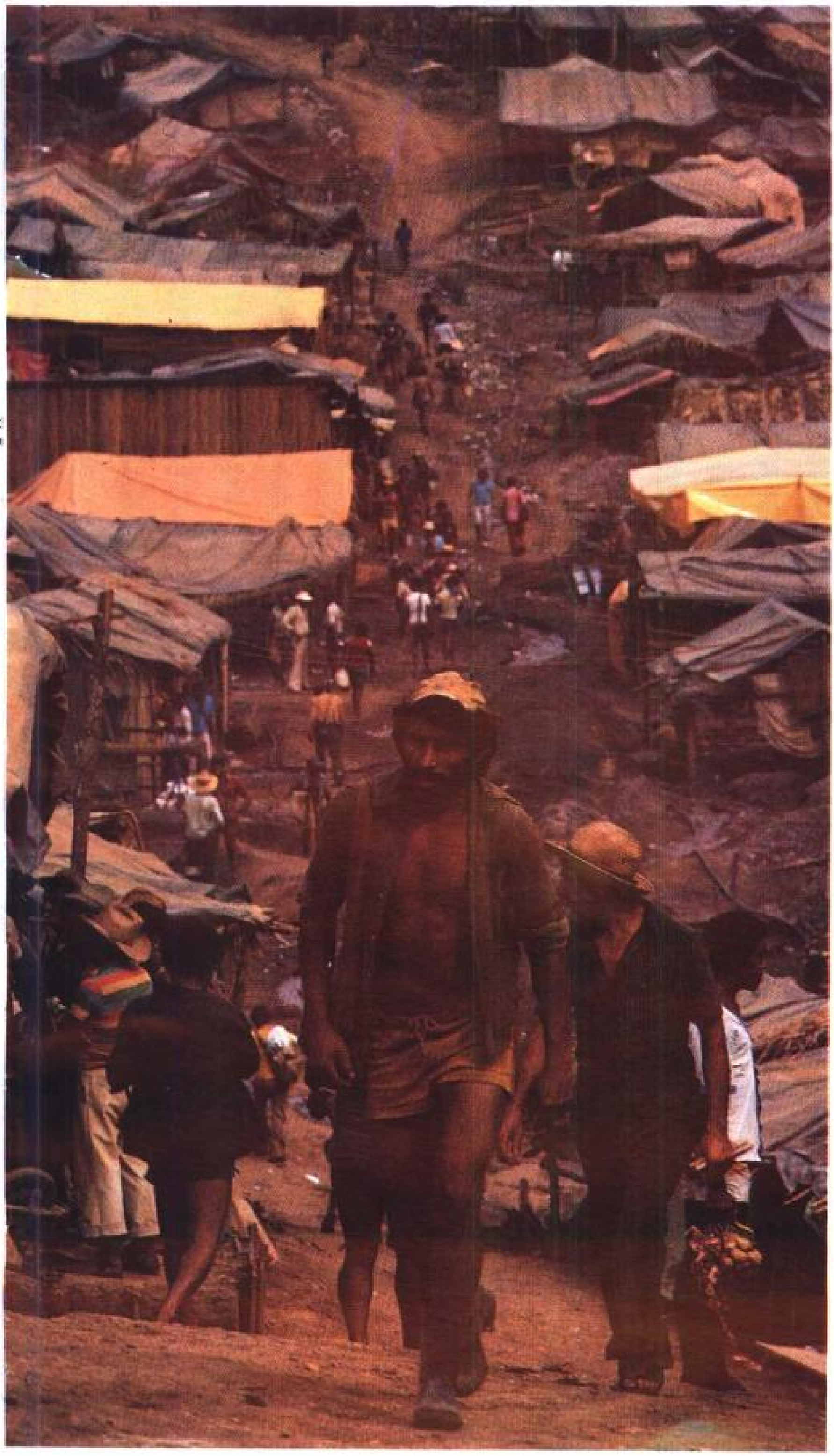


然遗世孤立。委内瑞拉境内的雅诺马米人，发展出独特的物质文明，完全没有借助白人世界的帮助。

他们有独木舟，有棉绳编织的吊床，并种植了少量的香蕉和树薯。这可能是受到定居的耕作部族耶夸纳人(Yekuana)的影响。这两个部族厌倦了征战，现在他们互通有无，甚至互相通婚。现在这里起了变化。如果不是突然涌进了寻找黄金和钻石的白人，也许这个一直与外界隔绝的世界，会继续平稳发展。

如果巴西的采矿者没有发现，在帕里马山脉的亚马孙河谷地中，蕴藏有大量的金矿和钻石矿，雅诺马米人可能还有幸像过去一样，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400 年前，囚禁在伦敦塔中的罗利爵士，想要见上一面的镀金人，又死而复生了。1987 年再度燃起的寻金热潮，把 4000 个人——连同其文化和传染病——一起带进了雅诺马米人的世界。因此，雅诺马米人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一方面，由人类学家和传教士代表的白人世界，尊重雅诺马米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特征，记录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为他们开办一家医疗所和三所双语学校，使他们尽量少受文明世界的干扰。但是，另一方面，白人世界以汹涌的移民浪潮，来危害他们的文化和生存的完整。





历史在太空时代竟然会重演：肚子和钱袋两空的投机者，长途跋涉前往帕里马山脉，登上尚未受破坏的山，去“获得传说中的金属”。勒·克雷齐奥(Le Clézio)写道：“为了西班牙征服者口中的金子，他们杀人，破坏，残酷镇压反抗者。”1988 年 5 月，英国伦敦的“国际幸存者组织”发出警告：“雅诺马米印第安人今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光只上个月，就已经有两万名淘金者侵入了他们的土地。”流行性感冒、腮腺炎、麻疹和性病到处传染。野兽逃亡，河流污染。

白人入侵五百周年之际，亚马孙河流域有新的访客，寻宝者纷至沓来

根据统计，大约有四万名“淘金客”涌入巴西，一年的交易金额，约有八十亿人民币。继寻找黄金和钻石的人、伐木工人和移民之后，各种各样的开发者、工程师、技术人员等人，接踵而来，如入无人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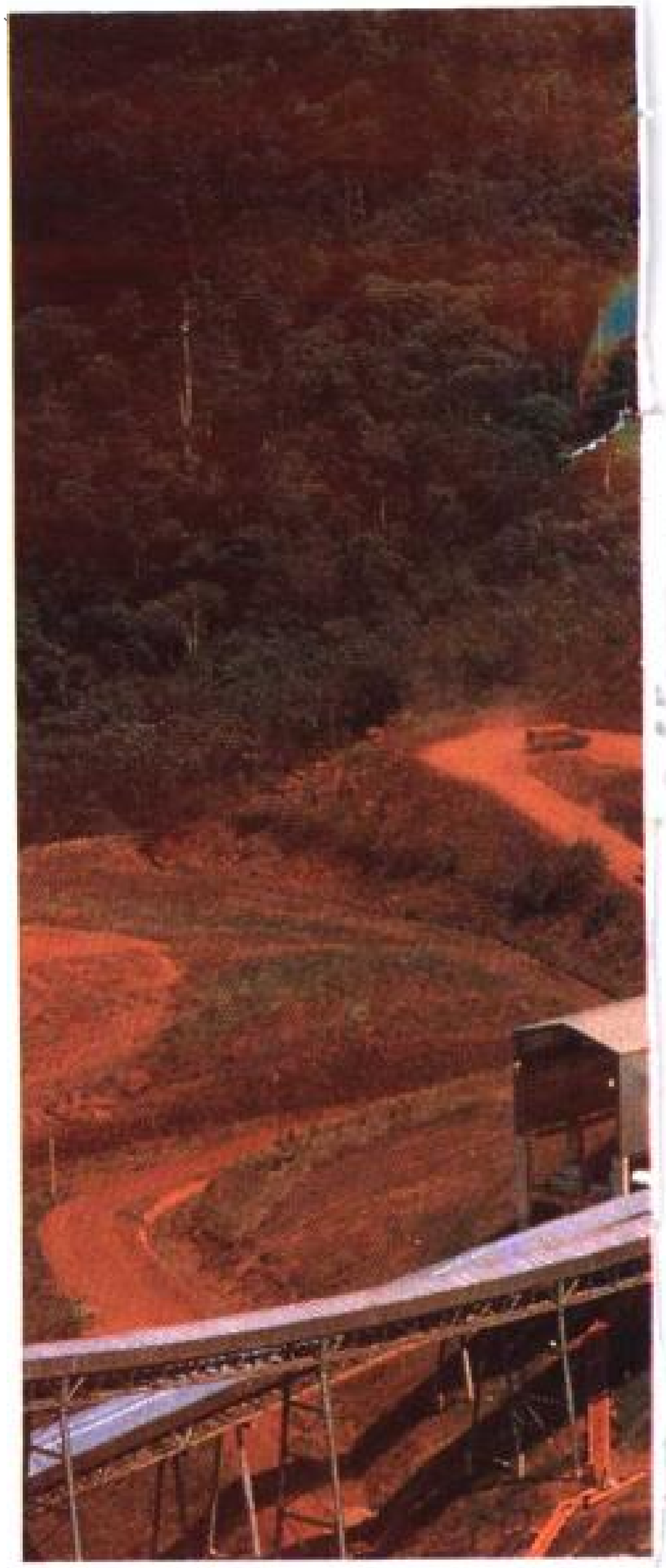
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最可怕的，要算是那些开发经纪公司。他们以最现代的技术为强大的后勤支援，在亚马孙河流域整个地区展开行动，从中心到边缘，不放过任何地方。除了耀眼的宝石和价值不赀的稀有金属之外，还发现了丰富的各类矿藏：铁、煤、石油、铝矾土、铀、铜、铅等等。全球的大企业闻风而至。



这阵人潮和寻宝热带来的影响，让人怵目惊心。大自然与人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已经完全乱了；雅诺马米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至少有一千五百名族人，死于霍乱、肺结核、性病等传染病。这是以前没有的事。雅诺马米人说：“他们带来米和麦，但是我们生病了；他们说是来交朋友的，但正在伤害我们。”

1987年，八百万公顷森林焚毁，这不只是印第安人的损失，更是对全人类的威胁

森林也和原住民一样受到威胁。这威胁来自工业采掘，也来自现代移民在这片土地上的开发和榨



在亚马孙河东部实施的“大卡拉加计划”（Gran Carajas），是一个铁矿联合开发计划，目的在使巴西成为当代世界强国。这个计划所使用的土地面积，等于英、法两国领土总和。一系列的大型水坝，为这个计划及一个大规模的农业计划提供能源。



取。这些移民中，有合法的油料植物种植者，也有不法的古柯碱种植者。此外，威胁还来自滥伐森林：遭受破坏的林地，在雨后都出现了土壤红土化和沙漠化的现象。

在这“地球之肺”亚马孙雨林上的野蛮开发，危害了全人类。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滥垦，并不全是合理经营的大企业造成的，本地农民长久以来的开发方式，也要为雨林危机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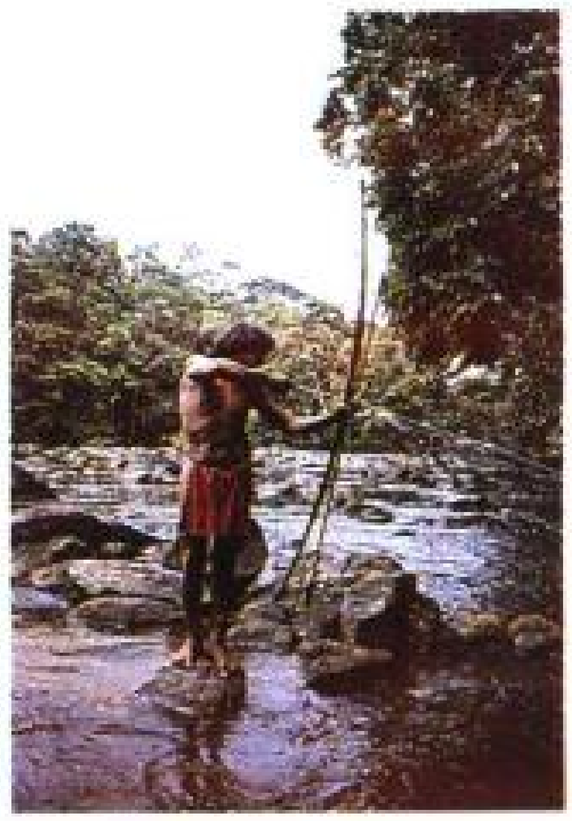
大庄园主或受饥饿驱使的穷苦农夫，不论在森林里或是在新近发现黄金和钻石的山上，这儿的人

这地区的印第安人有130000人。对于他们来说，发展意味着由白人带来的流行病和污染，意味着森林被滥伐，社会崩溃。

们不再顾忌杀死印第安人,不担心砍倒树木。

如果开发是零星的,在森林中小范围进行的,像印第安人那样,只是垦地而未除掉树根,那就不危险;但若是用推土机铲平大片土地,火烧地上的大规模耕作,就成了导致沙漠化的最直接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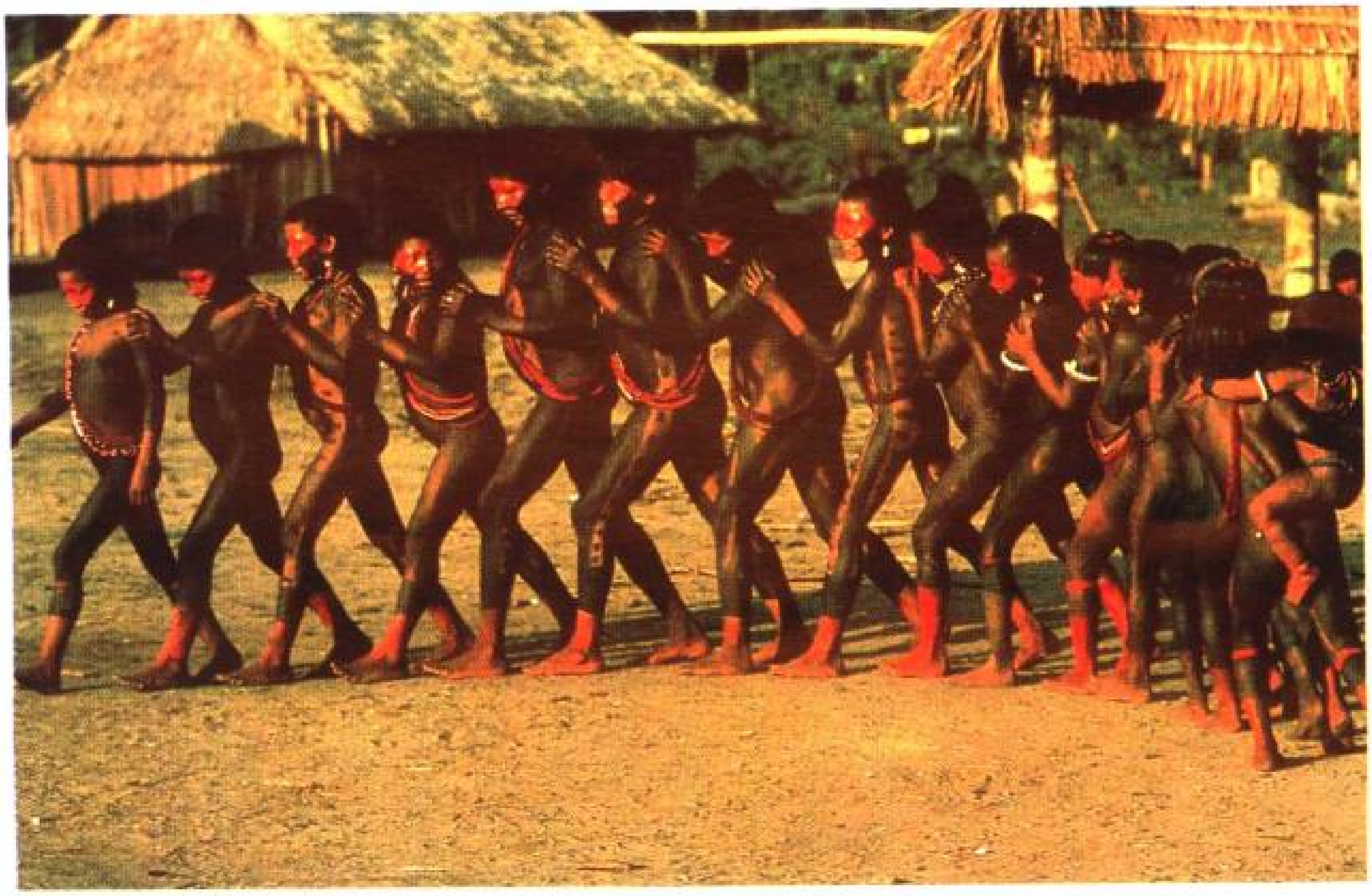
那些拥有上百万公顷或几十万公顷土地的大庄园主,任牲畜群践踏大片土地。这些不恰当的开发方式仍然持续着,但政府主管机构无能为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原始林地广袤无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居民的封建性格,结果就演变成为悲剧。



大规模发展的工业,不是水污染的唯一原因。淘金者使用汞来处理金砂,有毒的废水污染了河流。

亚马孙河流域的巨骨舌鱼(pirarucu)成了环境污染的牺牲品

不当的开发,也危及亚马孙河水域的流量。亚马孙河不仅是这地区不可缺少的运输网路,并且提供鱼获,使得动物性蛋白质的来源增加,不限于林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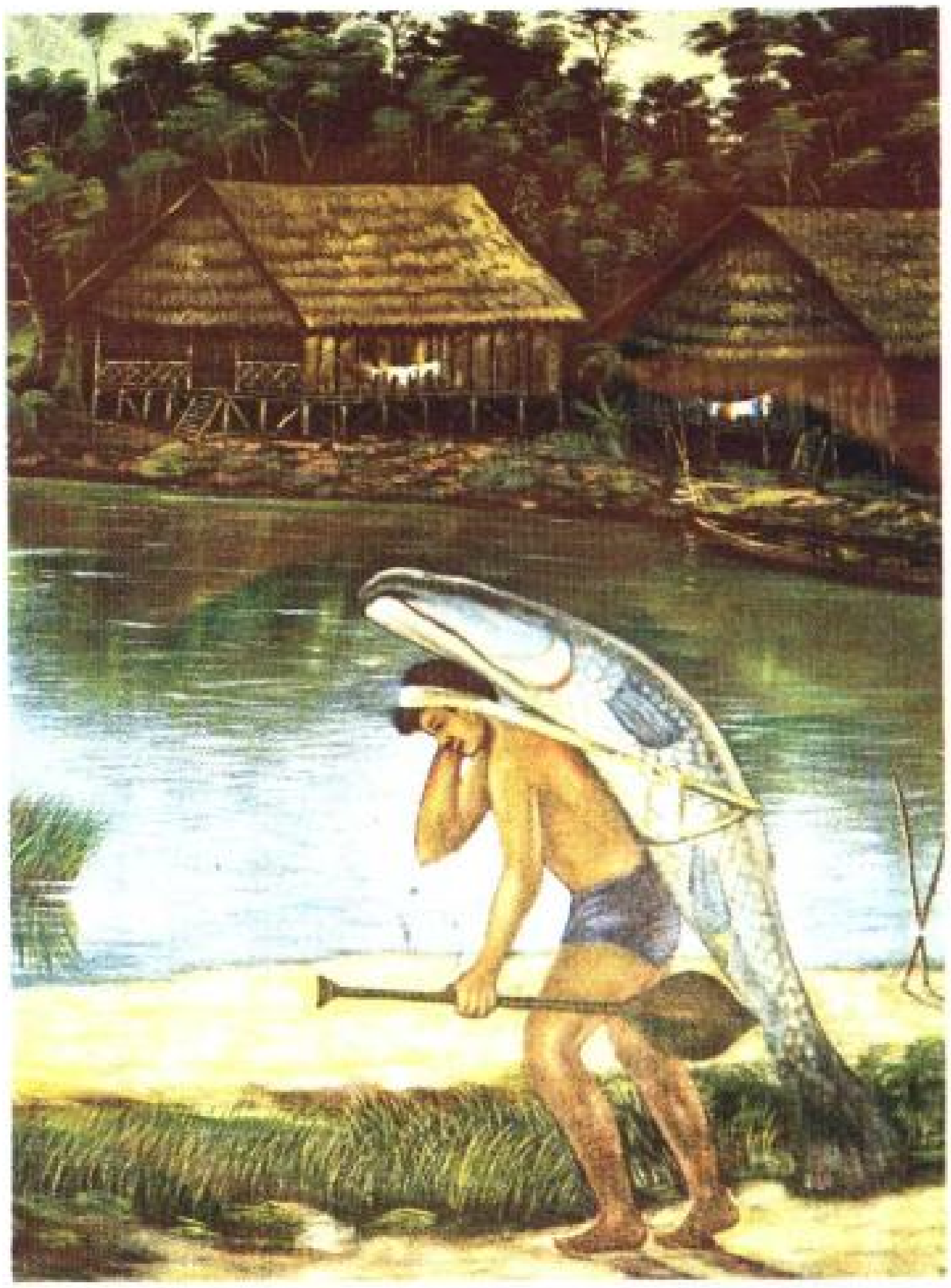
狩猎所得。大水坝不断增加，污染迅速蔓延，使得亚马孙河流域的主要特产巨骨舌鱼绝迹了。

巨骨舌鱼看上去可怕，但不伤人。这一种大型淡水鱼，往往重达200千克，一直是原住民的重要收益来源。在20世纪初，这儿的人仍在买卖巨骨舌鱼。风干了或盐渍了的巨骨舌鱼，被人称作是淡水鳕鱼。

在较高处的山涧溪流中，淘金者所用的汞，毒害了几百公里长的河道中的鱼类。有些地区猎物稀少，土地贫瘠，一块树薯的重量只有别处栽种的四分之一。因此，食物不足和其他灾祸，导致村落人口剧减。

许多未经缜密计划就设置的水坝，根本没有什么能源价值，却把有几千名印第安人居住的保护区，变成蓄洪处。

巴西政府兴建水坝的政策，使得欣古河地区的印第安人饱受其害。阿尔塔米拉计划(Altamira)，淹没了7200平方公里的土地。



投机者的无情剥削

如果一个森林地区十分偏僻，明显没有开发价值时，印第安人，特别是还未开化的印第安人，就成为这种投机把戏的牺牲品。印第安人自己参与了开发工作，但他们受到无情的剥削，生活每况愈下；眼看着一个美洲民族即将趋于灭绝。

于是，有人这么认为：印第安人曾经与周围环境保持和谐的生态平衡，尽管他们有时还食人肉，但他们是真正的文明人，而剥削他们的人才是野蛮人。

有人说这是乌托邦式的想法；也许是吧。不过我们

欣古河上游，由于有公路贯穿，于是著名的阿拉圭亚(Araguaia)国家公园被分成几块。在这条河上建了许多水坝，将卡亚波人(Kayapo)和许多其他印第安部族逼入绝境。



来看看实际情形：巴西许多高级官员就直言不讳，无论是否人道，印第安人决不会成为开发的障碍。巴西现有人口一亿五千三百八十万，人口学研究所预估，巴西的人口很快将增至两亿，三亿，最后会高达五亿。森林中的20万印第安人，相形之下简直无足轻重。

印第安人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

威胁已经浮现。到 20 世纪末即将出现新问题：有些印第安民族明白，他们应该想出一个不必动用武力的防御策略。弓箭有时确实有吓阻作用，但他们想用白人的语言和法律，与他们同在一张桌前面对面，展开对话。大多数居住在安地斯山脉温带气候区的印第安人，已经习惯与白人为邻。在巴西亚马孙河流域南部，有几个重要部族也是如此。

他们组织了各种协会，团结在一起，以宪法赋与他们的权利为武器，以保卫自己的自然资源和精神遗产为目标。接受一切来自其他阵营，但是可以作为同盟或保护者所提供的援助。这是我们在迈向 21 世纪时必然面临的重大变革。

现代传奇人物，印第安人的调停者暨保护人朗顿元帅，16岁时入伍，当一名普通士兵，展开他的军旅生涯。他以实证主义的理想，在巴西政府的赞助下，于 1910 年创立了“印第安保护局”。这是美洲第一个有关印第安事务的组织。在他去世 40 年以后，1972 年，巴西的官方报纸如此评论这个消失的组织：“在朗顿人道主义光芒下诞生的印第安保护局，根本无法完成它的使命。〔……〕对印第安人及其财产的罪行，应当归咎于缺乏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上的法律。森林和土地的劫掠，都源于此。”



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如何对话?

20 世纪初，亚马孙河沿岸的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没有赋与印第安人宪法所赋与的权利。1910 年，橡胶丑闻爆发，终于迫使巴西政府成立“印第安保护局”。这是第一个保护印第安人不受饥饿或贫困之苦，不受白人剥削，以及防止传播疾病的官方组织。

巴西人朗顿 (Candido Manáno da Silva Rondon) 上校，是最早提出主张，要成立一个印第安保护机构的人；机构成立后，他也是领导人。他的名声家喻户晓。1956 年，在他 90 岁高龄时，还被擢升为巴西元帅，几年后他就去世了。他留给印第安保护局一句口号：“必要时可以死；但永远不要杀人。”即使这话充

1913 年至 1914 年，卸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由朗顿陪同，作了一次亚马孙河流域的科学探险。他说朗顿是一位“英勇的军官，品格高尚的绅士，一位不屈不挠的探险家”。





满人道精神，但也随着他的逝世而烟消云散了。

隶属于农业部的印第安保护局，陷入了一连串的丑闻，虽然它是无辜的，却在受挫后始终无法重新振作起来。1972 年，印地安国家基金会取代了事务局，归内政部管理。这是一个进步。

大多数亚马孙河流域的国家群起仿效巴西。各国根据不同的立法方式，纷纷成立了属于内政部的机构来负责印第安人事务。有些国家承认：印第安人有充分资格享有与其他国民一样的权利和义务。而其他国家，包括境内集中了亚马孙河地区一半印第安人的巴西，视印第安人为少数民族，他们没有选举权，他们的各种权利由他们的监护机构处理。

"特此承认印第安人的语言、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信仰和传统；并承认他们承袭已占有土地之天赋权利。非经国会之认可，并与有关部族磋商，不得在原住民土地上进行水力资源利用，矿产资源勘探暨开发。"

如果巴西执行了自己的法律，可就是大进步了

1988 年 6 月的巴西宪法，依然没有赋与印第安人选举权的条款，这在宣称为印第安人争取人权的捍卫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弹。

有人公开指责，说这是专制政治下的疏漏；另一些人则认为，政府不能只承认那些已经习惯于白人文化的印第安人——只因为他们也说葡萄牙语——而不顾那些选择留在森林里的印第安人。他们主张，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也主张抵制那些狂妄的冒险家，他们总是理所当然地掠夺印第安人土地。

巴西的新宪法，承认印第安人拥有既有土地的土地权，以及该土地之地下资源的开采权。不过，国会仍然有权，赞同或否定企业去开发相关资源。

所以，亚马孙河大部分地区的印第安自救团体都知道，他们族人在土地、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基本权利，已经被大家承认，至少有文字为证。身为自己部族的代表，他们责无旁贷，要为缩短法律与具体执行之间的差距而奋斗，不要让这些高尚的原则，在热带雨林的天空中烟消云散。

“印第安人承袭已占有的土地，有免于遭受剥夺及废止的权利，并永久有效。”

巴西新宪法第 266 条

1988 年 6 月



森林里的印第安人注定会灭绝吗?

由印第安社会各个阶层组成的互助机构，以及自卫性的协力会一一出现，他们来自亚马孙河流域地区的各个村庄、部落、民族和国家。

这些印第安人证明了自己能够和白人同桌谈判，极力争取自己在文化、语言和土地方面的权利。尽管现存事实有些苦涩，却仍证明了现代社会本是一体，并非总是破坏个人意志，强迫不同团体接受另

一种文化。印第安文化紧密地将个人与团体结合在一起，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只要他们持续要求这些权利，他们的独立性就没问题。

因此，“印第安人是否正趋绝灭?”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回答：“不会”；这是指有代表参与会议的印第安民族而言。其中有些生活在森林里的部族与外界几乎没有接触——在亚马孙河流域内的 80 至 90 万印第安人中，有一大半处于这种状况。



工人在修筑横贯亚马孙地区的公路时，根本不在乎他们即将破坏当地的平衡。这地方表面上看来一致，其实这儿已划分成狩猎区、植物采集区和部落迁移区。

最后的雅诺马米人

雅诺马米人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的人口约有16000左右，是至今未开化部族中最大的一支。当代考古学最好赶快运用，因为这种状况恐怕不会持久。

五个世纪的幻想与噩梦之后，亚马孙传奇的结局，竟会是镀金人被谋杀了吗?

外人发现他们生活在一座黄金和钻石的宝山上，于是那些“异乡客”，一手持镐一手拿枪，就这样闯进来了。在今日的巴西领土上，“异乡客”人数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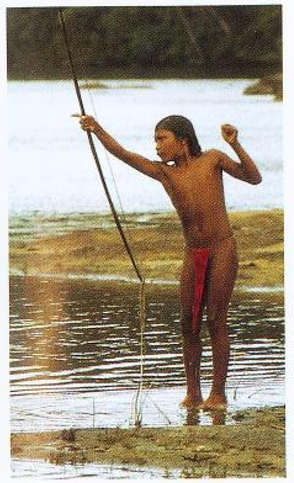


是雅诺马米人的一倍。雅诺马米人的厄运开始了；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孤立无援。与他们通婚的部族只有耶夸纳人，但是这部族住得很远。整个民族志学界为雅诺马米人的命运感到不安。

新成立的巴西政府和以前的政府一样，并不急。关于雅诺马米人的自然保护区计划，陷入了诡辩的泥沼；然而，每天却有 200 到 300 名的“异乡客”，在森林中心地带，由军人修建的机场上着陆。该地区“异乡客”可以进入，却禁止传教士、民族学家和其他考察人员进入。从这情况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民族志学家和研究亚马孙河流域的人员，很可能会失去发言的机会——他们是真正关心这土地的人。

巴西人类学家里贝罗（Darcy Ribeiro），1979 年在巴黎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曾说：“作为人类学家，我没能达成自己的目标——拯救巴西的印第安人。是的，仅仅是为了拯救他们，我努力了 30 年。我失败了。我曾希望把他们从暴行中救出来。这暴行已导致许多印第安部族灭绝。在20世纪，230个部族的印第安人当中，已有80多个部族消失……把他们从辛酸和低落中拯救出来吧。这辛酸和低落，是由传教士、官兵、科学家，以及地主造成的。其中尤其是地主最为凶残，他们千方百计剥夺印第安人最基本的权利，生存和延续文化的权利。”



巴西新宪法虽然允诺要保障印第安人的利益，今日却又有一个官方计划，即将使六万印第安人的生命，以及他们赖以维生的土地陷入绝境。在捍卫国家主权的幌子下，名为“北部战壕”的计划，其实是要建立一个直属国家军事和安全部门的禁区。这军事区沿巴西国境线，长 6500 公里，纵深 150 公里，占全国领土 14% 的面积。在这片 9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准原住民划分自己的疆界，而把土地特许给工农业的开发者。原住民只能作为这类“殖民地”的工人。印第安人失去了法令的保护，其中有许多人是长期以来居住在跨国边界上的，他们突然就被剥夺了一部分的生活环境。

万籁俱寂。没有一声叫喊。没有一丝声息。





希瓦罗人

卡克塔河

普图马约河

马拉尼翁河

伊基托人

基多

乌卡亚利河

亚马孙河



哥伦比亚
安地斯山

太平洋

秘鲁

拉·孔达米纳



洪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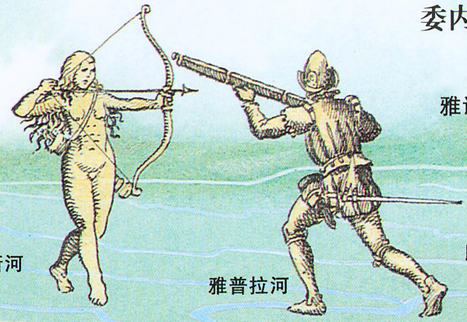
蓬普朗



水在流动。森林在热气蒸腾中闪光。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雅诺马米人

阿帕波里斯河

索里莫斯河

阿拉瓦克
印第安人区

图库纳人

雅普拉河

奥马瓜人

茹鲁阿河

维托托人



普鲁斯河

亚马孙省



马德雷·德·迪奥斯河

彼德拉斯河

贝尼河

阿克河



巴拉圭河

圣马丁



圭亚那

奥里诺科河



布朗库河

内格罗河

亚马孙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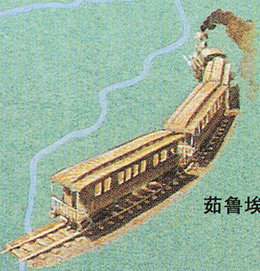


马瑙斯

马代拉河

蒙图鲁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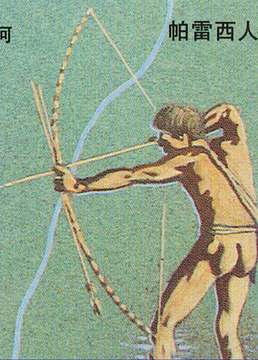
帕林廷廷



茹鲁埃纳河

阿里普阿南河

帕雷西人



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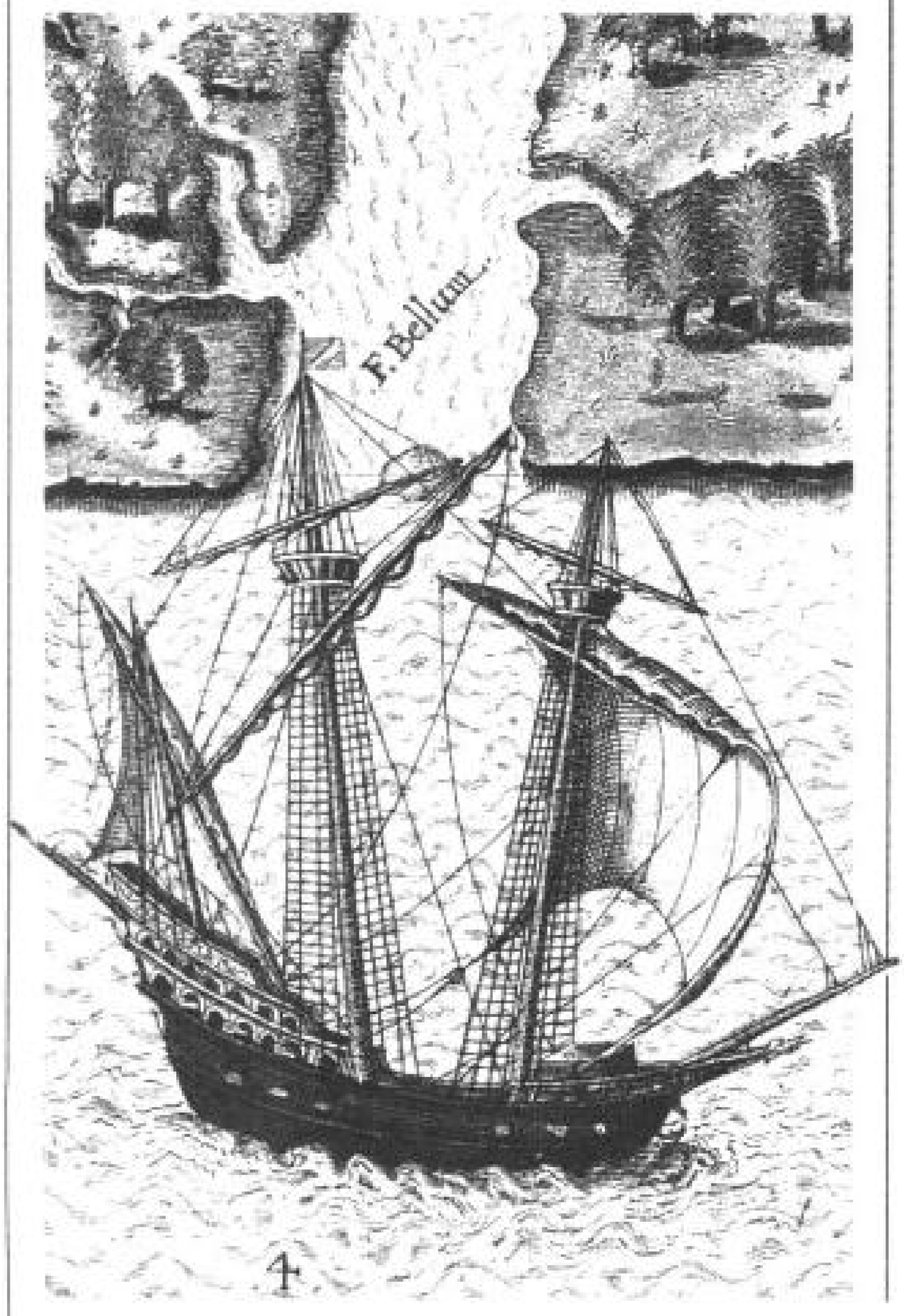
瓜拉佩河

见证与文献



奥雷利亚纳河

1543年6月7日，奥雷利亚纳应讯上法庭，为自己对皮萨罗的行为辩护。塞维尔当局不认为奥雷利亚纳有“叛国”之嫌，反而任命他为亚马孙河地区的总督。但是，他的梦想没能实现。



奥雷利亚纳那个时代，探险者出海所乘的船，大多是像图里这种双桅帆船。这种船多半由囚犯当桨手。

发现新安达卢西亚和殖民协议

王子〔诏曰〕：

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船长，既然您愿意为国王效劳，为他扩展王国，愿意回到那块土地去探勘和殖民，好让居住在上述河流与土地上的人民了解我们的信仰，〔……〕既然您恳请我给予您统治权，去统领前已提及的河流中，某条即将要发现的大河；职是之故，我要与您商定如下的合约和协议：

首先，您必须从卡斯提尔王国带领300名西班牙人，分别是100名骑兵和200名步兵，去探勘我们命名为新安达卢西亚的土地，并在该地居住。这人数似乎已足够你们在那里殖民和自卫。〔……〕

此外，依照我们的印度委员会(Conseil des Indes)的决定，您应当带领委员会派遣给您的八名传教士同行。他们负责当地土著民族的教育与宗教改宗事宜，您要保障这八名传教士的交通和衣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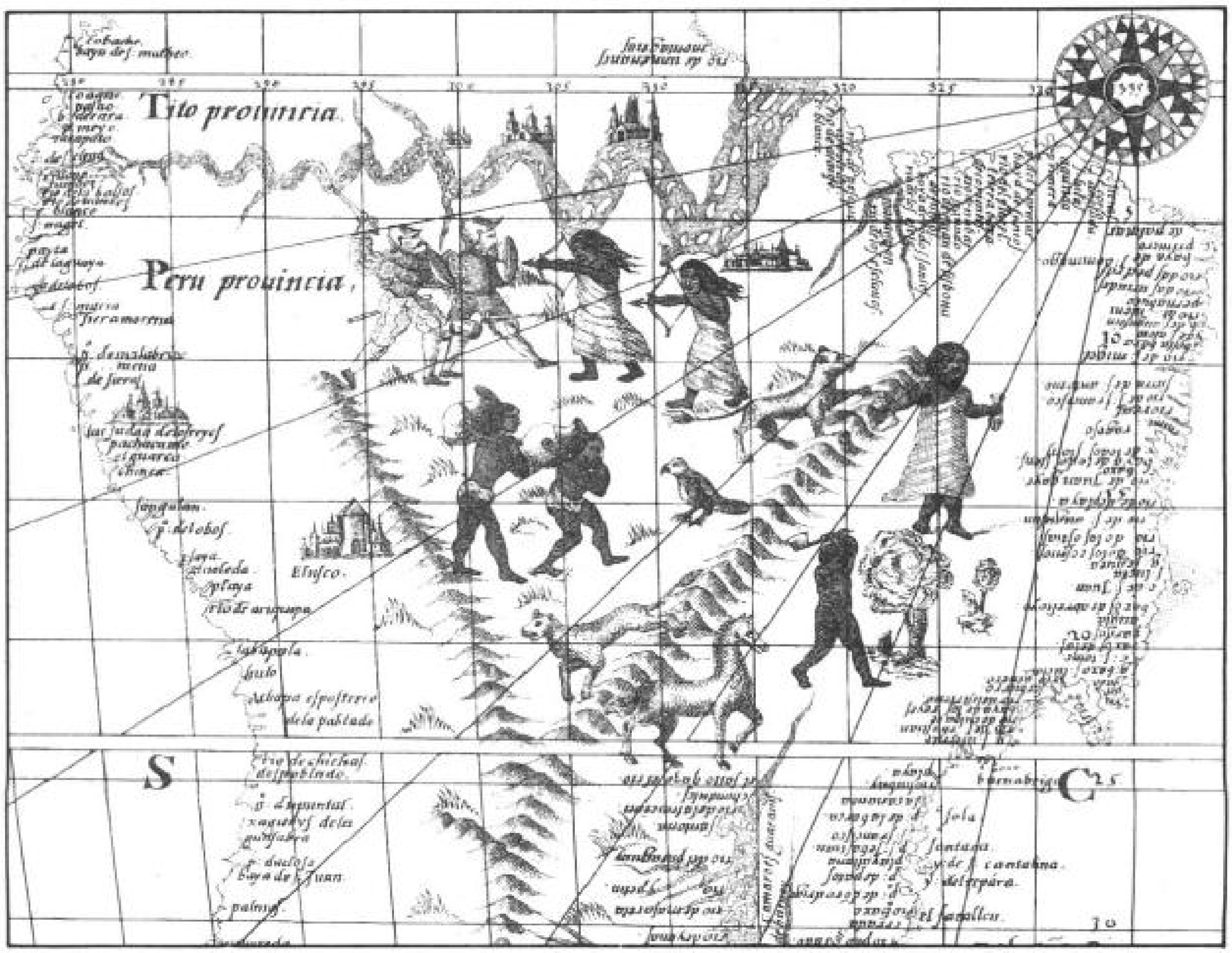
此外，您必须从以前出发的河口开始，逐步探勘和殖民。一旦进入该河口并抛锚休整后，您要先后带领两艘快艇或其他船只，向上游

前进。在这些船上，您应当配有一些性情温和的人及传教士，他们会懂得如何采取恰当的方法，以说服该地区的土著接受和平。

另外你还要带一些专门人才，他们要懂得探寻和确定河道与入海口的地界，探察所有支流的入口，要会观察道路和航行情况，指出航道。当第一艘船回来向您报告他们的发现后，您再派一艘船更朝前去，继续探察河道和土地。如果您切实遵守这些规定，你们就永远不会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

此外，如果在你们到达之前，已有某个总督或船长先发现了该地区，并已在部分土地或河流上殖民，您必须及时向我们报告，以便我们告诉您如何行动，以避免对他们造成伤害。您要避免进入他们已经发现和殖民的地区；即使这些土地在你们的司法权范围以内，也不要进入。这是为了避免以前在秘鲁和其他地方发生过的事端；〔……〕

这张 16 世纪的地图，出自欧洲人之手。图中描绘了印第安人与白人作战的情形，也介绍了美洲的风土，诸如山川、河流、动物、植物——当然，相关的地理位置并不准确，对于文物的描写也失之粗略。





为了侍奉天主，为了赐您个人荣耀，我们任命您为由您发现的河流沿岸土地的总督兼总指挥；同时赐给您该河直线距离200英里。您可在与军队一起深入该地区内部三年之后，再行选择。这块您发现的土地，以及年俸5000杜卡托给您颐养天年。〔……〕

此外，从您依协议所缴的殖民土地收入中，国王陛下将取其中的十二分之一赐给您。这是我给您和您继承人的终生厚待；〔……〕

你们应该找一些不会侵犯印第安人的地方，来建设你们未来的村庄。如果实在找不到这样的地方，那就与当地印第安人协商；或者依照协议内容，和同行的传教士及督察商量，斟酌采取适当的措施。

此外，无论是您或是您的随从，都不能强占任何已婚或未婚的印第安女子为妻，亦不得在买卖或交换行为之外，掠夺印第安人的金、银、棉花、羽毛、宝石，以及一切属于他们的东西。所有买卖和交换，均应在督察和传教士的同意后方得进行。所有违规者一切财产没收，处以死刑。

不过，若您和随从断粮了，就可以向印第安人购买或以物交换。如果因缺钱而无法购买，您可以用好言好语去商借一些食品。总之，永远不能用武力去抢夺。除非一切措施都已试过，由督察和传教士提出的方法也无效，而且已处于绝境时，才可以就地取得食物。

再者，不要用任何方式或借口与印第安人作战；不要借故挑起战争。为了自卫或为避免扩大事态时，战争才算合理。我们命令您，务

必让他们明白，你们不是去打仗的，而仅仅是为了向他们传播我们神圣的信仰。他们理当听从我们，以便能在我们的带领之下，认识上帝。

如果印第安人表现得过分骄傲，不回应你们所采取的和平姿态，不听从告诫，竟敢挑起战争；同时，你们已确定没有别的方法自卫或避开冲突，那么就稍微地，克制地打一仗，要尽量避免死伤和财产损失。



您和部下应该收拾起一切得到的衣服和首饰，悉数还给印第安人，以此证明，你们真的不希望他们受到损害；也让他们明白，这一切损失，都是由于他们不愿意相信你们所造成的。同时向他们解释，你们还他们东西，因为你们不是要杀害或虐待他们，也不是要抢掠他们财产；而是要表示友好，并替上帝和国王行道。

任何西班牙人，不论杀死或杀伤印第安人，都要按我们王国的刑律严加治罪。决不计较犯罪者是西班牙人，而死伤者是印第安人。

正如你们在前述法律中所见，国王陛下出于仁慈，希望所有印第安人都能蒙我们保护，让他们得到神圣的天主教信仰的赦免与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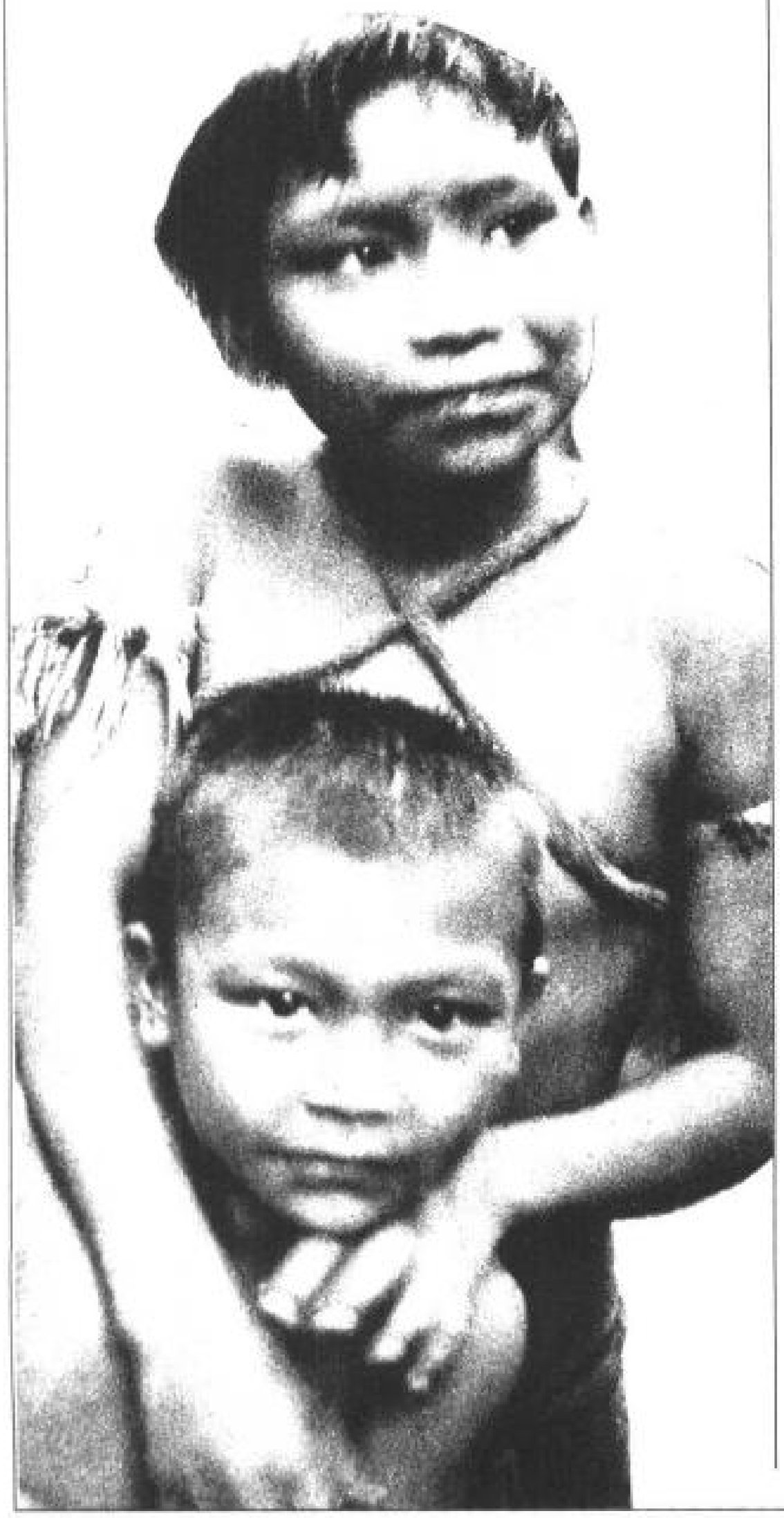
以是，您务必保证：您麾下任何一个西班牙人，都不得支配印第安人，不得虐待他们，不得阻止他们成为基督教徒，不得以前文所述的任何不当手段，而取得任何属于印第安人的东西。

颁给奥雷利亚纳第二次探险的诏书

1543 年

“高贵的野蛮人”?

欧洲人对印第安文化的看法，随时代而不同，因个人而异。从拉·孔达米纳，到利佐，道路十分漫长。



启蒙时代与拉·孔达米纳

如果要对全体美洲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就必须对他们详加描写。正如欧洲的所有民族，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各不相同，但对亚洲人来说，仿佛无甚差别；我在旅途中见到的各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也给我一种相似的印象(一个走马看花的旅行者，很难抓住细微的区别)。我在他们之中见到一种相同的性格本质。

这些人多半麻木不仁。姑且不论是否应该把这种麻木不仁称作冷淡，或鄙视它为愚蠢。这种麻木不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念头很少，即使有也只绕着基本需求打转。当他们有东西可吃，就吃个痛快直到撑破肚皮；当食品匮乏时，就尽量节食，一切都能忍受，不表示希望得到什么。尚未酒醉时，显得极为胆怯和懦弱。厌恶劳动。对一切光荣、荣誉和感激都无动于衷，只关心眼前存在的东西，并为现实所左右。不为未来担忧，不会未雨绸缪，不思反省。当没有什么使他们感到为难时，便处于一种稚气的欢乐之中，没有理由，不带目的，四处跳跃并纵声大笑。他们没有思想地度过一生，不恐惧变老这回事，但老了也没有摆脱童心，那仍保留了一切弱点的童心。

如果说这些批评，仅适合用来描述秘鲁某些省内的印第安人，而那些人的境况近于奴隶，那么我可

以相信,这种性格是由他们生活环境中的奴隶属性所造成的。现代希腊人的例子足以证明,奴隶制度会使人失去尊严。有传教士在境内的印第安人,和完全享有自由的未开化的印第安人,尽管不能说也一样愚蠢,但看到他们仍被遗忘在原始的自然中,缺乏教育和社会生活,过着和野兽相似的日子,实在不得不感到羞耻。

拉·孔达米纳
《亚马孙河游记》
1747年

生为印第安人的幸福

人种学家利佐,与雅诺马米人一起生活了19年。

他的步履和他们一样,都是猎人一般果断而稳健的脚步。他讲着他们的语言。他和他们一起笑,也知道怎样逗他们笑。同他们一样,他的嘴唇下有一个肿块,也炫耀小而圆鼓的肚子。他几乎赤身裸体生活,除了缠一块腰布;他到底是白人——在委内瑞拉境内,奥里诺科河源头的偏僻地区,与尚武的印第安雅诺马米族人生活在一起的白人。

看他脸颊瘦削,双眼明亮,蓄了一把胡子,很容易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探险者,在绿色亚马孙河里迷路了。不。这不是一个大森林的人质。这是一个志愿流亡者,过了19年的另一种生活,一种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印第安人所过的生活。

利佐的冒险生涯开始于1968年,那年他30岁,正在研究伊斯兰文化。法兰西学院的人类学实验室,正要找一位人种学家,随一支医疗队到雅诺马米人那里工作一年。利佐志愿前往。从回教文化转到美洲印第安文化,对于这位不甘墨守陈规的勇者来说,真是场挑战。"我本来是只去一年的。但任务结束后,我觉得还需要一年,才能大致上了解这种与我们文化根本不同,然而一样丰富的文化。您已知道后来发生的事。不管怎样,我用了五年时间,才被雅诺马米人接纳进他们社会。"

他在覆盖了棕榈叶的雨檐下接待我们。雨檐下是三间以干土作墙的房屋,分别是一间厨房、一间卧室和一间工作室。一个叫卡洛希特里(Karohithéri)的雅诺马米部落,大约只有四十来个人,现在已把利佐看成一个珍奇小鸟。原因很简单,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白人都是"利佐特里"(利佐的兄弟)。

他怎样能够融合进一个与我们社会如此远隔,并且恐怕被世界遗忘了的原始社会呢?这个问题把利佐逗乐了:"实际上,问题不在于被雅诺马米人接纳;而是自己能否入境随俗。在最低层次上,印第安人永

远都会接纳你的。'雅诺马米'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人类'。这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外人,白人,属于混杂的低下人种。我们仍是人类,不过是次等的,是他们可以掠夺、抢劫和嘲弄的。因此,难的是要向他们证明,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

经受了热带丛林生活、狩猎、捕鱼和长途跋涉等磨练,这原本柔弱的人种学家,从内心到皮肤都已变成了褐色。他宛如没有"礼拜五"的鲁滨逊,守在"沙博诺"(shabono,住着整个部落的圆形大檐房)里。久了,他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一个炉子(字义上的),以及一个接纳他的大家庭。他是在"火之团"里被接纳的。《火之团》也是他写雅诺马米社会的一本书的书名。〔……〕

《火之团》在1976年出版,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最独特的地方,是作者与他描述的对象一同生活。这书领读者进入雅诺马米人的日常生活,洋溢温暖和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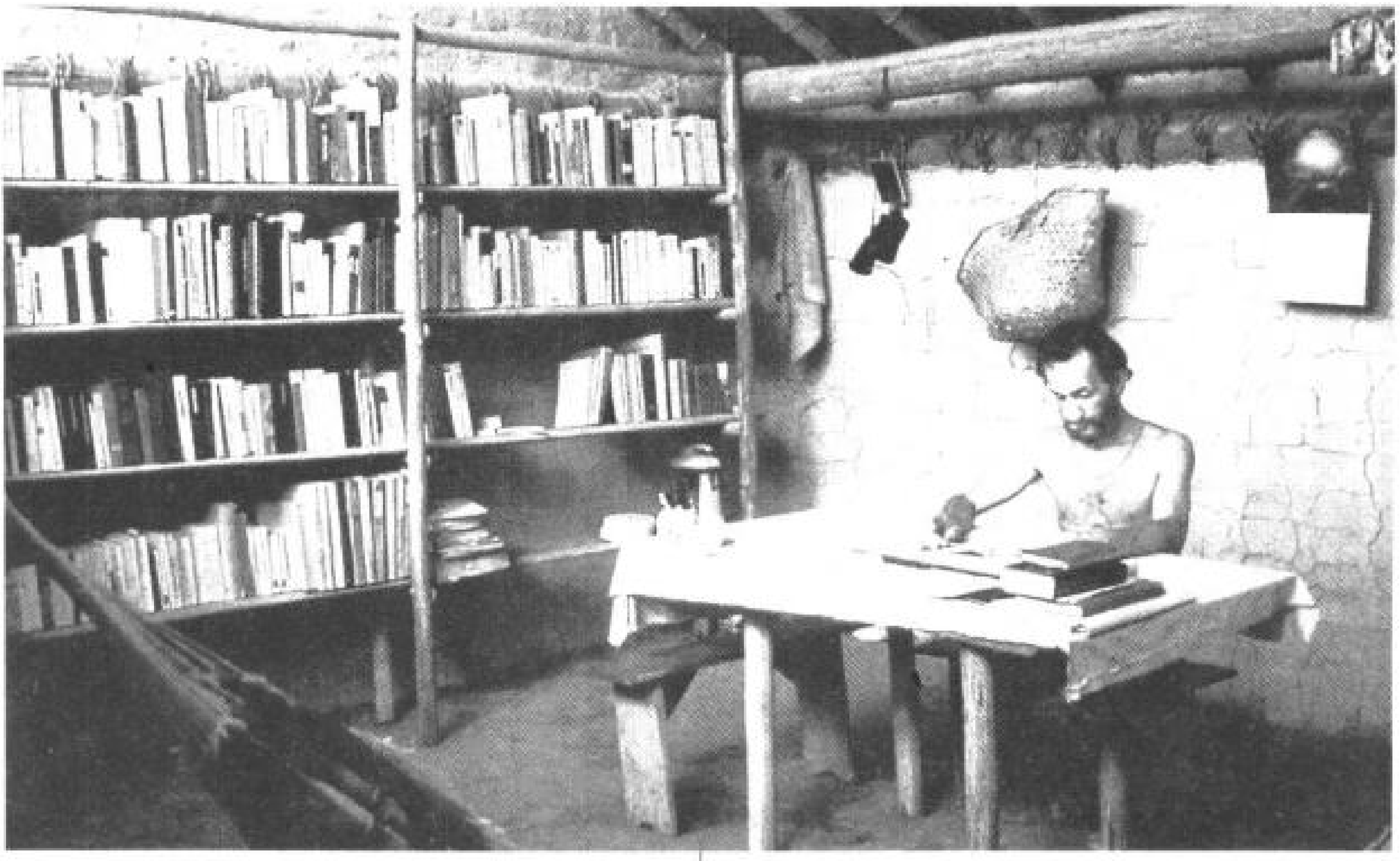
"他们是……专横的朋友,不断来骚扰你,侵犯你"

本书记录了日常生活,也记录了奇风异俗:丧葬仪式(品尝以糖和磨碎的死人骨煮的香蕉);爱情的放纵享乐(唯一原则:凡能增进享乐的事物都是好的),但是也有嫉妒的痛苦,这是异教徒为性自由付出的代价;被宠得如同小皇帝的孩子,哪怕无法无天了,也很少受到大人的惩罚。巫师的传授仪式;迷幻药的制造(主要原料是树皮),服用这药后,可以和"月亮、河流漩涡和秃鹰等等的精灵沟通"。采集刺激性欲或有药效的植物。在一个武士社会中妇女的艰难处境。猎野猪,舞蹈,在身上绘画,装饰。

利佐中肯地描述了雅诺马米人的社会生活、不受抑制的道德观、复杂的宗教世界,毫不掩饰他们文化中的残忍。他写道:"在部族当中,冲突是常有的。为了一点小事,众人就会互相殴打。但是怎么说呢,他们以此为乐!这个'反消费社会',竭力追求生存的快乐。"

这里不看重财产和权力(没有酋长),也不知道我们所谓的工作是什么(每天最多工作二三个小时)。他们的生存条件非常不稳定,但他们仍然创造了一个逍遥自在的社会。"例如,他们打大规模的硬泥球仗,用拔掉箭头的箭射着玩。"

因此,能说在奥里诺科河畔有一个人间天堂吗?利佐不相信"高贵野蛮人"的神话:"与雅诺马米人的交往既热络又令人生气。我没别的意思,他们是……专横的朋友,不断来骚扰你,侵犯你,占领你的房屋,向你下命令。如果你发火了,他们就和你赌气,唠叨不休。他们互相撒



谎，欺骗，偷盗。十分愚昧无知。”

他们天性尚武，常常与邻近的部落发生冲突。战事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争斗不是为了抢夺狩猎的场所，而是为了报复，为死者复仇，一洗流血之耻。我从来不介入他们的内讧，即使牵涉到接纳我的部落，我也不插手。在部族内，我劝他们应当谦和礼让。我说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一起打猎。我获得了他们的尊重，赢得智者的地位，这主要是靠我的年龄。雅诺马米人总来请教我对于他们文化的看法；因为我倾听他们，学习他们，而这正是我的专业工作。”

利佐的“工作室”宛如修士的小房，屋里有一张用门板搁在四根木桩上做的桌子，和一条无靠背的长凳，沿一面墙有一排书橱，放着上千册书籍。利佐有一台麦金塔电脑，好把笔记分类。他还有一架天文望远镜。利佐酷爱观察星象，并和雅诺马米人分享他的快乐。〔……〕

“他们不会用自己的身分，去交换一个表或一架收音机”

这原始生活的最后领地，寿命还有多长，利佐从来不抱幻想。不久前，有人企图侵占印第安人领土内的地下矿产。在阿亚乔港(Puerto Ayacho)，印第安人已形同无业游民。往南边，巴西的雅诺马米人受到移民的侵犯。“把原始社会向我们社会归并，是文化强奸。即使斗争失败，我也希望能为雅诺马米人争取时间，以使他们有机会学习自卫。正因我了解他们，所以我知道，他们不会用自己的

身分，去交换一个表或一架收音机。”

赤身裸体的人类学家利佐，从吊床上下来，走到菜园里去照料他的香蕉、木薯、番木瓜和菠萝。“有人想吃蛋吗？我养了母鸡……”有时，利佐会离开住地，偷偷给自己烧一块三分熟的貘肉排！“雅诺马米人只吃烤焦的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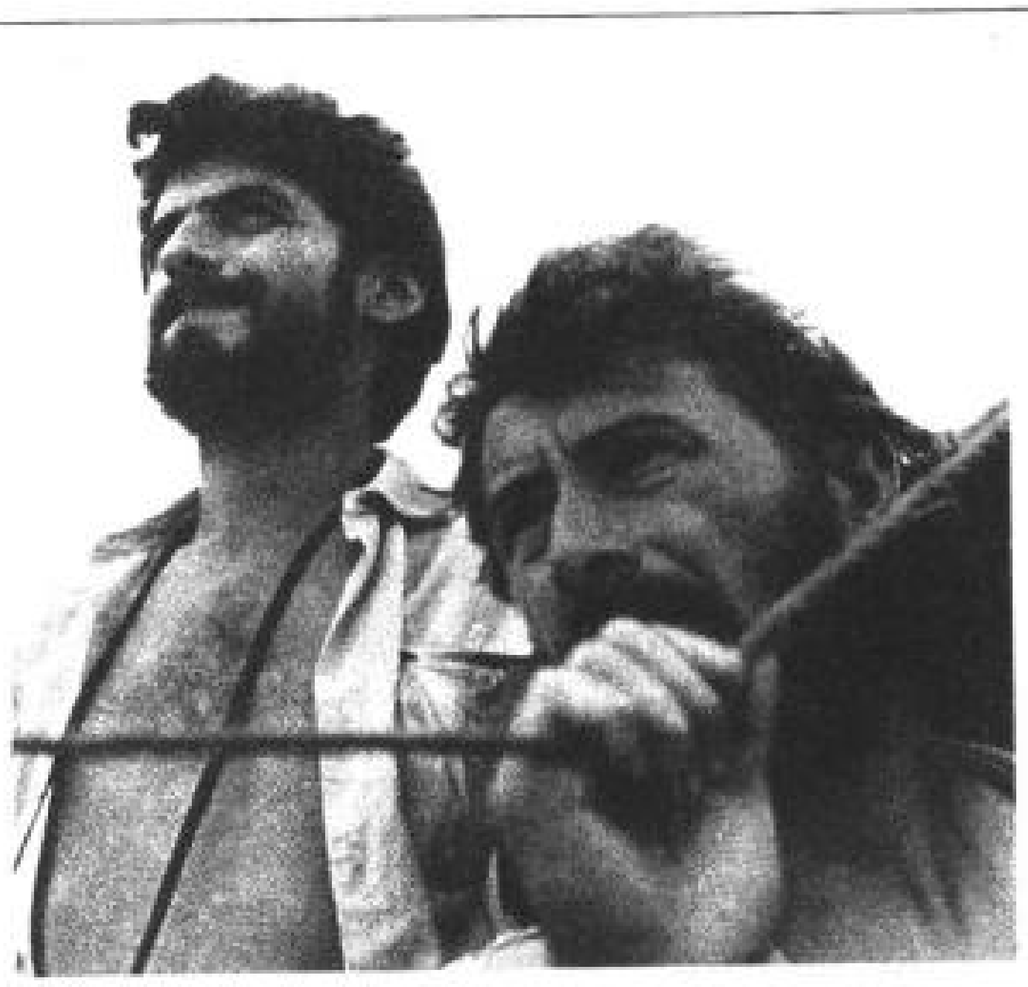
卡尔让(Alain Kerjean)
吉比阿(Jean · Paul Gibiat)
《我感兴趣的事》
1986年1月号

第一次遇见瓜哈里沃人

盖尔布朗(Alain Gheerbrant)和盖索(Pierre Gaisseau)两人，在帕里马山中，与向导一起迷了路。他们的向导叫埃米里亚诺，是马基里塔里(Maquiritare)部族的人。一个瓜哈里沃部族的雅诺马米人，撞见这两位身穿睡衣的探险家，大为惊讶，向整个部族发出警报。

尽管我们丝毫没有做出敌意的动作，但在河对岸，似乎有一支要射穿皮埃尔胸膛的箭，已准备离弦了。大家都觉得十分漫长的一分钟过去了。我们装着微笑，接待了对方的代表，其实心里很紧张。

这个男人放下手中的桨。他的桨和马基里塔里人使用的心形船桨



不同，这只是一端扁平的木棍。他瞪大眼睛看着我们。这时刻对我们和对他都十分重要。他顿着脚，赤手挥动着，一面说一面格格发笑。他非常激动，好像忘了他为什么到这里来。最后，他恢复了平静，向我们说了一大段话；当然我们一个词儿也不懂。皮埃尔的睡衣口袋里有一包香烟，他小心地慢慢把手伸向口袋，一直留意不让面前盯着他看的人感到惊慌。皮埃尔点了一根烟，把它递给代表。

这个男人叫起来：“哎！哎！”他笨拙地吸了一口，吃下一小段，其余的掉进水里。

我问埃米里亚诺：“他说了些什么？”

“他想要整盒烟。可是他根本不会抽烟！猪猡！”

埃米里亚诺从来没有这样愤慨过。但是皮埃尔把烟盒交给了瓜哈里沃人。

“哎！哎！”

我把火柴盒给了他。

“哎！哎！”

他还想说什么？他把香烟和火柴都扔进了进水的船舱。我们有点尴尬地看了他，没有说话。他越来越起劲地跺着脚。这种时候，文明人真希望有瓜哈里沃人那样健壮的体格。他变得非常激动。他拉了一下树枝，更靠近我们一些，空手朝皮埃尔的小腿伸去。他要我们的睡衣！我们早该想到这个意思。皮埃尔脱下衣服递给他。他脸上的怒气立刻消失，又开始笑起来，叫道：“哎！哎！”

我也跟着把自己的衣服交给他，然后我们又脱下裤子。站在河对岸的那个武士，放下了弓箭。和我们交谈的人，把两条睡裤缠在头上，疯了似地笑。我们全都光着身子，他非常兴奋。我们摊开双手，表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了！他露出十分明白的表情。

这时，是转变形势的时候了。刻不容缓，我们朝独木舟探过身子，吼着：“哎！哎！”

这男人低下身子，拿起他的弓，恭顺地送给我们。我们又重复一次：“哎！哎！”

他再递给我们三支箭：一支用来打仗，是毛竹箭头，另一支用于捕猎大野兽，也可用来作战；第三支是打小动物的骨制箭头。

“哎！哎！”他伤心地抬起手臂。除了我们的睡衣，他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了……

这时我们想起：肚子饿了。卡蒂尔及其他伙伴带走了我们全部的食物，我们没有东西可吃。我们用拳头敲打着胃部，一面叫喊：“面！面！”

他做出明白的表情。

我们吩咐埃米里亚诺：“对他们喊‘香蕉’！”

这个瓜哈里沃人立刻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对森林划了大圆圈，又回到我们身上。然后他指指太阳，说明那儿是东方。最后他放下手上的树枝，朝一名伙伴站着的岩石跑去。这树枝是他从我们相遇开始，就一直握在手上的。

独木舟的影子很快就消失在河湾处。我们重新躺回吊床。

我问埃米里亚诺：“他说什么？很快给我们带吃的东西来吗？”

他回答道：“你想得倒美。他说他明天同整个部落的人一起来。请不要以为是给我们送香蕉，他们会把营地里剩下的东西全拿走。我们会被抢得除了光身子什么都没有。他们不杀我们就算我们走运了！”

埃米里亚诺抓起我们前些天送给他的两件东西，大砍刀和棉被，跑进森林将它们藏好。

盖尔布朗

《奥里诺科河－亚马孙河探险记》

1952 年

卡亚波族印第安人的知识天地

亚马孙河的印第安人，胜过医生、农学家和植物学家——一支国际跨学科的研究小组，在卡亚波族印第安人当中学习了五年之后，得出这结论。

我们现在才算稍微了解，巴西亚马孙河森林里的印第安人，懂得精选种子，驯化昆虫，懂得掌握复杂的治病方法。五年来，在与圭亚那接壤的帕拉州，波赛博士（Dr. Darrell Posey）做了许多研究。卡亚波族印第安人（他们自称为“梅朋格洛克”〔Mébêngrôke〕），领着他一同工作，发掘出许多以前的研究者不了解的知识。这项研究由《国家地理杂志》、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支持，要应用卡亚波人的知识来发展该地区。〔……〕

这么开始吧：亚马孙河地区的畜牧业耗尽了地力，“梅朋格洛克”的技术，则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事实上，昔日由印第安人拥有的土地很受人欢迎。卡亚波人建立了产量超高的小块区域，每一次耕作，都施上含有十几种植物灰烬的复合腐殖土。

卡亚波人严密监督他们所耕种的植物的遗传类型，根据遗传学特征来精选品种（滋味、抗病能力等等）。〔……〕此外，印第安人还懂得利用“根围”（rhizosphére）关系来耕种；有关这个根的世界的知识，目前还鲜为人知。有些植物在根围分泌出毒素，以阻止周围作物生长；有些种性接近的物种，如果靠在一起会长得更好。卡亚波人知道如何组合多种植物，让它们成为“一起成长的朋友”（ombigwa otoro）。我们习惯于单一作物的农艺学家，在这方面几乎一无所知。

印第安人管理起森林也是十分出色的。人们以前都认为，“巴西胡桃木”林是亚马孙河流域自发的现象。错了，这是卡亚波人祖先栽种的，而且他们的后代还在继续栽种。

为了收集在高处的蜂窝的蜂蜜而砍伐大树，一直受到指责。事实上，这样做是为了引进上百种药草，以及可以吸引猎物前来的植物，从而制造狩猎机会。

在村庄四周空地上，我们调查了120种植物，其中98%有一种以上的用途。卡亚波人能够分辨250种不同类型的痢疾，每一类型各有一种治疗方法。这事使得科研小组的药学家们目瞪口呆。

在“梅朋格洛克”的生活中，蜂蜜是重要的东西；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蜜蜂分类法。经过详细研究以后，昆虫学家们“发现”了九种没有螫针的蜜蜂；印第安人有生物控制方法。卡亚波人的园子用香蕉树当篱笆，香蕉树引来许多胡蜂，这胡蜂是食叶蚁类的天敌。通常，他们都是引

进捕食性的动物来防制害虫繁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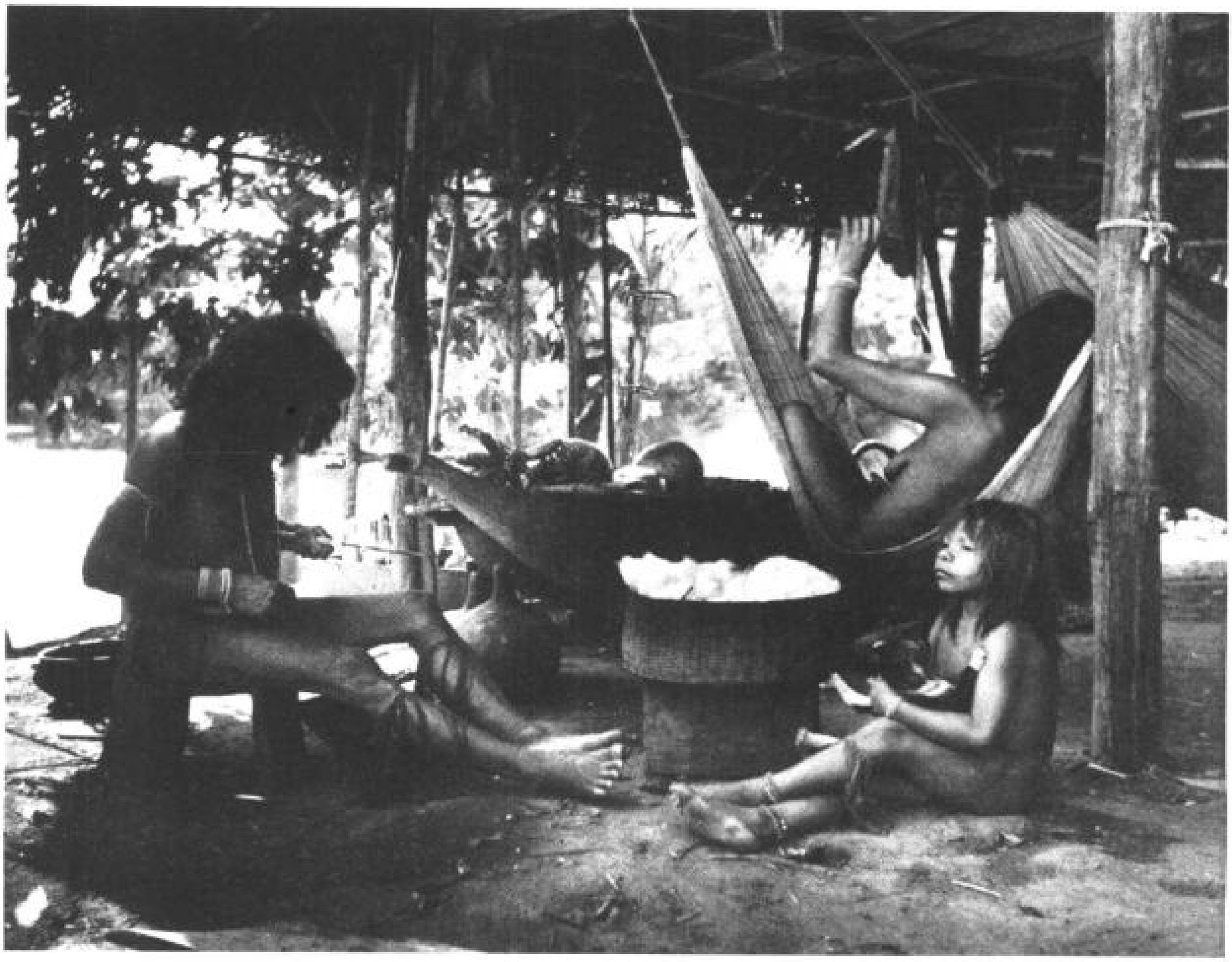
卡亚波人捕鱼时，首先要探清楚“姆利－卡克”(Mry-kaak)鱼的活动范围。这是一种巨鳗，身长可达二十米，潜伏在鱼类产卵场的深水里，它所发出的电击可达500米。这种巨鳗当作食物的小鱼所生长的河流，卡亚波人不来捕鱼。

为什么这一切知识竟没有引起注意？波赛博士认为：“研究者一般不依照信息提供者的逻辑来做研究；而在印第安人的各个领域里，提供信息的人挂一漏万……到后来，所有的调查工作往往只研究土著民族的某一种特性，公布一些无头无尾的印第安语的词汇表……鲜少有生物学家为了实地工作，而去学印第安语言。”

计划仍然要继续。1986年，研究组描述了600种动物，185种植物及其用途；分析了近二十年来，与传统的印第安轮耕制相应的200份土壤样品。此外，他们还研究雨季和夜间寄生虫，也研究以前认为是自然形成，事实上是印第安人有意营造的各种森林生态。

努格雷(Marie-Paule Nougaret)

《解放报》，1987年12月21日



恐惧

上流社会的仕女也好，研究室里的植物学家也好，甚至经常四处奔波的年轻探险者也一样——亚马孙森林是绿色地狱，有令人恐惧的回忆。



一位在森林中迷路的仕女

1767年，高丹·德·奥道南夫人(Mme Godin des Odonnais)从秘鲁启程，打算去圭亚那和丈夫相聚。她和其他六人一起乘船走亚马孙河，结果出了事。高丹夫人是这趟冒险唯一生还的人。

隔天早晨，两个印第安人不见了。这队人没了向导，仍然登上船出发。

第一天平安无事。

次日，将近中午，他们遇到一艘停靠在邻近小港船棚里的小船(树荫处是土人的居住地)。他们找到一位大病初愈的印第安人，他同意跟旅客一起走，为他们掌舵。第三天，为了捞R先生掉入水里的帽子，印第安人自己也沉入了水底。

小船失去了舵手，只得由根本不懂如何掌舵的人来操纵。一会儿，船进了水，他们只得弃船登岸，在岸上做了一间小棚屋。

他们离安道阿斯(Andoas)不过五六天路程。R先生提议到安道阿斯去，一个法国人和高丹夫人的黑人忠仆一起走了。高丹夫人之所以派自己的黑人去，是为了支援他俩，因为R先生很想带走自己的日常用品。我后来责备夫人，没有派她的一个兄弟和R先生一起去安道阿斯。夫人回答，前次出了事以后，谁都不愿意再坐小船了。〔……〕

临别时，R先生承诺，他会在15天内弄到一艘船和印第安人向导。高丹夫人他们等了25天，等得绝望了，于是动手做木筏，在筏上放了些食物和生活用品。这只木筏操作得也不好，撞上了一根淹在水下的树杈而翻转。物品丧失殆尽，人员全部落水。幸好由于此处河道狭窄，所以无人遇难。高丹夫人载浮载沉，后来由她兄弟救起。这次事故比上一次更惨重，大家决定一起沿河岸步行前进。

多么冒险的举动！先生，您知道这河岸上到处长满了荆棘、长藤和小灌木丛。他们得手执砍刀才能脱身，这就花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他们回到小木棚，拿了以前存的粮食，徒步向前。他们发现河道蜿蜒曲折，路程变得更漫长。

为了缩短路程，他们想在森林里抄一条捷径。没有几天他们就迷路了。他们在险恶难行的森林里跋涉，个个累到极点。脚上满是碰到荆棘和树刺的伤口。粮食吃完，口渴难忍，除了几颗野果外没有任何吃的。终于，由于极度饥饿、干渴和疲乏，他们再也支持不住，绝望地倒在林里等死。三四天后，果然，一个一个接连死去。

高丹夫人躺在她兄弟和其他人的尸体旁边，一日之中两度昏厥，失去知觉，但最苦的还是口渴。终于，上帝保佑，给了她勇气和力量。她挣扎着去寻找正在等待她的一线生机。她丢掉了鞋子，半身裸露，只有被撕成破布块的两条头巾和一件内衣勉强遮体。她剥下兄弟的皮鞋，取出鞋垫缚在自己脚下。〔……〕

在这种惨况下，从小娇生惯养，受上流社会教育的女士，怎样能够保住四天的生命呢？（她非常肯定地对我说，自己孤独地在森林里生存了10天）。头两天，她躺在死去的兄弟身旁等死〔……〕

在她挣扎着走路的第二天，一定也走没多远，她就找到了活命的水；第三天又找到了一些野果，以及几枚从未见过的绿色鸟蛋。〔……〕食道由于挨饿而变窄了，她好不容易才吞咽下这些东西。这些偶然得到的食物，稍可支撑她皮包骨的身子。获救的时刻到了。

如果您读到一



部小说，主角是一位娇滴滴的弱女子；她跌入河中淹得半死，而后逃脱，在一座没有路的森林里走了几个星期；然后迷了路，经受饥饿、干渴、疲劳直至衰竭；亲眼看到两个体格比她健壮的兄弟死去，又有三位年轻女佣和一位青年医生死在她眼前；她活了下来，孤身一人躺在死人堆中两天两夜，在猛虎和毒蛇出没的地方，竟然没有碰上任何野兽；她重新站了起来，在荆棘丛生的森林里辗转流浪，直到第八天重新回到波波纳法河(Bobonafa)河边——您一定会指责小说作者，说他胡编乱造。

高丹·德·奥道南先生
致拉·孔达米纳先生的信
1773年

帕里马山

“帕里马山是无法穿越的地狱。”在巴黎、加拉卡斯和波哥大，许多人这样讲。而在阿亚库乔港，官员、移民、寻找橡胶和树胶原料的人、寻找黄金和钻石的人，以及伐木的人，也异口同声：“帕里马山是地狱，不可能通过的。”

恶劣的天气本就够让人失去勇气了，而原先同意去的少数几个人，想到无法计数的蚊子，和奥里诺科河上游的野兽，也却步了。那些自忖



不怕野兽，能对付蚊子的人，对我们说了一声：“瓜哈里沃人”，然后默默地摇头。

高涨的热情会如此迅速地冷却，的确事出有因。我们走下安地斯山这半年来，听人向我们讲过不少；如果从离开欧洲一年多起开始算，听得就更多了……

生活在这“绿色地狱”中心的两个部族，是“马基里塔里人”和“瓜哈里沃人”。瓜哈里沃人让大家闻之生惧，马基里塔里人则相反，他们在阿亚库乔和我们所知道的奥里诺科河地区，享有声誉。

马基里塔里人健壮，热爱劳动。从他们完成的工程可知道，他们的文化，比我们以前遇到过的任何印



第安部族，例如瓜哈里沃人、皮亚波科人(Piapocos)或者皮亚罗亚人(Piaroas)都先进得多。某些马基里塔里人部落，生活在奥里诺科河的源头地区，和移民及森林里的橡胶农时有来往，常常向他们提供服务。他们和皮亚罗亚人都愿意受雇。部族的其余大部分，仍旧终生居住在发源于帕里马山的河流上。他们全身赤裸，身上画了图案，用羽毛做装饰，在迁徙途中遇见文明人时，从来不表示敌意。〔……〕

大家对我们说："你们认识的印第安人都是又可怜又落后的人。去见见马基里塔里人吧，他们完全两样。他们懂得编织精致的吊床、篮子，用藤柳制作托盘，托盘上画了天鹅、动物、人像，用古希腊式和阿拉伯式的图案装饰。他们会跳舞，头上戴着羽毛做的花环冠冕。"

他们还说："马基里塔里的男子有弓箭、吹管弹丸枪、漂亮的包铅短棍；妇女自己编小围裙，有各色玻璃珠子装饰的遮羞布，和各种由西班牙人带到美洲的玻璃饰品。他们建造很大的土墙茅屋，有像样的门窗。他们是全美洲最好的猎手，装备齐全。他们做出可口的'卡萨白'(casabe)，味道不比小麦面包差！"

因此，帕里山犹未探勘，马基里塔里人已经名闻遐迩。这山像地狱，但马基里塔里人聚居的地方，被描绘成野人的天堂。

在我们出发冒险之前，在阿亚库乔的几天里，我们常常在想，那些与我们一起吃喝的人所说的，有关这些深山部落的传闻，是否真实。

有关马基里塔里人的一切听来可信。关于他们的邻居瓜哈里沃人的描述，可就令人半信半疑了。

他们说，瓜哈里沃人住在帕里马山深处，是奥里诺科河源头地区的主人。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都想和他们接触，但他们仍然鲜为人知。瓜哈里沃人杀人吃肉；瓜哈里沃人是由于历史的失误，而错置在现代的穴居时代野蛮人。

再老练，伤痕再多的冒险家，只要一提起瓜哈里沃人这个字眼，也

会久久沉默不语。〔……〕

在谈到瓜哈里沃人的同时，也常常会提到圭卡人。有些人说，圭卡人比较温和，有些人说他们凶残无比，较诸瓜哈里沃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众口一辞，都说圭卡人还过着原始生活。

盖尔布朗
《奥里诺科河－亚马孙河探险记》
1952年

帕拉地区漫游

植物学家冯·马特乌斯，以及动物学家冯·斯皮克思两人，1817年奔赴巴西。他们是首批深入研究亚马孙河流域自然史的学者。回国后，冯·马特乌斯上任慕尼黑植物园的主任。

我背向河流朝陆地内部走。首先，我必须穿越一座浓密的森林。林里有洪水泛滥过的痕迹。树干上沾满泥浆；树枝纵横交错，组成了遮天蔽日的穹顶；水珠不断从覆满藤蔓和苔藓的树叶上滴下来。充满霉味的空气完全静止，紧贴着潮湿而寸草不生的地面。

巴西人把这种森林称做“阿拉卡地索”(alagadisso)，而盖雷语(langue geral)则称这种森林为“卡博”(gabo)。

林间有许多可可树，我找到若干野生植物的标本，以及一些可可类的植物。这树不高，枝叶也不大繁茂，沉甸甸的果实只生长在树干和主枝上。从远处看去，这些树使人想起精心修剪的菩提树林荫道。

钻出这座树林，我来到一处地势较高的林中空地。此地干爽少树，芳草如茵。四下寂静，令人心旷神怡。空地四周是一片神秘、凄凉而悠静的森林，没有一丝风吹过。火热的阳光灿烂地照耀在花草上，引来无数蝴蝶、蜻蜓和蜂鸟。

我陶醉在从未见过的美景中，直到几株疏落的伊娜嘉棕榈树(inajá，马克西米利安女王树)的长影出现在空地，我才发觉已经是黄昏，该回去了。然而，我还想去看看附近一处洼地。我曾看到从那儿飞起群群白顶的鸟和野鸭。

我沿着稍微低洼积水的小坑走，来到一个水塘边。水清如镜，四周长了阔叶芦苇和粗茎的海芋。我看到一幅酷似圣弗朗西斯科河岸的景像，这两处的景致几乎完全一样：鸟类代表一切生命；只是此处规模稍小，喧哗也较少。

然后，我想回到河上去。但在蜿蜒曲折，满布了茂密的荆棘和浓密原始森林的水网中，我迷路了。

我愈急着想寻找出路，周围的一切变得愈难辨认。此时，前一刻静观大自然所得的喜悦，转瞬间已

经换成恐惧——因为我已走进了沼泽，周围是无法穿越的带刺棕榈小树丛(*Bactris maraja*)。

讨厌的海芋丛越来越杂乱，环绕在我的身旁。我想踩上一片长叶斑叶蕉，但下面竟是一条很深的溪流。我肃立侧耳细听时，仿佛觉得有凯门鳄的叫声。这家伙相信有了猎物，想赶来用旅行者果腹。此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恐惧至极。

我已误入一片沼泽。这种地方恐怖之至，连印第安人也避之唯恐不及；可怕的野兽在此休憩，他们把这里看作一个危险之地，一个必然带来不幸的迷津。

天暗了下来。由于我没有武器在手，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站着不动，一面呼喊，一面敲打白铁皮做的标本采集箱，想要借此求援。

叫啊敲啊好一阵子，终归徒劳。我爬上一棵印第安人叫做“朱巴蒂”(jubatí)的棕榈树(*sagus tasdigera*)，叶柄在树干上形成梯级。在茂密的枝叶里，我可以避开野兽，但是我必须小心翼翼地靠着直立的叶柄，避免有刺的树叶伤到我。

夜逐渐降临，群星在头顶闪烁。但这一天，我看星星时，丝毫不觉得高兴或宁静；我只希望我的伙伴会发现我突然失踪了，而赶快来找我。果然，斯皮克思已经派出印第安人，循着我的足迹找来。我听到了几声枪响，于是赶紧反复呼喊来回答。

终于，我看见两团移动的火球，在转了几个弯之后，朝我的方向接近。最后，两名“恩若霍”(engenho)男子，将我从这可怕的境地中救出来。看来，他们对此地非常熟悉。这两位救星，很快就将我带回到我焦急不安的同伴身旁。

他们所走的道路也不是没有危险的，他们用棕榈树做的火把，只有微弱的光亮照着小路。路上处处缠绕着草丛、芦苇和沼泽地的棕榈灌木，树刺把我戳得混身是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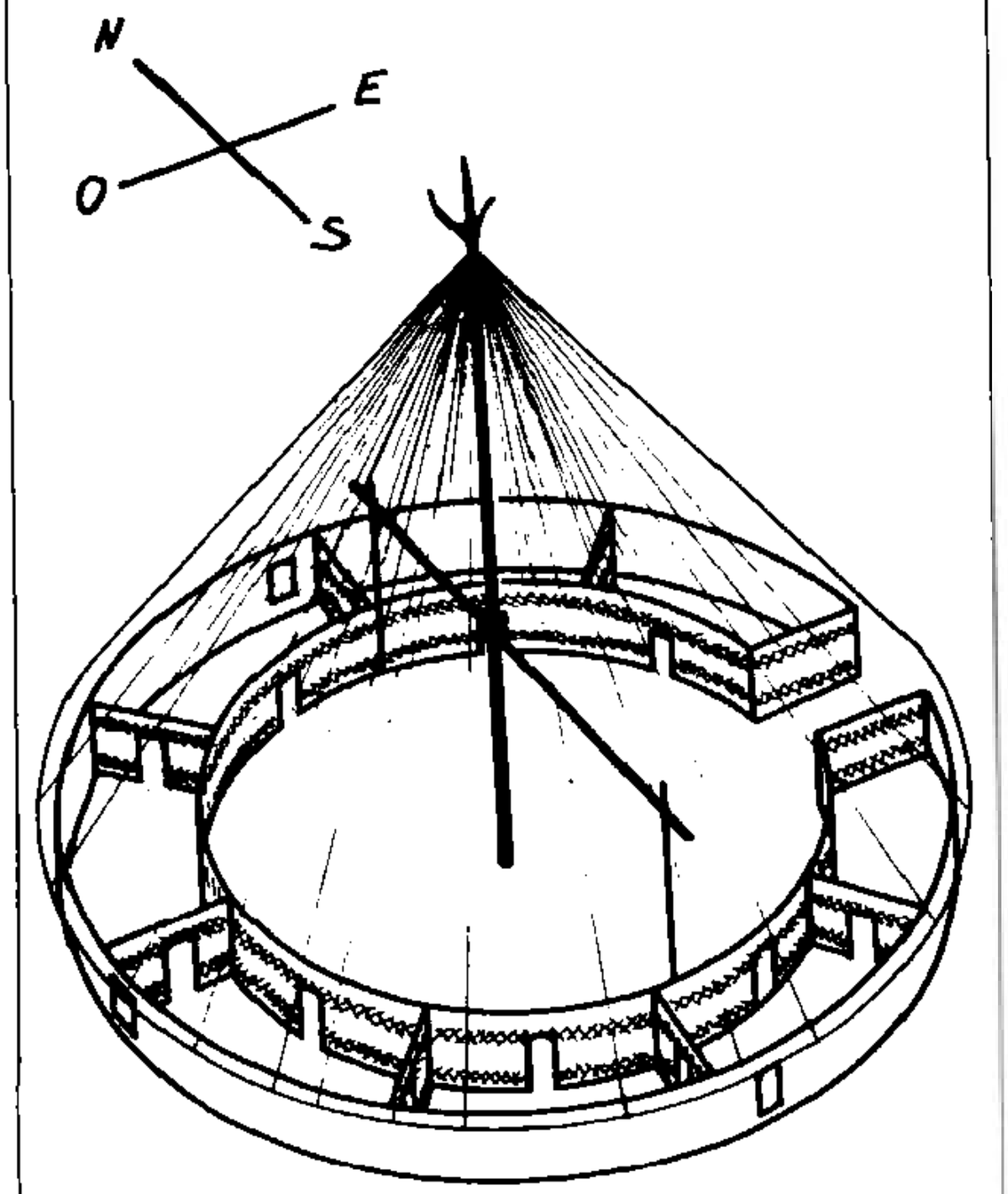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晨，我们返回卢欣哈河(Rossinha)，收到了许多故乡的信件，心情真是愉快。这是好友海斯凯特托了邮差，从巴西的马拉尼昂州转送过来的。邮差在路上走了艰苦而危险的两个星期。

信件中有一道命令，要我们必须在1820年夏天返回欧洲。这证明计划已经决定了。但同时，我们还能沿亚马孙河上溯的时间十分短促，我们无法在帕拉多做盘桓。

冯·斯皮克思博士
冯·马特乌斯博士
《奉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一世之命，赴巴西之游历》
(*Reise in Brasilien auf Befehl Sr. Majestä Maximilian Joseph I*)
1831年

幻想

在幻想与现实、白天与黑夜、
可见与不可见之间，
印第安人眼中的世界，
每一刻都在变化。
无论眼开眼闭，
一切都同样真实。
像那漫游奇境的爱丽丝，
印第安人能穿过事物的表象，
尽管所用的方式
不一定都是温和的。



科吉族(Kogui)印第安人的《创世记》

起初是一片汪洋大海，一切只是黑暗。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人，没有动物，没有植物。

到处是海。海就是母亲。母亲不是人，不是虚无，不是任何物体。

她是那就要来临的精灵。

她是思想，是记忆。

盖尔布朗记录

奇穆族的宇宙神话

奇穆族(Chimu)印第安人生活在哥伦比亚，是乔科族印第安人的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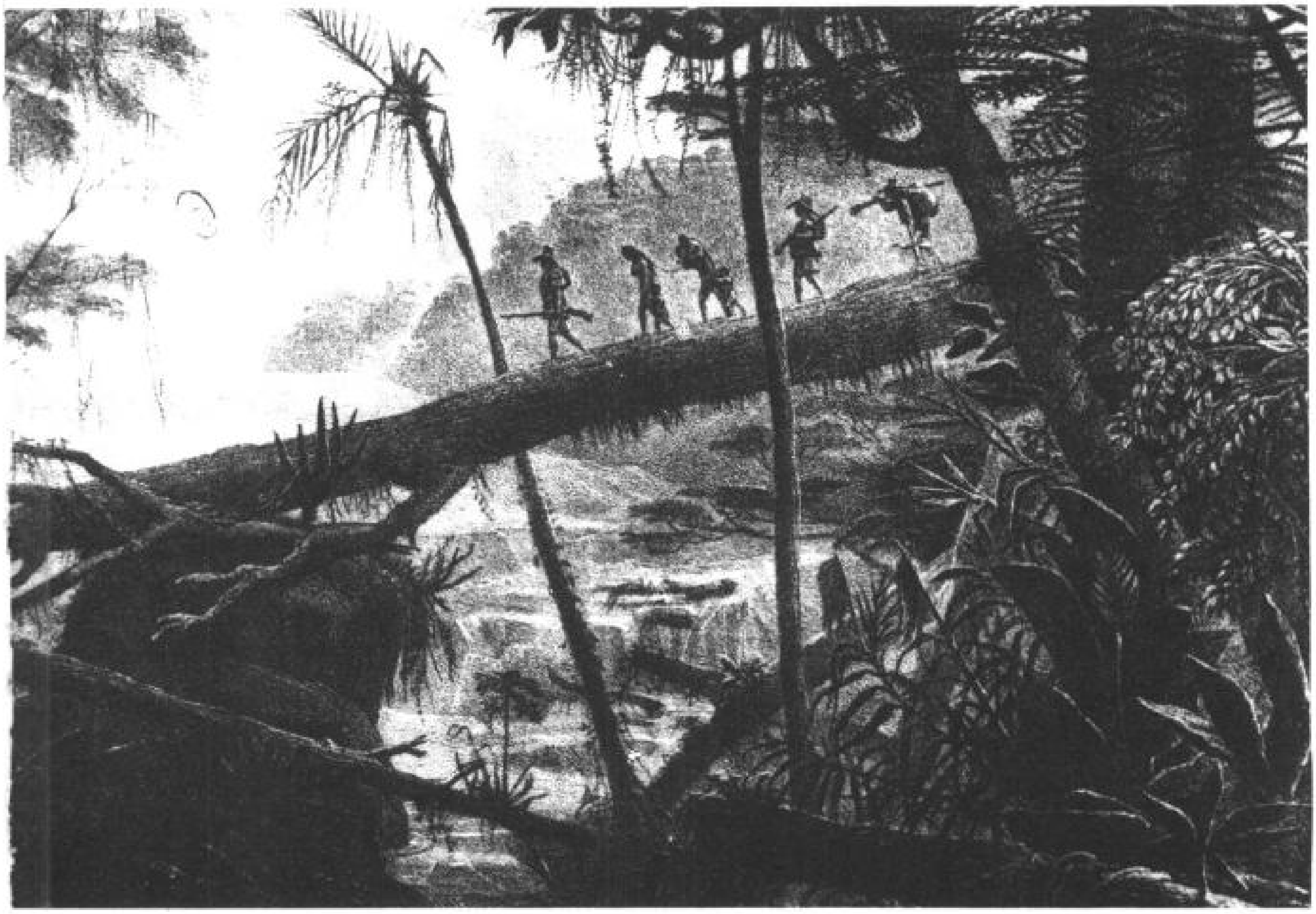


当这女孩来了月经初潮，他们就把她关在一间小屋里。两个月后，他们去看女孩，发现她已经胖得拉不起来了。再过一个星期，她又胖了许多，无法从小屋里出来，于是他们只得拆毁小屋。可是她仍然一天天地发胖。她躺在泥地上，由于自身的重量而开始陷落下去。慢慢地，她跌落在另一个世界。她在地下的任何一个轻微动作，都会使大地颤抖；如果她动得厉害，大地就会四分五裂。她的名字叫做阿卫娜(Awena)。

阿卫娜的姐姐常在一个水塘里洗澡。第一次，她洗了一个小时才回家。第二次，她洗了两个小时。她的父母想去看看，为什么她洗澡要花这么多时间，结果他们发现了许多鱼。父母感到十分奇怪，就问女儿："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的鱼？"她却回答说他们不能碰这个水塘里的鱼。

有一天，她去洗澡后再也没有回来。两天以后，当有人去找她时，发现她的腰部以下已经变成了鱼。大家想把她救出来，但她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可以把我拉出水面。我是鱼的母亲，叫做'伯纳德那伯'(Benetenabe)。"

就是这样才有了鱼；不是这样



便没有鱼。也是她告诉别人，她的妹妹在地下，当她的妹妹一动弹，大地就颤抖。

两姐妹从此没有再回家。因此，大家再也不把来月经的女子关起来。

奇穆神话

沙弗(Milciades Chaves)搜集

奇米拉人的萨满

奇米拉族(Chimila)印第安人生活在偏僻的热带雨林区，该地区位于哥伦比亚境内，马格达莱纳河下游和圣玛尔塔内华达山之间。1944年，人类学家雷舍尔－道尔马托夫(Gerardo Reichel-Dolmatoff)访问了他们，认为他们是从亚马孙河迁徙来的。

萨满有好有坏。人们这样说是很正确的。好的萨满医治病人，呼风唤雨，他们的死亡和我们的死亡一样。

坏萨满的行为和别人不同。他们死了时不肯离去，还要回来作恶。然而他们不能恢复人形，怕被人认出，所以他们就变作老虎回来。因此，当人们在森林里遇见一只老虎时，就会想，这到底是老虎还是萨满？

有一天，几个男人到森林里去。黄昏时他们走到一间巨大的圆房子前。一个说："我们睡在这间房子里吧。"

其他人说："我们不能睡在这里；有个男人死了，葬在这儿。"

可是那男人不听，走进去躺下睡觉。其他人仍然留在户外。半夜里来了一只大老虎，咬死了睡在屋内的男人。其他人说："葬在这里的是个坏萨满。"他们跑着逃开了。

雷舍尔－道尔马托夫记录

寻找"诺霍蒂贝"(nohotipé)

巴莱萝(Valero)是个穷农夫的女儿，住在内格罗河的一条支流上。她11岁时被印第安人掳去，在不同的印第安人部族中度过22年，其中和雅诺马米人一起的时间最长。1962年时，她把冒险生涯告诉了探险家皮奥卡(Ettore Biocca)，由他记录下来。

在"沙普诺"(chapouno)屋里，躺着一个生病的女人。部族里的老者(Chapori)一面吮吸着她，一面唱歌，想借此治疗她。他们说这位妇人的"诺霍蒂贝"已经出窍，所以才病得这么重。这种病叫做"诺莱希"(noréchi)。病妇呻吟不止。

这时，他们在"沙普诺"的场子上，造了一个一米高的栅笼。粗大的木棍竖在泥土里，上面绑了另一些棍子，做成一个鹰巢的样子。几个男子在自己眼睛和嘴巴的四周，以及胸膛及小腿上涂上黑色，用"阿萨衣"(assaï)树的长叶子，编成发髻一样的东西垂挂在脑后。他们说这样就像鹰

了。另一些人也在嘴边、眼上和小腿上涂上黑色，但他们装成猴子。

下午三点钟以后，他们所有的人都去寻找“诺霍蒂贝”。扮演鹰的人，用带叶的树枝夹在胳膊下，当作翅膀拍打着，嘴里叫着“菲欧，菲欧”。病妇和几个人留在家里。

在“沙普诺”的大门口，一个女人应着从森林远处传来的呼喊；她在招魂：“朝这里看啊，这里是我们的家。”那些扮演猴子的人又叫又跳，摇动手上的树枝。那些画得像水獭一样的人，就发出水獭叫声。孩子们也学大人，装扮得像小隼一样。“杜沙瓦”(touchawa)说：“你们是隼，从天上往下看，是最能发现猎物的隼。猴子们到树枝间搜寻吧！”

妇女们用树枝在地上来回拨动，好像扫地。她们想这样就能把“诺霍蒂贝”赶回“沙普诺”里。许多女人抱着孩子，怕如果孩子留在家里了，可能也会丢掉“诺霍蒂贝”。

大家在灵魂可能会停留的地方都走过一圈之后，回到“沙普诺”房里。然后，他们在所有的炉灶四周都绕一次，用树枝把吊床下面和角落清扫一遍。他们点起每个炉灶的火，再转上一圈，才又回屋里。这时，最有威望的老人宣布：“灵魂正在那儿哭泣。”所有的人便朝那个方向跑去。

但是女病人病情并没有减轻。这时，人们把她背在肩上，带着她去找丢失的灵魂，想把它重新装进病人的躯体里。最后，他们回到“沙普诺”，一个男人蹲在造好的大鹰巢上，然后几个人接二连三跳上去，他们代表鹰和猴子。他们把女病人放在屋子的中心，并且开始用树枝打她的脸。他们认为这样做，“诺霍蒂贝”比较容易回到肉体里。猴子们在鹰巢四边跳，叫着：“嗨，嗨”，而鹰则一面抖动翅膀，一面应着：“菲欧，菲欧”。

妇女和孩子回来了，把手上拿的东西全抛在盖满树枝的栅笼里。他们说这个栅笼就是鹰巢。大家都蹲了上去。他们把病人翻转过来，把她举起来。扮鹰的人又叫：“大克，大克”，一面抽打病人的身子，像在杀蚂蚁似的。他们说，当“诺霍蒂贝”在森林里迷路时，蚂蚁叮进去了。

最后，一个女人端来一桶水和一些气味辛辣的叶子。这些叶子长在一种叫“古那古那”的蚂蚁穴上。女人们把叶子放进水里，用力搅拌，然后洒在病人的身上和头上。女病人果然逐渐好起来了，她口中不再流出涎沫，也停止了呻吟。

他们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人的灵魂就是这大鹰。他们说，人生病了时，就是鹰从巢中摔下来，不能飞了。

皮奥卡

《雅诺阿玛》(*Yanoáma*)

1965 年

文学里的亚马孙河

亚马孙河雨林神秘而奇幻，
似乎是无法穿越的。
亚马孙河引发了抒情的曲调，
也造就出忧伤又绝望的诗句。
20 世纪初，巴西作家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吟咏："《创世记》未竟，最后一页
犹待完成……"
文学为我们开了一扇窗，
显示出一块迷人的土地，
但这地方也令人失望。
闯进雨林的人带着一厢狂热，
陷溺在自己的想像力之中。



亚马孙河流域：马库纳依马的摇篮

超现实主义盛行时期，诗人和作家们把目光投向亚马孙河，这巴西神秘的发源地，以为这儿才是真的巴西。1928 年，德·安德拉德(Mario de Andrade)写下了马库纳依马(Macounaíma)的冒险故事。这个人物是巴西文学里的原型人物。

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时刻，有位塔帕纽马(Tapanhuma)部落的印第安女子，在乌拉里哥拉河(Uraricoera)的水声中，生下这个丑陋的孩子，皮肤黑得像墨。大家叫他马库纳依马。

他从小做事就惊世骇俗。他长到六岁都不说话。如果有人要他说话，他就叹气道："我好懒！……"别的就没有了。他总是缩在角落里，或爬到用棕榈树板搭的高台上，看别人工作，尤其是看他两个哥哥。他的兄长一个叫马纳普(Maanape)，已经老态龙钟；另一个叫吉盖(Jiguê)，正值壮年。

马库纳依马最爱玩的把戏，就是把蚂蚁的头掐掉。他闲来无事，躺着过日子，但是一看见钱就手忙脚乱去抢。当全家人光着身子去洗澡时，他立刻精神抖擞。洗澡时，他在水里不断窜上跳下。女人们喜滋滋地叫着，说是有蟹在水里。在大伙儿住的大房间里，如果有个女人

靠近他，和他亲热，他就把手放在人家的阴部。女人只得退避。他朝男人吐口水，但是对老人倒敬重得很。他喜欢学跳舞，木洛阿舞、波拉赛舞、托雷舞、巴柯洛科舞和古古依托克舞，总之，部落里任何仪式舞蹈他都爱。

要睡觉时，他钻进小阁楼，每次总是忘了小便。他母亲的吊床在他的阁楼下，我们这位先生，竟把冒热气的尿撒在老母亲身上。然后他入睡了，做着粗野下流的梦，一面蹬腿。

中午，妇女们闲聊时，话题绕着我们主人翁的下流勾当。她们开怀大笑，说着："会刺人的荆棘再小，也是尖的。"部落里举行"帕然浪萨"(pagélança) 仪式时，国王纳戈(Nagô) 对大家说，马库纳依马头脑清楚，是个聪明人。

马库纳依马和两个哥哥，遇见森林之母暨亚马孙女儿国的女王西(Ci)。

一天，四个人一起在森林里闲逛。怎么也找不到湖泊和沼泽，他们渴得要命。这一带没有一颗猪李。太阳母神菲 (Veï) 发出的光芒穿过林隙，照在旅行者身上。四人大汗淋漓，仿佛全身抹了果仁油似的。突然，马库纳依马停住脚步，朝悄无声息的夜空做了一个巨大的报警动作。其他人原地站住，并没有听见响声，但是马库纳依马嘟哝着："这里有东西。"

他们让漂亮的伊丽基 (Iriqui) 摆好姿势，坐在一株木棉树根上，其余三人悄悄往前走。太阳女神菲已经很累了；这时，马库纳依马绊倒在一个睡着的女人身上。这女人正是森林之母，西。从她干瘪的右乳房，马库纳依马立刻知道，她是从亚马孙河女儿国来的。这个部族住在尼阿蒙达河 (Nhamundá) 河水汇流的月亮镜湖畔。这女人很美，流露淫荡气息的身躯上，画着一种叫做"热尼帕波"(genipapo) 的颜色。

马库纳依马扑上去调戏她。但是西不喜欢这一套。马库纳依马抓住了她的大刀，她则掏出一支三叉戟，朝他刺去。两人恶斗起来。林子里回荡着战士野性的咆哮，受惊的鸟儿缩小了身体。马库纳依马鼻子挨了打，流出血水，屁股上也有三处深深的刀伤。亚马孙河女勇士却没有一点伤，而她的每一次打击，都让马库纳依马身上溅出血水。

他惊恐万状地大叫，鸟儿更害怕了；他看到自己根本不是亚马孙女勇士的对手。他一面逃，一面叫他的兄弟："快来帮忙，我快杀了她！快来帮忙，我快杀了她！"

两个哥哥来了，抓住了西。马纳普从后面扭住她的双臂；吉盖用木棍狠狠在她头上揍了一下。亚马孙女勇士倒在茂密的草丛中。当她连睫毛也不再抖动时，马库纳依马靠

近她，与她亲热。这时候，许多小鹦鹉、红鹦鹉、绿鹦鹉和八哥纷纷飞来，向马库纳依马道贺，祝贺他成为原始森林的新皇帝。

三兄弟带着马库纳依马的新欢，继续向前走。他们穿过了百花城，经过极乐瀑布，避开了伤心河，踏上幸福路，到达了位于委内瑞拉丘陵地带的宝贝小树林。马库纳依马在村里扩展了他的神秘森林帝国，皇后西则带领她的女勇士们，挥舞着三叉戟奋勇作战。

我们的主人翁生活得十分安乐。他只忙着杀蚂蚁，喝喝啤酒，咂咂舌头。当他用木琴伴奏唱歌时，森林里响起了回声，这歌声是蛇、蚊子、蚂蚁和小精露的催眠曲。

晚上，西从外面归来，浑身散发出油膏味，全身满是战斗中带来的伤。她爬上用自己头发编织的吊床。两人打闹，嬉笑，做爱，然后交换满足的笑声。

德·安德拉德
《马库纳依马》

与官方的历史唱反调

索萨(Marcio Souza)出生在马瑙斯，大力保护族群的文化。他写了两本饮誉世界的书：《亚马孙皇帝》和《疯狂玛丽亚》。在这两本书中，他回顾亚马孙历史上的辉煌和衰败，重新评价各个时期。他1985年的作品，《疯狂玛丽亚》(*Mad Maria*)描述了兴建马德拉－马莫雷铁路的经过。

美国人科利尔(Collier)，是修建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

她诞生在一个比金属还要凝重的黑夜里。科利尔把火车想像成一个人。工人决定把他们的机器叫做“疯狂玛丽亚”。工程师觉得这名字不适合用来称呼火车头。在南美洲通行的拉丁语中，“火车头”是阴性名词，因此很容易把这机器比作女人。但是在英语中，它是中性词；而“疯狂玛丽亚”这词，竟是由讲英语的人开始叫的。起先，科利尔想，这大概是因为美洲人习惯于把飓风或台风这类事物，冠上女性的名字。

但是火车头可不是灾祸啊。她一点也不疯狂，总是很忠诚地完成自己的义务。身为女人，她竟能在强壮的男人倒下时，还挺得住。

如同世上的一切事物，有时表面上看来矛盾，背后却往往含有别的意义。在某些时候，她支配了工地上的所有男人。她是纷乱嘈杂的蜂窝中，唯我独尊的雌蜂王。她稳定如山，对自己的道路充满信心。她每天从机械上居高临下，用钢牙舔着铁轨。

她是疯狂玛丽亚，钢铁女王，一个科利尔无法理解的女人。在科利尔眼里，这个女人不喝琴酒，却

喝机油，哪个男子躺过她的泥床来，她便与他上床。

但是，除了工程师科利尔，没有一个睡在宿舍里的吊床上的人，会这样想像；没有人去想她的存在有何意义。只有科利尔自己知道，大家都做着修铁路的美梦。〔……〕

这是一支流浪大军，为了让高傲的、纯洁的玛丽亚，能踩着她钢铁的步伐前进，他们甘愿把自己的大衣铺在污泥上。只有像罗利爵士这样的海盗，才做得出这种事；只有这群流浪大军，忍饥挨饿、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用自己的生命，换一张疯狂玛丽亚脚下的红毯。

火车头熟睡了似地躺在那里，她最听话的奴隶托马斯，爬进了她的肚子。科利尔有时怀疑，这女王是否受她臣民爱戴；他想是不会的，因为工蜂决不会爱戴蜂王的。而她该知道，自己的冷漠会得到报应；那不会是爱也不是恨，而只是冷漠。

她衣衫褴褛的臣民们，就是这样冷漠，每天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前铺着地毯。从远处看，他们劳动的姿势似乎还十分浪漫。

明天，当雄伟的疯狂玛丽亚喷出一股股浓烟时，人们从远处就能听见金属的叹息声。

索萨
《疯狂玛丽亚》

维护一个神话：印第安人和文学

巴西人类学家里贝罗，专门研究印第安人的生活和神话传说。他在长篇小说《迈拉》*Maíra* 中，描写了印第安世界逐渐毁灭的过程。

年轻的印第安人依赛阿斯（Isaias），在罗马生活了几年以后，回到故乡。

从这里居高临下，一直朝西看，我看到了位于森林外，四周围着小鸡笼似的，我出生的村庄。房屋是用带枝叶的树干搭成的，圆形的顶上面，覆盖了茅草。最大的一间叫做“贝托”（Baito），久来便是传教士巴克乔所觊觎的目标，他总想建一座更大的教堂。然而十字架永远比不上“贝托”的标志：两棵树根裸露的枯木。

现在，我的村庄正是半夜。大家在吊床里睡得正甜。按照每个家庭的组合形式，男人的吊床在下，女人在中间，最上面是孩子们的吊床。为了抵御黎明的寒气，地上烧着木柴，余烬的火隐隐映在地面上。〔……〕

我故乡的森林里，树木高大修长，从平滑的泥土中拔地而起，直指天空，不长侧枝。一束光线从某一棵被雷殛倒的树隙中透过来。但森林的伤口立刻就会愈合。森林的本性就是浓重的绿色，如同一座罗马式大教堂那样若明若暗。每天只



有日出和日落时分显得有些生气。这些时候,猴子在枝间跳跃;鸟类因黑夜到来了而恐惧,或因黎明将开始而喜悦,竞相啼鸣。早晚时分,是原始森林中两次盛大的弥撒。

我们迈罗(Mairuns)部落所有的人,都害怕黑夜降临。黄昏,我们把各人的吊床紧紧靠拢,拨旺火堆,等候时间在森林之夜的黑暗地道中通过,心里充满恐惧。这时大家提心吊胆,就怕有谁说起在森林里睡着的人的故事。那些人丢了灵魂,变成野兽,永远生活在森林里。

从这里朝上,朝自己的内心,我看见了我的人世。在这里,我看到现在的村庄一如往昔。我每每看见许多细节;我甚至能看到角落里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亘古的氏族和家庭的布置方式。一条肉眼看不见的线,把村子分为两半,一半是东,另一半是西。东半边的氏族家庭,应当到西半边去寻找妻子或丈夫。

村庄这种二分法,与我们现实世界的方式毫无二致:日与夜、光明与黑暗、太阳与月亮、火与水、红与蓝、男人与女人、好与坏、丑与美。

村庄的一面是白天、光明、太阳、火、黄色。就在这儿,有我贾瓜尔(Jaguars)姓氏的家。在另一面是黑夜、昏暗、月亮、水、蓝色。那儿有我们的姻亲家庭,住着我的姐夫妹夫,小埃贝尔维埃一家、福贡一家,以及其他许多人。每一半边总是说另半边是阴性的,又坏又丑。究竟哪半边说错了,还没有定论。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总觉得另一半面是阴性的、坏的和丑的。如果真要讨论这主题,我有许多证据可以支持我的观点。我们日出这一面的人,个个长得俊美健壮,除了我。

里贝罗

《迈拉》,1980 年

黑色金子和没落岁月

哥伦比亚作家里维拉(José Eustacio Rivera),以及葡萄牙作家德·卡斯特罗(Ferreira de Castro)写了几部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他们在作品中描写了亚马孙的壮丽与残酷,也描写了橡胶农近似奴隶的遭遇。

里维拉在《漩涡》中,以抒情而热烈的文字,描述了橡胶奴隶的生活,以及商人对胶农的剥削。

我从前是橡胶农,现在还是!我曾生活在偏僻山区的沼泽泥塘地带,与染上疟疾的男人一起切开树皮,汲取神的白色血浆。

在远离我出生故地万里之遥,我诅咒往事,因为我的过往全是凄惨的记忆。父母倚门倚闾,期待离乡背井的儿子捎来任何帮助,而在贫困中老死。正值适婚年龄的美貌姐妹,没有足够她们打扮的财富,也没有兄弟带来改变命运的黄金,只能苦笑。

当我把斧子插进树干的时候,我常常禁不住想用它砍掉自己的手。这手摸过钱,但是留不住。这手不会生产什么,不偷什么,也不会做买卖。我的生命濒临崩溃。我想,在这片森林里,有不少人与我一样,承受着相同的痛苦。

那在现实和我们永不满足的灵魂之间的不平衡,是谁创造的呢?为什么给我们毫无用处的翅膀?贫穷是我们的后母,而希望却是暴君。为了仰望天堂,我们必须倒在地上;为了填饱肚皮,我们在精神上却失败了。平庸的生活使我们愤慨!我们就只能成为平庸之辈!

有幸能隐约窥见幸福生活的人,却无力得到;想找一位好女孩的人,结果换来别人的蔑视,想娶妻的人却只找到情妇。想站起来的人,被强者压下;这些强者冷漠无情,如树木一样,冷冷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发烧,挨饿,身旁爬满水蛭和蚂蚁。

我试过不再幻想,但有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把我推离现实。我像一支落空的箭矢,穿过幸福的上方,没有能力改变命中注定的打击;除了失败,没有别的归宿!而这是他们所谓的我的前途!

美梦不能成真,胜利早已无望!你们这些记忆的幽灵,为什么蓄意要来羞辱我!你们看看这个做梦的人要些什么吧:他砍伐枯树,让不会幻想的人钱囊饱满;为了日暮时能换得一块不新鲜的面包,自己竟要忍受侮辱与蔑视!

奴隶啊,你不抱怨,只是默默接纳劳苦;囚犯哪,你守着这座监狱!活动在森林这座大牢房里,你们不知道流浪的痛苦。不尽的长河,是这牢房之绿色苍穹的支柱。你们不懂得黑暗的折磨,因为你们永远不知

道,看着阳光照耀沙滩是什么滋味。损伤你们足踝的脚镣,比沼泽里的水蛭还温和;而拷打你们的守卫,比沉默监视你们的树木更容易对付!

我有三百棵树,花了九天时间把它们全部切割了一遍。我把每棵树上的藤蔓都清除了,然后朝每棵树都辟出一条路。我朝这些难对付的树木看了一遍,砍倒了不出胶的树,有时会撞见偷窃树胶的小偷。我们用牙咬,用刀砍。双方争抢的胶浆上,染着鲜红的血印。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的血管能增加胶浆!工头要求每天交十升胶浆,鞭子是放高利贷的人!

附近沟壑里劳动的伙伴,因发高烧而死去——那又怎么样呢?我看见他倒在草叶上,抽搐着手脚,驱赶一群不让他安静死去的大苍蝇。

明天,我会因为受不了恶臭而离开这地方,但是我要偷走他采集来的树胶,这会减轻我的劳累。换了其他人,见我死时也会这样做的。我偷能偷的一切,不是为了父母,而是为了我的刽子手们。

当我用一根有凹槽的“卡拉那”(carana)木管,绕着胶汁日益枯竭的橡胶树,把它流出的眼泪接引到小碗里时,大批围着橡胶树的蚊子,正吮着我的血。森林里的轻雾蒙住了我的眼睛。就这样,树和我一起,在死亡之前流泪,我们搏斗到支持不住而毙命!



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树——就站在那里,而毫不反抗的树。树枝摇动一次不算是反抗,打动不了我。为什么整座森林不对这种卑鄙的剥削发出怒吼?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像虫豸一样碾碎?我不是伤心,我只是绝望!我没有一个共气息同命运的同志!我希望向这种状况宣战,我要看见各种宇宙力量一同运动,哪怕在大动乱中死去!即使这反抗是由撒旦领导的!〔……〕

我曾经是个橡胶农,我现在还是橡胶农!我的手所作的伤害树木的一切,也可以用来反抗人类!

里维拉

《漩涡》,1934年

年轻的葡萄牙人阿尔贝托(Alberto),来到了帕拉省贝伦市,打算参加一次寻找橡胶的探险。这次探险的代号是“天堂”。最后,他发现了橡胶林。

亚马孙河流域是另一个世界,仍处于原始状态,是一片凶残的土地。在这魔鬼森林里没有树。“树”这个词所代表的,是盘根错节的疯狂与混乱,贪婪与饥渴。

在这噬人灵魂的饥渴之下,人成了牺牲品,精神、良心和感情都遭到损害。原始森林紧紧包围着这些人、牲,把他们囚禁在寂静而无法穿越的深处,抹去踪迹,设置路障,弄乱路标,把人当作奴隶,不让他们逃脱。

阿尔贝托又恐惧又恼怒,病倒在林中空地上。四周是绿色的墙,树根像哨兵似地四处蔓延;不断抽长的芽枝,生命力顽强,令人望之气馁。为了开辟道路,清理灌木的工人每天早晨都要用刀砍掉树枝……热带雨林不会忘记自己所受的伤;她执意要重新夺回土地,把简陋的小棚屋闷死,才肯罢休。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都没有关系。

结局是命中早已注定了的。总有一天,因橡胶资源枯竭了也好,因病,因绝望,因孤独也罢,人类终究是会败退的。

无论复仇的手段如何,时机怎样,可能白人会被最后的野人消灭,原始森林终将得胜。在人们呼吸的空气中,行走的土地上,在人们饮用的水里,到处都是威胁。森林必将主宰一切。

人类只是傀儡,受制于那看不见的力量——愚蠢的人哪,竟以为自己已经征服了一切看不见的力量。

德·卡斯特罗
《丛林》
1938年

何处去寻找秀丽风光?

比利时诗人米修(Henri Michaux)1929年出版了《赤道》一书,讲一个年轻人参加了一次旅行,横穿过安地斯山脉、厄瓜多尔的群山、巴西的森林,最后抵达亚马孙河河口。旅行心得:没有地方是到不了的。

基多,秘鲁,亚马孙河港口
11月15日

规律的日常生活造就出中产阶级。这道理举世皆然。但是,某一个人习惯了的日常生活,会是过另一种日常生活的外国人眼中,困惑难解的事。〔……〕

在这个地方的单调生活中,有一种小虫叫做“依桑”(issang)。你

走过潮湿的草地，这东西马上使你发痒。然后，脚上就出现二十个要用放大镜才勉强看得见的血红圆点。

三个星期后，你的膝盖上会肿一个大包，包上有二十多个半厘米左右的化脓创口。

你陷入绝望，开始大骂，你的伤口感染。你想要一头老虎，一头美洲狮；但是你只能得到日常生活。

还有另一种常见的东西，极小的蚊子。它轻轻地叮你，光在你睫毛上就有上百只……

你想要一条大蟒蛇，但它们只能给你日常生活。

水里有一种很美的小鱼，一根羊毛大小，漂亮、透明、胶质的。

你在洗澡，小鱼朝你游过来，想钻进你的身子里。

经过了最细腻的试探，用了很多微妙的方法（它最欣赏天然的口子），它终于想抽身离开了。它打算倒退，于是背鳍竖起。鱼不安起来，绞动着，像一把张开的伞。它退出去。于是你血流不止。

要嘛就毒死鱼；或者只好人自己去死。

但是，只要有鲜血在水中扩散，哪怕只是一小滴，“卡内洛”鱼（canero）就游过来了。“卡内洛”没有沙丁鱼大，但也是成群结队，凶残贪吃，一口就能咬断你的手指。一个60千克重的成年人，鱼群在十分钟内可以吃得精光。

亚马孙河中没有捞起过尸体。亚马孙河中没有发现过尸体。〔……〕

12月15日，帕拉亚马孙河河口

许多狭窄的一、两公里宽的通道。就只见到这些。

那么，亚马孙河在哪里？因为没有看到更多的东西，就这样想了。

沿河而上吧。乘飞机鸟瞰吧。所以，我没有见过亚马孙河，我也不去谈论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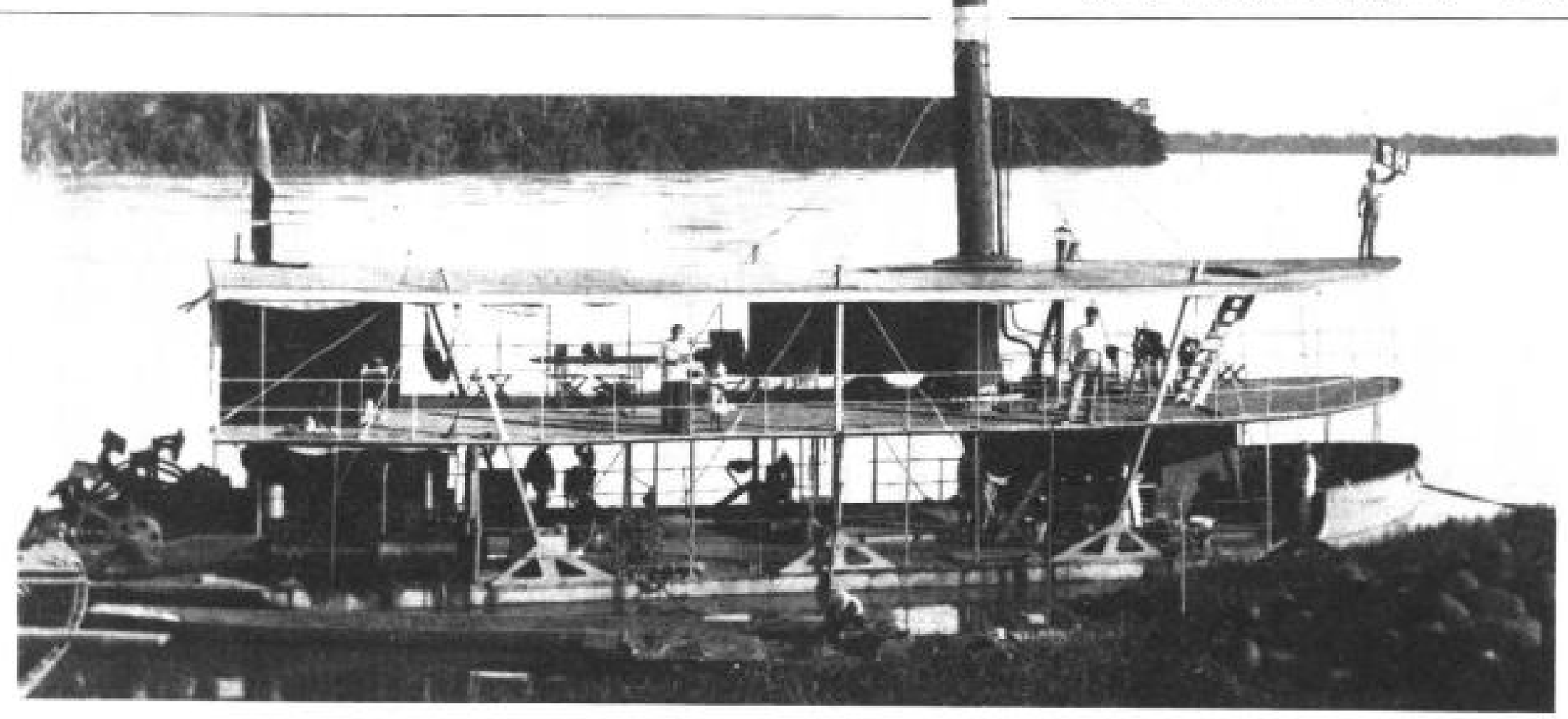
一位从马瑙斯来的姑娘与我们同船，今晨抵达帕拉。当她经过林木繁茂的中央公园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啊，终于见到了大自然！”可是，她正是来自森林……

她板起了脸，赤道森林算什么！只不过在河的左右两岸。〔……〕

米修
《赤道》

森特拉斯（Blaise Cendrars）搭上轮船，到原始森林去了一趟。多么难以捉摸的真实。

森林仍然继续延伸。轮船朝河中心驶去；有时稍靠左岸，有时靠右岸。



在大树的遮蔽下，到处是一片暗绿，点缀了一些高挂在树枝上的藤花。河湾处浑浊的河水，被小块或褐或黄或白的沙滩分割开来，形状像牛角面包。滩上经常有只鳄鱼躺着。

四下沉寂，偶尔有巨嘴鸟展翅鸣叫，或一只学舌的鹦鹉，像箭般从这岸飞到那岸，钻入浓绿的树荫里。或者，突然有一只小猴子跳出来，窜进树丛里，摇得枝叶一阵晃动。有时，会有一只叫做“邦普洛内拉”(pamplonera)的蓝色大蝴蝶，在船舷两旁翩翩飞舞。

如果你有非常敏锐的目光，就能够看到：在竹子间，或在盛开的赤道睡莲上——这种睡莲的叶子厚而平，周长可达两米——有一群蜂鸟上下飞舞，如同粒粒细小的钻石。

仔细看，从混浊的水流漩涡中，可辨认出一条急速游动的“马那代”鱼(manaté)。这种奇异的鱼，有乳头和一个大而灵活的头，以海绵状的水草为食，人称“奶牛鱼”。

这些偶尔发生的事情，转瞬即逝。大河、森林和花草，立刻又封闭起来，隐藏起它们的精灵，守住秘密和保护生命。

万籁俱寂。没有一声叫喊。没有一丝声息。水在流动。森林在热气蒸腾中闪闪发光。天空万里无云，水上有一丝涟漪，远处树巅轻摇，一片草叶在颤抖。一切如谜。

这艘12000吨的轮船，装满了欧洲人和商品货物，在原始森林中溯流而上。船的艄柱十分坚固，螺旋桨在黄色的亚马孙河中劈波斩浪。黑烟袅袅上升，与高耸入云的棕榈树融为一体。这艘轮船没有惊动什么，在这广袤的洪荒世界里，无足轻重。它就像一只蚊子或一只蜉蝣，静悄悄地通过，丝毫未被觉察……

森特拉斯

《真实故事：坐轮船到原始森林》

1936年

消失在森林里

“你上一次见到白人
是什么时候?多少年了?
请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你从来没有听人讲起福西特、雷德弗、莫福雷这些名字吗”?
所有的森林探险家都这样
询问印第安人。
没有人敢说,
福西特和雷德弗是不是死了。



他们还活着吗?他们是不是变成印第安部落的白人神仙了?还是被俘了?

25年前,英国上校福西特(Percy Fawcett)和他20岁的儿子杰克,以及杰克的朋友,年方二十的大学生里梅尔三人,受到巴西的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热带森林吸引。他们想去找一座传说中的城市,或许这还是一座宝库遗址呢。

23年前,年轻的飞行员雷德弗(Paul Redfern)从飞机上降落在这一座森林里。但是人和飞机就此失去踪影。

几个月前,23岁的法国探险新手莫福雷(Raymond Maufrais),在法属圭亚那的马罗尼河(Maroni)上游失踪。他的老父亲来到巴黎,向最后见过他儿子的旅人问讯。他一直在等儿子的消息……

“你会找到一座传说中的城市”

福西特父子的探险深富传奇色彩。父亲在1901年时,是个喜欢玄想的大学生,十分迷恋地理学。结婚后,他抛妻别子,去到玻利维亚与巴西的边境挖掘遗址。找到一些堪与孟斐斯浮雕媲美的珍贵浮雕之后,他听到消息,说在塔帕若斯河和欣古河上游尚未开发的地区,还藏着一个重要的文明遗迹。深受亚马孙女勇士神话诱惑的福西特,1920年又来到了原始森



林,此时他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获得上校军衔。可是,南美洲疟疾猖狂,于是他打道回国。但在1925年,他来到马托格罗索省内的库亚巴,一处寻找黄金和钻石的营地。他和儿子杰克一起来。福西特说,他是听了一个印第安巫师的话之后才来的。这位巫师告诉他:"你的儿子长大到可以与你一起来的时候,你会找到一座传说中的城市;你会被俘虏,但他们会因婚姻而释放你!"

他相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传奇故事。福西特,他的儿子杰克和他们的朋友里梅尔,就这样闯进了契巴达(Chepada)丛林。走了三百公里之后,一位巴西探险家替他们找来两名印第安人向导,还送他们一条小狗。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这条小狗,把它当吉祥物。

有一段时间,住在蓝山上的印第安人,每晚都看得见他们宿营地的营火。1925年6月,两名向导回来,带回了福西特委托他们转交的信件和照相底片,这是些极为珍贵的资料。

福西特在信中说,森林越来越茂密,他们已经无法用斧子开路;因此,他造了一条独木舟,要和儿子及里梅尔一起上溯科洛瑟河(Koloseu),朝未开化的卡拉帕印第安人那儿去。几天后,浑身是伤,惊恐万状的小狗单独跑回伐木场。

丛林之子

所有的探险家都会支持我的说法:世上没有心怀恶意的印第安人,但到处都有胆小鬼!一开始,有谣言传说三个探险者都被毒杀了。

但是,在1925年,法国探险家库特维尔(Courteville)说,他在圣拉斐尔河附近遇过一个发高烧,失去记忆的人,他很可能就是福西特。一位瑞士的探险家声称,他在一个野蛮人部落里见过福西特。他留一把白胡子,说英语,身体很健壮;但当瑞士人想接近他时,就被印第安人挡住了,他们把他当俘虏。

意大利学者特鲁西(Michele Trucchi)说,杰克和里梅尔死了,而福西特染上麻疯,和印第安人在一起,发誓不再回到文明世界。巴西人类学家

奥雷利(Willy Aureli)则说,福西特还活着,现在是一个吃人部落的酋长。

许多冒险家和环球旅行家,诸如迪奥特(Dyott)、佩特鲁洛(Petrulho)、弗来明(Fleming)、富萨尼(Oranio Fusani)等人,都为了寻找福西特而在森林里丧命。1934年,记者温顿找到了福西特的探险路线图,以及一些摄影片盒。但是也只有这些了,因为温顿也一去不返;他被卡拉帕族印第安人毒死。

1936年,人所敬重的牧师勒特尔(Leghters)证实了一则消息:卡拉帕洛人的邻近部族,雅那那瓜族印第安人,收养了一个白皮肤蓝眼睛的小孩,是杰克和该部族里一个处女所生的。其实,1926年时就有这种说法了。1945年,记者莫雷尔(Edmar Morel)领导了一个考察团,去寻找这个叫做邓普(Dunpe)的孩子。今天他已经25岁,由福西特的遗孀收养,正在巴西念书。印第安人告诉莫雷尔,里梅尔死于疟疾,而杰克和福西特被乱箭射死。但是,在伦敦的福西特遗孀,不肯相信她丈夫和儿子已经死了!〔……〕

莫福雷的最后冒险

今天,在福西特和雷德弗的名字之外,还要加上一位年轻的法国探险者莫福雷。

莫福雷当过伞兵,得过十字军勋章,现在是年轻有为的记者,酷爱冒险。1946年,他参加了在巴西的一次勘察活动。1949年11月,他打算进行一次难以实现的冒险:单身,徒步背30千克的行李,攀登法属圭亚那的图穆库马克山(Tumuc-Humac)。

四百年来,有个关于这座山的传说,夺去了不少人的性命。传说中,有个国王身穿纯金衣服,住在金屋里,主宰一个豪富的民族。莫福雷不相信"黄金国"这种传说,但他热爱冒险生涯,也认为可能会发现金矿。他打算把冒险过程写成文章,刊登在《科学与旅行》杂志上,题目定好了,叫《图穆库马克历险记》。

五个月以后,十几名上溯塔木里河的印第安人,发现了莫福雷的行李,里面有一支来福枪和一本笔记。他们叫来了哨所的宪兵。法国官



方作了一项调查，结果不乐观。他们认为，12 月 15 日，莫福雷和小狗巴比到过一个收集树胶的村子。1 月 15 日，他造了一条用树干扎成的木筏，朝一个离此处约 45 公里的淘金据点比扬弗尼（Bienvenue）去。这一带的河水异常湍急。没有多久，又找到了莫福雷的木筏残片和他的最后宿营地。在营地里，他的吊床还悬挂在一张木桌旁，桌上铺着纸，有一个墨水瓶、一支笔和一个发了霉的旅行袋。

印第安人和宪兵顺着罹难者的足迹，走进原始森林，但未能找到尸体。在法属圭亚那的印第安人都已开化，因此调查者判断：莫福雷很可能被森林中的野兽咬死。他的父亲说："我相信他还活着。"

一些使用感应术的探测者，向他的父亲说，他仍旧在图穆库马克山中流浪。"福西特和雷德弗还活着"的传说，也还是流传着。

这三个影子，萦绕在亚马孙河探险的路上。发现大河源头的弗洛努瓦（Bertrand Flornox）、盖尔布朗、菲什泰、马泰、盖索等人，跟着拉·孔达米纳、德·奥尔比尼、克雷沃、孔特罗的脚步，在与世隔绝的二十万印第安人中，为科学贡献了心力。

当儒（Henri Danj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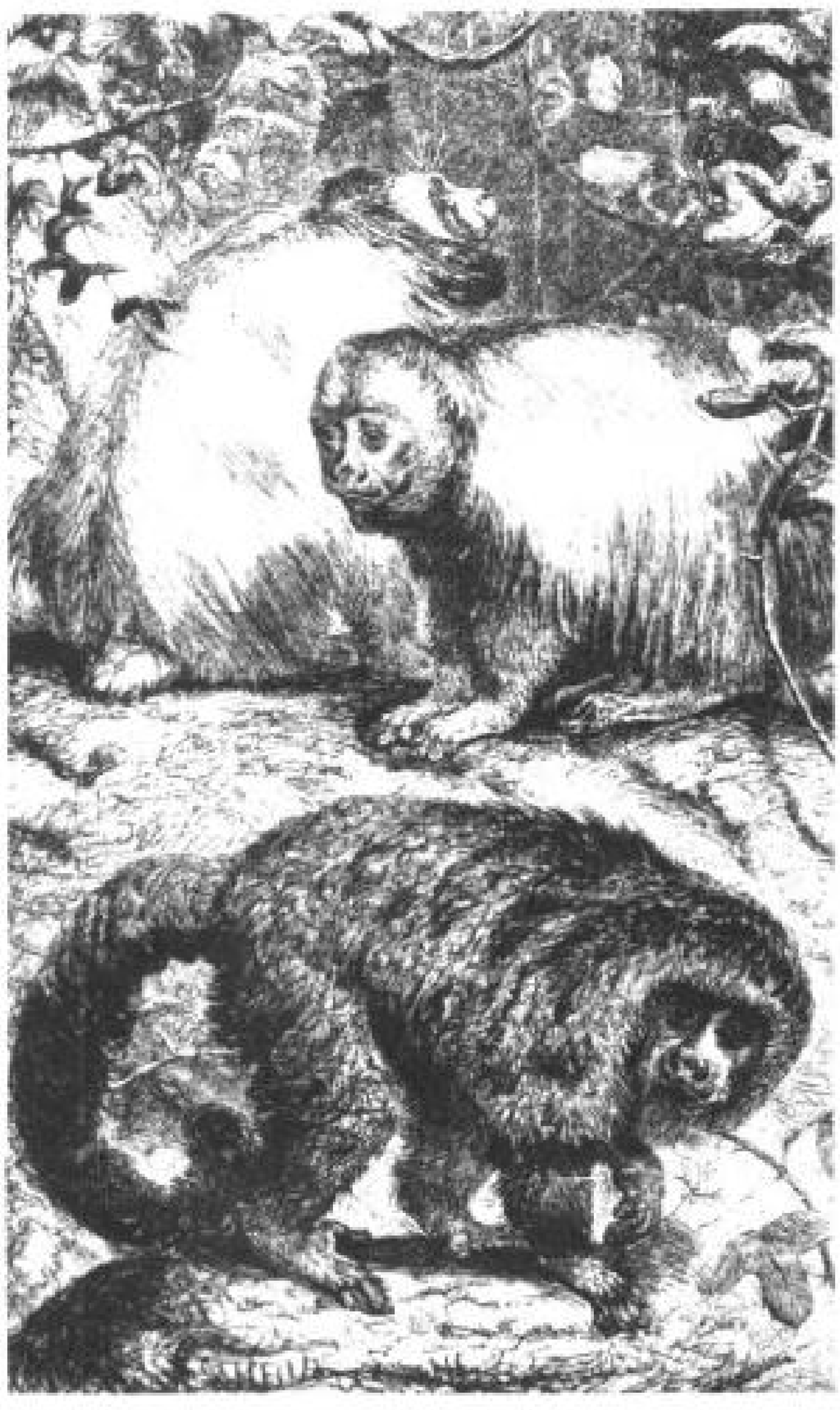
《法兰西晚报》

1951 年 1 月 8 日



绝妙的动物寓言集

印第安人认为，动物或植物
和人一样，也有灵魂；
而动物和植物的灵魂可以
化为人形。在19世纪的
博物学家眼中，美洲动、植物
珍贵而稀有，可成为骄人的
欧洲收藏品；
而印第安人却看到了
某一个同胞迷失的灵魂。





鸟类颜色的起源

人类和鸟类联合起来，向侵犯所有生灵的大水蛇发起反击。可是参战者由于害怕，一个一个推托，说他们只会在陆地上作战，纷纷退缩。最后，鸬鹚勇敢地跳下水去，狠狠咬了水底魔鬼一口。人群蜂拥而来，把水蛇拉出水面，剥了它的皮。

鸬鹚要求把蛇皮给它，当作胜利的奖赏。印第安人的酋长语带讥讽："当然可以啦，你只管把蛇皮取走就是了！"鸬鹚回答："多谢！"向其他鸟类打了一个招呼。所有的鸟儿落下来，用嘴叼起蛇皮的一角，带着蛇皮飞走了。印第安人又气又怒，从那时起，他们就和鸟类为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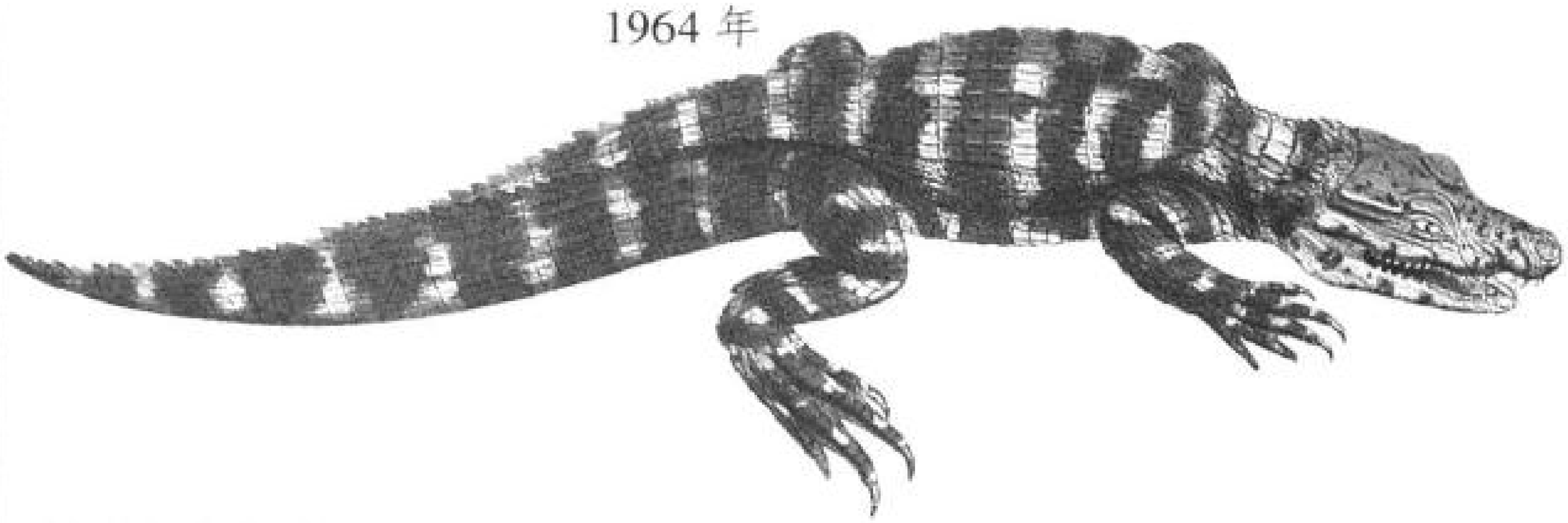
鸟儿飞到一旁去分蛇皮。它们商量妥当，每只鸟都保留自己嘴里那一块。蛇皮的颜色十分艳丽，红、

黄、绿、黑、白，各色缤纷，还点缀着从没见过的图案。每只鸟都拥有它该得的一块蛇皮之后，奇迹发生了。从前，所有鸟类都是灰不溜秋的，现在它们一下子变成了白的、黄的、蓝的……鹦鹉披上了绿色和红色，从前羽毛很不显眼的南美洲大鹦鹉，有了粉红、大红和金黄的色彩。

贡献良多的鸸鹋，头上仍然留着黑色，但是它说自己十分满意。

列维·斯特劳斯记录
《神话学：生食与熟食》

1964 年



梦见凯门鳄的人

一天，有个人在起床时说："我梦见了凯门鳄。"

其他人忙问："怎么回事？快说说！"

"我梦见自己在沙滩上走。找到一个很大的凯门鳄鱼蛋，我把它吃了。现在，我害怕凯门鳄会把我吃掉！"

他的兄弟说："别说傻话。凯门鳄也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不会把你吃掉的！"

傍晚，兄弟说："走，我们去钓鱼吧。"

这人回答："我不去。我怕凯门鳄。"

兄弟坚持说："我们走吧！"

于是，两人一起走到河边，在沙滩上钓起鱼来。这时，有一条大凯门鳄跃出水面，捉住了这个人，把他吞进去。他随身带的弓箭，也一起被吞了进去。

当他落到凯门鳄的肚子里时，他说："我饿死了，又没东西吃；我口渴了，也没什么可喝，我想看见光亮，我却在黑暗之中。"

这时，他听见外面有一只猴子在唱歌。

这人说："有猴子在唱歌，那么天已经亮了。"

他拿起箭，开始从肚子里戳凯门鳄的肚子。这时，凯门鳄爬出洞来，说："谁敢这样子戳我？"

这个人继续一下又一下戳下

去，痛得凯门鳄朝河道四面乱窜。同时凯门鳄拼命咳嗽，不得不张开嘴巴。这个人立刻把箭卡在鳄嘴上不让它合起来，自己跑了出来。他一跳，在沙滩上摔得半死。

夜里，他醒来，回到家中。当他进屋子时，大家正在喝“希沙”酒。他的兄弟起身欢迎他。于是他就说：“梦见凯门鳄，就会发生这种事。可是，你还不相信我！”

雷舍尔－道尔马托夫



南美洲大蟒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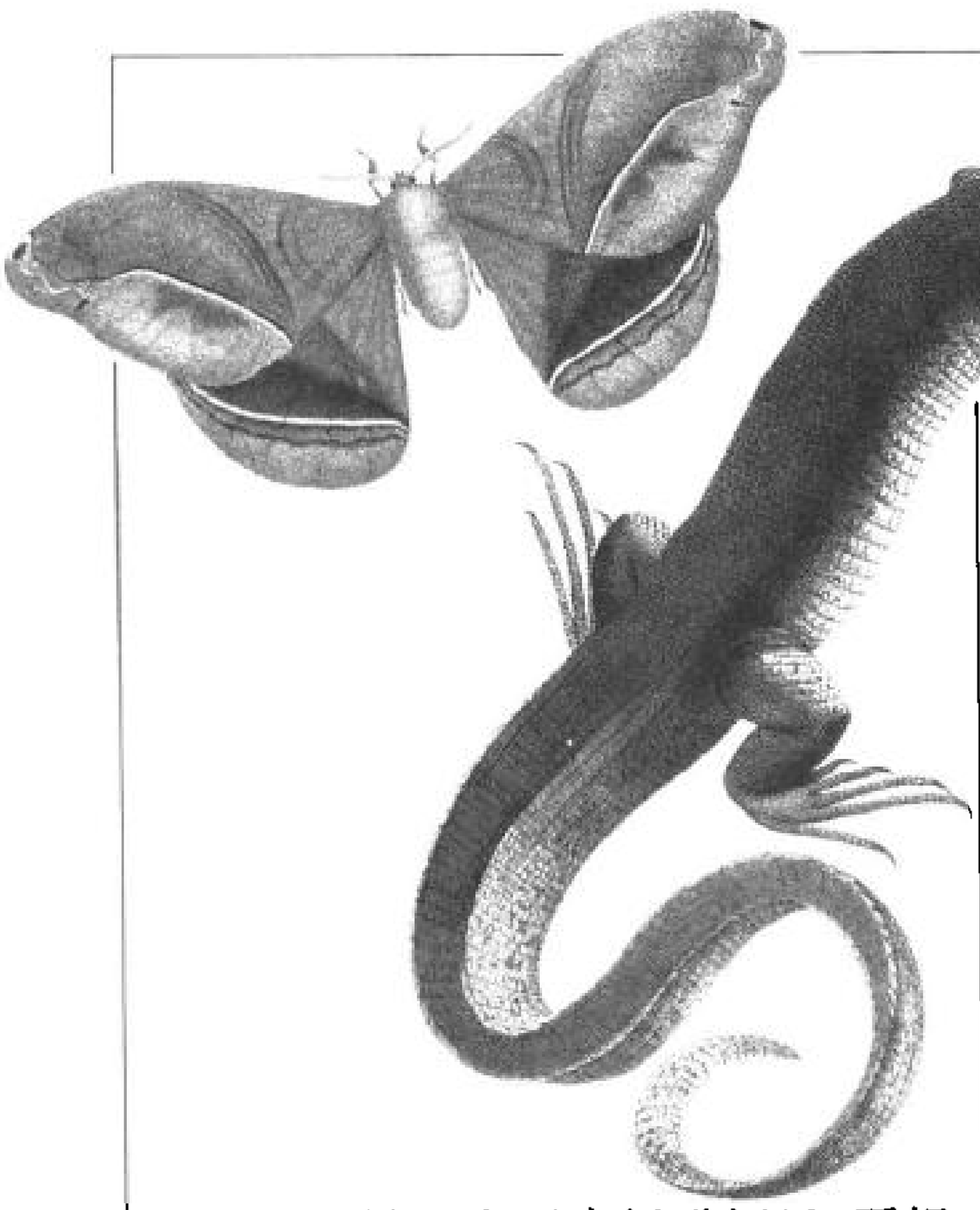
一天，我们正在用桨划船，沿河的左岸快速前进时，杰克叫了起来：“划远一点，那边有一条死鳄鱼。”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发现他搞错了。我做梦都没见过的一条南美洲大蟒蛇，直挺挺地横躺在那里。

这大蛇浑身沾满泥浆，许多苍蝇、蝴蝶和各类昆虫叮在蛇身上。蛇身大约有三四米搁在河岸的淤泥中，像人的胸膛那么宽，其余部分则在水里，在我们的小船底下蜷缩成一个巨大的S形。

后来我常向人说起这种蟒蛇的长度，别说听的人半信半疑，连我自己说的人也觉得简直难以置信。我没有丈量，但我可以估计出来，这条蟒蛇有十六七米长。因为我们的船长8米，而这蛇的头部有三四米在我们的前面，尾部有一米半左右在我们后面；而中段盘成大S形的部分，也等于我们船的长。它的宽度足足有一米半。

我坐在后舱，而所有的枪都在前舱。我喊杰克开枪射击。可是，他在行李中取枪的响声惊动了蟒蛇，它卷起一阵强劲的漩涡，消失了，还差点把我们的船弄翻。如此庞大的身躯，动作竟能如此灵敏，真令人惊讶，这和我们以前打死过的笨重蟒蛇完全不同。

被我们打死的蟒蛇，斩头去筋盘堆在我腿旁的情景，浮现脑海，我不禁想到，如果今天这条巨蟒把我们的小船卷进它的身圈里，真不知后果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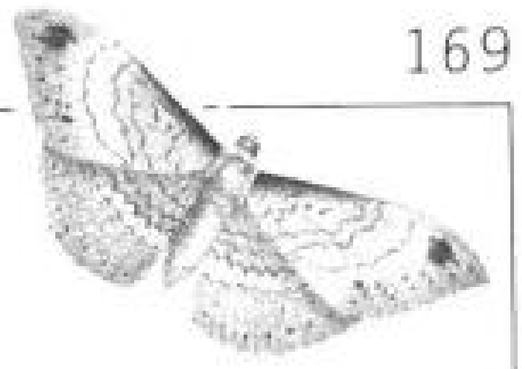


何。一旦被这个恶魔抓进怀里，再粗壮的男人也不过是一根草茎而已。

德·格拉夫
(Fritz W. Up de Graff)
《亚马孙河的猎头族人》
1927年

1848年5月28日，贝茨和华莱士来到帕拉。贝茨在这里住了11年。回英国后，他遇到达尔文。达尔文鼓励他写下《亚马孙河上的博物学家》一书。此书使他名闻遐迩。

将近子夜，期待已久的风终于来了。水手拔起船锚，我们很快就驶到亚马孙河河心。我在黎明前就已经醒来，想看看月色下的大河。微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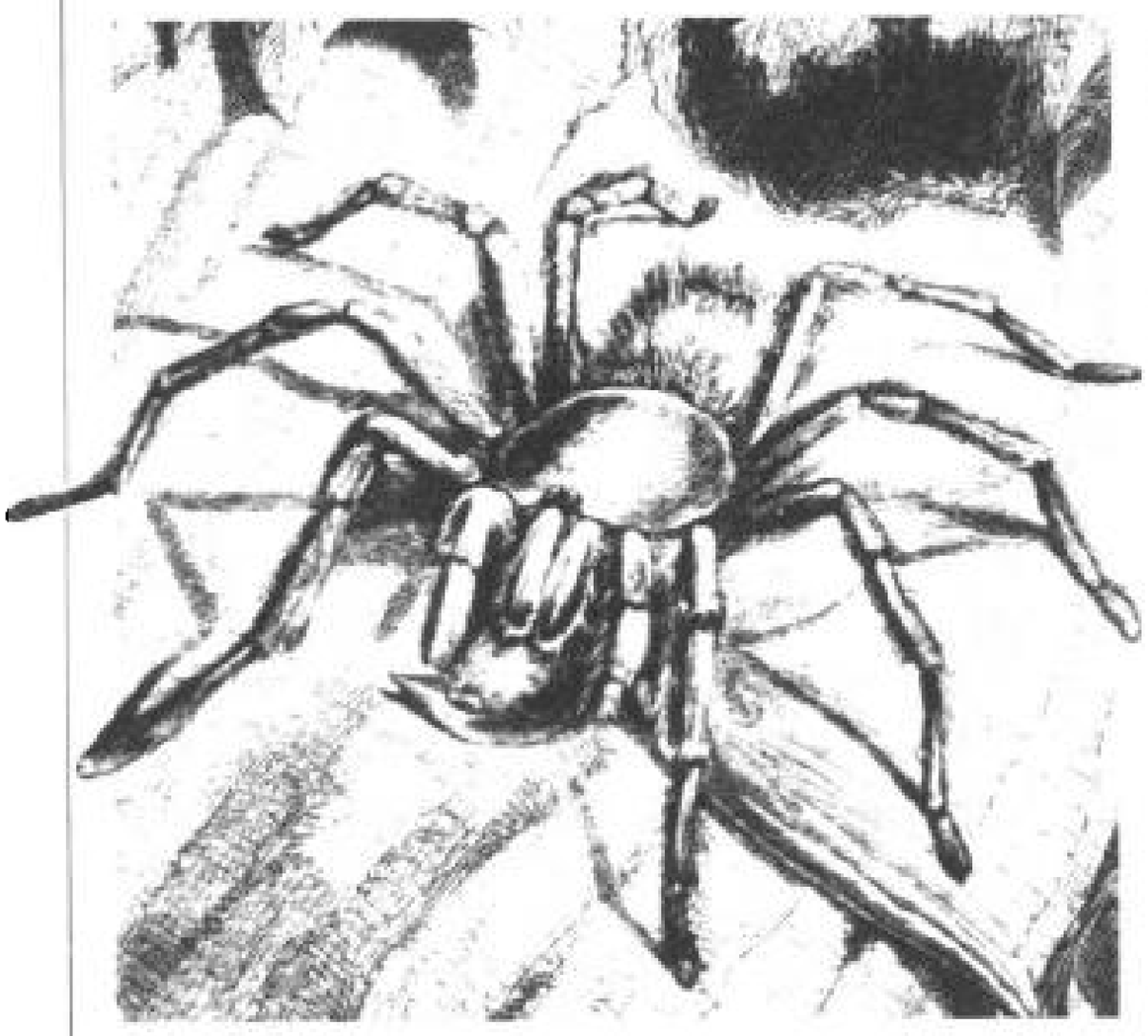
令人心旷神怡，船在水面上欢快地向前。我们沿着一条3公里宽的河道行船。在这地方，河面宽度超过30公里，由3个大岛群分割，景色壮丽。这儿没有帕拉河和托坎廷斯河那种湖般的景致，但自有波涛汹涌的气象……

6日，日出时，在河左岸的远方，出现了阿尔梅林山绿色的峰峦。我长年在平原地带生活，眼前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场面啊……马特乌斯在这里登陆过，他说这些峰峦高出河面约250米，一直到峰顶都覆盖了茂密的森林。在东面，开始时只有一些不连贯的小丘；但到了西面的阿尔梅林镇时，仿佛有某种外力作用，山的高度一样，而连成了长长的山脊。

我们有个习惯，要在一个少受蚂蚁侵扰，又靠近水源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在森林里一场累人的早晨狩猎后，我们重新到这里碰头。我们就地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用两张野香蕉树叶铺在地上当桌布。随后我们在午后的酷热中休息了几个小时……

这时，我们看到不少60厘米长的巨型蜥蜴，当地人把这种动物叫做“胡瓜罗”(Jucuarú)。在这宁静的午间，它们在枯叶中嬉闹，互相追来

逐去……蓝的、黑的大蝴蝶，在我们头上轻拍翅膀。昆虫发出的嗡嗡声，



许多懒洋洋的声音，加在一起，便得到一个有关这片荒僻之地的印象。从高得令人眩晕的树木顶端，野果不时“噗噗”掉进水里，那声音使人惊跳。风吹过树梢，拂动了希波藤(sipó)，发出各种鸣吟声…〔……〕

徒步前进时，我观察到一种大蜘蛛的习性。这个小插曲值得叙述。

这种蜘蛛身长约5厘米，脚长有18厘米。身上、脚上都覆盖了红灰色的粗毛。这怪物的动作吸引了我：它贴在一个很深的树洞下方，树洞口挂着一张白色的厚蛛网。蛛网下半部被撕碎了，两只小雀粘在网上。这鸟有金丝翅大小，好像是雌雄一对。一只已经死了；另一只在蜘蛛身下奄奄一息，鸟身上沾满了蜘蛛的唾沫。我赶走了蜘蛛，取下两只鸟；另一只也死了。有一天，一家为我们搜集标本的印第安人的孩子，带着一只可怕的虫子回家。他把绳子捆在虫子腰上，像蹓狗似的。〔……〕

10月6日，我们离开埃卡村(在索里梅斯河上)去作另一次旅行。这次，我们想到森林的池塘里捕一些小乌龟。只有内行的猎人才知道这些池塘在哪里。我们从埃卡出发时，带了一位人称行家的猎手，他叫佩得罗(Pedro)。后来我们途经斯皮穆尼村(Sbimuni)时，又叫来了达尼尔(Daniel)充当向导助手。

把鱼网弄成环状安置好以后，大家全都下水去赶乌龟。不料，一条凯门鳄掉入了网内。没有人惊慌失措，只担心这动物会把网咬破。有人叫：“我碰到它的头！”另一个叫道：“它抓伤了我的腿！”一个干瘦的米拉纳人跌倒了，引起大家的笑声和尖叫。最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听了我在岸上的命令，紧紧抓住鳄鱼的尾巴，吃力地慢慢把它拖到岸上。网打开以后，男孩子把这动物慢慢拉到百来米以外的泥潭里。

我砍了一根粗大的树枝。当这条凯门鳄在我旁边时，我朝它颅顶狠敲一下，把它打死了。这条鳄鱼相当大，颌长50厘米，可以一下子咬断一条人腿。这是巨型凯门鳄的一种，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叫它“雅卡雷于阿絮”(Jacaréuassú)……

土著人既害怕大凯门鳄，却又藐视它。我在埃卡村西边30公里处的凯莎村住过一个月，这是个半开化的印第安人小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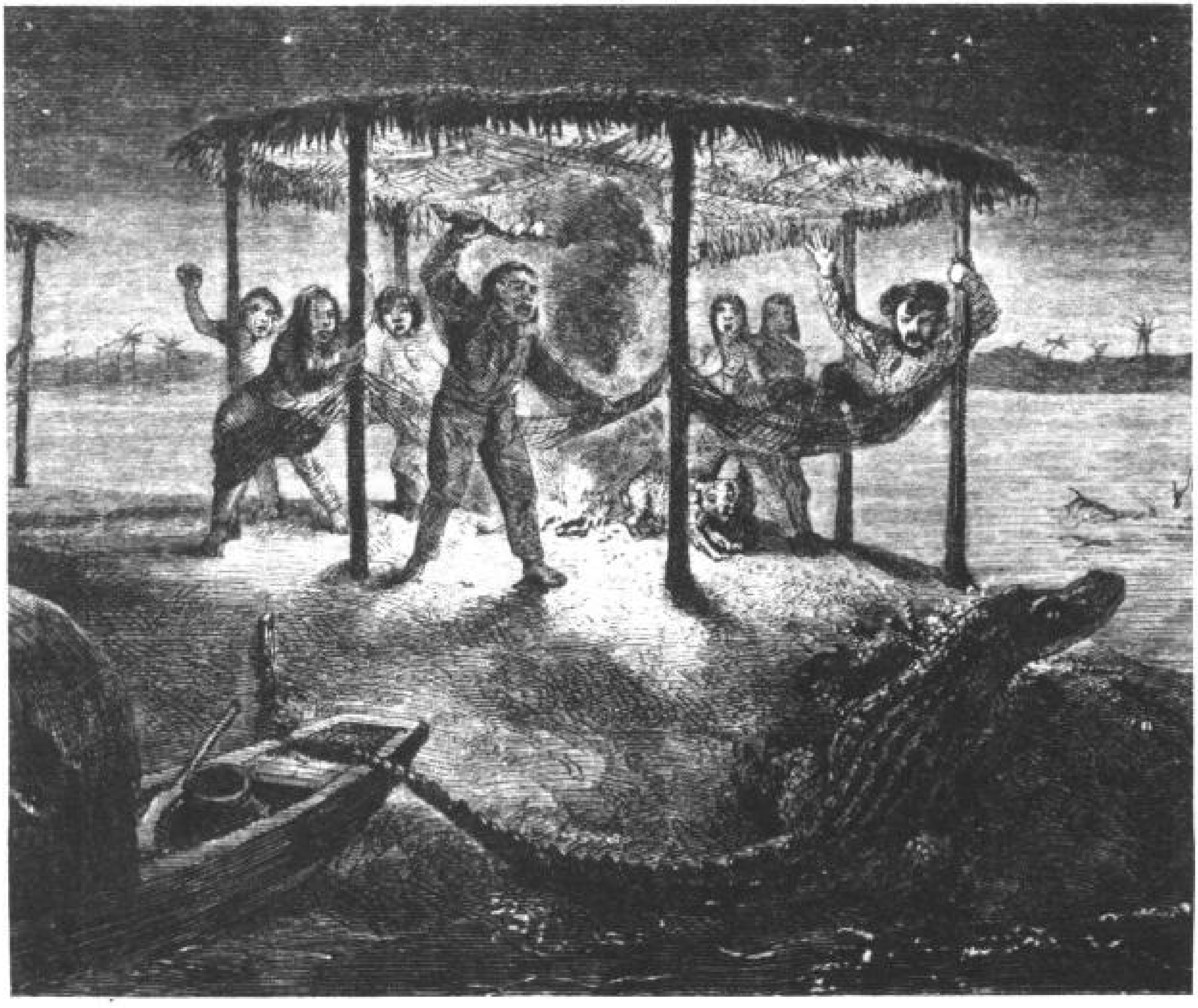
水位很低，因此码头和村子的浴场都设在长堤的斜坡下。一条大凯门鳄出现在不太深的泥水里。大家都小心谨慎地洗澡；大多数人只在岸上用一个葫芦往身上浇水。这时候，帕拉商人索阿雷斯的大独木舟到港了。

印第安人船员一如往常，度过了两天酗酒和放荡的生活。最炎热的时候，大家都在午睡，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子嚷着，要一个人去洗澡。只有老人德帕兹在屋后的围廊，躺在吊床里纳凉，正好朝着堤岸看。他看见了那个酒醉的男人，对他喊：注意凯门鳄。没等老人再喊一遍，就看到那男人摇晃了一下。一张血盆大口从水中伸出，咬住了男人的腰，将他拖下水去。牺牲者的生命最后信号，是一声呼救："啊哟，上帝！"

贝茨

《亚马孙河上的博物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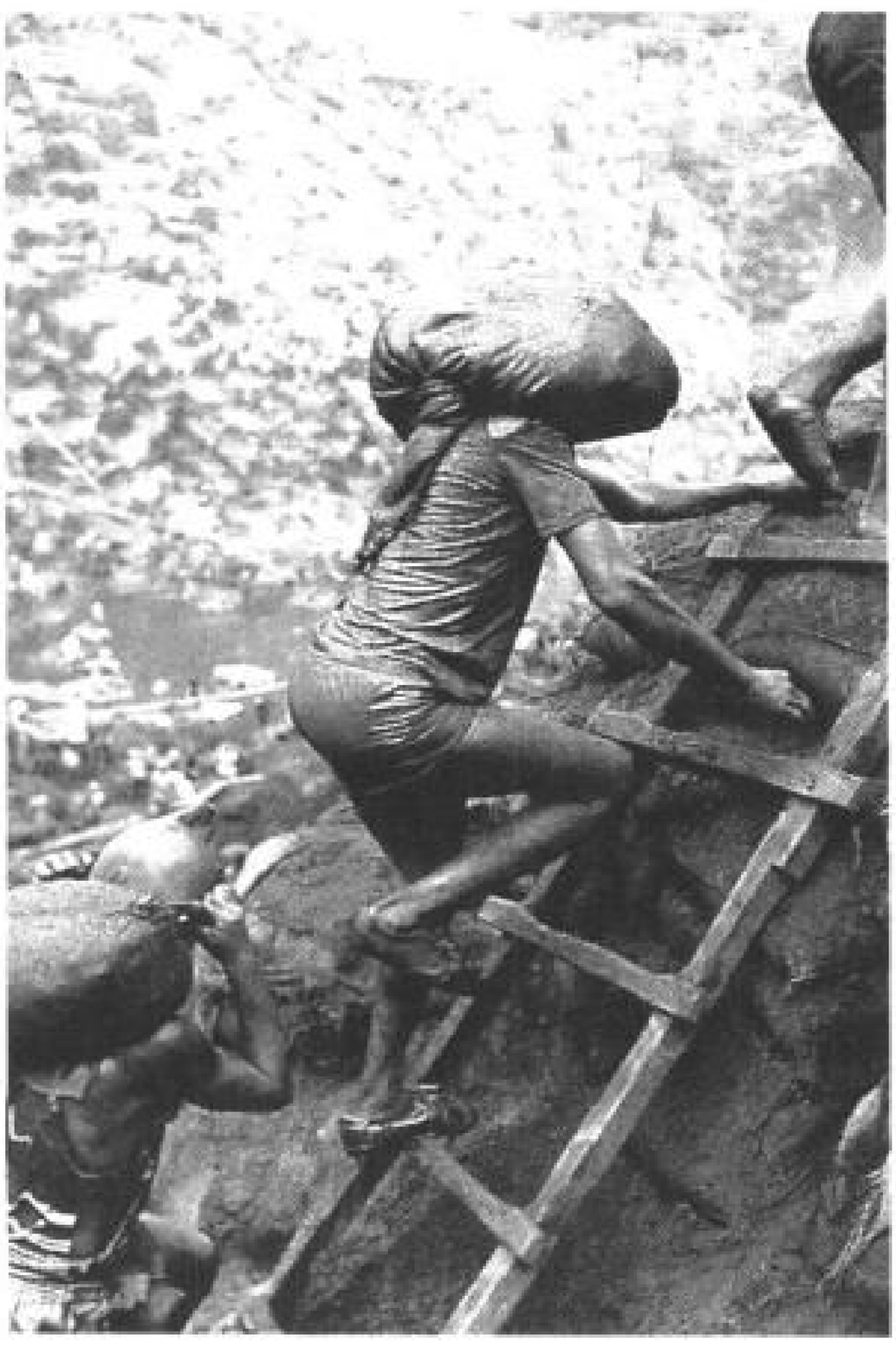
1863 年



亚马孙河狂热症

巴西的大梦。

渺无人迹的450万平方公里土地。地球之肺。世界的谷仓。这块富饶的腹地让巴西产生了乐观主义，也制造了“明天再说”的决策方式。已故巴西总统华加斯(Vargas)说过:“在那里,有一片无人的土地，等待着无土地的人。”



巴西人是“亚马孙河狂”……巴西人染上一种奇怪的病。他们高举双臂，热情地奔向不十分确切的道路。这些道路，通向国家地图上方，那块绿色而潮湿，长满苔藓的地方。大城市淘汰下来的人，蔗糖地区破产的人，各种肤色的贱民，全拥过来。全巴西的好事之徒、政治人物、巴伊亚光明派(Bahia)的圣职人员也来凑热闹。连雷西腓(Recife)的大主教,都相信“上帝是亚马孙人”。

“前途在亚马孙河流域。”这是经济学家拉莫斯(Paul Ramos)说的。“如果亚马孙地区是一个国家，它可排在澳大利亚和印度之后，是世界第七大国。如果砍掉这里所有的森林，地球上就消失了三分之一的森林面积。如果把亚马孙河及其支流的水排干，地球水量就将减少五分之一。如果……”

“如果”这字眼，粘连着希望和梦想。里约贫民区中流传一首歌:“明天，伙计。明天，你就可以伸出手,帮助那块已经疲惫,资源也枯竭的旧大陆；你向他献上亚马孙河流域的宝库。明天……”

明天已经来临

从1960年起,巨型的森林推土机,在热带莽林中,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开辟8米宽的道路。连接巴

西利亚省和贝伦省的荆棘林带，首当其冲，很快就被推平；成千上万名农夫从这里涌入，渴望能够得到“绿色金子”。他们很快就被隔离，然后被吞没，葬身在森林墓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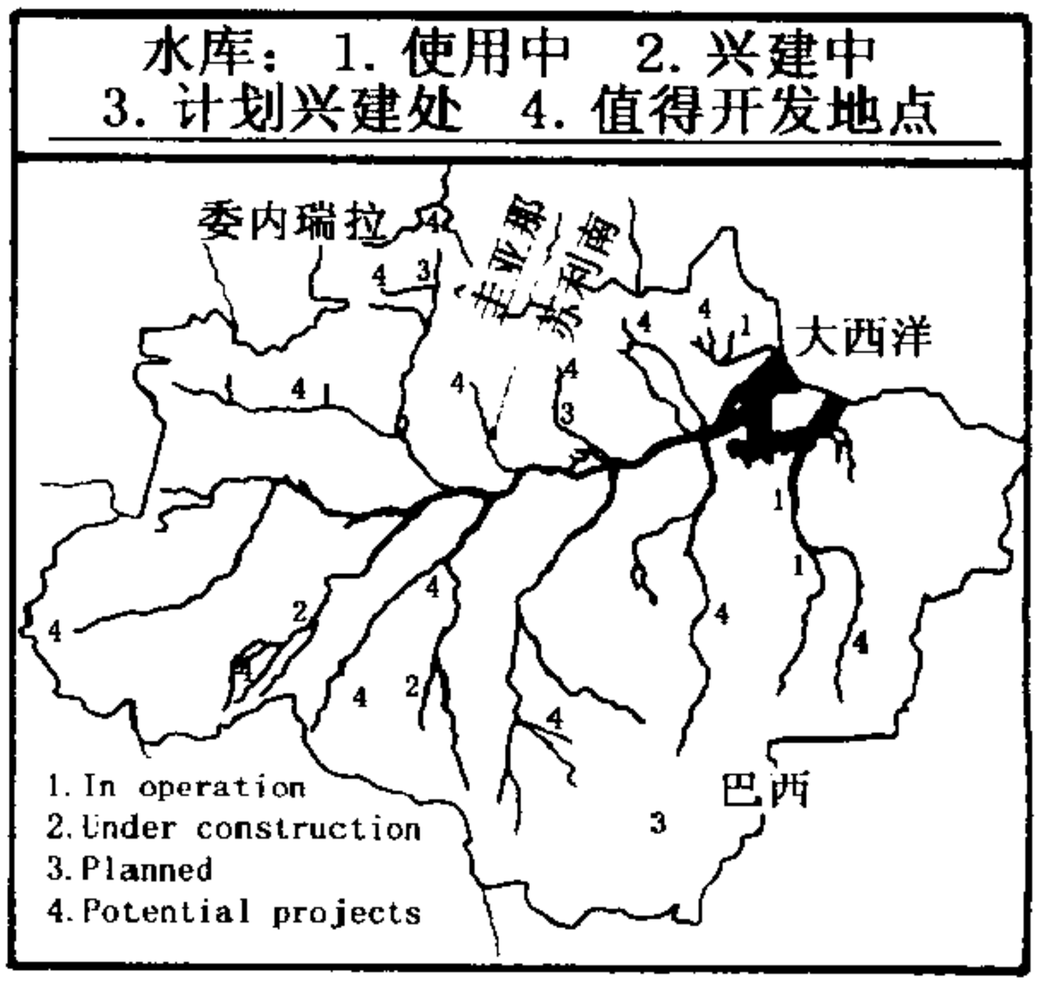
有时可以遇见悲惨的农耕者(caboclos)，一动不动地坐在河岸的小茅屋里。他们种植少许木瓜和香蕉，以此勉强度日。这些人的脸上流露一种神情，使人想起印第安人的凄怆，以及最早来到美洲的西班牙士兵那股傲气。

在1966年，展开了第二次“亚马孙行动”。亚马孙地区开发管理局(SUDAM)，临时提出一个计划，条件对投资者(特别是外国资本)十分有利。管理局为了证明诚意，在创纪录的短时间里，制定了一个“深入纲领”：要在15年内修建成15000公里长的铁路，3000公里的石子路，14000公里的泥路，以及从南克鲁赛罗到若昂佩索阿，连接巴西东西两端，长4300公里的横贯亚马孙大通道。

为了这条“伟大的道路”，狂热的巴西人嗓子喊到沙哑，一米一米向前走，竭力赞美那推倒树木的推土机。他们赶走猿猴，惊动原始印第安居民。这些原始部落，从石器时代开始就住在森林里，初次来到白人世界，现在染上传染病，并且酗酒。从圭亚那到秘鲁，从波多韦柳港到马瑙斯，从库亚巴到圣塔伦，工人们放火烧地，夷平树林，破坏环境。

一切功夫完全白费力气。亚马孙河地区开发管理局1966年提出一万件提案，其中只有一百件得以实施，而得到成绩的更是极小部分。在12万平方公里已清除的森林土地中，仅仅只留下少数田地，由幻想破灭的农耕者勉强经营。1976年起，政府承认失败。创立新区原本享有的财税减免，现在取消了。人口开始迁出，而不再鼓励向内移民。

亚马孙森林并不符合人们的期待。这尊偶像的脚是泥做的。它的富庶是依赖天气，并非土壤肥沃。火烧地的轮耕制，是这片贫瘠而且已失去腐殖质的土地上，唯一可以实施的方法；而最多只能种植少量木薯、谷物、水稻和烟草。在两个季节耕种之后，由于雨水和洪流的冲刷，地力会耗尽，变成不毛之地。要使土地重新能恢复生产力，需要有投资。



虚假的成绩

在圣塔伦北部的胡椒园里，最近有一个日本小组实验成功。在这个园区，每株幼苗都栽种在一个土钵子里。在马托格罗索省，田野上播种的饲料植物，适合作牲畜粮食。有人在那里养牛，十年生产了一千万头。农业部的人高谈成就。

“这些成就来自于那些投机的土地买卖人。他们买下没有绘在地图上的土地，他们只花了少少的钱，而引起了虚假的繁荣。”德·桑托斯(Oliveras Do Santos)，告诉他圣保罗大学的学生，亚马孙河地区是个圈套，是烟幕弹，政府以此来粉饰贫困与饥饿。

“这一切都要付出代价。在我们国家，饥荒之所以日益严重，是由于追加的经济计划流产，刺激投资的措施形同虚设，开发目标不合理又不切实际。从饥荒中，竟产生了利润、红利、酬金、收入、股息、信贷佣金、证金交易所里的投机活动。黄金、钻石、咖啡、可可、糖、黄麻、棉花等，还未加工或收获，就已经被多次转售了。小生产者砍光了自己土地上的树木；而挨饿的矿工把山体挖得满目疮痍。”教授非常清醒：“请注意：亚马孙河地区可能会成为巨富，但也可能不会。”〔……〕

（根据经济学家德尔拉桑特〔Piro Del Lasante〕的理论）：“该停止短期的经济和政治行为了。如果希望我们的前途是亚马孙式的，我们就应该务实。”德·桑托斯教授质疑：“目前亚马孙河地区的发展，需要为每个移民花费10000美元。然而，该地区人口只有全国的5%，只生产国民经济总收入的3%。这样是否得不偿失？”

曼努埃拉20岁，是一位黑白混血的姑娘。她来自里约贝雅弗洛的贫民窟。她站在用一块用铁皮钉在两段树干搭成的阳台上，凝视周围的景像。污秽的贫民窟，连绿地在内，每平方公里住了30000人，汽油桶上种了大麻。这是她的最后一瞥。明天清晨，她将把饥饿和希望一起装上公共汽车，戏称为“鹦鹉架”的公车，拥挤不堪，摇摇晃晃。她要坐一个星期的车，穿越巴西。旅程结束时，她就要在一条不知名的河边，开垦一块小种植园，她的丈夫奥克塔纳奥，会去一个锡矿场工作。两个努力追寻梦想的人，要闯进绿色的地狱，希望能挖掘到蕴藏在那里的财富。神话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是难以揣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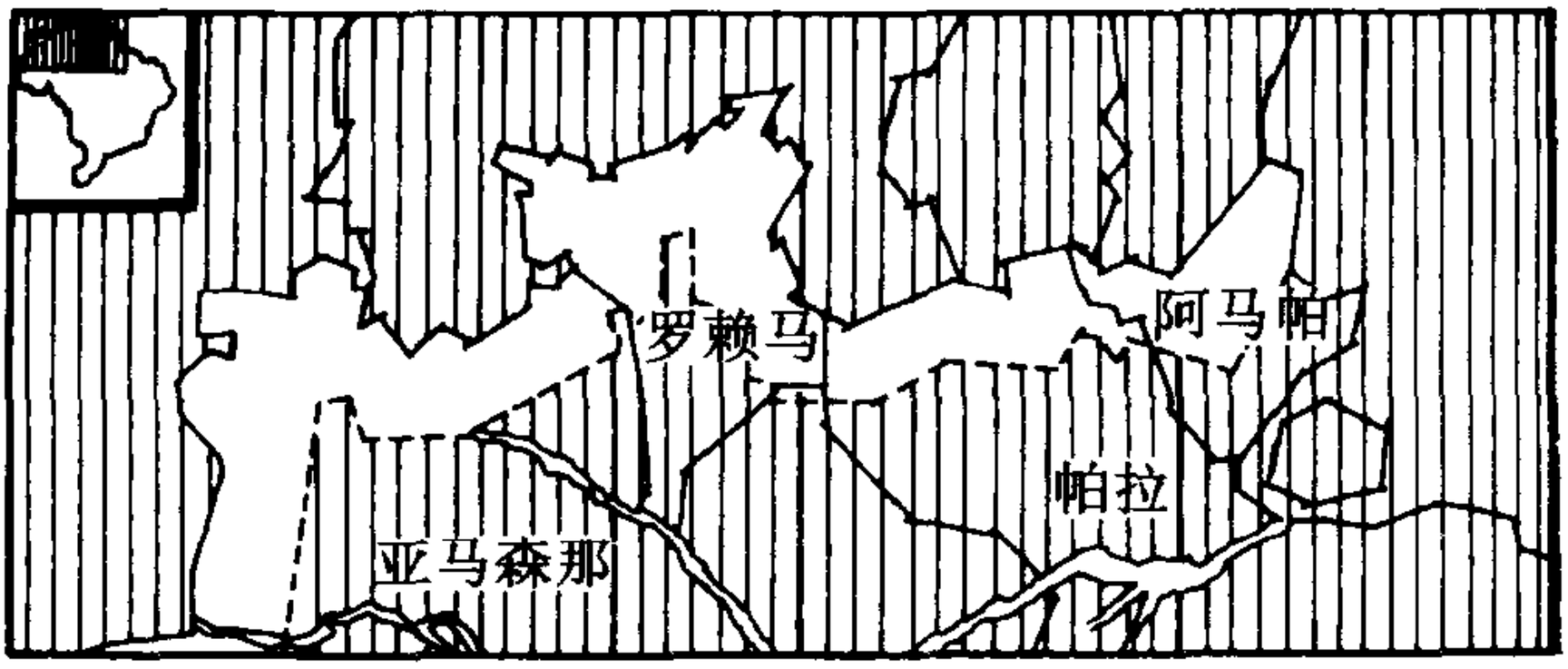
贝奈(Guy-Pierre Bennet)

《朝代》(*Dynasteur*)

1987年11月号

埃尔夫－阿基坦事件

80年代初期，巴西政府同意，埃尔夫－阿基坦(Elf-Aquitaine)的子公



“北部战壕”军事计划区，沿着巴西的国境线深入雨林。

司，巴西埃尔夫公司，有权在亚马孙州的萨特雷－马韦族(Sateré-Mawé)和蒙杜鲁库族(Mundurucu)印第安人的领土上勘探。巴西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竟也同意；这是违背该机构的宗旨的。

勘探者在森林中开辟了三百多公里的小路，在路上安放炸药，炸毁了原始植物，动物四处逃窜。此外，印第安人用白人留下的炸药和雷管，学他们见过的工人操作的方法去炸鱼。这又引起了四起死亡事故。他们群居的生活方式，受到这些事件的极大干扰。宿营的工人们加剧了印第安人酗酒，以及妇女卖淫的恶习。

在巴西人类学协会的支持之下，印第安人向当局提出抗议。当局传讯了埃尔夫－阿基坦公司、巴西埃尔夫公司、巴西全国石油营业公司，以及巴西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参议院公布了一份公报。最后，巴西人类学协会和土著劳动中心，联名邀请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德雷菲斯－加默蓉(Simone Dreyfus-Gamelon)女士，来做实地调查；她是亚马孙河流域人类学专家。

1984年，德雷菲斯－加默蓉在马瑙斯召集了一次讨论会。各国石油公司的代表、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巴西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各族印第安人和支持者(其中有巴西民主法学家协会主席)，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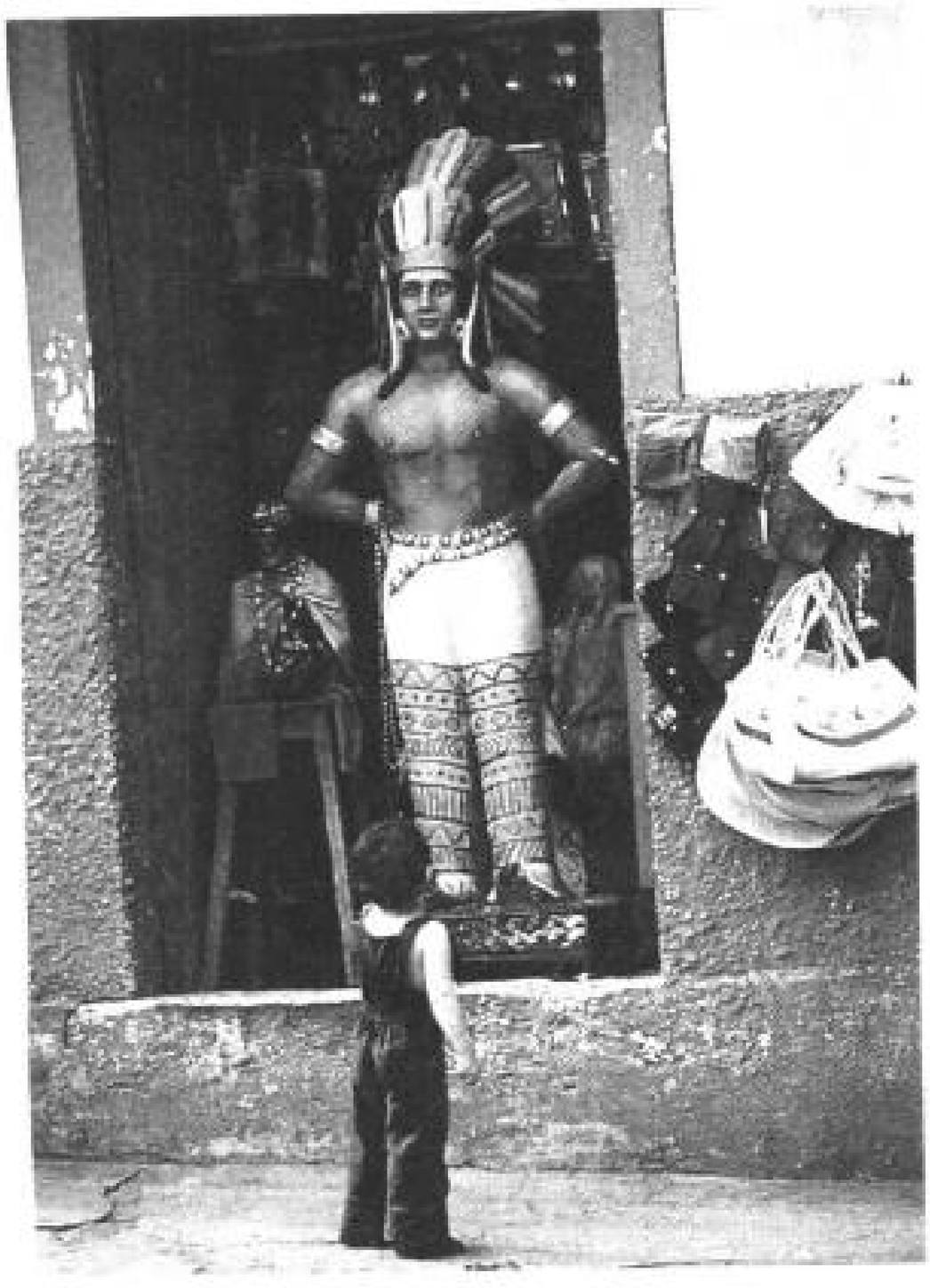
迫于压力，巴西埃尔夫公司收起行装撤退，印第安人得到了公正的赔偿。他们用赔款购买了汽艇。现在他们能够自己去马瑙斯出售手工艺品了，以前都是由巴西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作中间商的，商人当然懂得如何剥削印第安人。

巴西新闻界把这事件宣扬成“伟大的创举”，必定会为日后类似的事件树立先例。这事件说明了传统土著社会有多脆弱，但他们为保卫自己利益所采取的联合行动，以及科学机构对他们的支持，可以是十分有效的。

盖尔布朗

前途

亚马孙土著人民所面临的威胁，不是发展过程中“令人遗憾”的后果，而是有关我们全人类存在的事实。印第安人的记忆就是全人类的记忆，他们的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印第安人的存在，与全人类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



印第安人正处于时代的分界线上

里贝罗从来没有把印第安人看成是研究对象；他从不把他们放在显微镜下去观察。他与印第安人共同生活了十年，熟悉他们，了解他们。今天，他有足够的权利来反映印第安人的思想，代表他们发表意见。〔……〕

雷亚尔（以下简称雷）：一提到印第安人问题，总有人说这是一个该由白人去解决的问题。这是否意味一种殖民主义的态度？

里贝罗（以下简称里）：首先我要纠正一个想法。如果称它是印第安问题或土著人民的问题，就是把事情颠倒了。因为问题出在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问题，文明的问题。如果几百年来印第安人未受侵略，他们现在会过得很好。

雷：难道殖民在印第安部族内部也引起分裂吗？

里：是的。本来，这儿一切都以部族的关系为基础。当先进文明出现时，简直像瘟疫。印第安人以为他们会和一个平等的部族打交道，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差距极大。一天，一个和我一起参观一座城市的印第安人对我说：“太可怕了，人多得像蚂蚁！”白人来了以后，他们的价值彻底扰乱了。印第安人自以为是受神恩宠的部族，不料突然出现了一个更强大，人数更多的部族。

由于各部族的巫师不同，就产生了信仰的纠纷。他们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他们发现，敌人竟是拥有飞机这种“钢铁大鸟”的人时，他们完全不知所措了。白人抵达后，印第安人开始面对悲剧性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异化。〔……〕

雷：一些新的疾病出现，后果比人们想像的更严重吧？

里：一场生物战争已经开始。当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时，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不仅仅是因为他被当作神，也因为他的士兵很快就把疾病传染给整个民族。城市里堆满印第安人的尸体，而白人立刻可以动员起百万士兵。面对洪水猛兽般的疾病，巫师根本无计可施。因此，他们也像神话一样，被另眼相待。后果非常严重。

雷：所有探险的人都是基督教徒，这事实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里：当然有！传教士有一种十字军的传统精神。西方基督教文明当真以仁慈为本吗？这个神话现在应当结束了。其实，基督教是最粗暴，最有扩张主义色彩的文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没有两样。〔……〕

雷：怎样评价一个传教士？

里：传教士是异端分子。他们喜欢嘲弄别人奉为神圣的事物，玷污别的民族最尊敬的图腾。传教士的极乐，就是被印第安人杀死；因为他只和上帝有关系，而和印第安人没有关系。印第安人只是他达到圣洁的一个借口。

雷：印第安人和白人为什么会起冲突呢？

里：白人总认为自己主宰一切，他们以自己的平等主张，来确定印第安人的权利。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分配土地给印第安人，也可以从他们手中夺回土地。但是，土地问题在巴西并不严重，因为印第安人很少。他们曾经有600万人，而目前只剩下22万。

以前印第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相等时，土地也许是个问题，但这问题现在已不复存在。很明显，现在的冲突不在于民族之间；而是在于相邻的互相觊觎土地的小农民之间——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都是如此。在巴西有许多问题，但不是印第安人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雷：那么，对于巴西来说，这些问题意味什么？

里：只不过是挑战罢了。这是一个荣誉问题，国家不能坐视剩下的印第安人被杀害。所以，印第安人唯一的武器，是舆论。不能对国家施加压力，以求中止它的。在巴西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曾发生过保卫或进攻印第安人的事件。

在朗顿将军领导下，开始于

1910年的保卫印第安人运动，有很大的变化。传教士向来只关心信仰改宗，而朗顿的方式截然不同。他让印第安人维持他们原有的身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平静地生活。

但是最近几年，一切都变了。控制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人，是以暴力方式对待印第安人的军人。巴西全国都实行了专制的军事独裁。

还有另一种现象，带有反对印第安人的色彩，那就是移民，主要是欧洲移民。盖泽尔(Geisel)将军就是这类移民的典型范例。他们希望把印第安人改造成"正常的人"。盖泽尔当过总统。他的父母是德国人，他到12岁，一直还只说德语，但他觉得自己是个巴西人。他不明白，千百年来一直是本地居民的印第安人，为什么拒绝成为巴西人。

就是因为同化没有成功，所以印第安人的权利受到嘲弄。这个同化观念只是文明人的想法。〔……〕

雷：不过，也有一些混血人种的例子吧？

里：住有混血人种的地区，只是在印第安妇女被白人或黑人抢劫，或被强奸的情况下发展。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人数不多的人种，而且人口开始增加。随着这种居民的增多，土著印第安人就变少了。有时，印第安人会站在文明疆界的另一边。只是，这疆界是活动的，它只取决于文明本身。这意思就是说，如果疆界不断推进，印第安人又会与自己狩猎或捕鱼的土地分离。

雷：您本人希望印第安人在社会生活中占一席之地吗？

里：那是当然的。但我更希望，印第安人在巴西的"政治"生活中，也能有地位。并不是我个人有这种意见，而是印第安人本身的要求。政治舞台一直由能写会读的人霸占，现在该让别人也有发言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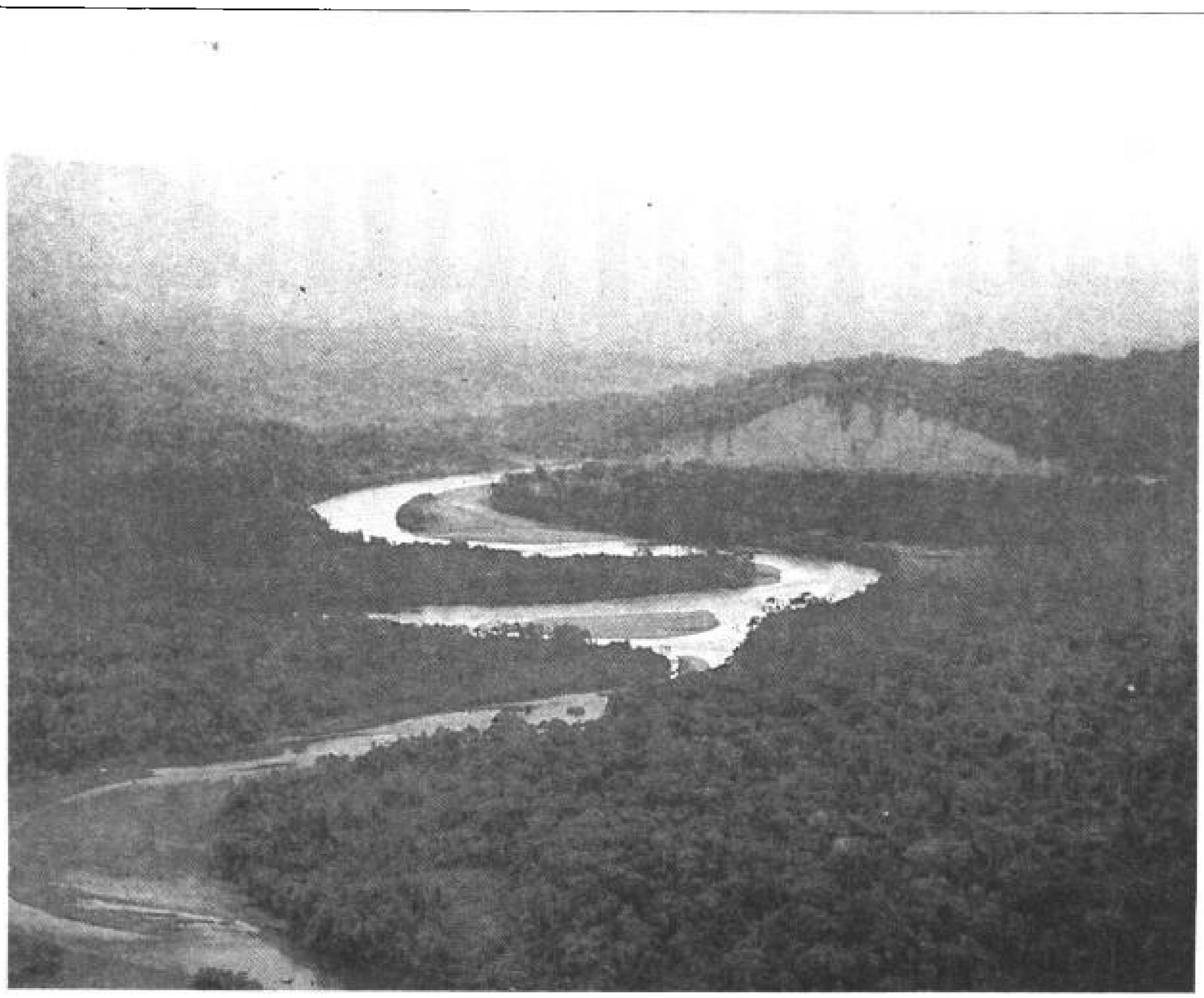
雷：印第安人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最终常常被概括为比例问题……

里：我们当然不能援用相同的方法，来设想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有些民族很大，就如克丘亚人有六百万，艾马拉人有一千万，他们显然很重要。〔……〕

但是，拉丁美洲90%的印第安人来自少数民族。没有人有任何权利，可以说少数民族要被同化。他们当然需要接触文明(如药物)，但他们并不要变成"文明人"。有些部落，尽管土地被剥夺了一百多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同化。

雷：目前教会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如何？

里：自从教皇若望23世上任以来，方向有了很大的改变。拉丁美洲的教会正在反省历史，回顾他们以前所犯的错误。现在的传教士，也会着重维护印第安人的利益，这是以



往从未见过的。比如说，和塔皮拉佩人(Tapirapé) 一起生活的富戈兄弟会(Frères de Foucauld)传教士，成绩不恶。他们帮助土著人民恢复了一些传统。30 年前，塔皮拉佩人只有一百左右，现在已有五百多人。

但是也有一些传教士要使印第安人消声匿迹，如撒勒爵会(Salesian)的教士和新教徒……

雷： 美洲的人类学与欧洲的人类学有什么不同？

里： 不，不能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但是仍然应该注意到，欧洲的人类学过去一直是带着种族主义的，旨在确认白人的优越性，为他们带有殖民主义性质的政治而服务。

本质上，这是掠夺的、不人道的人类学，它不考虑印第安人生活的环境。这是抽象的研究，只关心神话，不注意他们的具体情况；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人类学，也会发现它是错误的。就好比有人在1945年，冒着轰炸，在柏林研究家庭结构或诗歌创作。简直荒谬透顶。

现在，有一种新运动正在发展，方向正确得多了。这种运动的目的，是要把属于印第安人的东西，还给他们；特别是借由 19 世纪的照片，

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祖先。这种类型的人类学是比较科学的，因为它考虑到一切因素；同时也是很负责任的，不打算背着印第安人写书，而是和他们共同著作。

雷：在巴西，人们该怎样认定自己究竟是印第安人或是黑人？

里：这会是巴西人永远的问题。印第安人和黑人是巴西两个基本的人种，但是欧洲血统也带来影响。在巴西感觉自己像欧洲人是很好的，作为黑人就很糟糕，感到自己是印第安人倒不差。因此，黑人如果能确认自己具有印第安人血统，会使他们忘掉自己的黑种人气质。

过去曾经有一个大规模的土著化运动。不少黑白混血儿，臆想自己具有印第安人血统，而忘记自己有黑人的血统。这是太浪漫了些。〔……〕

雷：但是后来又有一个黑人确认自己黑人血统的运动吧？

里：是的。在美国，60年代就有过这样的运动。当我在政变后回到巴西时，我感觉到这种运动的影响。

但现在有一种倾向，阻止了黑人真正的寻根。有人希望黑人去跳跳桑巴舞，表现一下巴西黑人固有的民间艺术形象。有人在里约看到黑人穿着有美国国旗的衬衫，或者迷恋加勒比音乐，或者迷恋节奏强烈的黑人音乐，就觉得这是黑人自我承认的真正的方式。不过，这却是



使很多人产生困惑的事情。

雷：保卫印第安人的运动该采用什么形式？

里：当今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青年人认为，支持印第安人运动不再是白人有愧的表征，而是文明失败的证明。〔……〕巴西和美国不同。我们是同化论者。巴西是混血的巴西，所以我们在一个非黑人的巴西，必须要接纳黑人。使巴西"白人化"这种意识形态，是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但是印第安人不能有这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人数太少。在巴西，印第安人无足轻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有绝种的危险。

（巴西）专辑
《不同》杂志（*Autrement*）
1982 年 11 月号

亚马孙河流域的暴力

淘金者、印第安人和印第安的信徒之间，本就有冲突；在发现许多地下资源的地区，冲突更多了。

〔……〕由于矿产和稀土金属的开发，加上准备修订巴西新宪法，于是，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暴力发展显得特别尖锐。宪法修订是今年的大事，这把通货膨胀和外债问题挤到次要的地位。印第安人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希望能在这次宪法修定中，反映自己的心声。

当然，印第安人是提出了要求；但是他们不孤单：因为保卫印第安人利益的集团，把世界各地的年轻天主教徒、传教士、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团结在一起。这个集团最近的行动，在上星期由《圣保罗埃斯塔多日报》披露出来。这项行动揭发了一个国际"阴谋"，一个意欲剥夺巴西对亚马孙河流域部分主权的活动。

在这个听来像侦探小说的事件里面，被告是"本土传教士理事会"（CIMI），一个保护印第安人权利不遗余力的基督教运动，以及另一些看似不相干的组织，如一个以费尔德基希（Leichtenstein，列支敦士登）为根据地的小教派。圣保罗的日报说，本土传教士理事会表示，希望把整个亚马孙河流域——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直到圭亚那——看作是"世界的遗产"，只允许本地的土著民族使用其土地，包括一切垦植和矿产采掘等开发行动。

本土传教士理事会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在维护印第安人财富与权利，而不是损害巴西的主权。印第安人在巴西现行的立法中，没有公民身分，没有公民权，是半无能的个体，但享有永久的救济，特别是医疗护理。这救济由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统筹管理，但条件很有限，而要关心约有二十二万的印第安人。

这些印第安人生活在非常不同



就在雨林深处，盖起一座座厂房。

的环境里。和外界非常隔绝的部落，成为特别关注的对象；因为他们极少与现代生活接触，同时也有身为原始部落的文明遗产价值。在巴西领土上，人数在6000至9000之间的雅诺马米人，正是属于这一类。但是可以说他们倒霉吧，在内格罗河上游他们的领地内，现在已找到一些优良的金矿和稀土金属矿(铀、钽、铂等等)。

勘探和开采矿产的，大多是一些集团，例如拉坎勃(Lacombe)的“帕拉那帕纳马”(Paranapanema)公司，以及由红光满面的勒纳特 (Elton Röhnelt)领导的“金马逊”(Goldmazon)公司。

勒纳特在木材生意上发了财，1982年决定要投资探矿。如今，他在全亚马孙河流域都设立了开发中心。他后来指责慈善机构和传教士组织，说他们对印第安人提供的救济毫无成效。当大家在谈论“阴谋”时，他也揭发了几个国际集团，说他们阻挠巴西人开发自己的地下资源。

他认为，解决印第安问题的必由之路——仍然不能触动与世隔绝的部落——乃是把已经半开化的部落合并起来，同时还要和他们分享开发所得的成果。他认为，对于半开化的印第安人来说，若要把他们从目前默默承受贫困的惨境中解救出来，这是唯一的方式。

但是，勒纳特的愿望挡不住淘金狂潮。这些无法无天的“异乡客”，涌向禁止入内的领地，如入无人之境。〔……〕

贝塔凡(Jean-Louis Paytavin)

《费加洛报》

1987年8月23日

印第安权力

有一块大陆发现了自己的特点

由于中产阶级的势力抬头，拉丁美洲开始接受自己的混合血统。这当然是拉丁文明的特色，但也是印第安文明的特色。拉丁美洲文学把这特色介绍给全世界。一个由各民族研究者组成的新浪潮出现了，直涌进森林里。他们不再从事活的考古学，而随时准备要为他们视为同胞的人民来服务，帮助他们反映自身的愿望。就这样，亚马孙河流域高墙上现出缺口了。

从1978年起，巴黎的《美洲文化研究会每日新闻》，开辟了定期专

栏《美洲印第安人信息总汇》(GIA)。这个专栏一面和实地研究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则和世界各地的科学或人道主义组织保持联系。这些组织包括“国际幸存者组织”(伦敦和巴黎)、“世界土著民族事务联盟”(IWGIA,哥本哈根)等。

享有特权的对话者:传教士

若干教会与以前的民族集团中心主义决裂,急步跟上。巴西的本地传教士理事会为了适应需要，不惜和巴西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土著民族资料全体教会理事会(CEDIC)等组织断绝关系，以教士传统的耐心，编纂了一份完整的土著部落名录,共四卷,分18次公布。

奥里诺科河上游的撒勒爵会传教士，在当地尊重雅诺马米人的传统身分，帮助他们准备应付外来文明造成的冲击。此外,卡布基会修士和其他教派传教士,所坚持的传统父权主义作法，也获得褒贬不一的成就。从北美洲来的新教徒,传道情况比较严重。与杀害印第安人的刽子手有关联的“暑期语言学院”和“新布道团”,激起愤慨,被逐出各国。

给印第安人发言权

印第安人清醒了，意识到自己手上的王牌,以及应当防止的危险;他们在许多地方掌管自己的事务。亚马孙河流域建立了各级互助和自卫的协会。

在这金字塔式的组织顶上，和联合国有关系的，是南美洲印第安理事会(CISA),总部设在利马,加入了玻利维亚的世界土著民族理事会(WCIP或CIDOB)。其他的组织还有：赤道亚马孙地区土著民族联合会(ONIC)、秘鲁赤道森林各民族发展协会(AIDESEP)、哥伦比亚全国土著组织(ONIC)、巴西印第安民族联合会(UNI)。

这证明了一点：有能力和白人坐在一张谈判桌上的印第安人，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终于起而斗争。同时也表明一项事实:与当今世界融合,并不必然会使文化佚失,他们也未必会变成无业游民。

牢固的部族团结，是他们成功的保证。他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亚马孙河流域的90万印第安人中(1987),有一大部分参加了这行动。

其他人怎么样了呢？雅诺马米人的情况不就显示了吗？今日这些印第安部落的状况是很不稳定的。怎样才能找到一条道路，既不损害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又不超越自己风俗，这些印第安人茫然无知——有的也许是根本没有能力。

盖尔布朗

大事记

1492 哥伦布发现美洲。

1493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谕旨，规定所有在加纳利群岛以东发现的土地归葡萄牙，以西的土地属西班牙。

1494 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托德西拉斯条约”，将教皇规定的疆界线往西移动310公里。

1497－1500 维布西航行中发现了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海岸，并抵达奥里诺科河河口。

1500 葡萄牙探险家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发现巴西。潘松船长发现亚马孙河河口。

1513 西班牙人巴尔波穿越巴拿马地峡。他是第一个看见太平洋的欧洲人。

1519－1520 麦哲伦首次环球航行并绕过美洲。

1519－1526 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

1526 让·加波（Jean Cabot）往巴拉圭河上游航行。

1532－1535 皮萨罗和德·阿尔马格罗（Diego de Almagro）征服秘鲁。

1537 奥雷利亚纳建立瓜亚基尔城。

1538 德·阿尔马格罗被皮萨罗处以绞刑。

1541 “肉桂”探险开始。

数学家暨地理学家麦卡托绘制地图，确认美洲不是印度。

1542 8月24日，奥雷利亚纳抵达亚马孙河河口。拉·卡萨（Las Casas）获得查理一世的新颁法令。

1548 皮萨罗被处决。

1555－1565 法国在里约热内卢建立南极法兰西基地。

1560 乌尔苏阿进行探险。阿基雷叛乱。

1593－1595 凯密斯和罗利在圭亚那探险。

1612－1615 赤道法兰西在马拉尼昂建立。

1617－1618 罗利在圭亚那第二次探险。探险归来后他被处决。

1637－1638 得克拉从贝伦出发，沿亚马孙河上溯基多。

1638－1639 得克拉和阿库那神父从基多原路返回贝伦。

1640－1668 法国、英国、荷兰争夺圭亚那。

1641 阿库那神父在马德里发表《发现亚马孙河》。

1669 巴拉城（日后的马瑙斯）建立。

1682 阿库那的报告译成法文。

1717 弗里茨神父1690年绘制的亚马孙河地图，在巴黎公布。

1743 拉·孔达米纳前往亚马孙河。

1754 传教士被逐出巴西。

1770 普利斯特里发明擦字橡皮。

1783－1792 葡萄牙博物学家费雷拉前往南美。

1799－1800 洪堡和蓬普朗（d' Aimé Bonpland）经过卡西基亚雷河，由奥里诺科河航行到内格罗河。

1817－1820 德国学者斯皮克思和马特乌斯，一同上溯亚马孙河，并探勘雅普拉河和马代拉河。

1822 巴西宣布独立。

1823　麦金托什发明涂胶织物。

1826－1834　德·奥尔比尼前往南美洲考察旅游。

1839　固特异发明橡胶硬化法。

1840－1844　德国探险家蔔姆伯克兄弟两人在圭亚那考察旅行。

1848　华莱士和贝茨去亚马孙河流域。

1850　巴拉更名马瑙斯，并成为省会。

1888　邓禄普发明第一只充气轮胎。

1890　布思航运公司开辟利物浦和马瑙斯之间的海运航线。

1892　米其林发明可拆卸轮胎。

1896　马瑙斯剧院开张。

1910　朗顿上校创建印第安保护局。

1911－1913　库赫－格林贝格（Koch-Grünberg）从巴西东北部的罗赖马（Roraïma）地区，往奥里诺科河进行考察旅游。

1913　橡胶树种被偷运至马来西亚；马瑙斯破产。

1913－1914　卸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由朗顿上校陪同，前往亚马孙河流域，探勘马代拉河的支流泰奥多洛河(Teodoro)；后来此河改名为罗斯福河。

1924－1925　雷斯（H. Rice）探勘巴西的圭亚那地区：布朗库河、布拉里库拉河、帕里马山谷。

1948－1950　盖尔布朗、盖索、萨恩斯和菲什泰首次穿越帕里马山脉，作奥里诺科河到亚马孙河的探险。

1972　印第安人全国基金会成立，取代印第安保护局。

1975　创立南美洲印第安理事会。

1988年6月3日　巴西制定新宪法：印第安人有权拥有自己居留的土地，并且享有由这些土地上之自然资源所得之利益。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戈亚纳野人。石版画。Jean-Baptiste Debret, 1834 年。

扉页

1－9 克雷沃的探险。《环游世界》(1880－1881)的石版画。

11 戈亚纳野人。J-B. Debret 制

第一章

12 南美洲地图，1558 年。伦敦大英图书馆。

13 野蛮女子，《南极法兰西奇闻》插图。泰韦绘制，1558 年。

14 皮萨罗肖像。凡尔赛宫国家博物馆。

15 上 基多附近的赤道安地斯山景，洪堡的美洲旅游。水彩画。巴黎航海历史馆。

15 下 肉桂商人。15 世纪图画。Modène, Estense 博物馆。

16 前进中的军队。彩色版画。16 世纪。载《美洲史》，Théodore de Bry 著，1596 年版。

17 上 穿越安地斯山脉。原载《美洲史》，1602 年版。

17 下 西班牙军队的旗手。版画。16 世纪。

18 上 皮萨罗放纵恶犬咬人。载《美洲史》，1602 年版。

18 下 巴西的居民。彩色版画。16 世纪。

19 被征服前的印第安人的生活。版画。16 世纪版画。巴黎 Forney 图书馆。

21 纳波河上的印第安人。彩色石版画。19 世纪。无名氏画。

22 上 纳波河上印第安人的营地。版画。16 世纪。

22 下 造船图。原载《美洲史》，1602 年版。

23 西班牙人进攻一个印第安村寨。16 世纪。无名氏画。

24－25 南美洲地图。马丁尼兹绘，1587 年。马德里国家图书馆。

26 上 亚马孙女勇士。版画。原载《南极法兰西奇闻》。泰韦，1558 年。

26 下 印第安人的乐器。版画。原载《奥里诺科河的人文地理自然史》，古米拉神父著。17 世纪。

27 亚马孙女勇士像。原载《宇宙志》，Maillet 著，1685 年。

28 上 战鼓。17 世纪。版画。原载《奥里诺科河的人文地理自然史》。

28 下 野人作战图。版画。《巴西旅游纪实》，莱利著。La Rochelle 市。

29 巴西海岸图。《美洲史》，1602 年。

30 查理一世肖像。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Museo del Prado)。

31 皮萨罗之死。版画。18世纪。无名氏画。

32－33 亚马孙河三角洲鸟瞰图。摄影。Bruno Barbey 摄。

34 绿色地狱。摄影。Bruno Barbey 摄。

35 大河景观。摄影。Collart-Odinetz 摄。

36 赤道森林扎营处。Nino Cirani 摄。

37 圣塔伦风景。摄影。

第二章

38 世界地图。16 世纪。巴黎国家图书馆。

39 美洲，《旅游百科全书》卷首插图，彩色版画。Grasset de Saint Sauveur 绘。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40－41 上 亚马孙女勇士作战图。锡安印花布，北意大利，14世纪。巴塞尔历大博物馆。

40 下 亚马孙女勇士。石雕。

41 亚马孙女勇士。版画。《亚马孙国通史》的插图，Guybn 神父著。16 世纪。巴黎国家图书馆。

42 镀金人。版画。《美洲史》插图，1590年。

43 圭亚那及亚马孙河地区图。阿姆斯特丹，1630年。

44上 罗利肖像。伦敦国家美术馆。

44下，45 罗利接见印地安人。版画。16世纪。无名氏画。大英博物馆。

46上 住在树上的蒂维蒂瓦人。《罗利旅游纪实》，1599年。

46下－47下 布伦米人。原载《伊索寓言》，1501年。

47上 埃维帕诺马人，《罗利旅游纪实》。

48 1611年，西班牙神父费雷被美洲野蛮人杀害。彩色图画。原载《基督教烈士汇编》。Chantilly城堡图书馆。

49 一个殉难的传教士。版画。无名氏作。18世纪。

50上 新大陆的动物。原载《环球旅行》，Woodes Rogers著。阿姆斯特丹，1716年。

50下 基多的居民。彩色图画。17世纪。

51 基多城平面图。《拉·孔达米纳游记》，1751年。

52，53 印第安人的生活。《巴西旅游纪实》。

54－55 美洲各主要民族。彩色版画。Grasset de Saint Sauveur绘。18世纪。巴黎国家图书馆。

56 烟草水彩画。杜勒(Dürer)绘。Bayonne, Bonnat博物馆。

57 法国人和葡萄牙人的海战。原载《美洲史》。

第三章

58 亚马孙河地区的动物志和植物志。版画。19世纪。

59 建造小船。石版画。19世纪。

60左 拉·孔达米纳像。水彩画。18世纪。Carmontelle作。Chantilly, Condé博物馆。

60右 拉·孔达米纳游记的首页。

61右 古老的亚马孙女勇士像。彩色版画。Grasset de Saint Sauveur作。18世纪。

61左 亚马孙河的一段峡谷。版画。原载《科学院史》，1745年。巴黎研究院图画馆。

62上 洪堡在南美洲。依据Georg Weitsch原画所制的版画。1806年。

62下 *Rhéxia Sarmontosa*(植物)。10世纪。

63 洪堡的考察旅行，穿越安地斯山脉中的金迪奥省(Quindiu)。19世纪版画。Vicennes，航海史展览处。

64 洪堡和蓬普朗在奥里诺科河上的小船。版画。19世纪。无名氏作。

65 卡西基亚雷河。摄影。McIntyre摄。Arlington。

66上 蝴蝶图。贝茨画。伦敦自然史博物馆。

66下 华莱士在内格罗河发现的鱼。版画。伦敦自然史博物馆。

67下 蝴蝶图。贝茨画。

67下 华莱士肖像。19世纪。

68上 南美大蟒蛇。原载《全世界人类概说暨历史》第二卷，Férdinand Denis, 1938年。

68下 南美大蟒蛇《巴西旅游》插图。斯比克斯和马蒂乌斯作，1820年。

69 贝茨捕获一条鳄鱼。石版画。19世纪。

70－75 《哲学旅游》，费雷拉绘。18世纪。

第四章

76 原始森林，石版画。1911年。

77 马瑙斯商人。摄影。19世纪。

78 收获橡胶。版画。16世纪。无名氏。

79上 奥马格印第安人的橡胶灌注器。《哲学旅游》插图。

79下 巴西的三叶橡胶树。版画。19世纪。伦敦自然史博物馆。

80 米其林的广告。

81上 邓禄普的广告。

81下 大型轧钢机。版画。19世纪。

82 收获橡胶。摄影。19世纪。

83 烟熏法制胶。摄影。19世纪。

84－85 水浸和储存。摄影。19世纪。

86 上　马瑙斯剧院内景。摄影。巴黎地理学会。

86 下　马瑙斯的铁路。同上。

87　巴西的商人。摄影。19 世纪。

88－89 上　马瑙斯港。摄影。19 世纪。

89 下　亚马孙河轮船上的头等舱。摄影。19 世纪。

90－91　修筑马代拉－马莫雷铁路。摄影。

92 上　苏亚雷斯。摄影。19 世纪。

92 下　亚马孙河流域的移民所住的房屋。摄影。19 世纪。

93　亚马孙河上的运输。摄影。19 世纪。

94，95　普图马约河上的印第安人。《伦敦画报》，1912 年 7 月 20 日。

第五章

96　普里族(Puri)印第安人的小屋。彩色石版画。约 1820 年。

97　鬣蜥。《巴西旅游》彩色插图。

98 上　建造独木舟。版画。19 世纪。巴黎博物院图书馆。

99　印第安人的武器。彩色石版画。原载《巴西旅游》。

100－101　博托库多（Botocudo）印第安人。彩色石版画。意大利。约 1820 年。

102－103　森林中的普里印第安人。同上。

104－105　卡马孔（Camacan）印第安人舞蹈。同上。

106　熏制貘肉。Rioux 作。原载《环游世界》杂志，1880 年。

107 上　维托托人的吸鼻烟方式。同上。

107 下　费雷拉的《哲学旅游》插图。

108 上　圣何塞传教士住地的土人舞蹈。石版画。J. -B. Debret 作，1834 年。

108 下　羽毛头饰。巴黎人类博物馆。

109　卡马孔族酋长发出作战信号。石版画。J. -B. Debret 作，1834 年。

110　库鲁克图（Cuructu）印第安人的房屋。《哲学旅游》插图。

111 上　特库纳(Tecuna)印第安人。《巴西旅游》。

112，113　巴西土著印第安人各种形式的茅屋。石版画。J. -B. Debret 作，1834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国家图书馆。

114　雅诺马米人。摄影。Yann Garcia-Benitez 摄。

115　贝拉达（Pelada）山中的“异乡客”。Cirani 摄。

116　贝拉达山。Chrislaine Morel 摄。

117　贝拉达山。Collart-Odinetz 摄。

118　亚马孙河流域的石油井。摄影。

119　卡拉加(Carajas)铁矿。Collart-Odinetz 摄。

120 上　以弓箭捕鱼。Marc Bruwier 摄。

120 下　亚马孙印第安人。Dutilleux 摄。

121　捕捉巨骨舌鱼。石版画。

122　印第安人。Dutilleux 摄。

123　朗顿将军和罗斯福。摄影。巴黎地理学会。

124　印第安人讨论土地划界事宜。Chrislaine Morel 摄。

125　伊基托(Iquitos)印第安人。

126 上　雅诺马米人的萨满。Adams 摄。

126 下　横贯亚马孙河流域的道路。Peter Frey 摄。

127　用弓箭捕鱼。Marc Bruwier 摄。

128　亚马孙河流域地图。Jame's Prunier 绘。

见证与文献

129　雅诺马米印第安人。摄影。

130　勘探河流。原载 Théodore de Bry 的《Brevis narratio…》，1563 年。

131　Sébastien Cabot 所绘制的世界地图。16 世纪。巴黎国家图书馆。

132，133　西班牙军队的装束。版画。16世纪。

134　雅诺马米儿童。摄影。

137　利佐。Yann Garcia-Benitez 摄。

138　盖尔布朗和盖索。摄影。

141　奥亚纳(Oyana)印第安人。摄影。

142　原始森林。版画。19 世纪。

143　印第安人欢迎高丹夫人。版画。19 世

纪。

144 – 145 牵曳独木舟。摄影。

148 – 149 原始森林。版画。约 1840 年。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152 原始森林。《巴西旅游》插图。

156 橡胶种植园里的印第安人。摄影。20 世纪初。

158 橡胶农。19 世纪。摄影。

161 亚马孙河上的汽轮船。19 世纪。

162 《向前》杂志封面，1951 年 4 月 21 日。

163 福西特。

164 – 165 亚马孙河上的探险。摄影。

166 左 “帕拉纳古”猴。原载《亚马孙河上的博物学家》。贝茨。

166 右 巨嘴鸟。版画。19 世纪。

167 凯门鳄。《巴西旅游》插图。

168 Xyphosome 蟒蛇。《巴西旅游》插图。

169 鳄鱼和蝴蝶。《巴西旅游》插图。

170 蜢蜘。《亚马孙河上的博物学家》，插图。

171 捕猎凯门鳄。同上。

712 贝拉达山。

173 水坝平面图。国际幸存者协会资料。

175 北方战壕计划图。同上。

176 马瑙斯的商店橱窗。Chrislaine Morel 摄。

179 亚马孙森林。摄影。

180 在工地。Bill Leimbach 摄。

182 亚马孙森林中的工业区住房。

索引

A

安地列斯群岛 46,95,106

安多克人(Andoke) 94

艾克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 1792 – 1854) 62

德国学者及作家，歌德晚年的助手和知己，著有《与晚年的歌德谈话录》3 卷。

阿巴利亚(Aparia) 20,23

阿皮纳耶人(Apinayé) 79

阿吉雷(Lope de Aquirre) 48,49,50,65

阿克里省(Acre) 91,103

阿拉尼亚(Julio Araña) 92,93,94,95

阿库那(Christóbal de Acuña) 50,52,56,60,65

阿塔华尔巴 (Atahualpa, 1502? – 1533) 51

阿瑞斯(Arés) 40

希腊神话中的战神。

阿尔莫尼(Harmonie) 40

希腊神话中象征和谐与智慧的女神。

阿尔塔米拉计划(Altamira) 121

阿谢(Aché) 101

阿赛法莱人(Acéphales) 47

埃贝那(épéna) 108

埃库拉(Hekura) 113

埃斯佩兰萨大瀑布(Esperanza) 92

埃斯特雷马杜拉省(Estrémadure) 15

埃尔·巴柯(El Barco) 19

埃尔·恩卡托管区(El Encanto) 94

埃尔多拉多(El Dorado) 41,42,44

埃维帕诺马人(Ewaipanoma) 47

奥利诺科河(Orénoque) 25

奥利诺科波尼人(Orenocoponi) 44

奥斯维辛(Auschwitz) 95

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在波兰南部同名镇上建立的集中营。

《奥里诺科河 – 亚马孙探险记》 144 – 146

奥马瓜族(Omagua) 23,78

奥马乌(Omawe) 113
奥凯纳人(Ocaïna) 94
奥雷利亚纳 (Francisco de Orellana, 约 1490 – 1546)
14,16,17,18,19,20,21,23,25,30,31,33,41,49,50,62,130 – 133
奥雷利亚纳河 25,31,130

B

巴巴斯科(barbasco) 106
巴贝多人(Barbade) 95
巴拉(Barra) 57,80,86
巴斯克人(Basque) 49
巴塔哥尼亚(Patagonie) 25
南美洲东南部的高原。
巴尔波 (Vasco Núñez de Balboa, 1475 – 1519) 14
西班牙探险家，曾任巴拿马和科伊瓦省总督。
比查达河(Vichada) 64
“北部战壕”计划 127,175
布亨瓦德(Buchenwald) 95
二次大战期间，德国西南部的一所犹太集中营。
布思航运公司(Booth Line) 88
布伦米人(Blemmi) 47
布朗库河(Branco) 70,71
贝尼河(Beni) 92
贝亚镇(Bella) 92
贝伦(Belém)
52,57,66,68,159,172
贝茨(Henry Walter Bates)
66,67,169,171
波什(Jéróme Bosch,约 1450 – 1516) 47
荷兰画家,画风古怪诡异。
博拉人(Bora) 94

C

《赤道》 159,160
查理五世 20,30

D

大卡拉加计划(Gran Carajas) 118
蒂维蒂瓦人(Tivitiva) 47
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1809 – 1882) 67,169
德·安德拉德(Mario de Andrade)
152 – 154
德·卡斯特罗(Ferreira de Castro)
157
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 1503 – 1536) 16
西班牙诗人，创新西班牙抒情诗歌的道路，诗作流传至今约有五千行。
德·奥尔比尼(Alcide d'Orbigny, 1802 – 1857) 67,68,80,165
德戈拉(Jean Descola) 13
德克拉(Pedro de Texeira) 51
邓禄普 (John Boyd Dunlop, 1840 – 1921) 79,80

F

弗利茨(Samuel Fritz) 65
弗雷(José Joaquim Freire) 71
菲多多人(Huitoto) 94
费雷拉 (Alexandre Rodriguez Fer-

reira) 71, 73, 75
冯·哈根 (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 59
冯·马特乌斯 (Karl Friedrich Philipp Von Martius) 68, 146 – 147
冯·斯比克斯 (Johann Baptist Von Spix) 68, 146 – 147
福西特(Percy Fawcett) 162, 163, 164, 165
《疯狂玛丽亚》 154 – 155

G

古米拉(Gumilla) 27
瓜亚基尔城(Guayazuil) 14
瓜拉尼人(Guarani) 79
瓜哈里沃人(Guahanibo) 138, 139, 144, 145, 146
瓜达维达湖(Guatauita) 41
瓜维亚雷河(Guaviare) 64
甘贝拉(Cambera)印第安人 70
圭亚基人(Guyazi) 56
固特异 (Charles Goodyear, 1800 – 1860) 79, 80
美国发明家,发明橡胶硫化处理法。
哥伦布 14, 16, 40, 47, 135, 163
“高贵野蛮人” 136
歌德 (Johann W. von Goethe, 1749 – 1832) 62
德国文豪,著有《浮士德》等书。
盖索(Pierre Gaisseau) 138, 165
盖尔布朗(Alain Gheerbrant) 138, 139, 146, 148, 165, 175, 183

H

《火之团》(*Cercle des feux*) 136
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 – 1859) 49, 59, 61, 62, 64, 65, 66, 67
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地质学、气候学、地磁学、生态学创始人之一。著有《新大陆亚热带区域旅行记》30 卷。
华加斯(Getulio Dornelles Vargas, 1883 – 1954) 172
曾两度担任巴西总统,分别是 1930 – 1945 年和 1951 – 1954 年。他在 1937 年施行“新国家”政策。在第二任任内时遭受强力的反对,终于自杀。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 – 1913) 66, 67, 87, 169
英国博物学家,提出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著有《自然选择理论文稿》等书。
黄金国 41, 44, 45, 48, 62, 164
汉考克(Thomas Hancock, 1786 – 1865) 79
英国发明家和制造商,发明塑链机,把橡胶原料加工模制成块或滚压成片。与麦金托什合作生产雨衣。
《环球旅游》,杂志 0, 68

J

加勒比人(Caraïbe) 29
吉普纳维族(Guipuinavi) 62
迦勒底(Chaldée) 40
古巴比伦王国南部的一个地区。
基多(Quito) 14, 15, 16, 17, 18, 19, 30, 50, 51, 52, 57, 60, 159

K

卡巴道斯(Cappadoce) 40
波斯的古代行政区，在托罗斯山以北的高原。
卡西基亚雷河(Casiquiare) 49,65,67
卡克塔河(Caquetá) 23,64,80
卡利普那族人(Caripuna) 92
卡亚波人(Kayapo) 121,140,141
卡林加族(Kalinga) 97
卡发耶(Gaspar de Carvajal) 13,18,20,23,25,26,27,28,29,30,41,45,52,56
克朗代克(Klondike) 80
加拿大西北部克朗代克河四周河谷地区在1896年发现金矿，曾引起淘金热。
科卡河(Coca) 18,21,30
科吉族(Kogui) 148
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 71
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学。1290年创办于里斯本，1537年迁至科英布拉市，改称科英拉大学。
科迪南(Joaquim José Codina) 71
科尔特斯(Hernamdo Cortés, 1485－1547) 15,30,177
西班牙殖民者，1518年率探险队前往美洲大陆开辟新殖民地，1525年征服墨西哥。
库巴瓜岛(Cubaqua) 30
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u) 152
库克洛佩斯人(Cyclopes) 47
库斯科(Cuzco) 14,30
凯密斯(Laurence Keymis) 47

L

老普利纽斯(Pline, 23－70) 47
古罗马作家，以《自然史》37卷留名。
利佐(Jacques Lizot) 111,113,114,134－141
利马 30
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y-Strauss, 1908－) 109,167
比利时裔法籍人类学家。提出“结构主义”之分析法，谓各种人类文化之间有其关联，可从中觅得共通的逻辑结构。著述甚丰，包括《神话学》四卷，《结构人类学》、《野蛮思维》等。
里贝罗(Darcy Ribeiro) 127,155－161,176－183
里贝拉尔塔镇(Riberalta) 92
里梅尔(Razor Rimmel) 162,163,164
里维拉(José Eustacio Rivera) 157,158
里维罗博士(Dr. Ribeiro) 86
拉·孔达米纳(Charles Marie La Condamíne) 56,59,60,61,64,67,77,78,134,135,144,165
拉·乔雷拉营区(La Chorrera) 94
拉卡里埃尔(Jacques Lucarriére) 41
拉布拉他河(Rio de la Plata) 25
位于南美洲大西洋岸，为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两河的河口湾。
林奈学会(Linean Society) 67
英国一家出版博物期刊的学会。
朗顿上校(Candido Manáno da Silva Rondon) 123
莱利(Jean de Léry) 19,28,50,52,53,56

雷舍尔-道尔马托夫 (Gerardo Reichel-Dolmatoff) 150, 168
雷德弗(Paul Redfern) 162
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 - 1778) 55
法国思想家、文学家，著有《民约论》、《爱弥儿》和《忏悔录》等。
罗利(Walter Raleigh, 1554? - 1618) 42, 44, 45, 46, 47, 50, 115, 155
英国探险家、作家，伊利莎白一世的宠臣，因被指控阴谋推翻詹姆士一世而被监禁在伦敦塔。著有《世界史》等书。
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1858 - 1919) 123
美国第26任总统，1901 - 1909在职。美国人昵称他为"Teddy", or"T. R"。

M

米其林 (Edouard Michelén, 1859 - 1940) 79, 80
法国轮胎制造商，也是欧洲知名的旅行指南、地图出版商。
米修(Henri Michaux) 159, 160
马丁内斯(Martinez) 42, 43, 44
马丁尼兹(J. Martinez) 25
马代拉河(Madeira) 71, 80, 88, 92
马代拉-马莫雷铁路 91, 94
马希波拉族(Machipora) 23
马育阿(Maua)印第安人 71
马育乌那(Mirauha)印第安人 70
马拉尼翁河(Marañón) 25, 67, 80
马拉若岛(Marajó) 28, 33
马库纳依马(Macounaíma) 153
马格里塔岛 49
马基里塔里人(Maquiritare) 138, 144, 145
马莫雷河(Mamoré) 71, 88
马瑙斯(Manáos) 23, 33, 57, 80, 85, 86, 88, 93, 94, 154, 160, 173, 175
马尔特-布伦 (Conrad Malte-Brun, 1775 - 1826) 68
丹麦人，在巴黎担任新闻记者和地理作家。著有《世界地理概论》6卷。是巴黎地理学会的创建人。
马德雷·德·迪莫斯省 (Madre de Diós) 91
马诺阿(Manoa) 42, 43, 44, 45, 48, 62, 80
密耳雷斯(Milreis) 86
1911年以前的葡萄牙货币单位。
梅特罗(Alfred Métraux) 77, 99, 107
梅塔河(Meta) 64
莫福雷(Raymond Maufrais) 162, 164, 165
麦金托什(Charles Macintosh, 1766 - 1843) 79
苏格兰化学家，发明制作防水胶布的方法。
蒙田(Montaigne, 1533 - 1592) 56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作家。
《迈拉》 155 - 156

N

内格罗河(Negro) 23, 28, 42, 49, 57, 64, 65, 66, 67, 71, 80, 150, 182
亚马孙河南岸最大支流。
"尼那号"(Niña) 14

1492 年哥伦布首航美洲时用的三艘帆船之一。

纳波河(Napo) 19, 20, 23, 80

《南美洲旅途记行》 60

P

皮亚罗人(Piaroa) 108, 145

皮奥卡(Ettore Biocca) 150, 151

皮萨罗 (Gonzalo Pizarro, 1502? – 1548) 14, 16, 17, 18, 19, 20, 21, 23, 30, 31, 47, 50, 51, 130

皮萨罗, 弗朗西斯科 (Francisco Pizarro, 1475 – 1541) 14

西班牙冒险家,秘鲁印加帝国的征服者。

帕里马山脉(Parima) 42, 115, 117

帕里梅湖(Parimé) 42, 43, 48, 62

帕拉省(Pará) 29, 50, 51, 52, 79, 159

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 1733 – 1804) 78

英国神学家,科学家及教育家。

普雷塞比奥堡(Presepio) 57

普图马约河(Putumayo) 64, 80, 94

普鲁斯河(Purus) 103

潘松(Vicente Pinzón, 1460? – 1523?) 14

西班牙航海家,曾参加哥伦布首航美洲。

蓬普朗(Aimé Bonpland) 64

Q

千里达岛 44, 49

奇布查族(Chibcha) 41

奇米拉族(Chimila) 150

奇穆族(Chimu) 148

索里莫斯河(Solimões) 110

索萨(Marcio Souza) 154, 155

R

茹鲁阿河(Juruá) 103

S

《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 45

桑松(Sanson) 65

森特拉斯(Blaise Cendrars) 160, 161

舒阿族(Shuar) 20, 21

塞维尔省(Séville) 68, 130

西班牙西部的一省。

撒勒爵会(Salésienne) 179, 183

创立于 19 世纪中叶的天主教撒勒爵会,重视平民儿童教育,故又称慈幼会。

圣-伊莱尔 (Auguste de saint-Hilaire) 68, 75

赛林格(seringue) 78

萨满(Chamane) 106, 107, 111, 113, 150

苏伊利娜(Suhirina) 113

苏亚雷斯(Suarez) 92, 93, 103

苏亚雷斯兄弟公司 (Suarez Hermanos) 92

《神话学:生食与熟食》 167

T

《天方夜谭》 46, 47

或译《一千零一夜》。8 至 16 世纪的阿拉伯故事集,包括《阿拉丁神灯》、《水手辛巴达》、《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据说,有位叫雪拉莎德的女孩,被爱听故事的国王娶进

宫，本来在新婚之夜的翌日就要被处决，但因她故事说得太好，连讲了一千零一夜，也保住了性命。
托巴族(Toba) 0
图皮南巴人(Tupinambá) 19,52
图库纳人(Tukuna) 110
泰韦(André Thevet) 19,48,56
泰诺人(Taino) 79
特鲁希略城(Trujillo) 15

W

巫阿皮(Uaupes)印第安人 71
乌卡亚利河(Ucayali) 80
乌尔苏阿(Pedro de Ursúa) 49
韦柳港(Pôrto Velho) 92,173
维布西 (Amerigo Vespucci, 1454 – 1512) 40
意大利商人和航海家，新大陆即以其名“亚美利哥”而命名。
维托托人(Quitoto) 107

X

辛巴达 47
《天方夜谭》里，有一则水手辛巴达的故事，叙述辛巴达七次历险的经过，他遇到许多稀奇古怪的人与事物。
舍赫拉德(Schéhérazade) 47
《天方夜谭》故事中国王新娘的名字，因一夜复一夜说故事给国王听而免除一死。参见“天方夜谭”条。
《漩涡》 157 – 158
欣古河(Xingu) 27,121,162
荀姆伯克(Robert Schomburgh) 69
西徐亚(Scythe) 40
游牧民族，或译斯基泰人。分布于古代欧洲东南部黑海北岸一带。
希瓦罗人(Jívaro) 20
希沙酒 27
希罗多德(Hérodote，约公元前 484 – 425) 40,47
希腊史学家。
新安达卢西亚省 30,130 – 133
《新近发现的亚马孙河》 52

Y

尤里克纳(Uerequena)印第安人 70
伊萨河(Içà) 64
印加王国 14,16
西班牙征服者到达中南美洲时遇见的印第安人帝国；1532 年被西班牙人消灭。
亚马孙女儿国 13,26,27,61,62,153
《亚马孙河上的博物学家》(*The Naturalist on the River Amazon*) 169,171
《亚马孙河游记》 135
《亚马孙皇帝》 154
耶夸纳人(Tekuana) 47,115,127
雅瓦里河(Javari) 80
雅普拉河(Japura) 64
《雅诺阿玛》(*Yanoama*) 151
雅诺马米人(Yanomami) 79,107,111,114,115,118,126,127,135,136,137,138,150,182,183

Z

《哲学之旅》 71,73

封面页
版权页
前言
正文